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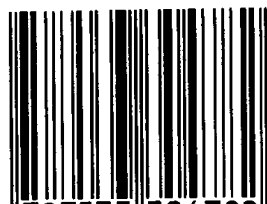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三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六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古今譚槩三十六卷

〔明〕馮夢龍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學古適用編九十一卷(一)

〔明〕呂純如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〇一

古今譚槩三十六卷

〔明〕馮夢龍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譚槩三十

六卷》提要

叙譚槩

古亭社弟梅之煩惠連述

猶龍譚槩成。梅子讀未終卷。歎曰。士
君子得志則見諸行事。不得志則托
諸空言。考氏云。譚言微中。可以解紛。
然則譚何容易。不有學也。不足譚。不

叙

梅二

有識也不能譚。不有膽也不敢譚。不
有牢騷鬱積於中。而無路發擲也。亦
不欲譚。夫羅古今於掌上。寄春秋於
舌端。美可以代輿人之誦。而刺亦不
違鄉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於
時者之快事也。猶龍曰。不然。子不見

夫鸛鵒乎。學語不成。亦足自娛。吾無學無識。且膽銷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譚。譚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槩。梅子曰。有是哉。吾將以子之譚。槩子之所未譚。猶龍曰。若是。是旌余罪也。梅子笑曰。何傷乎。君子不以言舉人。聖朝寧以言罪人。知我罪我。吾直爲子任之。於是乎此書遂行於世。



古今譯集

古吳馮夢龍集

古亭梅之煩聞

迂腐部

怪誕部

癡絕部

專愚部

謬誤部

無術部

苦海部

不韻部

癖嗜部

越情部

僥倖部

矜嫚部

貪饕部

汰侈部

貪穢部

驚忍部

容悅部

顏甲部

閭諛部

委蛇部

誦知部

僂弄部

機警部

酬嘲部

塞語部

雅浪部

文戲部

巧言部

談資部

微詞部

口碑部

荒唐部

弄族部

靈蹟部

妖異部

雜誌部

迂腐部第一目錄

問牛

驅驢宰相

彈髮御史

驚鴨諫議

成弘嘉三朝建言

宋羅江

羅擒虎張尋龍

引月令

諫折柳

賢良相面

京兆京尹禱雨

請禪天下

卦宜誤集

哭天

孝經可退賊息訟却病

計二條

脩身爲本

運腐有種 計二條

治平之學

舒太守笑

許子伯哭

孝法

郭遠將署

反支日忌日 計二條

檢諸角獸

奇技自獻

李屐張一中談兵

獻策官銜

劉王辱罵

罰人食肉

河南今

歸王吏治

樣史養名

不禁盜墳

昌州佳郡

忌諱 計三條

龍驤多諱

諱父名 計八條

諱已名

求七十二世祖墳

東帶耕田

束帶應兄語

王劉莊臥

讀父書

敬妻 計二條

妻犯齋禁

百忌曆

拱手對妾

問安求嗣

不近妓計三條

心中有妓

欲黥妓而

近

三

誦經稱小人

附圖

滅寇

懷精

飲食必以錢

別駕拾桑

却衣

埋羹

珠玉報

仇管省過

顧協

吳徵士學問計二條

太極冤

心學二圖

萬物一體

茶具

装胡桃

迂腐部

子猶曰天下事被豪爽人決裂者尚少被迂腐人擔誤者最多何也豪爽人縱有疎畧譬諸鉛刀雖鈍尚賴一割迂腐則塵飯土羹而已而彼且自以爲有學有守有識有體背之者爲邪斥之者爲謗養成一箇怯病天下以至於不可復而猶不悟哀哉雖然兩相溫公自是大賢特摘其一事之迂耳至如梁伯鸞程伊川所爲未免已甚吾并及之正欲後學大開眼孔好做事業非敢爲邪爲謗也集迂腐第一

○○問牛

丙吉爲丞相嘗出逢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已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死傷橫道反不干陰陽之和而專討畜生口氣迂腐

莫甚於此友人詰余曰誠如子言漢人何以吉爲知大體余應曰牛體不大於人耶友人大笑

○驅驢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鄙爲內史時謂鳩集鳳池俄遷右相無他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臺終日驅逐時號驅驢宰相

驅驢出堂正存相體

○彈髮御史

宋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王

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

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觀髮如之狀王躬是保忠執大焉是學丙吉樣子

○驚鴨諫諫

高宗朝黃門建言近來禁屠止禁猪羊聖德好生宜并禁驚鴨適報金虜南侵賊中有龍虎大王者甚勇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驚鴨諫諫足以當之我朝亦有號蝦蟆給事者大類此

○成弘嘉三朝建言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竝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視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

嘉靖初一
極小文章生扭在極大題目上肉食者鄙信然
○宋羅江

慶曆中衛士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失守於防閒故耳開蜀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須詔索此狗於掖庭以備倉卒時號為宋羅江凡亂吠不止者皆羅江也何必曰無若宋人然

○羅擒虎張尋龍

嘉靖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行人太

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引月令

甘延壽陳湯既斬郅支單于首請懸頭菜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議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

還問他斬郅支首是何時恐不合秋後行刑之律

○諫折柳

程頤為講官一日講罷未退上偶起凭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柳枝於地不樂而罷

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賢良相面

唐肅宗時初詔賢良一徵君首應上極喜召對無他詞但再三瞻望上顏遽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不上曰不知對曰臣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上曰宵旰所致耳舉朝大笑帝亦知其為妄人恐塞賢路乃除授一令舉朝官員還有不啻皇帝肥瘦的此賢良較勝只怕作令後反不管百姓肥瘦耳

○京兆京尹禱雨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一具悉召城中巫覡以身雜入共舞於龍所觀者嗤笑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聞之戲曰丘之禱久矣

○請禪天下

孝昭時泰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陸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立柳生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

○京兆京尹禱雨

五

子者即說曰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間差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使友內官長賜上此書霍光惡其妖言惑眾誅之

此等建言非漢人不敢然迂亦甚矣

○封宜娛樂

宋侍讀林瑀自謂洞於周易嘗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須頻宴遊務娛樂始合卦體

而天下治仁宗駭其說斥之

飲食宴樂人主自會不須相勸

○哭天

漢兵盛莽憂甚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哭天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氣盡俄而叩頭又作告天策千餘言諸生小民令旦夕哭為設餐粥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漢兵入都門宮中火莽避火宜室前殿火轉隨之官人號呼時莽

○古今事類

六

紂初服帶璽執持庚帝七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時日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

○孝經可退賊息訟却病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趙韓王以半部論語定天下孝經何不可破賊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後有病者亦請漸誦書

○修身爲本

藩司吳夢蜚家有怪時出以竊飲食間竊衣飾金銀吳厭苦之偶訴監司徐公徐曰邪不勝正未書修身爲本四大字令帖堂中鬼見拍手揶揄且出穢語徐大作

○迂腐有種

唐昭宗時鄭榮爲相太原兵至渭北天子渴於攘却之術榮奏對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後榮孫珏相梁末帝唐莊宗兵入汴帝惶恐不知所爲珏獻一策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寶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耳

是祖是孫

開元間上東封泰山歷城令杜豐辦餽應以爲從幸人多設有不虞倉卒不備乃造凶器三十具真諸行宮光彩赫然有刺史駭謂主上封嶽祈福誰造此不祥將索治豐豐逃臥妻牀下許死得免時豐子杜鍾爲竟州參軍掌廐馬菊豆曰御馬至多臨日養之不給不若先辦乃煮粟豆二千餘石熱納窖中及至皆臭敗矣

是父是子

○治平之學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陳蕃不掃一室爲欲掃清天下石塘不正笠意者志不在一笠也惜哉不以此對袁晫公曰爾時方溫大

○舒太守笑

領玉性耽經史對客語未嘗有笑容知常州日值賓僚大會娼優在庭公忽大笑僚佐呼優獨之曰汝能使太守開顏真可賞也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乘間問公公曰曠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對賓客宜思同人卦對酒食宜思需卦可惜一笑殊不切景

○許子伯哭

許子伯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

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卓老曰：人以爲濟，我以爲趣。子猶曰：杞人恐天墜，漆室愁魯亡。若遇許子伯，淚眼成湘江。

○孝必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必。以別之。然菜不食，心謂其有生意，衣敝多虱，以綿置壁前，恐蟲饑死，復置衣中。

五穀都有生意，何以獨食爲一蟲？大費周折，又可笑。

○郭進將畧

郭進，代州人，行師無絕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洩。諸將近燈火，竊觀之，徐禧嘗見之，云：如一部尚書，多禱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卒之際，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豬聲，仰諸軍多養豬，如象至，則以錐刺豬，豬既作聲，象自退走。

○反支日 忌日

王莽敗，張竦客池陽，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

賊所殺

反支果是凶日，在家且得禍，何況出行。

涇州書記薛昌緒，天性迂僻，梁師入境，涇帥宵遁，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自匿草巷下，出聲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日辰是某不樂，涇帥怒，使人提上鞍，鞴捶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

好箇薛迂僻，忌日草巷匿，不見客，寧見賊。

○檢譜角觝

江陵顧雲，偶於市上收得孔明兵書，遂負可將十萬，吞并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真對太敵，時謂之檢譜角觝。

雜俎載賭錢呪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呼骰色隨意而轉，有趙生者，信之，誦至千遍，曰：亦足小勝，遂與人決賭，連呼不驗，喪貲而返，顧雲何以異此？

○奇技自獻

新莽時，博募奇技，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

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并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并猶欲獲其名皆拜理軍

○李晟張一中談兵

成化二年都察院經歷李晟言邊務兵機各五事以薦用舊臣非所宜言降調爲通判弘治元年復上疏言臣學兵法四十年得其奇要上戰法一篇急務二篇高自

稱許上命工部試造戰車弓弩俱不可用坐虛廢錢糧降四級爲雲南曲靖衛知事十年復上疏言邊事稍

古今事考 卷一

十二

遷都察院照磨十五年遷鄖陽府撫民同知不肯行明年復上疏願邊方自效得旨候有西北邊兵備員缺推補正德四年冒候缺兵備食事上書獻安攘六論下兵部參其大言無實垂老不悟姑免罪放回閒住八年再冒銜上兵書五種仍放回史稱其所制全身鐵甲工部鑄而俾試之行數步輒仆焉

王侖州云晟既姓李而名同西平其小時稚自負矣據其弘治元年流學兵法已四十年當亦不下五十至正德八年且八十餘而氣不少沮亦人妖哉

張進士一中初名寬湖廣襄陽人流賊犯襄陽寬以林擒討自乞贊軍務建策驅流入還鄉累死者以千萬計尋陞按察僉事坐貪淫革職至是北虜犯塞潛來京師上疏請易旗號盛甲皆爲黃色牌面皆作虎形曰黃爲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虎驚胡馬之目見必懼退然後以神鎗藥箭射之且自謂秘機不敢詳於副封奏疏乞留中不出下兵部參其庸妄干進罷之

○獻策官銜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亨

古今事考 卷一

十二

管見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天子改爲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

○劉主辱罵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頌史遣人視奴無念否顧左右曰此人被罵高聲罵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王昕在東萊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從容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念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北齊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

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罰人食肉

李戴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性迂緩不食豬肉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段戴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豬肉令相段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於豬肉中加之以酥

○河南令

宋子京畱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速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

古今事考

迂腐部第一

上三

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剋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既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障天百姓喧鬧不已相傳爲笑

據孟子則畜雞極是王政但恨不得雞坊小兒作都

司晨耳

○歸王吏治

歸太僕有光通官吳興每治事胥吏輩環擠案旁幾不容坐歸以硃筆飽蘸提向諸人曰諸君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也合堂大笑

吾蘇王中吳先生厚德而拙於吏治由鄉科爲縣令每視事有疑輒密緘條紙質之記室一日拆封見吏匿銀怪之亟爲傳問得教云此弊也宜重懲王爲點頭久之拆完王問吏何以匿銀吏堅諱搜之不得怒責十板既退餘怒未息述諸記室記室曰何不監追贓物而輕釋乃爾王搖首曰使不得責至七八板時彼羞極面俱發赤矣

○掾史養名

漢朱博遷瑯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

古今事考

迂腐部第一

十四

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之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不禁盜墳

一朝士賦性甚迂知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者寄籍

於縣墳塋松楸忽經盜砍因詣縣投牒陳訴朝士判曰周文王之墓固尚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

○昌州佳郡

李丹授昌州倅以去家遠乃改鄂州彭澤材聞之吐飯

大步往謁李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李驚曰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

淵材嘗言平生就死無恨惟有五事不甘耳人問其故淵材曰第一恨鱗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聞者大笑

○忌諱

宋文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改駙馬字爲馬邊瓜以駙字似禍故也移牀修壁使文士撰

祝設太平嶺土神江諱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

後梁蕭管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使諱翻以筋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豎笠諱狼籍以郎捷爲與哥諱惱躁以謝龜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中有惡鴟鳴者日課吏卒左右殺弓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湖友華濟之常言其郡守某忌諱特甚初下車丁長孺來謁賀怒其姓拒之再三涓人解其意收丁爲子乃欣然出見一日御史臺有大獄當讞牘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見文義不續以筆擊去吏指忽觀此字勃然色變急取文書於案卓足下旋轉數次誦乾元亨利貞合堂匿笑

柳見爲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有語落字者忿然見於詞色僕夫犯之輒加箠楚常謂安樂爲安康聞榜出遣僕視之須臾僕還見迎門曰得否僕曰秀才康了

○龍驤多諱

嚴驤言鼻乃天壽所產愚聞者必懼殃禍急向桌連吐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焉漢蒙州刺史龍驤武人極諱已名又父名噴子名叩亦諱之故郡人呼鼻曰吐十三鵲曰喜奈何蚤曰秋風部屬稱相告云使君祖諱飯亦當稱飯粥耶

○諱父名

則天父名竊改華州爲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州爲同州朱溫父名誠以其傍類戊改戊已爲武已楊紓

密父名慈與夫同音凡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皆去夫字
御史大光祿大是何官銜何不曰大御史大光祿

唐李賀以父名晉終身不舉進士

韓昌黎曰父名晉不舉進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爲

人乎陳錫玄曰此諱而近愚者也杜衍帥并州吏請
家諱公曰我無諱諱取在法賦耳斯則達人大觀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啖客袁獨晏然不食
止齊劉臻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范曄以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

呂希範以父名公著辭將帥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麗華

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礮不踐石過石橋使人買之
而趨

王逸少父諱正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一月而其名諸
子曰微之獻之操之其孫又名直之三世同用之字
此更不可解

諱已名

一作郡怒人觸其名犯者必苦舉州皆謂燈爲火值

上元放燈吏揭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俗語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宋宗室有名宗漢者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
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官中人曰今日未入召
僧供十八太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

石虎時號虎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鐘爲大聖銅又李

甘家號柑子爲金輪藏楊盧卿家號魚爲水花年陸

先家號牛爲鈍公子李栢筠家號犀爲獨犄牛俱以
避諱故也至如天成長興與稱牛曰格耳則以屠牛

爲諱其各而僧家謂酒爲般若湯魚爲水獺

顯爲鑽鑽菜巧言文過尤可惡矣

求七十二世祖墳

熊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故塚是晉河南將軍
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
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曰七十二世乃
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

東帝耕田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祖孫

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貨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古者諸侯籍田冕而登絃躬秉耒以耕亦如此花景

○東帶應兄語

劉祭酒弟璉方軌正直祭酒常夜呼璉欲與共語璉不時答下牀者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璉曰向東帶來竟

○王劉莊臥

王次公綏靖修重德冠當世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寐必夢寐中恐見先靈也

見先靈更須衣冠束帶俯首鞠躬何但又手

五代劉詞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吾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

中進士的便當席書寢研做財主的便當臥糞寢灰

○讀父書

顧愷讀父書每句應諾

○敬妻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

曰妻齊也

唐薛昌緒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語再三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方入禮亦如之

○妻犯齋禁

周太常澤字穉都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以爲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百忌曆

李戴仁性迂緩娶閭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與則見一夕閭忽中戶戴仁急取百忌曆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謝到而已閭慙去

又漢陳伯敬與妻交合必擇時日遣媵御將命往復

數四

○拱手對妾

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送入書房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

○問安求嗣

國朝史餘云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於太夫人曰獻章求嗣顧主事餘慶面質之因正色曰是何言太夫人孀婦也陳嘿然常熱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何用問為時人取以為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不近妓

望親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現酒炙皆命妓傳行每及現席必令致牀上回面避之俟其去方敢飲此等客顏不必請此等席王不必赴

蔡君謨守福唐時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牆而去

又是一箇陳驚座

楊忠襄公邦乂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妝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不焚之流涕自責

○心中有妓

兩程夫子越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泰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欲黥妓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海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曰曾伏觀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刑剗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

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

○李退夫穢語

宋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異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荻俗傳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會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語則曰宜撒胡荻一巡

夫婦果是穢語處士不錯肖胤雅言便令胡荻不茂

○雅言

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清罷越關。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漸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單將日。會契却十二。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畱一食耳。本欲雅言。自費唇舌。

汪司馬南溟喜摹古。一日其媳與夫競寵。割去夫勢。驚惶趨報。坐客驚問。汪徐徐應曰。兒婦下。兒子腐刑。崑山周用齋不識道路。每至轉灣。必拱立道左。向人曰。問津。負擔者不解其義。因指義井與之。

○誦經稱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皇天生

小人。皇地栽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云云。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傍一人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耶。雅與不雅。總成迂腐。

○匍匐圖

福州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蕭由烈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衫。偕二十諸生。望門以手掘地。膝行號慟。而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卽時李遵畫匍匐圖。

○滅寇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寇更燃之。事真妙於善困。伯鸞心術未免太冷。

○懷糈

物理論云。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糈而往。主人榮其降已。乃盛爲饌。義出懷中乾糈。求一盃冷水而食之。

○飲食必以錢

風俗通云安陵清者郝仲山每飲馬渭水投三錢於水
中潁川郝子廉亦然又郝嘗過姊家飯密爾五十錢席
下而去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百文
姊追送之丹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
史雲輩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
遂棄錢而去

○別駕拾桑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樞落其家軌悉拾還之
古詩桑樞落其家軌悉拾還之
別駕亦有公事那得此閒工夫

後周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
悉拾以還主子猶曰這又是趙軌作俑

○却衣

軒惟行名軌鹿邑人清貧四時一布袍嘗督漕淮上嚴
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衣乾
幸有被裹不然不學陳三東殺乎

○埋羹

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

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太奸名太作業

○珠玉報

貴州廉使孔公苦節自勵上官以明珠寶玉來獻公悉
於堂上椎碎之遂為上官下火盡行抵浙江火自口出
高數丈而卒

不受可也椎碎何說暴殄天物死宜矣

○仇管省過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
不食鞭牛一下至今戚戚耳

○顧協

北史顧協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
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卒無嗣
此等嫁娶是亦不可以已乎

○吳徵士學問

吳徵士與弼一日出獲手為錄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
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為爾所勝言已而獲如

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暴殄天物。乃負擔夜去。吳康齋召至京師。嘗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今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菔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太極冤

妻諒自負道學。佩一桑環。名太極圈。桑悅怪而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圖而中虛作太極。訴冤狀。一時傳誦。

○心學二圖

天順初。漳州布衣陳利夫。名真。晨詣闕獻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旋之。虛其中。曰太極。左曰靜。作十六點黑。右曰動。作十六點白。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變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點。如前而大。每一點包二卦。以爲太極生生之義。盡於此矣。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點規而旋之。虛其中。曰敬。左曰靜。右曰動。各作互圓相入。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卽太極之陰陽動靜也。下禮部掌部事侍郎鄒幹不知說云何。爲寢其事。

○萬物一體

一儒者譚萬物一體。忽有腐儒進曰。設遇猛虎。此時何以一體。又一腐儒解之曰。有道之人。尚且降龍伏虎。卽遇猛虎。必能騎在虎背。決不爲虎所食。周海門笑而語之曰。騎在虎背。還是兩體。定是食下虎肚。方是一體。聞者大笑。

○茶具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

謝在杭曰。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子猶曰。此箕子啼棄箸之意也。

○裝胡桃

相國吳石湖一日宴客。以胡桃裝就。而後籠罩。公屢裝不就。一僮先以桃下罩。用碟盛起。公撫膺歎曰。民僞日滋矣。

怪誕部第二目錄

天文冠

大像

西陽雜俎載制青事

計六條

刺眉

異服 計五條

假面假衣冠

計二條

宴生 祭死

張幼子贖罪

蘇湛引過 計二條

殮如封角

飼犬

潔疾

計九條

倪雲林事 計二條

惡婦人

朝野異聞載何顏學問

古今雜纂 怪誕部目錄

陳公戒酒

浴酒

洞天聖酒

楊希古佞佛

暴城隍

項王廟

馬狀元刺

詩文好怪 計三條

亭館奇名

曬腹書

解語神樞

陸舟

怪誕部

子猶曰人情厭故而樂新雖雅不欲怪輒耳曜之然
究竟怪非美事紂爲長夜之飲通國之人皆失日以
間箕子箕子不對箕子非不能對也以爲獨知怪矣
楚王愛細腰使羣臣俱減餐焉議者謂六宮可也羣
臣腰細何爲不知出宮忽見腰圍如許王必怪怪則
不測卽微王令能勿減餐乎哉夫使人常所怪而怪
所常則怪反故而常反新矣新故須臾何人情之不
遠猶也昔富平孫家宰在位日諸進士謁選齊往受
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其作怪真名臣之言乎豈
唯做官集怪誕第二

○天文冠

新莽好怪製天文冠使司命冠之乘乾車駕坤馬左蒼
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
星以尊新室之威命司命孔仁妻坐祝詛事連及自殺
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
詔勿問更易新冠
到王莽身上周官井田俱屬怪誕不止天文冠已也

○大像

天后寵僧懷義爲作夾紵大像小指中猶容十數人構天堂以居焉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漆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忽大風起裂像爲數百段

○西陽雜俎載割青事

上都市肆惡少好爲割青有張幹者割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刀奴以錢五千召割工於胸腹爲山池亭院草木飛走無不畢具細若設色京兆尹薛元賞悉杖殺之又高陵縣捉得錢身者

古今事考

卷一百一十一

二

宋元素割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割葫蘆上割出人首如傀儡戲所謂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蜀市人趙高滿背錢毘沙門天王吏欲杖其背見天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李夷簡擒而杖之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經旬日高袒衣歷門叫呼乞脩理天王功德錢

段成式門下駟路神通背刺天王像自言能得神力每

朔望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貞元中荆州市中有鬻割者製爲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蜍鳥獸隨人所欲印之刷以石墨精細如畫焉

天下事久必成套無怪不常卽割印一事可見

荆州街男子葛清自頸已下通割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開記反手指其割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窠窠紋絕細凡割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

古今事考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蜀小將韋少卿少不喜書嗜好割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背上割一樹樹杪集鳥數千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云挽鏡寒鴉集耶叔大笑不已

陳錫玄曰此直以親之枝供兒戲耳可謂非夷俗耶獨有一道士爲郭威馮暉彫刺則有異焉刺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刺馮以臍作兎中作雁數隻戒曰

他日雀銜穀雁出兎是爾亭日後郭祖乘鷹雀殺稍近比登極雀遂銜穀而馮是時爲帥雁亦自兎中乘

景出矣一時雕刺却寄先徵異哉

○刺肩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啓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鐸者使刺其肩尾今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

古今集

卷之四

四

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刺肩何笑之乎

笑林評曰見晉王克用卽當剔目遇妻相師德更折足矣子猶曰此等人宜黥其面使學狄青却其腹使學孫臏或問其故曰這花臉如何行得通

○異服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楊衍問曰袖何須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衍笑曰盛得一箇蒼生矣

今吾蘇遍地曹奎矣

翟青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

周彥周髻髻著犢鼻褲躡高屐出迎翟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只容得你唐裝

北齊宋道暉阜城人與同郡熊安生並稱經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展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屐翩翩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宋道暉展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

古今集

卷之四

五

令人稱頌經師必以絳帳爲賢而以高帽大屐爲醜不知道暉特迂怪可笑耳未若馬融之可恥也融以以一代大儒門生滿天下而諂事梁冀獻西第頌又李固之誅疏草實出融手視高帽大屐岸然於任城王之前者相去何啻千里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既坐輻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頂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盤

車入京故以為戲

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足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象米元章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鞋人目為活卦影

○假面假衣服

張幼于燕居多用假面少與山僧處嘿厚一日往京覓官過別張笑謂曰我儒人尚無官情汝反不禁中熱耶及拜官歸乘馬相訪張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發

言金瓶梅

六

一辭推以乘騎觀者裁幾為奪得前又知山人瑞拂村妓至曰婦能詩請聯句坐方洽其夫忽以儒衣冠登座訝客不當近其內客欲諫止之曰吾當以干戚解圍仍用羽服假面與揖遜夫驚而還

假面對假僧假儒正妙

張教

改名教

嘗過江陰薛世和薛方拜鴻臚歸見鄉

上衣服門有繫馬竟服其衣冠乘馬張蓋報張薛二孝廉之謁二公具衣冠送迎賓主略不相訝

世上衣冠半假也幼于特為拈示

○宴死祭生

黃彪夜看張教見其齋中設筵教獨居主人位嘿若談對問其故答曰今日宴死友張之象董宜陽何良傳蘇如忠周思兼五人我念所至輒與心語彪笑曰以公所邀諒諸君必赴

諸君奇客張奇情黃亦奇語

張孝資與張教善嘗謂教曰子倘先君歿當煩設祭祭吾未也蓋先諸教奇其意為子具懸祭文設几筵進豆

孝資至先足之後關令演習費禮伶人奏樂出之正襟危坐助祭者則蕭蕭然

祭畢使滿堂香煙繚繞教贈以詩

云祭是生前設竟非死後招

金陵史癡名忠字平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

之生殯孝資生祭類之

○張幼于贖罪

張居士鵬月朔謁家廟樓區忽墮張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責文因服長跣謝過凡七日以巨石壓頂令家奴下杖數十已而口占贖罪文備述生平讀書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挿花披錦鼓樂導之而出曰祖

宗釋我矣

○蘇湛引過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市歷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長不勝痛楚而走

側身脩行足矣而成湯以身代犧閉閣思過足矣而

世長以身受撻是皆已甚也鞭之流血長不容不走

矣尚桑林之神真微幸耳不知商王意下如何

湛子文朴令江夏勸省過爽設有小愆輒以狀自劾使

吏望闕呼名已唯諾承襲

虛安可厭

○瑜如封角

司馬文正公薨程正叔以應說瑜之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闕羅大王者耶

唐末吳堯卿以傭保起家托附權勢盜用鹽鐵錢六

十萬緡及廣陵陷軍人識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

不許夜令易服而遁至楚州為讎所殺其尸而中其

妻以紙絮葦棺歛之未及就殯好客者其信

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闕羅大王時

人以爲笑端蘇語本此

○飼犬

暢師文好奇尚怪總帥汪公張具延飲主人方送正飯

師文忽顧使其童瀉羹於地羅籠餅其側主命再供饌

至又復如前遲推案上馬而去後使人問之因作色曰

獨不見其犬乎或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

必以大見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

犬客竝列亦是主人不謹莫怪莫怪

○潔疾

楊龜父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後

之則喜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新必以

尺惹必以寸一日劉時中與文子方同過值其濯足

間二人至輟洗而迎曰適有佳味可供佳客遂於臥內

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二人至

方與時中云公洗者公自享之勿以二桃汚三士也因

於案上各取一顆大笑而出

純父過以潔自信

齊王思遠性簡潔客請已者衣服垢穢則不前必刑傷

新楚乃與促膝及客去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同時丘明士達首散髮終日酣醉李珪之曰吾見王
思遠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便憶王思遠

宗炳之性潔賓客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遂安令劉澄有潔癖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煎蟲
穢百姓不堪

王維居朝川地不容微塵自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
縛帚有時不給

王恩微好潔左右提水必用白紙裹手指宅中兩大井

屋梁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未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

遂令易柱

荆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公自江寧乞歸私第有

一官藤牀吳假用未還官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直就

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又嘗爲長女製衣

贈甥裂綺將成忽有猫臥其旁夫人將衣置浴室下任

其腐敗終不與人

荆公終日不梳洗蟻蝨滿衣當是月老錯配
米元章有潔疾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

冰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有
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巾帽亦時時洗滌又朝靴

偶爲他人所持必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周仁熟與米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

地秘藏待我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

半特善誇耳芾方發笥檢取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

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

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

倘先奉後傷研汚矣不研用周遂取歸或作子研

芾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

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年周殿撰謂芾善

誇誠不謬○周非欲研特以米好潔聊資嬉笑耳周

後復以研歸米米竟不取

○倪雲林事

倪雲林名瓚元鎮其字也性好潔文房拾物兩僮輪轉

拂塵須臾弗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至稿

死當留友人宿齋中慮有汗損夜三四起潛聽焉微聞

嗽聲大惡之凌晨令童索啖痕不得童懼答拾敗葉上

有積垢似咬痕以塞責倪掩鼻閉目令持葉三里外
寓鄒氏日鄒塾師有塔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倪聞宣伯
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羸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
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倪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
無味吾斥去之矣初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善畫使人持
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倪怒曰倪瓚不能爲王門畫師
卽裂去其絹士信深銜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
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
倪也士信大怒卽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倪
數十倪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窘辱而語
不發何也倪曰一說便俗
或又言元鎮因香被執因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
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
鎖之溺器側衆雖爲所免憤哽竟成脾泄今人以
太祖投之廁中謬也
又聞倪元鎮嗜茶其用果按者名清泉白石非佳客
不供有客請見且彌月矣倪鑒其誠許之客丰神飄
灑倪甚欣洽命進此茶客因渴再及而盡倪便停盞

入內終不出客請其故倪曰遇清泉白石不徐徐賞
味定非雅士又倪有清秘閣人所罕到有白馬極難
惜會母病請葛仙翁診視時天雨葛要以白馬相迎
既乘馬亂行泥淖中人馬俱污及門先求登清秘閣
倪不敢拒葛躡屐而上咳唾狼籍古玩書籍翻覆殆
遍倪自是遂廢此閣終身不登或云倪有仙骨葛以
此破其迂僻冀得度世惜乎其不悟也
倪元鎮於女色少所當意一日春金陵趙歌姬留宿別
墅心疑不潔得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
同時楊廉夫號好聲色每會間見歌兒足小卽脫其
鞵載盃行酒謂之金蓮杯一日與倪會飲楊脫妓鞵
傳觴倪怒翻案而起楊亦色變席遂散後二公竟不
復面
○惡婦人
梁蕭譽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
世間逐臭之人又何多也
○朝野異聞載何顥學問

嘉隆間講學盛行而楚人顏山農之說最奇謂貪財好色皆從性生天機所發不可閑之第勿留滯習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進士戒且勿廷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挾以遊羅唯唯惟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捕之官笞五十不哀祈亦不轉側困圉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言不已謂欲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也羅亦唯唯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

十六

殺禁封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殿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忘甚悔一日值山農之淫於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殿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按顏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而何竟為張江陵所殺幸與不幸耳然江陵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去何從屏後窺之便謂此人能殺我亦異矣哉

○陳公戒酒

南京陳公錫善酒嘗學山東時父慮其廢事寓書戒之

乃出俸金命工製一大盃可容二觔許鐫八字於內云父命戒酒止飲三杯士林傳笑

按公為山東提學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無箸恐公怒責公略不為意或請啟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為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亦迂介之士也子猶曰簞簞始於土礪安知削柳非箸之始乎迂儒不知禮意但立異取名耳不然胡不并三杯戒之

○浴酒

石希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洞天聖酒

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於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楊希古佞佛

楊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嘗設道場於第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俯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

○暴城隍

萬曆己丑蘇郡大旱時石楚陽爲守清惠素聞禱雨特切乃昇城隍於雪壇與之對坐去蓋暴烈日中神像裂而石感暑疾幾殆會聞謂山公謂誤也

○項王廟

夷堅支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頭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府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

○馬狀元

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乘燭驗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以償王遇歌豪正如重歌拔山那得不淚石介作三

謝安石曼卿詩
豪賦陽永和文豪

○馬狀元刺

相傳馬狀元鐸母馬氏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後亦中狀元上喜其文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李騏越三日隨傳凡三唱無應者上曰卽李馬也騏乃受詔每役刺騏字黑書馬朱書其

相傳徐翬翁受武宗知遇曾以御手凭其左扇遊

製一龍爪於肩上與人揖只下右手亦怪事也

一母生二狀元奇哉宋陳尚書與潘榮之交厚潘無

子陳有妾宜子乃以借之卽了翁之母也未幾潘生

子名良貴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

所未有

○詩文好怪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怪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香木之顛遐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

○詩文好怪

色枯槁有死人氣都穆乞伊考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

此銘賤去四五度矣

怪道誌銘多說鬼話

劉幾有文名歐公知貢舉得幾卷曰天地軋萬物萬聖

人發公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以朱筆直勒之

盧仝號玉川子詩體與馬異俱尚險怪二人結交詩云

仝仝異不異是謂仝仝而小異

○亭館奇名

江西右諭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

軒軒亭曰亭亭亭陳越經江西蕭邀飲遍歷亭館以觀其區至一洞因戲之曰何不云洞洞洞蕭為不澤

○曬腹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

○解語神柩

苗艸進士嘗自外遊歸途疾甚不堪登升適有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就而寢息其中至洛東門聞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來由艸謂其訝已徐答曰永冠道路得病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聞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

○陸舟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何處答云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怪誕部 終

癡絕部第三目錄

癡趣 計五條

蘇州癡

米顛事 計七條

去聲

畏癡 計二條

駱癡 計三條

喜得句 計二條

太史公

金老童

愚癡 計五條

妬癡

愛癡 計三條

寵妃 計二條

涉娼

市園小兒

衆士

噴癡 計二條

貪癡 計四條

惡癡 計十條

風流箭

癡畜生 計七條

癡絕部

子猶曰虎頭三絕癡居一焉癡不可乎得斯趣者人
天大受用處也碗大一片赤縣神州縱生塞滿原屬
假合若復件件認真爭競何已故直須以癡趣破之
過則驕不及則愚是各有不受用處若夫妬愛貪嗔
還以認真受諸苦惱至癡而惡焉則畜生而已矣母
爲驚嚇母爲螳怒不望癡福且遠癡禍集癡絕第三
○癡趣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食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

青牛齋集

癡絕部第三

火何以充腹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以
是補之

方鎔隱天門山以搜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
祭之

韓退之嘗登華山巔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
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便知心術勝章子厚

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蘇州癡

蘇人好遊袁中郎詩云蘇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
十四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
此正蘇州人一生大正經處

○米顛事

米元章知無爲軍見州屏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
曰石大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語米曰誠
有否米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宋徽宗在艮嶽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指御案間端硯

青牛齋集

癡絕部第三

二

使就用之芾書成節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臣濡染不堪
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

只癡進不癡出

米元章一帖云承借刺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
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

米元章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管
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

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
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茲被

大臣知選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顛質之子瞻公答曰吾從來惟不自謂癡乃真癡今則癡人比比是矣飾癡態以售其姦借癡名以寬其謗此又古人中所未有也

米芾好奇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渡於草間米色

變趨墓側祭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米芾方捧塔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捧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塔也以女妻之

○去髯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者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畏癡

石梁性畏見已之影以爲鬼也驚而死

陸念先生平畏鬼畏水畏狗夜寢必擁持一人乃安不

然亦與連榻不得遠去數武近道未嘗就舟適遠當渡濶處則洪飲取醉重衾蒙首悶臥艙中或故牽出之即狂呼哀鳴不啻就死行街市中見犬必避人後或聞猜猜聲輒狂奔無地欲訪客必令一人前驅衛之徐聲遠寓韓氏園庭蓄馴鶴陸詣徐偶應門無人立俟戶外良久徐始覺因調之曰公畏鶴如狗奈天下笑何

○驕癡

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祿伐過實諸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典辦驛運省夜於月下長誦書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長康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詠詠達旦槌脚人何必不如白家老嫗得他贊亦自好

子美善節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因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璋獨壁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卽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更有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矣

顧愷之以一屏畫寄桓玄玄發廚後竊之而絨閉如故後愷之來故已空笑曰妙畫通靈變化去矣

○喜得句

封門老儒朱野航頗攻詩館於王氏與主人晚酌罷至人入內適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太盜及出問始知乃取酒更酌

一酒也先生賞詩主人壓驚

閩人周君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勝忘返初

得句則題自其詩通曉上發薪者忽得之屬筆曰

我將之矣句云子孫何處為閑客松栢被人伐作薪

夫憂然驚駭擊臂棄薪而走遇微卒疑樵者為偷見報

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

一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見朴來故欵帽掩面吟

朴舊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遠隨其後士

促驢而去略不顧行數里追及語曰僕詩河聲流向西

非向東也士人領之而已閩中傳以為笑

○太史公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述中聞乞兒化錢聲其悽惋問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喚三聲某傾囊中錢與之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金老童

烏程金生七十餘猶應童子試為文鄙俚而高自矜人見之無不笑者因語之云凡文章令人贊美尚非難至若奇快之極不禁歡笑吾名人之筆贊美有之其能發人笑者即王唐不數觀也金信之自是眉笑其文

金亦隨之撫掌嘗對人云吾某文為某某先生所識以此自炫焉遇縉紳輒拜稱門生冀其薦達縉紳亦利其

呈課以為笑端適陳令正試士縉紳預言老童之狀令

獨慄其名為一案名語之曰汝的是奇才不愧眾首惜

汝齒長留作來生未了事可也金逢人輒道令之知而

不舉以為忌才欲持卷訟之學道眾言令惜汝才奈何

誓之苦諭乃止

余親見此老數藝猶記其半竿父母題破云二獸歸

二親弟肆殺兄論也校人烹之破云校人方畜魚之

命而必熱之焉。又自言曾詣友人家，值會課，題爲閑子騫冉伯牛、衆方閣筆，苦於難破，吾破之曰：「四賢中，二賢德行中可取也。」友人見我，二中字切題，喜極，無不笑倒者。

○愚癡

顧愷之癡信小術，恒玄嘗以一柳葉詒之，曰：「此蟬翳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蔽已，玄伴昧而溺之，愷之信玄不見已，受溺而夢葉焉。

裴令公性慕禪林，往往挂衲，所生子女多名，師亦僧也。滑令婢妾承事禪師，謂其聖種。

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怒曰：「朕諸親會飲，善歡汝是親王，爲二百戶封，幾驚殺我。」敕令曳下。

黃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見於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可對虎子養溪魚。」

崑山孫照齋，乃孫性騃，已破家盡矣，惟餘兩生枕。

一日見攜籠過者，欲買而無錢，以一枕與換之，其人將枕售鄰家，得米二斗，鄰家意欲成對，其人曰：「易耳，乃復以籠往換，孫頓足曰：「何不早來，果有一枕，適已碎作薪煮籠矣。」

○妬癡

李益有妬癡，閑妻妾過虐，每夜撒灰扃戶，以驗動靜。據小說李十郎負霍小玉，其癡疾乃霍爲祟，而然。

崑山陳梧亭言其邑某秀才，亦有疑疾，而性異迂，夜在家嘗伏暗處，俟其妻過，據前擁之，妻驚呼則大喜曰：「吾家出一處婦矣。」一日喚土工甚急，繼之以怒，工方爲大家治屋，屢辭不獲，乃舍而就之，問何造作，指門內壁間一隙曰：「爲塞此。」工慍曰：「撥忤而來，宜先其急者。」答曰：「汝何知此隙雖小，間壁有瘦長漢，儘可鑽入，吾是以汲汲也。」又歲中藏橘腐潰，不可食，乃攜於橋欄上，每雙數而擲之河中，人問曰：「既棄，何數爲？」答曰：「雖棄物亦要一見數目。」

○愛癡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萬世情癡之祖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吳下韋生，貌劣而善媚，於冬月宿名妓金兒家。妓每欲用餘桶，韋輒先之。候桶暖，方使乘坐。

按奉倩竟以傷逝，不壽同脫火宅，固所願也。韋生終與金兒諸好，豈餘桶債不了耶？

吳中陳體方以詩名，有妓黃秀雲，性黠慧，喜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乞詩百首為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餘章，神竭而殁。情致清婉，方苦吟時，人多笑之。

其老妻被詆而欣然，每誇於人，以為奇遇。

按體方每有吟咏，必先索酒，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適遊田前，狂醉三日，乃逝，亦異人也。

○寵妃

齊後主寵馮淑妃，周師之攻晉州也，羽書告急，帝方獵，欲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城遂沒，帝至，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妃共觀之。妃妝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後燕慕容熙寵愛符后，從伐高句驪，至遼東，為衝車地。

道以攻之，城且陷，欲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守復完。攻之不克，未幾符后死，熙悲號氣絕，久而復蘇。大殮已訖，復啟其棺，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闕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案檢有淚者，以為忠孝，無則罪之。羣臣震懼，無不合辛致淚焉。

○眇嬙

秦少游云：「媚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西遊京師，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遂大嬖幸，取置別第中，軍需同奉，惟恐不當其意，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遠觀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異者，夫佳貴壽，一足矣，奚以多焉？』」

○內園小兒

幸蜀記：唐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以無馬告，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帝因獨行往觀，繞馬左右，連稱好馬。其馬未調，忽爾騰躍，踏帝左脇，遂昏倒，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旁甦，偽稱氣疾，醫人候脉，謂是膀胱氣，按治不效而崩。其密與百金也，如竊簪鉞婢，其獨行觀馬也，如頑童。

背師其倒地灌尿也如無賴與打全然不傳皇帝矣

○愛子

清波雜志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鄆州刺史穆彥章
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

○噴癡

呂氏春秋齊莊公時有士曰賓牟夢有壯子叱之
其面陽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告其友曰吾夢好
夢年六十無所挂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死
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妻俱立平衢三日不得却而自

○噴癡

帝熱乘廷善性多慈憐嘗問史至不平時必掛案切
一曰觀乘情殺岳飛太怒且拍且罵妻勸之曰乘惟
九已碎其八矣留此喫飯亦好廷善叱之曰汝與乘
通姦耶遂痛擊之

○食癡

玄宗欲相牛仙客慮時議不協問於高力士力士亦以
爲不可上怒曰卽當相康嘗蓋舉極不可者言耳左右
竊報音卽拜相音以爲然乃盛服趨朝就列延頸冀有

成命時人笑之

世廟時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汝襲置之辟緝紳見而
歎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官情中一人笑曰若使兵部
尚書一日殺一箇只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箇還要飲
他

王溥父祚致仕家居呼一替者問壽歷舉八十九寸
至百歲皆云未也此壽星命最少亦須一百三四寸
祚喜甚令更推中間莫有疾厄否替者細數至百四十
歲時曰抵此年流星欠利祚便驚愕替者曰無傷也

○噴癡

後唐肅宗便安耳祚回帳子孫在後侍立者曰爾輩
記此年莫著我喫冷湯水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岸伏臘
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
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
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
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
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
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

嗽肉先生欲上昇、實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近年浙中一士夫學仙、屏居已久、妄自意身輕、可以飛舉、乃於園中疊案數層、登而試之、兩臂纔張、遽爾墜損、醫藥彌月始愈。

相位至尊也、而極不可者、亦作妄想、殺慘禍也、而慕

兵部尚書者、不惜一月殺一箇富貴之迷人、如此說富貴不已、則思壽壽不已、則思仙、癡而貪、猶可言也、貴而癡、不可言矣、有幾、貧人以錢者、早遇其太、索饋

金

金

金

金

金

金

甚急、其人怒曰、汝夢耶、夢者曰、固也、汝即夢中償我、亦可、但不得賴此以癡而貪者也、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神仙、梁武三捨身、同泰寺羣臣出錢贖之、此以貪而癡者也。

○惡癡

齊文宣晚年、雷情沈湎、肆行淫暴、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遊行市肆、或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搗胡鼓而拍之、歌詠不息、或持竿、架遊行市、屢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遂殺之、襄陽之好直諫、文

宣臨以白刃、顏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彼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耳、帝投刀嘆曰、小子望我殺以成名、我終不成兩名。

文宣嘗醉至北宮、適太后坐一小榻、帝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傷、既醒、大慚、遂令多聚柴、欲自焚、太后驚懼、親自持挽、乃令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數歸彥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涕泣抱持、乃許、笞脚五十。

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夜雅舞、折旋

金

金

金

歸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

文宣寵幸薛嬪、忽疑其與清河王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梓上、支解其屍、弄其髒爲琵琶、一座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歎惜云、佳人難再得、載屍出葬、自被髮步哭送之。

幼主戲令黑衣爲羌兵、鼓譟陵城、而親率內參臨拒、又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未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一夜索蠋至急、民間一竭、價與珠等、及旦、徵得三升、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

之市親自交易

隋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
遍巖谷

明帝崩東昏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彞嗣固爭得踰
月每當哭輒推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號慟俯仰憤
遂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每出遊走惡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一月半
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應旦出夜便驅
逐有不及披衣徒跣走出者或病人不便扶持中道棄

書金龜

秦紀部第三

注

之多死一產婦不能行帝入其室令剖腹視男女焉
東昏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
曰閭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先是鬱林王常曰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
王便是大罪動見拘束不如市邊屠沽兒百倍寶卷
殆其故智耳

唐太子承乾好狎羣小嘗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自臨烹
養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與漢王元昌善朝夕同遊戲
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笑樂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子紙間密貯龍麝香末每宮嬪
羣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害宮中名風流箭
爲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

○癡畜生

驚性癡見人輒伸頸相嚇故俗稱癡人爲驚頭
螳螂怒臂以當車轍
鰕魚性癡見人則對其鬚謂人懼已也
海中烏鰂魚有八足能集足攢口縮口藏腹腹含墨值

古今事考

秦紀部第三

注

漁艇至即噴墨以自蔽漁視水黑輒投網獲之
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

陝西出半翅鳥倍大如鴿鷄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
之半癡亦曰癡半魴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着紅
裙輒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蚰地大者如柱性喜花嘗出逐鹿食寨兵數輩滿頭挿
花趨赴地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地頭亦
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奔散伺之有頃地身覺奮
迅騰擲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昇之一村飽其

肉

螳螂、螳、螳也、驚與、驚、驚也、烏、烏、愚、愚也、錦、錦、愛、愛也、半、半、翅、翅、蛇、蛇、愛、愛、亦、亦、貪、貪也、故、故、癡、癡、趣、趣、非、非、人、人、不、不、能、能、領、領、若、若、惡、惡、癡、癡、則、則、畜、畜、生、生、之、之、不、不、若、若、矣、矣、

癡絕部

癡絕部

主

專愚部第四目錄

昏主

計十條

逃債

埋錢

反賊

計二條

蠢父

蠢子

計三條

蠢夫

計四條

呆諭德

呆刺史

呆參軍

呆縣丞

計二條

呆主簿

智短漢

服愧子

誦判

拙對

商季子悟道

唐皎注官

檢覓鳳毛

門蠅

背龍

回回

不知忌日

性忘

計二條

性糊塗

計四條

馬速非良

不知假色

周用齋事

廣東先達事

左道

車魔喫菜法

佛骨

方士

計四條

豚望

宋人鄭人等

計十條

楚王

蝦蟆為馬

艾子

迂仙別記 計廿四條

沈屯子

物性之愚 計五條

專愚部

子猶曰人有盜范氏鐘者負之有聲懼人之聞遽自掩其耳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惡而欲移之二事人皆以為至愚抑知秦政之鞭石為移山曹瞞之分香為掩耳乎彼自謂一世之英雄孰知乃千古之愚人也故夫楊廣與劉禪同亡國忠與耆耆齊蔽平生兇狡徒作笑柄靜言思之不愚有幾集專愚第四

○昏主

劉玄稱帝羣臣刻位低頭以手刮席汗流不止

司馬文王問劉禪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卻正教禪若再問宜泣對曰先墓在蜀無日不思會王復問禪如正言因閉眼王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大受用福人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時天下荒饑百姓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晉陽失守齊後主出奔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為帝

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衆既集帝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

王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隋兵入臺城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曰吾自有計乃扶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欲投井中袁憲及夏侯

公韻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軍人呼井不應欲下石乃聞呼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乃與

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後人名爲辱井初賀若弼拔

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祖至猶見啓在牀上未開封也叔寶既謁隋主願得一官號隋

主曰叔寶全無心肝

楊玄感敗帝命推其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

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帝後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

笑話有獨民縣知縣如楊廣之言須作獨民國皇帝方可○二劉晉惠皆土偶也齊宋三主皆乳豎也若

楊廣之才氣自足籠罩天下而不欲人多一語其愚乃甚於前六主者迨星象示異而始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此話又前六主所不肯說者矣故天愚可開人愚不可開

○逃債埋錢

周赧王爲諸侯所侵逼名爲天子實與家人無異貫於民無以償乃登臺避之因名曰逃債臺

宋明帝或奢費過度府藏空虛乃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

古今事考 宋明帝是地藏王

○反賊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後有玉璽旁人爲指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南燕慕容德延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兄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秦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

滅族父兄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

爲亂兵所殺。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革。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鐸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爾。終當不易尊號。

○蠶父 蠶子

蘇州徐檢菴侍郎。老而無子。晚年二妾懷孕。小言爭競。已墜其一矣。其一臨蓐欲產。徐預使日者推一吉時。以其尚早。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猶謂巨室子婦誤受了小夫人性躁的虧。○養子不肖。有不如無。徐公

古今譚叢

太愚部第四

四

不愚。但不知老夫人生徐公時。曾忍不曾忍。

御史吳蠶子年三十。倚父爲生。父年五十矣。遇墨家推父壽當八十。子當六十二。蠶子泣曰。我父壽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二年靠誰養活。

徐公正防此一着。

韓非子云。東家母死。哭之不哀。西家子曰。社胡不速死。吾哭之必哀。齊人謂

○蠢夫

蒼梧繞。乳子娶妻而笑。以讓其兄。

攷南蠻傳。烏潯人如是。烏潯在廣州府安州北。見南州異物志。

楊國忠出使江浙。逾年。婦在家產男。名拙。國忠歸。婦告以遠念成疾。忽畫夢爾我交會。因得孕。國忠以爲夫婦相念。情感所致。歡然不疑。

老賊多詐。

平原陶丘氏娶婦。色甚令。復相敬重。及生男。婦母來看。年老矣。母既去。陶遣婦頗急。婦請罪。陶曰。頃見夫人衰齒可憎。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相遣。實無他也。佛家作五不淨想。亦是如此。莫笑莫笑。

古今譚叢

太愚部第四

五

越中一士登科。卽於省中娶妾。同年友問曰。新人安在。答曰。寄於湖上蕭寺。同年云。僧俗恐不便。答曰。已扃之矣。同年云。其如水火何。答曰。鎖鑰乃付彼處。

○呆論德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某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

東宮笑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

安祿山曰。臣不知太子是何官。類此。然彼詐愚。此真愚。

○呆刺史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詣廳文符須發發者於小牕接入鎖州宅門及報賊登壘乃身入櫪中今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慎勿與

○呆參軍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集船人至則無別語但曰逆風必不得張帆

○呆縣丞

南皮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案郭曰爾何姓慶曰姓王

古今雜錄

專愚部卷四

六

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郭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左史總姓王又一日與主簿劉思莊語曰夜來一賊從內房出劉問亡何物郭曰無所亡劉曰不亡物安知為賊郭曰但見其踉蹌而走未免致疑耳

山東馬信由監生為長洲縣丞性朴實一日乘舟謁上官上官問曰船泊何處對曰船在河裏上官怒咤之曰真草包信又應聲曰草包也在船裏

按信清謹奉法一無所染後以薦擢至今縣治有去思碑焉子猶曰如此草包豈不勝近來金囊玉篋

○呆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本富家子愚不諳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為非火即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蠶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何如今日十月間安得有葉簿無以對徐云夜深矣請睡罷自此後每夜出其妻必詒以倭子在外不可出遇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搖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智短漢

古今雜錄

專愚部卷四

七

則天朝大禁屠殺御史婁師德使至陝庖人進肉問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鱸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叱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

○服槐子

道士黃可孤寒朴野嘗謁舍人潘佑潘教以服槐子可豐肌却老未詳言服法次日潘入朝方辨色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狀追視之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槐條對曰昨蒙指教特齋戒而撥之潘大噱而去

○誦判

周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赴天官試，竟日不下筆。人問榮曰：與平日誦判絕不相當，有一道事蹟，同而人名別，遂曳白而出。來年選判水碓，又關筆。人問榮，榮曰：我誦水碓是藍田，今富平，如何？下筆。

○拙對

諸史河南一士夫，延師教子，其子不慧，出對曰：門前綠水流，將去子對云：屋裏青山跳出來。士夫甚怒。一日士夫偕館賓詣一道觀拜客，道士有號彭青山者，脚踏關士夫至，跳出相迎，館賓謂士夫曰：昨令公子所謂屋裏青山跳出來，信有之矣。士夫乃大笑。

○商季子悟道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僧觀其貲，自炫得道，誘之從遊。季子時時趣授道，僧以未得便唯唯而已。一日至江浒，僧詒云：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乃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僧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升！至杪，猶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呼曰：得矣！得矣！猶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

歡躍不已。觀者曰：咄！彼猾也，挈若貲去矣。季子曰：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唐皎注官

貞觀中，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武隴右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詒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爲選人所欺。

○檢覓鳳毛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超宗父名鳳右衛將軍劉道

○門蠅

背龍北史庾秋伏連居室患蠅，校門者曰：何故聽入？左右皆蠅，營之輩偏自不覺。

○宋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見之，駭曰：此大犯禁，乃囚其人於獄，具奏於朝，上覽其奏笑曰：此贅耳，何罪，即令釋之。

周世宗以方面大耳爲罪，背肉如龍，真可疑矣。

○○回回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京師隆福寺成，民人縱觀，寺僧雲集，一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卽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讎而殺之。

孔子惡作俑，這回子惱得不錯。

○○不知忌日

古今雜纂

傳愚部第四

十

權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布衣蔬食，獨坐房中不出。權至，母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始作忌日。

依桓玄不立忌日，惟立忌時，更便。或謂桓玄非禮，余笑曰：今士君子之輩，不忌日，不忌時，專一忌刻，又何也。○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若生日可權忌日，亦可改矣。

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去年重陽，取十九日，今改九月十三日爲重陽，又張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并以八月五日爲端午。蘇子瞻云：菊花開時卽重九，在海南莠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古人不拘類如此，在今日，則爲笑話矣。

○性忘

唐三原令閻玄一，性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史曰：某州佐也。玄一慚謝，須臾縣典至，玄一疑卽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縣佐也，又

古今雜纂

傳愚部第四

十

慚而止。

唐臨胸丞張藏用，善忘，嘗召一匠不至，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鄰邑令遣人齎牒來，藏用讀畢，便令剝齎者笞之。至十，起謝杖，因請其罪。藏用方悔其誤，乃命里正持一器飲之，而更視他事。少頃，忽見里正指酒曰：此何物？里正曰：酒也。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飲，藏用遂入衙齋，齎牒人竟不得飲，扶杖而出。

○性糊塗

沂州刺史李元鼎，怒司功郝承明欲笞之，先令屏外剝

進承明狡猾、值博士劉琮、來詒以上怒來遲、令汝刺入、琮璣以爲實、便脫衣、承明轉遣吏卒擒進、乃自逸、元晶見剝至、輒命杖數十、琮璣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始覺誤答、怒曰、爲承明所賣、亦不追治

唐張利涉晝寢、忽驚覺、索馬入州、叩刺史鄧惲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死罪、惲曰、無之、涉曰、司功某甲所言也、惲大怒、呼某甲欲加杖、甲苦訴無此語、涉乃徐悟、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儒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

古今譚索 專愚部第四 十三

赤馬、且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楊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李倉卒聞之、便大慟、吏曰、是長史姊、李徐悟曰、我無姊、向亦怪道

不是性緩、還是性急、無姊且哭、况有姊乎、李公定多情者

○馬速非良

李東陽嘗得良馬、遂陳師召騎入朝、歸成詩二章、怪而

還其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此馬止二詩、非良也、東陽笑曰、馬以善走爲良、公思之良久、復騎而去

○不知骹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骹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詒公耳、上么下六、骹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骹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古今譚索 專愚部第四 十三

○周用齋事

崑山周用齋先生、性絕駿、幼時、每爲同學誘至城上、則盤桓而不能下、其處館也、值黃梅時、見主家暴衣、問其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周因暴書囊并啓束脩陳之、館童竊數件去、周往視、訝其減少、童詒云、爲烈日所銷耳、偶舟行、見來船過、舟甚速、訝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盡造兩來船、豈不快耶、後成進士、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爲大鄉官、乃對曰、敝鄉有狀元申瑤、老吏部知其駸麾使去、出謂

同人曰。尚有王荆老未言。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為此也。又曾往婁東弔王司馬。時元美請先誤詣王學士宅。荆在告。學士錦衣出迎。周不審視。遽稱尊公。可憐者再。學士曰。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尚未知尊人耗耶。已為朝廷置法矣。學士笑曰。得無弔鳳洲乎。周悟非是。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繳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即煩公致意可也。其憤憤多此類。

又聞先生諸事憤憤。獨工時莠。初仕為縣令。既升堂。端坐不語。吏請僉書以嘗之。周怒曰。賊狗奴。緩想得。

古今雜集

專恩部第四

十四

一佳破。為汝攪亂矣。偶有迎謁。道中為一門子所譏。識其味。既歸鄉。童僕皆茂遠之。獨老門公殷勤。事遂與之睚。無節。因病死。

○廣東先達事

羅汝珍言其鄉肉價每觔一分八釐。有先達為下所欺。必用三分。偶於他席上談肉甚貴。主人云。不貴也。止一分八釐耳。歸以責僕。僕曰。有之。但非佳肉。明日如數市。臭肉以進。食之不美。更不思他席所食之佳。輒准前價。又使僕鑿銀。每偷取。輒詒曰。銀散則折也。某未信。明日。

僕乃取大銀鑿而未殊者。子曰。裂如許大孔。能不折乎。

○左道

晉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異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之。得刀。子恭死。泰傳其術。及泰為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逃入海。眾謂泰蟬蛻仙去。就海中從恩。後冠臨海。為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沈於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皆謂之水仙。相隨溺者以百數。

○事魔喫菜法

古今雜集

專恩部第四

十五

事魔食菜法。其魁為魔王。佐者曰魔翁。魔母。以張角為祖。雖死。湯饌不敢言角字。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則可以成佛。即身被殺。又謂得度。由是輕生嗜殺。方臘之亂。其徒肆起。

○佛骨

唐懿宗遣使迎佛骨。有言。憲宗迎佛骨。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比至京。降樓膜拜。流涕沾臆。佛牙是金剛鑽。佛骨又是何物。

○方士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學未就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稗史鍾生好仙。多方學修煉之術。每向人曰。做得半日。仙人而死。亦所瞑目。

李抱貞晚喜方士。餌孫季長所治丹。至二萬九。遂不能食。且死。以鼻舐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九。而卒。

畱都一守備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其有玉絳環。價甚高。詒曰。玉皇好繫玉絳環。卽獻之。方士并竊丹鼎而去。時許石城作詩嘲云。堆金積玉已如山。

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絳環。

○脉望

北夢瑣言。張敦尚書少子。嘗開壁魚入道函中。蟲食神仙字。身有五色。是名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人字。碎剪入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蠶食。不能得。忽成心疾。

○宋人鄭人等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途。見婦人衣緇者。輒欲取之。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緇。緇也。以緇。紡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郢人欲爲大室。使人求三大圍之木。人與之車轂。跪而度之。曰。大雖有餘。長實不足。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晦。督促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須得火。照之。可覓鑽火具耳。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且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請式。曰。象故袴。妻乃毀其新。今如故袴。

鄭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曰。車軛。俄而復得一。又問之曰。車軛。怒曰。是何車軛之多也。以爲欺已。因與之鬪。

漢人過吳。吳人設筍。問知是竹。歸而煮其牀簣。不熟。曰。吳人輕軛欺我如此。

昔有越人善泗。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泗。子必能之。

周之世卿趙之使將皆越姬之智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墜處也舟去及畔從刻處入水求之

此與膠柱鼓瑟守株待兔皆戰國策士之寓言也

一〇楚王

楚王佩玦逐兔患其破也因佩兩玦以為豫兩玦相觸破乃愈迅

〇蝦蟆為馬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求馬經年無似者更求之得

一大蝦蟆

歸白父曰得一馬隆顙跌目脊郁縮但蹄不

如累趣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

〇艾子

齊人獻木履於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〇沈屯子

沈屯子入市聽唱書至楊文廣被圍柳城內乏糧外阻救蹙然與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憂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家人因勸出遊以紓其意忽見擔竹

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未甚銳道上行入必有受其刺者

歸益憂病家人為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也貌甚陋沈憂病轉劇親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耳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歸家麻哈回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〇迂仙別記

吳下張夷令所輯余讀其尤廿四條

迂公出遭酒人於道見毆但又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公何意曰儻覺我彼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迂公與衛隱君奕衛着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梓中

皆今讀集

專愚部第四

十九

一望浩白公痛懊曰老子命蹇拈着黑棋

陳孝廉喜奕公以棋劣故得近每受饒四子一日奕罷

公適輸四子色然驚顧曰頃若不見饒定是和局

公過屠肆見砧旁棋局甚設一癩頭奴取子布算公便

跨櫃坐與奴奕大敗拈子擲地欲碎其局奴曰此主人

棋何與爾事公曰若然即敗亦何與我事便回面作喜

拾子更着

煙鎖池塘柳五字寓五行昔稱鯨對公一日誇向客曰吾得所以對之矣冀粟陳猷忠意取東西南北中也

鄉居有偷兒夜瞰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棄其所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雖丙夜必歸至家門庭晏然必覺額曰何無賊

公性酷忌僧口諱僧字遇諸途必索水滌目如挾巷不及避有相摩必解衣浣之七日而後服有僂以詩肩者

中有竹院逢僧之句輒擲還曰咄此悔君當自受之張夷令曰如今和尚慣持疏簿見之果是悔氣

嘗集謝光祿所試雨前新茶坐客虛吸緩引尋味良苦獨到公纔上口碗脫手矣光祿曰好知味者公曰吾去

年飲法亦如是

公讀書未識字每附會知文見制義輒胡亂甲乙之嘗謂謝茂才曰凡文章以趣勝須作得有趣纔有趣若作得無趣便無趣矣謝曰善遂書諸紳終身誦之

黃駕部園中鑿池起土累岍如丘草叢生之公一日游池上掘承撥草而過心厭之謂黃曰爾時開池何必挑土不挑是草應在水底矣

楊太醫妄稱詩高咏其立夏詩云昨夜春歸去今日景風生公聽之驟徵其解或戲應曰此令親何景峰諱春

者昨夜惡發暴亡今日再生太醫作詩慶之耳公徑起急走詣何值何正啜飯公雪涕被面掣其筋曰兄魂魄初復神觀未定飯且少進何太怪疑以爲祟且唾且罵驅閉門外公怒遂與何絕交

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陰公跨之誤躡其項狗遽嚙公裳裂公舉似醫醫故熟公謂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不爾何止敗君業公退思味主小事暮夜無以司儆乃調藥先飲狗而以餘瀝自服

汪刺史自官還公謂之偶有執費刺史者中有雙鵝少選鵝以噪捕翅而伏公忽訊刺史曰使鵝作夢還復夢鵝否刺史大笑曰君夜來何夢

馬肝有大毒能殺人故漢武帝云文成食馬肝而死客有語次及此者公適聞之發辯曰客誑語耳肝故在馬腹中馬何以不死客戲曰馬無百年之壽以有肝故也

公大悟家有畜馬便利其肝馬立斃公擲刀歎曰信哉毒也去之尚不可活况留肝乎

公嘗宴客酒酣隱几熟睡及覺便謂經宿張目視客曰今日未嘗奉招何復見降客曰怪君昨日不送客耳

子 136-48

嘗過袁洗馬。見袁手把一編。且閱且走。公便問何書。洗馬曰。廿一史。公曰。吾久聞廿一史名。意謂兼車充棟。看來百餘葉耳。幸便借我抄訖送還。何如。

里中有富家行聘。盛筵篋而過公門者。公夫婦竝觀之。相謂曰。吾與爾試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詈。婦曰。吾不耐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詈不已。鄰人共來勸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細事。

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噦。其閤人呵之曰。何事。公曰。醉也。參政曰。何事。公曰。醉也。參政曰。何事。公曰。醉也。

物適狂。向人門戶泄瀉。公視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其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兄試南都。將發榜。命公往偵之。已而獲薦。公注目勝紙。略不移瞬。至日暮。猶不去。兄急令人尋索。見公於勝下。瞻矚甚苦。呼之曰。胡不去。守此何益。曰。世多有同姓名人。吾去。設有來冒兄名者。可若何。

雨中。僧人衣著之出。道潔失足。跌損一臂。衣亦少污。從者換公起。為之摩痛甚力。公止之曰。汝第取水來。灑吾

衣。臂壞無與爾事。從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家物。何人向我索討。

公家藏宋箋數幅。偶吳中有名卿善書畫者至。武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持向其公索其翰墨。用供清玩。公曰。爾欲壞吾紙耶。蓄宋箋。固當需宋人畫。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牀。卒無乾處。妻兒交訴。公急呼匠者葺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日夕仰屋歎曰。命劣之人。纔葺屋。便無雨。豈不白折了也。

家有一坐頭。絕低矮。公每坐。必取甕片支其四足。後不勝煩。忽思得策。呼侍者移置樓上坐。及坐時。低如故。乃曰。人言樓高。浪得名耳。遂命毀樓。

廣記。甲乙鬪。乙被鬪下鼻。訟之官。甲稱乙自鬪。官曰。人鼻高口低。豈能鬪乎。甲曰。彼踏牀子就鬪之。似此

丁未閏六月朔。雷雨大作。公阻王孝廉齋中。抵暮不得返。輒覺曰。閏月天地之餘數耳。奈何認真若此。而風雨雷霆之不憚煩也。

○物性之愚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

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山谷間常數十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屨，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屨，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屨着之而躐，乃爲人擒，無遺者。鱗魚入網，輒伏者，惜其鱗也。

白鵬愛其尾，棲必高枝，每天雨，恐汚其尾，堅伏不動，雨久，多有餓死者。又孔雀愛尾，潛則露尾，人因取之。

古今雜纂 卷四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因相齧以死。

獸有猓，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獐，輒使猓爬搔之，久而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猓徐取其腦啖之，而以其餘奉虎，虎謂其忠，益愛近之，久之，虎腦空，痛發，跡猓，猓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

翠鳥，姑息之父也，猩猩多慾之人也，石崇之拒孫秀，鱗魚也，孫景卿之守財，白鵬也，蔡元長父子其虺乎，周之用榮夷，唐之任裴延齡，其虎之猓乎。

專愚部

謬誤部第五目錄補遺

祠廟 計四條

蔡伯嘴

茶神

鬼誤 計二條

凶宅誤 計二條

廬山椿

驚潮

甘子布

皮選叔

同姓議婚 計二條

疑姓

兄弟誤 計二條

意氣

誤食

雞舌香

常春藤

古今雜纂 卷四

醫誤

誤造 計二條

陳太常 計七條

翁肅

犯胡諱 計二條

犯名 計三條

一日觸三人

姓誤

語誤 計二條

五字皆錯 計二條

瞎字不識

放生池記

射策誤 計二條

詩鬼正誤

高塘

草訣百韻歌

吏牒

馬疑司馬

王彥輔塵史乖謬二事

誤答

誤黥

譯誤

防誤得誤

不誤為誤 計二條

不誤反誤

誤而不誤 計三條

不伏誤

誤福

怯誤為勇

父僧謬

婆姦媳

羅長官

誤哭

訛言

蛟虎冤

馬冤

謬誤部

子猶曰謬誤原無定名譬之鄭人爭年後息者勝耳
喙長三尺則枕流漱石語自不錯若論災發妖興賊
民橫路即太極之生天生地生人亦是第一誤事將
誰使正之齊有人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祭狗
入於室叱之曰富出其子死哭曰樂乎樂乎人以爲
誤也而孰知其非誤也然而不可謂非誤也夫不誤
猶誤何況真誤集謬誤第五

○祠廟

古今事考

謬誤部第五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成都顯
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
多沿舊名今傳爲菩提寺矣江中有大小孤山以獨
得名而世俗傳孤爲姑江側有大石磯謂之彭浪磯遂
傳爲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壻也子嘗登小孤廟像乃一
婦而勒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爽
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
曰闕口廟子嘗見其廟象甚勇手持屠刀尖銳按膝而
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汲郡有肖像三仁并及商紂者謂之四王

陳錫玄曰推此類如淫祠之可毀者多矣

涿州有杜拾遺廟後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邑人以五撮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撮鬚蓋伍子胥也又江陵村事子胥誤呼伍髭鬚乃塑五丈夫皆多鬚者每禱祭輒云一髭鬚二髭鬚至五髭鬚

謝在杭曰閬州有陳拾遺廟乃陳子昂也說爲十姨更肖女像崇奉甚嚴拾遺之官誤人如此子昂屈焉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鳴夷子妻乎

卷之五

陳州尼臺寺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

剝但存王字及宣字下一畫僧遂附會爲一字玉佛

爲傳一貫故稱一字王有何不可又元史載西南夷

惟白人一種好佛胡元收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

文廟蠻目爲漢佛米元章寫高麗經亦以孔子爲佛

顏淵爲菩薩則稱佛又宜矣○宋史胥輩以蒼頭造

字故祖之每祭呼爲蒼王更可笑

○蔡伯喈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畢備

請閱之刺史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

見一像問之曰是陸鴻漸刺史大喜又一室諸茶畢備

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此不必

若到飯堂必肖米元章像到馬坊必肖司馬遷像矣

于進士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

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

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

自陳紫相公主一方茶蔬之屬隸有天平史掌豐拜

判官主餼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供此品黃裳厚饗

而謂非常之惠因口占贈詩有陸酒先生丰韻高

銀公子更清茶之句蓋則是日以小分銷銀匙打茶

故目爲攪銀公子則家蔬園中祠之年年獲收茶蜜

中宜設此像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像置湯器間謂

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鬼誤

龍浪楚俗信鬼有病必禱焉嘗夜禱於北郭門外好事

者遇之。竊訝身於莽而投以砂礫。禱者恐稍遠去。益投益遠去。迺攫其肉而食焉。人以爲靈也。禱者而北郭門之靈鬼。遂著其後禱者不失肉。卽反謂鬼不享而愛之。

續笑林有赴飲夜歸者。值大雨持蓋自蔽。見一人立簷下。謂卽投傘下同。行久之。不語。疑爲鬼也。以足撿之。偶不相值。愈益恐。因奮力擠之。橋下而趨。值炊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人。褊體沾漉。踉蹌而望。號呼有鬼。亦投其家。二人相視愕然。不覺大笑。

○凶宅錄

東繼謀郎中。頃居青社。假一第。素多凶怪。昏曉卽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忽一夕聞吼呼。若甕中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穴窺之。是夕月晦。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迺以鉄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吼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甕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遂安寢。

洪都村中一大家。廳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爲妖。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

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之。夜見碩鼠尾巨如椎。踰入破柱。從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齧流血。行沙中。露沙重。既乾。巨如椎。其作響皆是物。非妖也。道士乃山下鬻符者。幸獲重賂。其名遂著。

○廬山精

裨史。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索駝至郡。放之。山下野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其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

○驚潮

海上每遇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至正間。有達魯不花者。初至聞此。夜不敢臥。因呼門者問之。門者從睡中應曰。潮上來也。既覺。自知失答。連曰。禍到。禍到。狂走而出。不花驚趨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官榮耀。不意今夕共作水鬼。合門號慟。外巡徼聞哭。以爲有變。傳報正佐諸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乃叩門。不花恐水湧入。堅閉不納。同僚破扉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詢知其實。忍笑而散。

○甘子布

益州進柑例以紙裹後長史易布猶慮損壞俄有御史姓甘名子布者至驛驛吏馳報長史疑勅御史來推布裹柑子事參謁後但叙布裹柑子為敬御史初不解久方悟付之一笑

○皮選叔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蚤出歸尚書問有何除改答云無大除改惟皮選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選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節當家沒處得盧皮選來衢州為言之皆大笑

古今事考

卷第五

六

○同姓議婚

唐張守信為餘杭守愛富陽尉張瑤欲以女妻之為具衣裳矣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張瑤對保母曰女壻姓張不知主翁之女何姓守信方悟乃止唐御史李逢年娶婦鄭不合去之嘗屬益府尹曹李睨更求一婦睨言兵曹李扎妹新寡可娶叩扎扎亦許諾約日成婚及期逢年飾裝往迎中道忽驚曰李睨過矣因詰睨曰君思扎妹為復何姓睨亦驚過李扎曰吾乃大誤但知為公求好壻為御史求好婦都不思姓氏各

懊恨而退

○疑姓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問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婦出

古今事考

卷第五

七

令婦所疑不錯只是不合姓伍子猶曰姓六姓七正是兩家謙讓處還是令婦錯怪

○兄弟誤

張伯喈仲喈兄弟貌絕相類仲喈妻妝竟忽見伯喈戲曰今日妝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妻急趨避須臾又見伯喈復以為仲喈告云向大錯誤伯喈曰我故伯喈長洲劉憲則漸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學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三能食百顆市人云果爾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食其半佯稱便旋

入門而其弟代之出食至盡衆其能辨遂爲所勝

○意氣

虞瞞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閣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談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暖魚鼈蝦鮓未可致尋當有獻帝撫掌大笑

餽獻曰意氣二字亦新

○誤食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菜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遂至食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掩口

○雞舌香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其知其故求紙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常春藤

唐姜撫云服太湖常春藤終南山早藕可長生玄宗詔使自求之民間以藤漬酒多暴死撫逃去

宣和間王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爲殿中監寵甚遲一

日召入禁中日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

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縱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出急扶

歸已不救既殮聞柩中剝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異藥之誤人類如此

○醫誤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耐應不閒戴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

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曰往視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戴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戴求得其實乃錫字耳戴急爲正之

○誤造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達與國醫王彥伯鄰居嘗有蕭僂求醫誤造鄭鄭爲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鄭曰藥方卽不如東家王供奉俛既覺失錯驚遽趨出是時京師有乖僂者必曰熱風

唐臨濟李回娶張氏，張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壻薄其女，往臨濟辱之，誤至金節縣，入廳大罵，邑令驚惶，使執而報之，困極，乃告以故，令馳報回，回至乃解。

北齊劉臻位儀同，恍惚多誤，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尚未悟，猶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於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汝無大意，吾欲

造劉請耳。

○陳太常

陳黃，字師召，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我家，又觀壁間畫曰：我家物綏何掛此？既家僅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僅曰：故是家師召始悟。

陳師召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往，累茶不去，主人請其來，故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難於致。

請具酒飲罷，方憶去年此日曾邀飲也。

下次請此等客，只是口邀。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而山西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師召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肴，乃謂曰：卿酒肉足矣，毋勞盛饌。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太僕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候，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吾誤矣，一笑而去。

陳師召嘗信宿具，誤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終

午不申，宿約客友，治具，竟遺家來，促上，師召未審，疑是別家來，招怒，謂之曰：汝請我主人去，我竟何如。

陳師召清旦入朝，悞寢，冠纓於背，及見同僚垂纓，俯視，緜下，怪其獨無，一人遽持纓而正曰：公自有纓，唯無繫後服耳。李西涯贈詩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

陳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嘗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

其聲更其衣鳴呼庶幾

陳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翁肅

閩人翁肅字江州昏老代者至既交割猶居石橋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攔衣止之曰車細僕不得

○犯胡諱

石勒制法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

○大懸謂門吏

大懸謂門吏為者曰向馳馬入門為何人而蔽之森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止之而不可所謂互鄉難與言非小臣所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樊坦性廉而疎朴多誤由參軍擢章武內史入辭勸勸見坦衣敝大驚曰貧何至此坦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敝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孤當相償耳坦大懼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聞卿輩乃厚賜之

○犯名

元絳字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曰如何行遣吏對

曰令依原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

僕射韓臯病瘡醫人傳藥不濡曰天寒膏硬耳臯笑曰

韓臯實是硬

按臯字仲開貌類父混既孤不復視鏡真硬漢也

楊誠齋名萬里為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張宴有官

妓葉少歌賀新郎詞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

齊遶日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懸即監係官妓

○一日隔三人

○唐祁昂與韋涉交善

唐祁昂與韋涉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尋自覺驚走路逢吉溫溫問何故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

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瑄之第執手

慰問復合頊以房融為對言訖大懸趨出昂有時稱忽

○姓誤

何微客在還日客有姓吉者詰之微客問曰卿與丙吉

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語誤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張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牀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毋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五字皆錯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疑尾者謂：「形天無千歲。」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

西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勝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昔有宿儒過村學中，聞其訓都都。

平丈我，知其訛也，校正之。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曰：「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都都平丈我，學生都不來。」

○瞎字不識

臧武仲，名紇，音切爲瞎，而世多誤呼爲乞。蕭穎士聞人誤呼，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爲瞎字也不識。」

○放生池記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記，有烏獸魚鼈咸若。本夏事，引爲商事。太學諸生爲譏詞，哂其誤。陳晦行草制，以舜禹用昆命元龜字，有倪侍郎駁之。陳疏辨古今命相，多言今事，亦不無誤。第五用此語，據陳臺地倪龜去時，明云：「舍人舊錯夏商龍，神史新爭舜禹龜。」

○射策誤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調者，趙克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

近時文宗出論題有孔子不知孟子之事，合場茫然，不知乃論語陳司敗章圖外註也。○蘇紫溪先生觀

學浙中有知人之鑑而出題險僻如一至一二至三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場中多有闕筆而出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貌者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

○詩鬼正誤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

古今雜纂

卷第五

七

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高塘

溱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閣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言佳有李和風者至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遠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

○草訣百韻歌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脩戲曰字莫高於

義之得義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成孔子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史牒

祝氏猥談云一大將乞翰林某詩專令一史假之見其他役史始甚德之既逾改火史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旌脫

○馬殷司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就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曰湖南亦有司馬氏耶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益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此從一刺謁削去司字

○王彥輔慶史華廖二事

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縣尉張伯豪斥使下騎而步行且數其不才既入傳舍有虞候自言提刑通罵官員乃陶中丞女婿憲矍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

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
豈易量耶即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

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
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竝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
爲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章得
象也蓋是時方爲宰相憲曰雖年高顧精神不減不知
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
語云朝裏無人莫做官只爲有此輩花臉

○誤答

許誠言爲瑯琊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脩獄吏典
鞭之典曰小人職脩獄從牢破壞當答今賊乃自縊也
誠言怒曰汝胥吏又典獄舉動自合答耳
雖誤却是快語

○誤黥

陳東官蘇州時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有特刺配字黥畢
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
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即以特刺改準條再黥之後有
薦其才於政府者曰得非人面上起草稿者乎

○譯語

元曉達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棄家所役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花赤問
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
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一牒即易之以進覽畢判
可僧不知也出門則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昇火
中焚之

胡元閏位天地反覆卽此一事可見矣

○防誤得誤

桓溫將舉殷浩爲尚書令先致書問浩浩欣然答書應
有謬誤開閱數四竟達空函

○不誤爲誤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叟
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以問第相尚后恐爲
已辱卽曰安離家時父已亡歿安得有是命驅出杖之
帝嘗於宮中敝服携簞餐劉山叟尋女以爲戲笑
閨中一媚色且衰求嫁不遂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
當享富貴之養媚以爲不然後數年閨人有子從幼爲

聞人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見其貌鄙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曰此非吾母當更求之也左右窺其意至閭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嫗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曰隆奉養閨十數年而歿

貧父受杖肥媚受養顛之倒之勢利榜樣

○不誤反誤

有一狼子生平多逆父有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其逆命得葬土中至是狼子曰生平逆父命今死不敢違旨也乃築沙潭水心以葬

古今譚樂

卷第五

三

○誤而不誤

隆慶時紹興岑郡侯有姬方嬖一人偶衝道縛至府問曰汝何業曰賣卜岑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其人不識所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怒而責之未幾果雙生一子一女卜者名大著

吳下管生失一小青衣問占於柳華岳得剝牀以膚爻柳素昧文理連味以膚二字忽曰汝有姨夫乎試往其家索之可得也管如其言果獲之柳名益起

一書生禮奎神甚虔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

下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

○不伏誤

陳彭年攝太常導駕誤行黃道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畏其該洽不敢詰

天順間錢塘張錫作文極捷而事多杜撰有問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以其帙多難卒辨也類此

○誤福

畢士安作相有壻皇甫泌放縱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

古今譚樂

卷第五

三

甫啓口云臣壻皇甫泌卽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日又言值上內逼遽起遂詰曰卿累言朕已知之矣俄降旨超轉一資畢竟不敢自明李吉甫惡吳武陵欲阻其進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敕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卽添注武陵姓名中使去呈李李曰此人至麤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奈何矣二事正相類

○怯誤爲勇

張亮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踞胡

牀直視不能言將士見之疑以為勇相與奮擊敗敵還報亮亮猶股慄未寧

○父僧誤

京師有少尼與一男子情好欲長留之不得乃醉而斃其首以弟子畜之後其妻踪跡至寺得夫以歸夫深自慙悔且囑妻勿洩俟吾髮長時其子商於外婦每怪姑倍食又數聞人音穴壁窺之正見姑與一僧同臥忿恚具白其子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即奮刃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告以故子驗其首乃大悔古今事類 卷第五

○婆姦媳

萬曆辛卯間閭門外有父子同居者子商於外婦事舅姑極柔婉媳遂疑翁與婦通乃夜取翁衣帽自飾潛入婦寢所試抱持之婦不得脫怒甚以手指毀其面媳負痛始去明旦托病不起婦潛歸父母家訴之父往察翁面無損歸讓其女不實女恚竟自經父訟於官翁亦無以自明鄰里稱媳面有傷痕執媳鞠之事乃白時吳中喧傳為姦姦媳

○羅長官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為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然動乃擇胡蘿蔔澗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羅為蘿長官鄰人聞之以為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謂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快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為蘿怒甚連斫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之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妒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自白惡少歸嗷不巳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

○誤哭

今春吾蘇社教場演武故事梳手三人試三碗碗不響有罰第二碗偶走藥火噴面黑其人詣河頭洗滌而第三碗藥線甚遲梳手懼責以口吹之碗忽發破頭而死而第二人之婦初時聞其夫為碗傷倉惶來視即見死

屍橫地、以爲夫也、便大哭、第三人之婦亦來同看、反以好言解慰、俄而第二人至、二婦俱駭、詢之、知其詳、於是第三人之婦、放聲舉哀、而前婦收淚轉爲解慰焉

○訛言

至元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交割、自中原至江南、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擾擾十餘日、方息、吳僧相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隆慶戊辰、有私闖火

古今譚叢

謬誤部第五

五

者、名張朝、假傳奉旨來浙、直選宮女、一時驚婚者衆、與人厨人、無從顧覓、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詩云、抵關內、便未爲真、何必三杯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姮娥要嫁人、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嫗居無老少、皆從人、有守制數十年、不得已亦再適、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

○蠍虎冤

守宮與蜥蜴二種、守宮卽蠍虎、常懸壁、蜥蜴毒甚於蛇

又名蛇醫、俗言與龍爲親家、故能致雨、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十兒持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宋熙寧中求雨、時覓蜥蜴、不能盡得、以蠍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爾昏沉、怎得甘雨

國初、大江之畔、嘗聞人言下有猪婆龍、對者悉犯國姓、祇言下有龜、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物之稱冤者、豈獨壁虎哉

○馬冤

古今譚叢

謬誤部第五

五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戰馬中、置之於外、後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厮養皆謂其爲妖、操筆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愈加抑揚、頓挫、廐吏遽以馬怪白之、筆至死、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以暴故、終不敢言

謬誤部

終

無術部第六目錄補遺

署名	計三條	大字	大啗
造字		高手筆	
不知置辭		不習儀式	
初學		照樣舉笏	
龍戰龍見	計二條	金熙宗赦草	
謝眺詩	杜荀鶴詩	呂李二將讀詩	
劉述引古		宋鴻貴讀律	
錦衾爛兮		水厄對	
三十而立		董公進	
堯舜疑事		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計二條
說韓信		問歐陽脩	
不知杜少陵		班固王僧孺	
司馬相如宮刑		蕭望	
倒語		字誤	計五條
琵琶果		茄字	鵠字
蹲鴟		耶執	
多感元年		精摘	

無術部目錄

生兵		史思明詩	
光進讀書		邑丞通文	
中官通文	計三條	中官出對	
史學		強作解字	計二條
公羊傳		芝蘇通鑑	
祭文策問	計二條	裴舊	
改制詞		判鳥翎	
朱鞞一聯		約法三章	

無術部

子猶曰夫人飯腸酒脯不用古今浸灌則草木而已
溫岐悔讀南華第二篇而梅詢見老卒臥日中美之
聞其不識字曰更快活此皆有激言之非通論也世
不結繩人不面牆誰能作聲替相向但不當如彌正
平開口尋相罵耳集無術第六

○署名

庾狄于不能書每署名遂上畫之人謂之穿鉗又有武
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

書今事舉

無術部第六

二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
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乃指屋角令況之

陸渭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文用此○穿
鉗指屋是的對

何敬容為尚書令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
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
大父亦不小敬容笑而慙

江從簡嘗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
弱不成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悟惟歎

其工

○大字 大諾

宋武帝劉裕素不能書劉穆之教以縱筆作大字徑尺帝
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梁陳伯之為江州目不知書得文案佯視之惟作大諾
唐及五代凡文書皆批曰諾猶今批准字也齊江夏

王五歲學鳳尾諾即工高帝以玉麒麟賜之草書諾
字形若

○造字

梁曹景宗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輒意造之
○高手筆

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每秉筆支頤半日不下府吏
目之為高手筆又窺削至多紙面穿穴亦名按孔子

○不知置辭

齊焦度材澀欲就高帝求郡不知置辭人教之習誦上
口臨自陳卒忘所教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
大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

○不習儀式

魏隴西太守游楚上殿、不習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不覺大應稱諾、帝笑勞之

○初學

張敬兒不識書、由戰功起方伯、始學讀孝經論語、敬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照樣舉笏

宋祖召問武臣軍數、其識字者預寫笏上、臨問、高舉笏當面、見字、隨問即對、有一不識字者、不知他人笏上有字、照樣舉笏近前、大聲曰、啓覆陛下軍數都在這裏

○龍驤龍見

朱穆沒梁冀地勢親重、望其棟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神馬樂巴等、明年、黃龍二見於沛國、冀無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

於是引用曷巴而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書燕說、因誤得貞、斷章取義、未嘗不可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金熙宗赦草

金熙宗、皇統十一年、夏、龍見、官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直懼、欲肆赦以禳之、召掌制學士張鈞、視草、中有願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解、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強知識、托文字以言上耳、直驚問故、譯之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渺爲、暗眼、小子、爲小孩兒、直大怒、遂誅鈞

此等皇帝、真是不曉事、瞎眼小孩兒也

○謝朓詩 杜荀鶴詩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楚辭也、生於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楊升菴云、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而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天上小兒之譏、又如王恭爲黃頭小人、恭

字與黃頭不同、史謂小兒謠言、乃榮感星所爲、審如是、星宿亦不識古文矣、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子猶曰、然則唐明宗時、玉帝亦當不識字耶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煬帝造儀衛徵取鳥羽有鶴巢於樹顛民往窺之鶴恐傷其卵自拔髦毛投地羣臣奏以為瑞據此則杜詩便作野鷹亦不錯

○呂李二將讀詩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

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深翰題一統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為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下策出之二事一時相傳為笑

九邊將帥都若此山人秋風必少止矣

○劉述引古

劉述字彥思性庸劣從子候疾甚述往候焉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候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有喪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宋鴻貴讀律

宋鴻貴仕齊為北平府參軍見律有梟首罪誤為澆手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

○錦衾爛兮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產沙陀亦唐人也何得呼我為爛矣

○水厄對

侍中元又為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又意答曰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三十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虛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

之乃召一士人講論語至爲政篇明日喜謂同官曰
方知古人稟質瘦弱年至三十方能行立
如此解則四十無聞便是耳聾五十知命便是能算
命矣

○董公遮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
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爲董三老之名
周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名乎

○堯舜疑事

歐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
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以變文格至日午猶
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間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又有
叩簾者文忠復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
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閤然笑文忠不
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

○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
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劉道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滄戲謂曰陸士衡
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
見苦

○說韓信

党進鎮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
去左右問之党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問歐陽修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有一舉子來謁
坐定曰每欲問公一享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
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
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子宗野時七
歲聞之匿笑而去

此等舉子如何喚作書生惟不喜書生故來謁者但
有此等舉子

○不知杜少陵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
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
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

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爲誰、曰杜少陵也、俱不知何處人、聞者絕倒

○○班固王僧孺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於衆中歎班固有
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
文選、何得言無、張曰、此是班孟堅、吾所笑者、班固也、又
嘗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談以孺大有過理、補文
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

○司馬相如官刑

晉書卷六

九

相國袁太冲同二縉紳在賓館中坐久、一公曰、司馬相
如日擁文君、好不樂甚、一公曰、官刑時却自苦也、袁閉
目搖首曰、溫公喫一嚇、司馬遷司馬溫公

○蕭望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塚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
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
此塚直行書、只令題蕭望墓、何必之字

唐有盧鴻一取尸于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
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誤以鴻爲單名、注三十

國春秋者、蕭方等、蓋方等佛經名、其弟名方諸、方知
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爲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
至於方朔、葛亮、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
名橫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傳

○創語

詩林廣記載宋人嘲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
潛陶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誤呼石人
爲仲翁、或作詩嘲云、翁仲將來作仲翁、皆因書讀少、夫
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又水南翰記云

有今語集

十

英廟大獵時、有祭酒劉某和詩、以凋弓作弓凋、監生詩
謂之曰、凋弓難以作弓凋、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
爲、則其來端的負廷朝

蕭望之黎作詩、嘗倒叶韻、如瓏玲、鮮新、慨慷、莽鹵之
類甚多、若出他人之口、又作笑話矣

○字誤

韓杲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
理、史傳有金根車、箱輪皆杲以爲誤、悉改爲銀
吏部公子、宜乎只曉得金銀也

桓玄篡位尚書誤奉苑為春苑
假皇帝假尚書自合用假軍禮

李林甫無學術典選部時選人嚴過判語用杖杜二字
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
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妻舅也度妻誕于林甫手
書賀之聞有弄塵之喜客視之掩口

唐書吏部侍郎蕭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嚴挺之
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清夜錄苦宗朝謝脁試賢良
方正賜進士出身脁辭云救命未敢祇受乃以抵為祇

唐書吏部侍郎蕭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嚴挺之

十二

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
老叟教村童公觴於其廬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
宜多食叟笑曰鶚冠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
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公大歎服

○琵琶果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卓上有帖寫琵琶四肋相與大
笑適屠赤水至而笑容未了即問其故屠亦笑曰批杷
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

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屠賞極遂廣為延譽

○○茄字 鴿字

尚書趙從善子希蒼官紹興日令府人造燒茄判食次
問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即援筆書艸下用家字乃
蒙字矣時人目曰燒蒙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值疏俾吏錄之其載
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建封信
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蹲鴟

唐書吏部侍郎蕭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嚴挺之

十三

張九齡一日送芋蕭吳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
蹲鴟未至然寒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
示客滿座大笑

按蹲鴟芋也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解為着
毛蘿蔔識者笑之又顏氏家訓云芋字似芋有謝人
惠芋而誤用蹲鴟者

○○昭執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惟不甚知字嘗有民投牒乞執狀
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民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今

漸四點、單取筆於執字下、添四點、爲昭熱、摩舍諸生作傳請焉。

既有治聲、即不識字、可也。只一箇廉字、做官的幾人識得、乃知識字者原少。

○多感元年

權龍襄景龍中爲瀛州刺史、遇新歲、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呈判書以下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衆大笑、龍襄不悟、猶復延頸怪赦書來遲。

○精狗

古今事考

無術部第六

十三

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保甲精狗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狗、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溫叟將謂精狗是精確也。

○生兵

通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葉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義問曰、世牧民者、知百姓是何物、衡文者、知文章是何物、掌銓者、又知人才是何物、天下之不爲葉義問者、鮮矣。

史思明詩

芝田錄、史思明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箇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贊、羣臣請目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贊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思明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贊之下。

思明長驅至永寧、爲子朝義所殺、思明曰、爾殺我、太早、祿山尚得至東都、而爾何亟也、朝義即僞封懷王者。

○完進讀書

古今事考

無術部第六

十四

完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陳秋、陸鮮、故事、例有數陳進、把筭前院、移時不能道一字、怒仰天、頰厲聲曰、朕聞進者、其風朴畧、願官家好將息、侍衛掩口、後左右問、因發對、何故念此二語、完曰、要官家知我讀書。

只爲宰相須用讀書人、一語所誤。

○邑丞通文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其大令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又侍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縣

令修後堂頗華整丞趨而進曰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一日縣治捕強盜數人令嚴刑訊鞠盜哀號殊苦丞從
傍撫掌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

笑林評云不識一丁人轉喉觸諱如此今大能容納
正是識性可與同居

○中官通文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識不
悉是非居楊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
深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

入

杜漸曰相公何故遽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與舉
目爲諷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瘴氣

然

乙未後時執陟新一後學苦心爲課字字推敲易
謂字曰恒譚易何言之曰易談旃一時傳笑

時有一權璫與縉紳飲諸縉紳方劇談而璫者不能寘
一語仰見屋上煙籠蔥起謬曰焉用伎衆聞之疑璫者

請已及移時復仰視曰煙太伎四座大笑疑遂釋
俚語有習而不察者如勸人莫動氣則曰君子不器

自謙未曾周備則曰周而不比贊人話好則曰巧言
令色贊人功名則曰僥倖俱可笑

廣記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
車回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

○中官出對

耳譚太監府有歷事監生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類
鄉試一瑞不深書義曰今不必作文論只一對佳者便
取因出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駐對對
是奔騎病猪猪大稱善

入

蘭人主文事故可笑不必對也王振用事臺中
疏請振判國子監如唐魚朝恩故事者更可笑

○史學

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氣聞位謂以僞亂真也顏之推
共人言及莽狀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
非直鵬目虎吻亦且紫色蛙聲

○強作解事

會稽朱某以販茶鬻官皆呼爲茶官素不學偶於姻家
遇詞客印證今古談及宣尼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

子矣。又言馮婦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人，予聞久矣。近臨溪人姚京與村學究孫一經夏日納涼，頃之雲驟，孫曰：必有大風。姚詰之曰：夏雲多奇風，聞者腸斷。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太常雅樂，詔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樂師齋出大樂，首見錦瑟，指問何樂。夔方訝其正，樂不識樂器，既知爲瑟，乃令樂師曰：語云「鼓瑟」，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其議遂寢。

○公羊傳

廣陽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我語曰：好

公羊傳。後入見，今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遂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知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謂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近有村翁自炫兒聰明，習春秋經者。或問云：讀過左傳否？答曰：左傳未知，但聞其已讀右傳矣。蓋大學有右傳之幾章句，兒魯甚，朝夕溫誦，翁所習聞也。

○芝蔴通鑑

吳人韋政腹枵然，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中賣者以零殘通鑑裹包，一人頻買芝蔴，積至數葉，而以零殘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韻府羣玉秀才還只好趁夜航船，况芝蔴通鑑乎。

○祭文 策問

謠浪云：黃陂季生無學，好弄筆，求人文稿曰：文稿見未邦曰：來報見唾咳曰：垂亥，每于尺牘中用呵呵，稱醫家曰：國首簡藝曰：簡藝，租糧曰：相量，寫人號下又加尊號。

古今雜纂 卷第六

失記寫過已名，又書名具別幅，此等不可勝數，傳爲笑談。一日母死，托邑人段祺作堂祭文，段代爲言曰：某年月日，兒某舉亡母，慙就封某山，某不敢索文稿於人，謹寫某胸中所有而言曰：嗚呼，躬乘來報二十餘年，垂亥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淚如泉，方母病劇，國首難尋，倉忙舉事，簡藝殊深，大荒之後，相量少足，諸親俱在，無人不哭，尊號失記，母心如燭，各有姓名，具在別幅，必是此篇祭文，先堂方解，非戲筆也。

錢塘葉生少學識，有假作葉策題問云：孝經一序，義亦

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我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段而又何以起而過庭

乃知党進背得二句亦算虧他

○襲舊

唐陽滔在中書文皆抄襲時命制敕甚急而令史持庫鎔他適苦無舊本檢閱乃斷臆躍入得之時號爲斷臆舍人

觀斷臆辛苦方知近來懷挾蠅頭本兒之貴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勝寫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若再抄幾遍名姓當疊疊矣

○改制詞

唐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誰直宿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

既成詞中有國之環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環寶之示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令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行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

○判烏翎

唐靈昌尉梁士會官判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使使曰公大好判但烏翎太多會改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聞者笑之

○朱鞏一聯

南唐元宗會羣臣賦詩學士朱鞏短於韻語竟日不能終篇止進一聯又極鄙俚乃自炫曰好物不在多

○約法三章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讀者死文筆者刑商畧抵罪魏怡然而笑

無術部終

苦海部第七目錄

采石詩	同東集
盤門詩伯	自詫才華
陽俊之	崔泰之
盧延讓	包賀
高教曹	權龍襄 計二條
宋宗子	雪詩 計二條
李廷彥	詩僧
不韻詩 計二條	重複詩
王大夫	凝體
虞子匡戲詩	宋景文條史
嘲竊句 計六條	點金成錢
債筆	文當戒俗
書馬犬事	明堂款文
押韻 計二條	賦 計三條
經義	時蔬 計四條
評唐詩	前人詩文之病 計十六條
九字詩	

苦海部

子猶曰昔鄭光業兄弟遇人獻詞句有可哂者輒投一巨皮篋中號曰苦海宴會則取視以資諧戲大爲詞而足以資人之諧戲此詞便是天地間一種少不得語猶勝於塵腐蹈襲如楊升菴所謂雖布帛菽粟陳陳相因不可衣食也故余喜而採之而古詩之病經人指摘者亦附入之又以見巨皮箱中人人有分莫要輕易便張口笑人也集苦海第七

○采石詩

古今集

苦海部第七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咏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抔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同東集

悅生堂隨抄云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萃成帙劉從事爲序劉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旣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盤門詩伯

一說東坡題佛印像亦有
大杜小杜語疑卽此誤

萬曆初蘇州盤門外昆第二人忘其姓一號蘭溪一號
蘭洲爭以惡詩唱和高自矜許或作詩嘲之曰盤門城
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脉胸中全無半卷書紙上空
污數行墨浣花溪頭杜少陵潯陽江口李太白二公陰
靈猶未散終日在天字霹靂有朝頭上唔聲能英語獨
云响一
也打殺兩個直娘賊

○自詫才華

廣記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
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醢酒延之妻知其妄屢用
書今事案人告海部第七
泣諫其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

○陽俊之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
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
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存
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崔泰之

唐黃門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
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

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謂人曰作詩須有此真味
○盧延讓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
觸店門聞之句張潛每稱賞之又有賊猫臨鼠穴噉犬
祗魚砧為成汭所賞栗爆燒鹽破猫跳觸鼎翻為王建
所賞盧謂人曰平生謁盡公卿不意得力於狐狗猫鼠

○包賀

進士包賀作詩多巖鄙之句如苦竹筍抽青板子石櫛
樹挂小餅兒又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靱鞋又棹搖船掠
○高敖曹
高敖曹嘗為雜詩三首其一塋子地掘渠星宿天
隔壘堯張口卷席牀剝皮其二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
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其三桃生毛彈子松是
槌兒牆欹壁凸肚河凍水生皮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為

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五統諸公謝曰公有遠才塞曰不敢越韻而已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及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氣氤又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圓太子援筆爲贊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越韻而已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後追入獻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上太笑爲學士凡與諸學士賦詩輒令與焉

○宋宗子

哲宗朝有宗子好爲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關兩廂蛙翻白山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餒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人問其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歸於兩

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作鳳棲梧食餒頭未畢聞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接章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方欲灼艾有小內侍誦此詩笑極遂罷灸相傳登廁詩有板面尿流急坑深糞落遲句法似此

○雪詩

唐人有張打油作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底龜黃狗身上白狗身上腫

陸詩伯雪詩云寒雪拌洋芋柴米都長價板兒當柴燒嚇得牀兒怕又云玉皇大帝賣私鹽一個蘇州拖麪煎

又云不聞天上打羅槓滿地紛紛都是麪又云昨夜玉皇京詔到萬里江山都帶孝

陸詩伯曾咏枇杷樹云一株枇杷樹兩個大丫叉後韻未成吳鉞卷請續之曰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

陸搖首曰珠脂粉氣

○李廷彥

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上官中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廷彥曰實無此事

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謔云。何不言愛妾眠僧舍。宿道房。猶得保全兄弟。

○詩僧

郎中曹琰有僧以詩卷投謁。開首篇是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平吠狗兒肥。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淒。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坐中大笑。

○不韻詩

唐冀州參軍趙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

古今事類

苦海新集

六

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嘉靖間。有織造太監在杭州徵索不遂。爲詩云。朝廷差我到蘇州。府縣官員不理咱。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處不相逢。監司歎曰。好詩。答曰。雖不成詩。叶韻而已。

湖海搜奇云。謝兵馬之妻。爲牆壓死。楊天錫往弔。謝泣曰。寒荆正有孕。今死不成屍。奈何。楊曰。此所謂雖不成屍。壓孕而已。謝恚曰。我苦無極。尚爾作戲。語本此。

○重複詩

雍熙中。一詩伯作宿山房。卽事詩曰。一個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又咏老儒詩曰。秀才學伯是生員。好睡貪軒只愛眠。淡陋荒疎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

○王大夫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劍幹萬條槍。蘇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條竹竿。共一片葉也。又蘇嘗言看王大夫詩。難得不笑。

○李超無自嘲

古今事類

苦海新集

七

李超無逃儒歸墨。作詩自嘲云。漆湯呼賊禿。搖尾罵光郎。

○澀體

徐彥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闌爲鷗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饒溪。以弱狗爲丹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焱犢。後進效之。謂之澀體。

○虞子匡戲詩

嘉靖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借虞子匡一日遮一詩示

郎仁寶請商之仁寶三誦不知何題虞曰吾效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威雷速神威震坎隅退征逾趙地力關越秦驢踪匈奴頭戈殲鞋鞞驅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臬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

○宋景文脩史

宋景文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闕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不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改之

○嘲竊句

陳亞嘲竊古人詩句詩云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臣奈古人無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僧惠崇能讀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子第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潘邠老詩多犯老杜王直方云老杜復生須與潘十廝少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僊晏元獻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作戲有為義山者衣服破裂告人曰吾為館職諸公掃地以至如此坐者皆笑

剝取他人口珠是盜儒也如何止坐毀壞衣冠律

李義甫白燕詩云錢月為歌窮裁雲作舞承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秦強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

古今類集

苦海集第七

九

增二字為七言云生情錢月為歌窮出性裁雲作舞承照鑑自憐迴雪影東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活劉張昌齡生春郭正一

武太常郭御以水竹樓求劉楚雄為記其文曰洪漢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密雲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棋丁丁之巨細疾徐皆先生之靡弊飽絲也又曰覽承幅巾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全用王元之竹樓記中語有戲者曰昨夢一人峨冠博帶意甚不平曰我宋學士王禹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樓一座今被劉楚雄拆毀且將

樓中之物，一一竊去，問是何物，曰：楸枰一局，壺矢十二枝，文集十卷，璧水一槃，幅巾一頂，止遺囊琴一張，在焉。又問竊此何為？曰：都尉於太常水竹樓中，故不平也。

○點金成鐵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荆公改用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成鐵手也。

○倩筆

霄溪紀聞：湖州吳平山素不能詩，值座師王荆石公壽，試作八句，求同年沈公簡甫製制，沈用其韻，更製一首。

○復嫌於全華

復嫌於全華，始舉筆點其末二句而併歸之，吳大喜，謂沈所賞諱必佳，不思棄既書沈詩而并載已二句於末，遂為十句，重一韻，王公大笑。

平山名秀，魯而好學，一日止讀書七行，至晚猶不成。

誦必曉而自督，辛未會試，五策甚富，元馭猶訝其該。

博拔置首卷，而一詩乃不通，竅如此。

○文富成俗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請於公曰：貴非黃說，未。

審何時得賣生，萊公大笑易之。

○書馬犬事

歐陽公在翰林時，常與同院出遊，有奔馬驚，公曰：試書其一事，一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有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於道，相與一笑。

○明堂赦文

胡衡廬祖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注，准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

○胡廬二學士

胡廬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

○押韻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談諒字難押，梅於庭樹下以短筆畫地起草，日脯，梅賦先成，張季遐求視所押，以為師模，梅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自謙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梅曰：此韻難押，諸公且聽上坐，聽其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後，鳴拂其上。

因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鳴拂其上也
眾大笑出乾牒子

苗振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溫習苗曰豈有三十
年作老娘而倒綱孩兒者乎既試賦韻有王字振押云
幸土之濱莫非王不中選晏笑曰苗君竟倒綱孩兒矣
○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
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
懸揚攷覽而笑曰許大魚眼孔恁小又慶曆中試題為
古今事考 入 卷第七

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
歷階而升止餘六寸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言孔
子九尺六寸事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有一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
飾大人所變之皮又歐陽公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
賦有一卷云親茲貴者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褚歸應試作大舜善與人同破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
同於衆人見黜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灌對油筒宜其黜
落

○經義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
者為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為患者大矣凡盜賊姦淫
為過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踪跡幽
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
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
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為證之
意因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
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為笑而止

使宰我睡寐中驚出一身冷汗

○時義

陳白沙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
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題其破云物各
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
須等一等

張鰲山提學江北以馮婦善搏虎為題徐州一士云馮
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焉夫搏虎者
何扼其吭斬其頭剥其皮投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



不美哉

王荆湖學博譚及吳郡一士作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題
文中將九尺以長四寸以長分股又一士作二女果題
文中二股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
之奉替也聞者絕倒

乙卯王宗師按臨蘇州凡童生劣卷俱發回有一童
生作不占而已矣題文中二股柱云古之占者有鬼
谷先師其人焉今之占者有柳華岳其人焉衆共譁
笑旁有一人與此童相識深加歎惜衆問其故答云

古今類集

苦海部第七

十四

怪道某阿官不進學宋師是浙人怎知我蘇州有柳
華岳衆大笑○又一童居近齊門任蔣橋此橋以任
蔣二土地廟得名也題出任土地者次之童即以蔣
土地與任土地分主客二股

申于王云有作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題者
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
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簡健
他日作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破云魯俗類聖人雷
或又嫌其崛且晦須不長不短點切題而字眼方醒

人目他日又作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破云
紀聖人之鳥處甲之出頭而天之側頭者也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質於唐六如唐稱贊不已士又
再三求正唐曰細玩能近取三字不做覺偏枯些士嘿
然而去

○評唐詩

楊用脩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者
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
抵者瘋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
一積可乎

古今類集

苦海部第七

五

○前人詩文之病

簡文時費旭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殷芸詩有飄飄雲
母舟句帝大笑曰旭既不識其父芸又飄飄其母耶
許渾句中多用數字諺曰許渾千首淫又羅隱詩皆有
喜怒哀樂心志等語不離一身故以羅隱一生身為對
不若對以杜甫一生愁為優

楊盈川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
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號

爲點。鬼簿略。丞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爲算博士。李義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時號。禪祭魚。

王禹玉詩。多用珍寶黃金白玉爲對。時號至寶丹。有人云。詩能窮人。且強作富貴語。看如何。數日搜索。止得一聯。云。脰。脰。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巖。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是破船詩。李羣玉咏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鈞轡格磔聲。是

尤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通。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遇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南地多驢。故呼驢曰南子。

曹唐寓金陵佛寺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人謂之鬼詩。羅隱咏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人謂之女子詩。

釋貫休有咏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惟聞風水聲。梅聖俞曰。此患肝腎風也。又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曰。此是人家失却猫兒。

賈島有哭僧詩云。寫雷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殺一活和尚。

張祐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每呼爲問頭。詩祐曰。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耶。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孟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韓才莫如明皇。而孟老不識。竟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自絕。真盲子矣。荆公在朝日。與人爭新法。既罷。爭墩亦其性也。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經嫌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爲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瀛詩。

柳耆卿詞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呀曉風殘月。或戲

之曰楊柳畔曉風殘月此乃船公登瀛處耳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
惠聖之和子張問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
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
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古今詩話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
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
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

古今詩話

苦海部第七

六

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史稱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
按廣丈尺九畝乃五十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
餠耳此文章之病也

張文潛常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石軍方
熟眠謂湯燐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云公詩有獨
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洛陽伽藍記
有劉白墮善釀酒文潛曰白墮既是人何以言傾子瞻
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
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得當時文潛有僕曹其失

去酒器子瞻笑曰公且先去理會曹家那漢却來此罰
廝魔滿座大笑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
軍士寫禮帖云醋浸曹公一髯湯燐右軍兩隻見者
大笑

○九字詩附

中峰和尚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
口小艇滾入沙灘切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
暗上書窗敲虛簷元稹梅花詩天將花玉國艷殿春色
斜照水樓先梅

古今詩話

苦海部第七

十九

詩非不佳然自一畫以添至於四言五言七言極矣
復九之必且十一十三以至無窮如吳中之急口山
歌而後已故附於笑末以爲文勝之戒

苦海部終

不韻部第八目錄

汗臭漢	不沈郎
三鹿郡公	都憲弄鳥
馬上食餅	決文宣王亞聖
縛詩人	役長史
沈周	毀茶論
碑禍 <small>計二條</small>	花仇 <small>計二條</small>
刮几 墨壁	方竹杖
研眼	鳴鸞
快半	白鷗脯
金魚	謝靈運鬚
國公詩	党進畫真
高太監	五馬行春圖
障麗	種珠
銀靴	黑牡丹
大廳勝寺	僧拒客
陳叔陵	俗識
俗禮	方三拜

穰史	楊安國進講
誌文	判帶帽語
宣水	于顯國表
元世祖定刑	管子治齊
七世廟諱	蜀先主
諱衣	厠壽
效顰 <small>計三條</small>	擬古人名字
媚猪	相婆
瓜戰	鍛王屠宰
別號	印章

不韻部

子猶曰語韻則美於聽事韻則美於傳然韻亦有風根不然者雖復吞灰百斛洗胃滌腸求一語一事之幾乎韻不得矣山谷常嘲一村吏云濁氣撲不散清風倒射回此猶寫貌未盡傳神極其伎倆直欲令造化小兒羞澀何止風伯避塵已也集不韻第八

○汗臭漢

余靖不事脩飾作諫百日因賜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不洗脚

北史陰子春身服垢汗脚常數年不洗云洗輒失財敗事婦甚惡之曾勸令一洗不久值梁州之敗謂洗脚所致大恨婦遂終身不洗

閭門市居往來紛沓泥水蹂踐積成塊壘俗呼長墩去之敗家任其崎嶇終不敢動子春長墩乃在脚底

○三鹿郡公

袁利見性麤疎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

○都憲弄鳥

胡少保宗憲素自負嫪毒之具醉後輒欹坐肩輿中以手摩之東西溺昇夫及從官肩咸掩目而笑胡故自若弄自家鳥強如呵別人脾但不雅觀耳

○馬上食餅

張衡由令史至三品已團甲退朝於路傍見蒸餅新熟遂買得於馬上食之爲御史彈奏竟落甲向聞二卵棄將今見一餅失官若在晉人反爲任誕

○決文宣王亞聖

嶺南志廣南際海郡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預署二書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卽判云文宣王亞聖各決若干書吏豈勝於有若禮拜且不雅况先以決杖乎

按唐史南中小郡多無綱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

陪位昭宗卽位柳韜爲宣告使至一州有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到差遣偏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絕倒

又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者問前任何職答曰屬教坊作西方獅子左脚三十年亦可笑

○縛詩人

皇明世說滕縣楊懋忠涉學好爲詩不得意於諸生棄去遍遊名山還過瑯琊捕盜指揮以爲盜執之楊乞紙筆自供因題一詩內有曾向陳編竊語言之句指揮不通文問曰陳編是汝縣中人耶楊曰否是被盜者指揮大喜執送兵備見其詩大相知賞叱出指揮解楊縛延上坐與論詩竟日既出指揮來謝罪楊曰不因公何以受知兵憲但如此薦法令人一時難堪耳

綠林豪客能知李涉詩名巡風指揮翻執詩人爲盜

○役長史

吳長史覆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誤以公名報今不知懸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聞大愧

○沈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畫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硃票拘之沈至命立廬下獻技沈乃爲焚琴煮鶴圖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其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以質之從者則硃票

所拘之人也守大慚恨踵門謝過焉

崑人時大彬善陶製小茶壺極精雅或薦之崑令善其製索之恨少乃拘之一室責取三百具竟以憤死近徵人程君房亦以工墨殺身論者惜焉余謂凡一技成名者皆天下聰明人乾坤靈氣所鍾當路便當愛惜而保全之若造此惡業必永斷慧根矣

○毀茶論

陸羽嗜茶著茶經三篇李季卿至江南有薦羽者召羽煮茶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命數子取錢三十文相酬羽愧甚著毀茶論

吳僧文了善烹茶丁建荆南高保勉白於季興惡置紫雲菴日試其茶二保勉父子呼爲湯神奏授定水大師土人目爲乳妹一茶之遇不遇如此

○碑禍

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爲碑至明八百餘年爲林煥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林公豈欲使頑石講學耶夫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

代甄覽有縣尉叩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

此縣尉定是韻士惜史逸其名

○花譬

唐韓弘罷宣武節度歸長安私第有牡丹雜花命刪去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

楊州瓊花天下無雙煬帝特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帝怒乃杖八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

晉天王土何必金陵遭性受辱失此良種惜不遇花太醫爲花神洗瘡止痛耳

古今事考

不圖窮事八

五

○剖兀 聖壁

左義之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樞兀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往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剖括都盡

書法開在几上使門生如何模倣削之良是

玄覽禪師性僻住荊州陟岵寺張躁於壁間畫古松樓戴爲贊衛象爲賦覽師怒曰何疥吾壁命加聖焉

寺中畱一古跡便起後人遊覽之端貽擾不淺這和尚有遠識

○○方竹杖

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以方竹杖一贈焉方竹杖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嶺四面對出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問曰竹兄無恙否僧曰至今寶藏公請出觀之則老僧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故當時曾有詩云削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杖取扶衰圓以便握但不知此僧豈少一圓竹而費此工作爲也大愚大愚

○硯眼

古今事考

不圖窮事八

六

吳郡陸公廬峰侯遷京師嘗於市遇一佳硯議價未定既還邸使門人某者往以一金易歸訝其不類某堅辯其是公曰前硯有鸛鵲眼今何無之答曰某嫌其微凸偶值石工甚便幸有餘銀已倩爲平之矣公大惋惜

○○鳴鶯

會稽有姥養一鶯善鳴右軍求市不得遂攜親友就觀姥聞義之至烹鶯以待右軍歎惜彌日

○○快牛

王愷有快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

我射不如卿。今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爵便去。

彼以爲豪。我以爲俗。

○白鷗脯

張泌陳喬之子。秋晚竝遊玄武湖。時羣鷗遊泛。泌子曰。一軸內本瀟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以作脯否。衆謂張泌子半莖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子由是有陳一堆及白鷗脯之號。

○金魚

金魚有九尾狐及紫袍玉帶種種之異。文房畜爲清玩。價亦不廉。或以一盆贈張幼子。張轉以贈守公。他日守公謂張曰。前惠魚。但笑觀耳。味殊淡。蓋守北人已將魚付羹下也。張但唯唯而已。

○謝靈運鬚

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垣寺維摩詰像鬚。唐中宗時。安樂公主端午鬪草。欲廣其物。馳驛取之。又恐爲

他所得。乃剪棄其餘。

○國公詩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李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爲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卽緘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若使吳公選漢文。定須檢衛霍著作。儻選唐詩。又恐尉遲公不善韻語。如何。

○史道畫真

史道令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語。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睛。畫將軍須作虎勢。

○高太監

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上有空左隆曰。好。更須添畫一箇三戰呂布。

○五馬行春圖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一太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

隨耶。沈知之。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奈綳短。止畫前。三對守喜曰。今亦足矣。

既畫轎前三對頭踏。便須畫衙中千兩黃金。不然總是。不。像。

○障簾

祖約好財。客詣祖。見方料視財物。因客至。屏當未盡。飾兩小簾置背後。以身障之。張與客語。

自知不雅。尚有晉人習氣。若今則恬不知愧矣。

○種珠

陳壽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屏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布土壤之間。若種蔬狀。記顯簡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種珠尚未得法。須用絞人淚作糞灌之。方妙。

○銀靴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深所親幸。每日我富貴。為爾置銀靴。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觔。以代

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黑牡丹

晚唐時。京師春遊。以牡丹為勝賞。有富人劉訓。邀客賞花。客至。見其門繫水牛。累百。笑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大廳勝寺

李約每於庶人。前稱金陵招隱寺標致。庶人既宴寺中。明日謂曰。子嘗稱招隱。昨日遊宴。何如。中州綽曰。某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綠物裹。覆屋泥。塵池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僧推客

宋吳荆溪云。往歲江行。風阻。與友生沿野步。穿嶺而下。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視客來。皆扃戶。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踰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竊意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無喜容。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曉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指揮侍輩。欲掩關少靜耳。遂不辭而出。寺有如此僧。不如大廳省氣。

○陳叔陵

陳始興王叔陵性不好臥不飲酒惟多置殺菰晝夜食噉又好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朗誦揚揚自若

○俗識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設祭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難了之識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絳代之謂之叨冒鄙俗可笑

今南都鄉試前一日居亭主必煮蹄爲餉取熟蹄之

古今事考 不顯部第八

三

議也又錫邑呼中字如粽音凡大試則親友贈筆及定勝糕米粽各一盒祝曰筆定糕粽○又宗師歲考前一日往往有禱於關聖者或置等子一件於神前謂之一等其祝文云伏願瞋睡膝高把規矩而不捉糊塗宗主尾文章而亂圈更可笑

○俗禮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韓魏公自樞密歸鄉起一姻家禮席偶筵中有荔枝欲啗白席者遽唱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公憎其饒舌因置不

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放荔枝矣請衆客放下荔枝

俗禮方各不同總非雅士所宜也洪武中翰林應奉唐肅常侍膳食訖供筯致恭帝問何禮對云臣少習俗禮帝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聖主作用真快心哉

○方三拜

詩人方干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

○穢史

古今事考 不顯部第八

三

則天荒淫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欲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祥云陽道壯偉過於懷義昨欲自進堪充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言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舊唐書薛肅載斯語當時君臣薦進獻納如此

○楊安國進講

楊安國言動鄙朴嘗侍講仁宗一日講一簞食一瓢飲乃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籩粟米飯一葫蘆漿水

又講自行束脩以上一章，遂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帝哂之。」

本是箇村學究，差排做大講官。

○誌文

胡衛道三子，孟名寬，仲名定，季名石。衛道妻亡，俾友作誌。友直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石，讀者掩鼻。」

昔白敏中以姓廢，堦胡夫人當以名廢誌矣。曰：敏中以進士侯溫爲堦妻，盧曰：已姓白，復堦侯人必呼白侯矣，乃止。

○判帶帽語

言本集

不謂部第八

十三

祝氏猥談云：一守禁帶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圍。」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圍邊。」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丁謂判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郡守邢公判重造郡門鼓狀云：「務須繫網密釘，晴雨同聲，皆爲時所稱。」此公但以不對偶爲簡，是未知簡而文也。

○宣水

石曼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

不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余寓麻城時，或呼金華酒爲金酒，余笑曰：「然則貴縣之狗亦當呼麻狗矣。」坐客有臉麻者，相視一笑。○今村子言吹簫，必曰：「品簫。」言彈琴，必曰：「操琴。」言看棋，必曰：「下棋。」言踢毬，必曰：「蹴毬。」務學雅言，反呈俗態。

○于闐國表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王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

言本集

不謂部第八

十四

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羅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阿舅大官家。

阿舅本單于漢天子，我丈人行語來，又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則夷俗以知文法爲尊矣。

○元世祖定刑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

天地皇帝三箇大人情止饒三板執杖者可謂

管子治齊

管子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此爲脂粉錢之始可憐可憐

七世廟諱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也因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皆掩口

蜀先主

古今笑

不謂部第八

十五

墨憨齋

蜀先主起自利閬親騎軍各有名號顧夔戲造武舉牒謂侍郎李叱叱下進士及第三十餘人姜癩子張打胸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郝牛屎陳波斯羅蠻子等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一時傳以爲笑

譚衣

史諱錄穆宗以玄絹白書素紗墨書爲衣服賜承幸官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譚衣至廣平中猶有存者

廁等

有客謂胡元瑞曰常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

代紙疎可嘔噦胡笑曰安平唐之博陵爲所產也客曰大家閨秀或未必然胡因歷引古用廁等事且三三與瓦礫等吾能不爲驚驚要處掩鼻客大笑

效翠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其中一角墊而折其後學者着冠乃故折其一角以爲林宗巾

潘岳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榮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古今笑

不謂部第八

十六

墨憨齋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婦人爭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謝安能爲洛下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時名流愛其詠或掩鼻而效之

苟非安石鮮不以爲近於侮矣

擬古人名字

東丹國長子奔唐賜姓李名華頗習詩文甚慕白居易思配擬之每通名刺曰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

樂天初至京師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觀姓名熟視曰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亦何難。夫李華本欲擬白，而白居自易，黃居自難，乃自作供狀耳。○唐又有李姓者，作姑孰十詠，自比太白，遂號李赤，後爲廁鬼所惑，死於廁。

○媚豬

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脂，而慧黠，鋹愛之，賜號媚豬。豬而曰媚，可笑甚矣。寧庶人所嬖幸妃，名趣妃，言有趣之妃也，名亦不雅。趣妃後爲劉狀元所所得

○相婆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一日路遇和甫，公入編戶家避之。老嫗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綫，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笑而受之。名曰相婆

○瓜戰

晉人喜鬪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雪上瓜，各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視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堪戰，瓜則俗矣。蔡君安夏日會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食一片，如此名瓜戰，便不俗。

○鍛工屠宰

楊升菴云：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峰子，一屠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傳以爲笑。

○別號

猥談云：道號別稱，古人間自需懷，非爲敬名設也。今則無人不號矣。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向見一婆媼，自稱冰壺老，攬則婦人亦有號矣。又嘉興女郎朱氏，能詩，自號靜菴，見說聽，又江西一令，諷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傍一胥云：守愚其號也。

挑燈集異云：無錫一人同客啜茶，見一婢抱一幼兒出，其人卽棄茶拱立，客問故，曰：所抱乃梅廳家叔也。然則孩提亦有號矣。

○印章

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上寵有桂廷珪爲達門客，乃私鐫印章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爲洗馬江朝宗壻，而棠亦有印章云：翰苑東牀。一時傳賞，可爲的對。

癖嗜部第九目錄

茶	計三條	耽飲	計六條
善飲	計二條	食憲章	
措大言志		善喫	計四條
王弼州朝野異聞	計六條	徐肺沈脾	
瓜豎	計一	脯腊	
嗽梅		食性異常	計二條
好睡	計四條	書	
墨癖		喫墨看茶	
好草聖		蘭亭癖	計二條
蕭字		王略帖	
碑癖	計二條	畫	
好古		古銅器	
吟癖	計二條	弄葫蘆	
愛牡丹李浪仙詩		好唱	
好音樂	計二條	羯鼓	
琵琶		毬	
奕	計二條	雙陸	

好獵		禽癖	
狗馬		花癖	計二條
竹		蕉	
松		石	計二條
香		浴	
雜妓		眉癖	
好外	計二條	好談	
好客		譽人癖	
好好先生		好佛	
好施	計二條	富貴癖	計三條
驢鳴		愛醜	計二條
好脚臭		笑癖	哭癖

癖嗜部

子猶曰耳目口體之情大致相似也蓋自水厄可畏
酪奴不尊而茶冤矣故先茶而飲以歡之而食以充
之而寢以息之於是乎書畫金石以清其玩吟詠謳
歌以暢其懷博奕田獵以逞其欲花木竹石以寫其
趣迨香水雜陳內外畢具而座客之談諧其可少乎
凡此非富貴不辦而佞佛布施正為生生世世富貴
地耳然而天授既殊情緣亦異盈縮愛憎自然之岐
也卿且甘帶鴟鴞嗜鼠甲葉乙收孰正唐陸哭笑之

是井集癖嗜第九

茶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往候必
云今日有水厄

王肅喜茗一飲一斗人號渴厄

盧廷璧嗜茶成癖號茶巷嘗蓄元僧詎可庭茶具十事
時具承冠拜之

○ 耽飲

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

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已知為吏部郎方釋焉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過
飲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吾不能自禁惟當誓
鬼神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
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飲
酒御肉頽然復醉

鴻臚卿孔羣好酒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
米不了麴蘖事王丞相勸使節飲曰不見酒家覆甕布
日月靡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是井集癖嗜第九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道杜曰君
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語意同此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仕臨卒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
側庶百年之後化為土幸見取為酒壺實復我心矣

艾子好飲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袖豬臟置噉中指示
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其何以生艾子
熟視笑曰唐三藏尚活况四耶

汝南王璉取雲夢石甕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
沈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亭州李氏種菊數百本通縣莫敵人稱為菊帝
好對釀王

○善飲

大司馬彭公澤善飲偶訪郭武定問侯今年釀若何
郭曰小勝且曰幸尚早能小嘗否曰可延之側室尚不
肯脫衣曰主人不堪酬酢郭曰適有張秀才量似可然
何足以當鉅公彭笑曰不妨請見之使侍坐取兩銀舟
相對鮭炙蔬果以漸羅列酒十餘行解帶脫衣曰進部
尚可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行曰部幸鮮事可無進矣

○今事類

卷九

三

轟對無算至暮其腹曰酒太甘當以燒酒送之張謝
不任乃命取前酒沃張而自舉燒酒復十觥始去

曾公榮偉儀雄幹善飲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
之密使人圍其腹作執桶置廳事後乃邀公飲如其飲
器注桶中竟日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
半具饗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公歸亟呼
家人設酒勞舉諫公取觴復大酌諫皆醉去公方就寢

○食憲章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

珍館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為食憲章

○措大言志

東坡云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曰我平生不足惟飯與
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若
我喫了又喫何暇復睡

○善啖

山濤酒後餽啜折筋不休

癸辛雜志趙相溫叔健啖致仕日召一士人同食各啖
若干臨別士人腰間有聲疑其腹裂問之云平生苦饑

○今事類

卷九

四

以帶束之適蒙賜飽不覺帶斷非有他也宋太祖賜列

歸田錄張齊賢每食肥肉數觔嘗小惡欲服天壽院黑

神丸常人服不過一九公命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

胡餅而啖之及罷相知安州與客食廚吏置一大桶稱

視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滿桶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知齒之

妨物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
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觔謝

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扶之，因不得裝蔭，後家不給食，餛頭又食煨茄，俱成糲以充饑。

○王介州朝野異聞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遇毛尚書伯溫舟謁之，請小冷，毛曰：公得無饑否？即呼具小點心來。侍者捧大漆盤四，其二盤裝炙鷄、鷄皆大樹，其二盤裝餛頭，如盤大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筋以手掇之。二銀盤飛酒，長酸太醲，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暮，惓然別曰：公大器也，迨宅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八座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陪二大白不醉。

秦晉諸公多長大，善飲，啖王端毅公，恕年九十餘，每晨起進食，半羊犬豕肉，或雞鳧之類。三大盤，盤可一二觔，熟菜一大盤，麪餅二盤，各堆高筋，許清酒三大盤，盤可盛二升，飲啖至盡，起摩腹徐行，周還約二里所，復坐讀書，以爲恒。至九十三，一日食減，三盤麪省可一盤，亭午而逝。楊襄毅公博，每啖麪，一既輒兩舉筋，凡十六舉筋而罄，八既大虜深入，人人惴恐，公時在部覆疏，遺間甫

畢，食肥肉三觔許，包子三十，酒數九，飯大，極其息如雷。人服其器量，其後陽城王太宰國光、蒲州王太司馬崇古皆長七尺餘，啖尤偉，太宰切白肉作大齋，猶以爲薄，夾進之一，進必百，飲必三斗，大醉後苦熱不能升，公座啖巨柿四十，頃刻都盡。

王令賜緩言其鄉有令張者，善飲，啖居恒不能快意，一日隣有驢斃，其值輕，張使買之，烹適熟，而女弟之婿至，亦以善啖名，邀使共飯，婿知爲驢肉也，辭以飯後，俄頃肉至，凡兩大盤，盤各可十餘觔，胡餅各百餘，蒜葱醃醬各具，用手撮之，頃刻俱盡，視婿啖得半而止，笑曰：果飯後耶？何屏也？爲汝代之，即以手掇啖，復盡，舉濁酒兩斗許，起拊腹曰：今日始得一飽，宗戚間有呼張飯者，必先延之別室，麪與肉如式，而後出，與客酌，醉尚兼數人，不然，終竟去矣。每烹肉不令過熟，曰：過熟安用我，脾爲指其腹，此不堪一大釜耶。

嘉靖間，河南有開副使者官山東，分巡海右，亦以善飲，啖開嘗按部至萊州，而怒其邑令，叱供饋出，萊守其鄉人，知內廚之不足供也，入白有北麪一斗，侑以肉十觔。

酒一甌不知可用否。開曰：佳耳。既閉門進宿，食噉之，不飽。使宰夫以守所饋麪肉作水角，亟熟，亟進，不能供。悉出隸人佐之，不移晷與酒俱盡。次日謝守曰：微公幾爲若敖之餒矣。又一日，宴於鄉薦紳家，其家善事，饌開，醉飽甚暢。歸，忽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如何？問厨有餘米否，量之得五斗，悉使作飯，噉至盡而後就枕。

吾家兄名世芳者，仕至廣東提學副使，其噉肉食可立盡十餘器。每進楊梅櫻桃柑橘，必以十觔爲度，而不見核之吐，人或怪之，笑曰：更吐核得幾許？

王翰林銓

癸卯年九月

七

王翰林銓，魁岬美姿，善飲，自云平生唯三飽：嘗歸家外家享之，極水陸之腴，其使朝鮮噉芻豢，皆殺蒸體，史成宴奉天殿。上知其善噉，盡撤御膳賜之，後有不合拂衣歸。既家漸隘，乃炙螺螄，燒紫茄配飯，亦必滿一鍋。嘉定人王全以氣豪一鄉，徒步創妻塘鎮，人稱之，每食以一豬首一鷄佐飯，尚不能飽，偶饑過其弟，煮白雞子四十食之，云僅能小支胃口而已。使置腹中，當何所着？余及見許孝廉備我，亦善噉，嘗往妻家稱壽，留酌，許呼饌，妻之母曰：他物未熟，室中有冷結麪，少加鹽鹽。

原缺第八、九葉

問其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市中兒爭覓蟲以獻，皆蟻而生，嚼之，其蟲之細小者，輒浸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亦爪痒痒，蛻蜥蜴鬚髯之際，觀者驚怖，異人飲噉似有滋味。嘗云：蝎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味，又次於蝎。蜘蛛則小者爲貴，諸蟲惟蟻不可多食，多食悶人。

○好睡

夏侯隱登山渡水，亦閉目笑睡，人謂睡仙。

相傳文五峰先生亦然，每街市遇欲睡，輒以手憑重。

子肩曰

好扶持緩行

十一

子肩曰：好扶持緩行，雙足不停，鼾聲已如雷矣。

冠朝一常事，陳希夷得睡之睡略，郡南劉垂範往讀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聲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冠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諸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云：卽此是。

李愚欲作蝶菴，以莊周爲第一祖，陳搏配食，則冠朝一亦應在十哲之列。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着。

乃一展轉云君幾何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棋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先自有輸贏着後並無一物

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座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張東海作睡丞記

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廬無夕陽

○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碗

○墨癖

李公澤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懸墨滿堂

○喫墨看茶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嗜墨汁蔡君謨晚年多病不能飲茶惟日烹把玩喫墨看茶事屬可笑

○好艸聖

張丞相好艸聖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悲曰何不蚤問

○蘭亭癖

僧永禪師有三寶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後傳弟子辨才寶護倍至唐太宗令人誑得其書辨才曰第一寶既亡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促龜傷其一足

明良記云善權居吉祥巷一久被火衣鉢悉無所願

○書癖

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或言事與此類子猶曰和尚畱得貴人篇章在何愁衣鉢

趙子固趙孟堅字子有米顛之癖效米作書畫船嘗從

雲川余壽翁所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喜甚乘夜回棹

至昇山風起舟覆行李俱淪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

手持楔帖示人曰蘭亭已在餘不足問

○蕭字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於壁李約見而愛之自江淮竭產致歸洛中扁於小亭號曰蕭齋

○王畧帖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碑癖

孫何好古文爲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王錫甚慕秦漢碑刻往往節口腹之奉以事之一日語

○畫

共遊者曰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衆問此何代碑王不能答一客曰我知之王欣然就問客曰此名沒字碑衆一笑而散

唐趙崇凝重清介樸質堂堂不爲文章時號沒字碑

後唐丞相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饒亦號沒字碑

○畫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第惟積粟泉清士常鄙之曾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第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視兄驚歎曰

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批平

○好古

彭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以書召贖乃時一驢以一黥挾其布囊囊皆封紵親知相慶曰可脫凍餒之厄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旣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冊葉一巨束餘無所有

楊茂謙曰旣是錯喚回來只應仍趕出去

○古銅器

張文潛嘗言遊時印書盛行需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哀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奇之癖一見喜甚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侑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遂返其家其妻方悅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鏗鏘有聲問得其實乃嘗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夫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

○吟癖

楊處士朴性癖嘗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牀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

賈島初赴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已欲改推字爲敲商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引手作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尚爲手勢推敲未已愈問知之爲定敲字又島騎驢天衢得落葉滿長安句屬對未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

○吟癖

島不善程試每巡鋪告人曰原夫之類告乞一聯原夫者賦中轉起字也今人欲事事求工適足笑耳

○弄葫蘆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愛杜甫賈浪仙詩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頓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李洞慕賈浪仙詩鑄銅像事之如神常念賈島佛

○好唱

宋之慈爲連州參軍好唱歌有陳希古者庸人也倩之慈教婢歌欣然就之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牕和焉

○好音樂

唐莊宗自言一日不聞樂則飲食都不美方暴怒輟管左右一聞樂聲怡然自適萬事都忘焉又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

韓持國患暑使羣婢交扇猶云不堪乃使作曼聲不覺以手按拍都忘其熱

○羯鼓

明皇好羯鼓不好聽琴有奏琴者弄未畢上叱去遽召花奴取我羯鼓來爲我解穢王于汝陽王

○琵琶

范德孺喜琵琶每就寢必需繁絃乃寐

○毬

唐僖宗善擊毬謂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舉定作狀元野豬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未免駁放上大笑

園社中有鍊腿之語、自僖宗始、見類說

○奕

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一觀、便忻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志矣

鄭介夫名俠、自號一拂居士、好奕棋、遇客必強之、有辭不能者、則畱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出陸放翁

渭南

金華集

卷第九

七

林逋曰、世間事皆能惟不能擔糞與着棋爾、此又惡奕之已甚者

○雙陸

潘彥好雙陸、生平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手抱局、口銜骰子、飄泊二日夜、方抵岨、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吾鄉有劉翁好酒、嘗與客渡江、值厲風、舟欲顛覆、衆皆慌錯、翁抱持酒甕、默然不言、既泊、問其故、答曰、死生命耳、若翻甕失酒、此際何以遣懷、潘彥之見亦猶

是也

○好獵

齊王元吉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李衛公第客師、喜馳獵、所居處鳥鵲皆識之、從而翔噪、人謂之鳥賊

○禽癖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馮哀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鶯鵲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金華集

卷第九

八

俞華麓大夫有一語、鳥親爲飲食之、鳥病、卜當死、晨起誦經、禮大士以禳之、是夕果愈

○狗馬

齊切主性愛狗馬之屬、馬則藉以馳驅、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犬則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闕雞亦號開府

始皇封松五大夫、武后封栢五品大夫、道君封石鰲、固侯、至狗馬有封號、而爵祿不足榮矣

唐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盞度
不可得乃以愛姬柳葉換之人謂張籍花淫

吳越錢仁傑酷好種花人號花精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竹

李衛公守北都。推童于室。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蕉

古今圖書集成

木部第九

法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惟喜芭蕉凡軒牕館宇咸種之時
稱純節爲蕉迷

○松

海虞孫齊之手植一松珍護特至池館業屬他姓獨松不肯入券與隣家賣漿者約歲以千錢爲贈祈開壁間一小牖時時携壺茗往從牖間窺松或松有枯鬚輒假道主人親往檢滌畢便去後其子州判贊養志亟復其業

王山人稱登贈孫有賣宅畱松樹開門借酒家之句

○挽歌癖
松癖

晉袁山松好作挽歌每出遊令左右唱之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
○
石

米元章守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馬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付公那得終日弄石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瓊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落以示楊曰此石何如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峰層巒奇巧又廉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

10

天
清
郭
第
沈

律

袁石公曰陶之菊林之蘂米之石非愛菊擇與石也
皆吾愛吾也

僧教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

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每晨起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畢之
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郁然滿室時人謂之梅香

梅香猶勝銅臭○盛文肅豐肌大腹丁昔公疎瘦如削梅詢性愛焚香資文資不喜脩飾經年不浴時人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

○浴

何脩之一日洗浴十數過猶恨不足時人謂之水瀦

宋資政滿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浴

浴小沐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類面而已大洗面三

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蹠而

大濯足三易湯膝股及焉小沐浴湯用三觥人用五

六次沐浴湯用五觥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

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

○雜妓

楊玉山松之商人也性喜雜妓其丹帕積至數十

帳號百喜帳

○屑癖

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每日作一

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有屑癖若是可作百

眉圖更假以年歲當率同志爲脩屑史矣有他宅眷不

喜瑩者謗之以爲膠煤變相

○好外

俞大夫華麓有好外癖嘗擬作疏奏上帝欲使童子後

庭誕育可廢婦人其爲孝廉時悅一豪貴家歌兒與其

主無生平不欲令知每侵晨匿一廁中俟其出後生人

稍覺乃邀歡竟留三日主矢曰不謂傾蓋之知頓與

蘭之臭俞笑曰恨如蘭之臭從廁中來耳

俞君宜於妓中愛劇小二於優童愛小徐嘗言得一

小工美甚可廢婦人得一小徐天下可廢女子語來

太夫家教來

陝西車御史梁按部某州見拽轎小童愛之至州命易

門子吏目以無應車曰如途中拽轎小童亦可吏目又

以小童乃遞還所夫驛丞讀其意進言曰小童曾供役

上官竟以易之強景明戲作拽轎行云拽轎拽轎彼狡

童今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曉好箇驛丞知道

○好談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

所與遊亦不盡擇談諧放蕩各盡其意有不能談者則

強之使說鬼武辭無者則曰姑妄言之

華文脩曰英雄不得志直以說鬼消其說悲夫

○好客

元盛時江右胡存齋參政好客每虞閣人不通刺若在家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採望惟恐不至

○學人癖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金加露接人人有悅色惟

○臨海人任顯及數胡人未洽公徐顧任云自君之出臨

海不復有人矣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座金歎蘭閣胡語

要卷之辨

○好好先生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稱好好先生本此

○好佛

李後主酷好浮屠嘗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經僧或犯姦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三萬拜也情願○張子正宦遊紀聞云雲南之商

番國俗尚釋教人有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髮為僧便貰其罪今諺云聞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皆番僧之語流於中國也

○好施

豆盧珣好施既為宰相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每出襁褓盈路近日都御史

李相廷機好施在禮部日每至部丐者攀輿接路李不

覺色喜對僚佐強作不堪狀楚人吳化為耶進曰老先

○富貴癖

楊宣懿察之母能文而教子甚嚴察省試房心為首察第二母睡未起聞報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後廷對果魁天下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子舍時陸山夫人以夫不獲

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其○後○科○隆○山○亦○登○第○

盧○思○道○歷○事○周○齊○既○入○隋○偶○與○賓○客○日○中○立○內○史○林○德○林○謂○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驢鳴

王○粲○好○驢○鳴○將○蘇○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作○一○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畢○至○孫○子○荆○後○來○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之○體○似○真○聲○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

以悅之

謝○在○杭○口○驢○鳴○又○何○可○悅○而○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

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愛醜

呂○氏○春○秋○陳○有○醜○人○名○敦○洽○龐○眉○權○頸○廣○眼○垂○肩○唇○薄○鼻○昂○皮○膚○皴○黑○陳○侯○悅○之○外○使○洽○國○內○使○制○身○後○爲○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

則○天○時○兵○部○郎○先○前○疑○貌○醜○有○美○妻○不○愛○洽○中○西○門○酒○坊○有○婢○奇○醜○蓬○頭○垢○面○偃○肩○凸○腹○前○疑○大○悅○之○殆○忘○寢○

食○一○人○嘲○曰○宿○癩○蒙○愛○信○哉○一○人○笑○曰○雲○龍○風○虎○類○也○

○好脚臭

吳○中○岳○乙○喜○聞○脚○臭○嘗○值○宴○集○忽○不○見○或○曰○彼○非○逃○酒○者○殆○必○有○故○今○人○偵○之○則○道○傍○有○行○客○方○企○息○理○脚○纏○穢○氣○蒸○蒸○是○人○低○回○留○之○不○去○

○笑癖 哭癖

陸○士○龍○雲○有○笑○癖○嘗○着○衰○絰○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落○水○幾○死○嘗○謂○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衰○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

古今雜集

海曙部第九

三

唐○衡○應○進○士○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覃○宴○衛○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

華○文○脩○曰○令○唐○陸○相○遇○一○哭○一○笑○必○有○一○段○絕○異○光○

景

許○伯○哭○世○迂○也○然○其○題○目○大○阮○籍○哭○途○狂○也○然○其○意○趣○遠○至○唐○繼○直○自○傷○不○過○而○已○真○所○謂○一○哭○不○如○一○哭○
前通詩集卷三善用哭字第一是陸岳哭途水第二是陸岳哭途水第三是陸岳哭途水第四是陸岳哭途水

不如
一哭

嗜癖部 終

古今圖書集成

人部 第九

走

越情部 第十目 錄

不畏勢

不佞神佛

計三條

不畏雷

計二條

不畏鬼怪

計六條

不近內

不戀色

不愛錢

計二條

不愛古玩

計二條

好友

不苟察

不問射牛

不投侮毀

計九條

樂

贈菊

薦馬巴者

不責僮婢

計二條

不責盜

計六條

古今圖書集成

越情部 目錄

二

不畏劫賊

不怕死

計二條

越情部

子猶曰天下莫靈於鬼神莫威於雷電莫重於生死莫難忍於氣莫難捨於財而一當權勢所在便如鬼如神如雷如電捨財忍氣甚者不惜捐性命以奉之矣人情之蔽無甚於此故余以不畏勢爲首而次第集爲越情第十

○不畏勢

况鍾謁一勢閹拜下不答斂揖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且長揖

古今譚庫

越情部第十

應攢守常州偕他郡守謁御史檣居中獨遵憲綱不跪他日御史見之指曰此山字太守也

○不佞神佛

彭脊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僞伴梵刹見佛卽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子猶曰一是遠者之言一是長者之言

紹興王元章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

則斫神像爇之一鄰家事神惟謹遇元章毀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歲無恙而鄰之妻孥時病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彼屢毀神神不責吾輒爲新之神反不我祐何也巫者作怒曰汝不置像像何從而爇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不畏雷

夏侯玄倚柱讀書時暴雷霹靂破所倚柱衣服俱焦玄

古今譚庫

越情部第十

神色不異讀書如故世說謝安亦然

小人全要畏雷不畏者其心放君子要不畏雷不畏者其神全元四明陳子樞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其几陳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樞之臂亦不換矣做事須有此等骨力

齊神武道逢雷雨前有浮圖一所使薛孤延視之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圖薛大聲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及還鬚髮皆焦

○不畏鬼怪

稽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慘黑，單衣草帶，稽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卑單衣，平上憤去之，咫尺，侃徐視，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而退。」

唐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慙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

古今事類

卷一百一十

三

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鵲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鵲盡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北城於驛，即憩宿，薄晚，呼索熱水，即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覆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爲揭之，乃枯骨耳。」趙略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家豈無人知使，要汝怪鬼何用？」叱使去。

吳邑荻扁王君錡，嘗臥齋中，夜將半，有鬼嘯於前，其聲類鴨，錡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牀，聒吾耳也。」鬼乃作鵲聲，錡笑曰：「此聲亦不雅。」鬼終不去，復作天鼓翼之聲，庶幾其一懼，錡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牀帷，覆錡身，錡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寂然矣。

嘉靖中，錫人王富張祥俱有膽，素不畏鬼，夏日同飲溪上，日且晡，未醉，王曰：「隔溪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吾能乘流而過，出其屍於棺外。」張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爾，輸汝膽。」一窺，俄而日沒，張子方欲入水，而王亟歸，家取酒，張遂過溪，迂迴而上，見棺已離蓋，方疑之，忽棺中出兩手，抱張頸，張懼，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賭勝，明日當奠而埋汝。」言畢，抱益急，張大叫，聲漸微，溪傍人家聞聲，羣持火來照，抱張頸者乃王也，蓋詭言取酒從闕處先渡出屍而伏棺中耳，因相與大笑，比過溪，月已上矣，時方大瘟，而二子竟無疾。

○不近內

北齊邢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盡入內閣，爲犬所

吹因撫掌大笑

世俗沈耳於閨者最多故寧取子才

○不戀色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閣悉驅諸婢妾出任其所之鐵石心腸英雄手段

○不愛錢

嘉興許應遠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

古今叢書

入選情部第十

五

所有只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僕歎曰阿爺囊中不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若囊中大錠黃白亦未必肯送親友

董三泉公由蜀西充令陞蓬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可爲百歲後計也公曰唯既致政諸子迎之間請於公曰往者所言美材頗擇得否公曰聞之人言杉不如栢也子曰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爾

○不愛古玩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文公公曰我面不及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之鏡乎不用孫之朝人與一硯直三十千云此石呵之則水流翰曰一日呵得一擔水只直三文錢何須此重價語似俗而實達推廣此意則一飽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軀安用千門萬戶

○好友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

古今叢書

入選情部第十

六

無所覓公歎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醢一餅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醅交醋交勝於酒友然交到好處亦不得不醋

○不苛察

王友公性量寬厚不屑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怪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曰汝乃某人乎曰然於是厚贈之蓋平日控馬公但見其背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不問射牛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醺，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不校侮嫚

裴相師德溫恭謹慎，與人無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以勿與人競。弟曰：「今後人唾吾面，亦自拭之耳。」師德曰：「此我所以憂汝也。凡人唾汝面，必怒汝，故拭之，是逆其心。夫唾不久自乾，但當笑而受之。」

武元衡宴西川從事楊嗣復，狂酒逼武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武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古今事考

越情部第十

七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失驢訪主。」

富鄒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呼引其然，前卒呼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突，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巡檢悟曰：「乃相公。」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充公陸象先為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

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弩服腰，衝楮使君唱喏而出，可乎？」眾皆曰：「誠如是，甘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為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

軍曰：「爾所為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為所輸之費。』其二參軍便為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為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為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眾曰：「敢為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

古今事考

越情部第十

八

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簪釵，衣女人衣，向堂四拜。象先又不以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為笑哉？」

溫公一日省墓，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器盛飯，瓦罐盛菜羹。」公欣然享之。村老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講書村野不敢往聽，今幸請教，公講庶人章村老曰：『自天子章以下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嘿然謝曰：『平生未見，查明奉答。』村老大笑而去，曰：『今日聽

講對倒司馬端明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促令讓上舍公曰固宜俟其至讓之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惶懼百態乞憐公卒不較張莊懿公嘗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曰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還遣出

古今雜集

卷第十

九

屠瀟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告之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爲此

○觀樂 贈菊

柴載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觀之柴乃召至後園使觀其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王荆石相公家居晨起帶毡帽行園視菊其鄰人誤爲園丁隔簾喚曰王老官汝許我菊花今有否既見公面驚而走公喚回撫慰取菊數本與之

○薦嘗已者

王元美鎮鄖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嘗公者或曰自今以往凡求薦者皆嘗公矣元美笑曰不然我不薦彼彼更嘗我

○不責僮婢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

古今雜集

卷第十

十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奴覺謝罪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我蘇有一鄉老訪友以一僕駕舟友人留飲僕遂沾醉臥舟中鄉老欲歸不得已解衣自棹偶道上一人

欲附舟呼之鄉老愠不答其人呼不已僕於舟中睨目大聲曰便附一附何妨鄉老憤甚鼓棹甚急道土

人聞之罵曰舟中家主已允從附搖櫓家人反不寬大罵不止而去

房文烈造辭易米三日不反既至房曰舉家無食汝從

何處來

○不責盜

張率字士簡吳人嗜酒疎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遺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張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張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柳公權嘗貯杯盃一筭勝絨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宋沈道虔人有盜筍者令人止之曰此筍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令人買大筍送與之范元琰見人盜筍苦於

過溝乃伐樹爲橋與過盜遂不爲盜

後漢戴封字平仲遇賊悉掠奪財物餘錄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賊曰此賢人也悉還其器物

王子敬夜臥齋中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青蠹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何宗道名倫江山人家貧事母孝年二十七始登嶺讀書盜夜入其室竊器物何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盜爾此備吾母晨炊盜報然委之而去

前二人不責內盜後五人不禁外盜竟亦何嘗誨盜

○不長劫賊
唐千肅愍公諱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劫適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又沈文卿

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遇遇妻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策也堪將去敬兒悲盜亦舍去執謂盜無人心哉

○不怕死
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棋看教說置局下神色怡然爭劫竟斂納套畢徐言奉敕賜死方以

敕示客因舉鵠謂客曰此酒不堪相勸遂一飲而絕

張黃門張融字思光出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咏

越情部終

仇達部第十一目錄

簡文帝	張徐州
楊鉞岷	酒濯足
百禱	盜
乞	唱蓮花道情
募緣	儒
祝京兆 計二條	白羊肉羹
裴御史	漢書下酒
劉伶	二張 計二條
豪飲 計三條	酒狂
鄭鮮之	飲不擇偶 計三條
劉公榮	皇甫亮
李仲元	陶成
黃勉之	徐昌穀別墅
陶彭澤 計三條	阮籍 計三條
投梭	追婢
投妓游行 計二條	揖妓
賸元發	牧司成榜

僧壁畫西廂

湯義仍講學

謝尚

王子猷 計二條

張季鷹

殷豫章

王敬弘

馮道

風流學士

李封公陰德

合歡杖

爭猫

仇達部

仇達部目錄

仇達部

子猶曰百園之木不於枝葉取憐士之跼蹐自喜不
拘小節者其中儘有魁傑駿雄高人才子或潛見各
途能不盡見吾亦姑取焉以洵俗士之肺腸集仇達
第十一

○簡文帝

簡文爲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

○張徐州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

古今雜錄

仇達部第十一

極敝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舉船鑄帛奴
婢悉以貶之客受貶不讓登舟奴婢稍復寒輒鞭之裴

公益異焉其人張徐州也

卓老曰張建封易得裴寬難逢

○楊鐵崖

姑蘇蔣氏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時楊鐵崖先
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携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蔣往
延之楊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
資行樂費三須十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楊留三

年後其子俱成名士

奇賓奇主千古罕見

○酒濯足

馬周初入京至灊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之顧周卽市
斗酒濯足於旁

○百禪

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禪爲儕輩所侮及爲將軍得絹
三萬匹爲百禪其外竝賜軍士

○盜

古今雜錄

仇達部第十一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
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

塘一出祖常自使健兒行劫在

李卓吾曰擊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盜
也俗儒豈知

○乞

南唐韓熙載字叔言肆情坦率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
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
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按後主嬖欲相熙載嫌其後房妓妾不問出入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畱盡出羣婢後主乃喜以爲秘書監既拜命羣婢復集如初

○唱蓮花道情

蘇郡見其明書旅室皆誕節倡狂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又嘗披氈持藍相與蹕虎丘爲道人唱有客吟頗澀乃借筆疾書數韻雲煙滿紙翻然而逝客縱跡之不得遂疑爲仙

古今事類

卷一百一

上

此真仙又何疑

○募緣

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貨用乏絕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玄妙觀募緣道士衣冠甚偉詣鹽使請鹽使者怒宅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也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卽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齊威隨捐牛眠石爲題作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崑崙怪石倚雲間峭角崢嶸勢儼然苦辭作毛因雨長藤藤穿

射任風牽長眠不食谿邊草無力難耕隴上田怪殺牧童鞭不起笛聲斜挂夕陽煙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

蘇玄妙觀祀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解轡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募觀費兩公遂乘扁舟歸投檄二邑更修剎謁二尹詐爲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詣觀瞻禮見傾圯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金已如數昇之

古今事類

卷一百一

四

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不問也

○備

唐子畏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晚泊河下登岬閣步見有輿東來女從如雲中有丫鬟尤艷唐跡之知是華學士宅因追遙請爲讀書改名華安復寵任謀爲擇婦因得此婢名桂華居數日爲巫臣之逃華令人索之不獲久之華偶至閨門見書肆中一人持文繙閱極類安私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謁審視無異及茶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終難啓齒唐命酒對酌華不能忍

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華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華不安，欲起別去。唐曰：少從容，當有所請。酒復數行，唐命燭導入後堂，召諸婢擁新娘出拜。華愕然。唐曰：無傷也。拜畢，因携女近華曰：公向言某做華安，不識杜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見涇林續紀。

○祝京兆

祝京兆有債僻，每有與出，則索過者，繫繫相隨，蓋債家謂不往索，恐其復借，而京兆亦恬然不為怪也。嘗托言

古今譚纂

卷之十一

五

款客往友家借銀，銀鍾數事，既借，主人心疑，遣僕隨其與察之。則已汲汲辦銀而棄，既於外矣。僕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即我物也。汝欲用，亦挈一兩事去，不妨。又歲盡乏用，遍走東於所親知，托言弔喪，借得白員領共五十餘件，并付質庫。過歲首，諸家奴雲集，則皆索白員領者也。覓典票已失之矣。

祝希哲見古法書名畫，每指業蓄之，即故昂其直，弗較或畱客，值嘗時，即以所蓄易置，得初值僅什一二耳。黠者俟其窘，日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得已，小饒更自

貴也。一富家持厚幣求公書墓文，公鄙而不許。既窘極，友人乘間為言，公曰：必計字價錢，乃可。富家治酒延之，公半酣，趣筆墨研來，因令前置一器，每書一字，則投十錢於器內。既書可二三百字，睨視器中曰：足矣。欣然持器竟出。眾畱之不得。富家因別倩人筆焉。

○白羊肉羹

羅友字他仁，襄陽人，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治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駐了，無忤色。

古今譚纂

卷之十一

五

○裴御史

崔瞻在御史臺，恒于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七筋，又不命七筋，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七筋，恣情飲啖。瞻曰：君不拘小節，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

○漢書下酒

蘇子美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密規之，蘇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

帝、猶、掌、日、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如、臣、起、自、下、邳、與、上、會、於、雷、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劉伶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宇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二張

張敫嘗慕劉伶達生、置一鍾銘曰、死便埋我、出或令人

古今事類

卷之十一

七

負之、臧獲以爲恥、曰、汝非伯倫僕也、笑而置之壁間、張孝資一見大喜、持以相隨、曰、此非俗人所知、客有乞一荷者、拒之曰、毋污此鍾、過酒後、遂不肯持、曰、見者以吾黨爲醉、便涉相戲

昔劉伯倫嘗以鍾自隨、曰、死便埋我、坡仙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不謂千載而下、更有效舉

郭郡倅嗣煥善張幼子、嘗訂夜談、途遇張孝資、偕之徑造、南面大嚙、郭不問客、張不問主

○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訪之、曼卿與潛劇飲、中夜酒欲渴、潛甕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每與客痛飲、或髮跪足、著械而坐、謂之因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一名取蔕束之、引首出飲、謂之鼯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爲一菴、嘗過其間、名之曰、捫蝨菴、未嘗一日不醉

按石延年與蘇舜欽輩飲名凡五、其夜不寐、燭謂之鬼飲、飲次挽歌哭泣謂之了飲

古今事類

卷之十一

八

黃門郎司馬消難常遇高季式、與之酣飲、重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消難笑而從之、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銀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呼、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酒狂

俞華麓宦京師、有鄉人邀飲、醉後大譁、其大僚居密飲所、患疾、使人請勿譁、俞曰、爾患疾、吾亦患酒狂、各無害

也。譁如故。後俞遷閩。而某適撫閩。疏劾曰。聊有晉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俞拍案笑曰。言絕無可謂知已。但云聊有不無遺憾。

○鄭鮮之

宋鄭鮮之爲人通率。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按宋書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後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鮮之難必切至。須帝理屈。然後置之。

古今事類

卷第十一

九

時人謂爲格。佞蓋大有骨氣。人不特通率而已。

○飲不擇偶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其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闕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謝長史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飲酒無偶。聊相共耳。勿復爲煩。

○劉公榮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昶在坐。阮謂王曰。僕有二事。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相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

古今事類

卷第十一

十

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酒。惟公榮可不與酒。此卽以公榮語戲公榮也。

○皇甫亮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李仲元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一鄉皆化其德。以薦起家。縣令鄉人共餞之。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行。仲元云。本不之官。

○陶成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工製器
效之卽出其右小時從師見師母聞其像次見其女又
圖之皆逼真師怒遂去及師母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
其所圖像焉中式上公車二月五日矣語其婿朱升之
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
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
進士急耶買與逕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第其
鄉人醵錢爲賀曰公婿捷矣幸爲我輩作圖以往成曰
吾卽舉筆模丁香一本尤妙絕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
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一面交卒推分與之他日以技
妓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詭曰此殆非陶成作也成
曰天下歌詩豈出陶成之右而爲他人作乎御史罵之
遂除名

○黃勉之

黃勉之風流卓越當上春官時適田子執過吳門談西
湖之勝便輟裝不甘上往遊西湖盤桓累日

○徐昌穀別墅

原缺第十二、十三葉

行流中傲然不屑

○揖妓

俞華麓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讎俞者別召一妓侍飲飽
日遇所善妓於生公石數呼之不應曰知罪矣妓曰汝
知罪卽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赦汝遂如
其言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曰觀瞻吾不惜但恐
曩日侍飲人知之必以此法難我耳

○滕元發

滕達道徵時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狎邪飲范病之一

夕候其出逕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俟其至達道大

醉竟入長揖問范氏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
人范逡巡走入

○牧司成榜

張幼于初入成均晏大司成寶裁士如束濕戒六院毋
遊行張纔至白門先入舊院見榜禁輒收之謁晏曰請
開一面之網美矣曰吾故疑有此

○僧壁畫西廂

立環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僧

曰。老僧從此悟禪。丘問何處悟。答曰。是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湯義仍講學

張洪陽相公見王荖堂四記。謂湯義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

○謝尚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尚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入門迎之。把臂使下。裁得脫。憤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王子猷

王子猷之。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皇。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出都。尚在清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舫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

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張季鷹

賀司空入洛陽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契。問賀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乃知。

○殷豫章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敬弘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敬弘女適何。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馮道

馮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風流學士

解學士緡訪駙馬駙馬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窺之隔簾使人畱茶解索筆題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沈人不見隔簾閒却一團花公主大怒遂奏聞太宗曰此風流學士見他做甚

○李封公陰德

李封公豪邁有逸致嘗赴人飲或問石麓公以大膽拜相公又遐齡享福平生必有大陰德公應曰大未也必則有之其人再三叩問公曰我無他德但值人家招贅不往必預辭往則早赴不煩人奔走只此自信耳

○合歡杖

傭書人蔡臣爲子毆罵屢訴張居士收固請鞭之曰僕斃誰任蔡曰父在因誘子入密今鑰戶命僮輩兩杖齊下效五代劉銖合歡杖囑以父請乃止鞭至百旬旬而出自是少悛張笑謂鄉人曰是亦爲政

○爭貓

唐裴諤爲河南尹有二婦人投狀爭貓狀云若是兒貓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諤大笑判云貓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諤遂納其貓

仇達部終

百公諤終

仇達部第廿一

共

卷部第十二目錄

負圖先生

韓山石

福先寺碑文

首冠

殷桓相傳

李邕

三災石

藏拙

崔丞相聰明

鄭元禮詩

造五鳳樓手

邠方回奴

韓叔言

夔州諸詠

三分詩

六合賦

古今雜集

爲媛部目錄

文胖

賈島

柳三變

羅隱

杜審言

王稚欽計二條

桑悅計二條

袁嘏

殷妻狂語計二條

劉源

劉真長

丘靈鞠

謝仁祖

第一流

韓愈王儉語計二條

馬曹

土孫語相似計二條

長柄葫蘆

續柳

張融

授枕

王恬

盧排

大武生

郭忠恕畫卷

殘客

羅君章

蔡公客

張景胤

壞面

張唐輔

咭樣

幼戲郡侯

侮老

姚處

謝方眼

古今雜集

爲媛部目錄

侍枯骨

積康

彌正平

老兵計二條

謝萬好言

詆夫計二條

字父

詆父計二條

父子相諺計二條

王令公

報栗

參軍倉鶴

狗脚朕

矜嫚部

子猶曰謙者不期恭恭矣矜者不期嫚嫚矣達士瞻觀才流雅負雖占高源亦違中路彼不檢兮揚衡學步自視若升視人若墮狎侮詆謀日益驕固臣虛其君子弄其父如癡如狂可笑可怒君子謙謙慎防階既集矜嫚第十二

負圖先生

季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間何以日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矜嫚部第十三

此三代時仙人必如此人方可說如此語

韓山石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作韓山碑武問北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濟陰王暉稱子昇之文足以陵顏之是轅謝運合任吐沈約信北方之英矣然天下儘有好驢鳴犬吠者韓山一片石不會說話如何如何

福先寺碑文

裴度脩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

裴度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以文屬湜湜作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匹乎度又依數酬之湜又索文改竄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字不得矣

首冠

開成初盧肇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謝啓云巨鼇鳳鼎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恨人數擠排深艱名第奉浼何云首冠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矜嫚部第十四

考試無憑賴此解嘲

殷桓相侮

殷深源少與桓溫齊名嘗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李邕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全好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過戠字

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曰

仰觀聖作內戠字戈法逼真李邕眼力大遜鄭公說

好說反一味忌刻耳

○三災石

蕭穎士嘗至李韶家見歛視頗良語同行者曰君識此
視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而問之曰字札不奇
一災也文辭不優二災也憲兒狼籍三災也

○藏拙

古今事考

卷第十二

三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
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
魏公藏拙

○崔丞相聰明

韓愈嘗言李程曰愈與崔丞相同年往還直是聰明
過人程曰何處過人韓曰其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
着文章

○鄭元禮詩

鄭元禮崔昂婦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處

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本覺元
賢於魏收且知妹丈疎於婦弟

○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洎兄弟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
聞而笑之適有人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
益州寄來人自浣溪頭愚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
鳳樓

○郊方回奴

古今事考

卷第十二

四

郊方回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見劉向
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比
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

○韓叔言

韓叔言性好譔浪有投贊大荒惡者使妓姓艾薰之俟
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
碑碣皆爲文命韓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
且臭又楚明嘗爲近詩詣之韓托以目病明請自吟韓
曰耳聾加劇

夔州諸詠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解寢
解聲與歌相低昂歌竟亦止

三分詩

郭祥正嘗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
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祥正一日夢中作遊來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
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

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

古今詩集

太於樓部第十二

五

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
陵如何活得許久

六合賦

劉孔昭書緝綴一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曾以呈魏
絳而不拜絳忿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
合君固體又愚於文劉不勝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
此賦正似齊騷賦伏而無賦婦

文辭

茂苑文氏皆聰穎尤工書獨一人號文胖者亦諸生文

與書並拙遇歲試愈華麓力勸勿往驚問何故乃曰如
子之文雖有衡山之書亦無用王守溪文而子書之
人亦懶看矣恐難不盡辜是以愛之

賈島

賈島為僧時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
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覽之島攘臂睨之曰郎
君何會此遂奪取詩卷帝慙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
罪乃賜御札除長江簿

柳三變

古今詩集

太於樓部第十二

六

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
自是白衣卿相後有薦於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
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無復檢率自稱奉聖旨填詞柳
三變

按柳永死日家無餘財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
上塚謂之吊柳七子猶曰生雖白衣賤死得紅裙憐
北邙塚棠棠白楊風滿天卿相代有作誰復追黃泉
嗚呼柳三變風流至今傳

羅隱

羅隱曾與韋貽範同舟舟人告隱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韋宣之朝由是不復召用

○杜審言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口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矣人間其故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王稚欽

黃岡王廷陳字稚欽少負奇才然好逐街市童兒之戲父母挾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崖海內名士

王稚欽爲翰林庶吉士故事學士二人教習體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上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之學士大恚後出爲給事中以建言補裕州守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官官受廷陳迎當不愧死耶

○桑悅

海虞桑悅字民懌十九舉鄉試春闈策有胷中有長劍

一日幾回磨等語爲吳學士汝賢所黜又學以至聖人之道論云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夫子傳之孟軻孟軻傳之我爲丘學士仲深所黜得乞榜年纔二十三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不許辭遂有泰和訓導之命按察視學者行部抵邑不見悅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溽舍地守妻子無暇何暇候若按察久不能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安能屈桑先生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然不來矣按察先受丘濬之囑竟不之罪

古今華乘 卷第十二

丘學士慕桑悅名令觀所爲文語以他人所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奈何令悅觀此丘不之憾而反爲先容殆今人所難矣

故事御史出按郡邑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桑悅請曰釋犬馬疾願假借之使得坐談御史素聞悅名令坐說詩少休悅除襪跪而爬足垢御史不能堪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意不樂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袁淑

齊諸暨令袁淑詩平平耳嘗自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詩品

○殷妻狂語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數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類拔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復屈得吾指者良久曰并安幾五耳

黃帝堯舜諸公還求發一續案

古今譚筆 卷之十一

上饒妻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小人天狗都是星象由他誇嘴

○劉源

劉源字宿不羈值湯胤績廣坐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見識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劉真長

王長史語劉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史問曰何也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

○丘靈鞠

沈深見王倫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來進時

○謝仁祖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果是顏回不須尼父亦別若真有尼父恐顏回又未必屬君矣

古今譚筆 卷之十二

○第一流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為尚書郎有王貴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流人何得及我江聞而止

○韓愈王儉語

陸長源為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候儉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馬曹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孫語相似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扳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孫山入太初，寓居武林，賁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長柄葫蘆

二公大有超然塵外意，然冷面相向，亦大難爲人矣。陸士衡初入洛，詣劉道真，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陸殊悔往。

○檳榔

劉穆之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慶會，囑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穆之尹丹陽，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張融

張恩光融，嘗詣吏部尚書何遜，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又曰：「非是。」乃去。

○授枕

范忠宣端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王恬

王導子恬，傲誕，謝萬嘗造，既坐，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竟無賓主禮，萬悵然而還。

○盧枏

盧枏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枏曰：「吾旦過若飲，枏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枏且望之，斗酒自勞。」

醉則已臥，報令至，辨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僧人子辱。」

下交美事，乃復效田丞相偃蹇，幸免罵坐，不足爲辱。

○大武生

石曼卿一日謂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贊，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牛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語演曰：「繁臺寺開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牛曰：「學士倘有興，當具酒餼從遊。」

○郭忠恕畫卷

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大陳飲具。石演高歌，梳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倍侍，乞掛一名，以免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沈慮，目演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詩曰：『捧硯得全牛。』」

○郭忠恕畫卷

郭恕先忠恕善畫，有求者必怒而云：「意欲畫，卽自爲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寓岐

下時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殘客

吏部張繼與何敬客意趣不協，敬客居權輿，賓客輻輳，有詣繼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客。」殘客。

梁史

又吳興吳規頗有才學，從邵陵王綸在郢藩，深蒙禮遇，繼出之湘鎮，路經郢，綸餞之，繼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不悅而去。」

○蔡公客

其子翁孺知父見挫，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繼慟見，悲憤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繼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類此。文起美曰：「此晉時遺風，今人却無此習，然風氣靡靡，難交非類，不以爲醜，吾猶取此耳。」

羅君章舍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蔡公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蔡謨字道明，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景胤

宋張敷。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便呼

古今雜纂

卷之十二

十一

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

又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當就王球坐。及詣球。稱旨就席。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弘還奏。帝曰。我便無如何。齊紀僧真以武吏得幸。就世祖乞作士大夫列。世祖曰。此由江敎謝滿。可自詣之。紀承旨詣江。登榻。江便呼左右移吾牀。遠客。紀喪氣而退。世祖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古人之不假借類如此。

○壞面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便合襌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俱脫。振衣就席。徐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

○張唐輔

文鑒大師。謁成都守張逸。與華陽簿張唐輔同侯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巾。睥睨文鑒。罩其首。文鑒大怒。喧嗽。張召就坐。文鑒曰。與此官素不相識。輒將幘頭罩頭上。唐輔曰。方頭痒甚。幘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閒。權放片時。不意其怒也。

古今雜纂

卷之十二

十一

○啗樣

李佑守官河朔。監司怒其啗不平正。翌日。更極羸率。監司愈怒。佑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明降一啗樣。

○幼戲郡侯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攜見郡侯。時值春宴。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遠便戲老夫。

○侮老

桓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昆同在禁掖二老已皤然矣楊
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曰
君莫欺老老亦終畱與君昂曰莫畱與他免得後人又
欺他

○姚彪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
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久呼
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謝方眼

南宋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實賤親
疎無所擇時謂之謝方眼

古之醫也以酒今之醫也以人此公猶有古意

○恃枯骨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以寒士
遭遇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若下之爲蔑尤甚我是以
先之

○稽康

稽康性好鍛初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

給穎川鍾會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
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
所見而去

簡文云僞傷其道

○禰正平

禰衡性傲不肯謁曹操操欲辱之錄爲鼓吏以帛絹製
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故衣易
新衣次傳衡不肯易衣吏呵之衡便於操前脫鞞次
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着岑牟次着單絞後乃着鞞復

古今事考 卷之八 第十二

擊鼓作漁陽摻搥顏色無作操笑謂四座曰本欲辱衡
衡反辱孤孔融退而責之衡許復往操喜敕門者有客
便通待之極宴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坐
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操以其才名不殺令送劉表臨
發衆餞之於城南相戒云侯衡到當共臥坐以折之衡
一至便大號衆問其故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塚之
間能不悲乎

○老兵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携

酒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恨
溫不之責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幕次與三衛相鄰時諸
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
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幕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
冰耳

○謝萬好言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
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
古今譯集 卷之十二 謝萬部第十二
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
諸將甚恨

○詆夫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一日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
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
軍生子固不翅如此耳參軍渾第倫也

謝道韞奕之女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
不惡汝何恨也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
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字父

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乃生此
兒胡毋子光見其父彥國三伏坐衙搖扇視事呼曰彥
國何爲自貽伊戚

據古人立字以敬名春秋稱字爲賢則子思作中庸
稱仲尼非止臨文不諱也但難爲世俗道耳

○謹父

裴助質貌么廢而性尤率易嘗侍父坦飲坦令飛蓋每
屬一人輒目其狀坦付助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助
古今譯集 卷之十二 裴助部第十二
十分助飲訖而復蓋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鸞十一
郎十分第十一也坦怒答之

上梁不正難怪矮人饒舌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能言而艱於決判時人語曰說事
像長三尺判事手重千觔其子亦謹云陸餘慶陸餘慶
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日受詞訟十日看不竟書紙送茶
襖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

○父子相謹

後趙京兆公韋謏字憲道深博善著述然性不嚴重嘗

戲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微我祖我考父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謾慙無言

李西涯子兆先有才名然好遊狎邪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讀詩書秀才秀才子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按兆先以游俠無度蚤夭西涯公竟不嗣

○王令公

王中令鐸罷鎮將遊地浮陽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彥

古今譚案

八 卷部第十二

正

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利其行李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妾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劫殺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如此

○報栗

梁蕭琛預御筵醉伏武帝以棗投琛琛便取栗御前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赤懷

雖說得好終是欠雅

○參軍舍鵠

五代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舍鵠

輟耕錄曰副淨爲參軍副末爲舍鵠以副末能擊副淨也子猶曰如此說尚有箇尊卑在

狗脚朕

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安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始乎謔卒乎罵漸不可長信然

狗脚朕終

古今譚案

八 卷部第十二

正

貧儉部第十三目錄

齒聲

桶中人

無袴吟

簇酒斂衣

夏侯妓衣

小宰宰

雙沽魚

獻薑

魯學士祝壽

御史自漁

鄧徐慶

王罷

變家風

翟參政請客

陳孟賢

食韭 廿二條

貧儉部目錄

王導

王戎

和嶠

沈峻

虞玩之

裴璩

飲牛

子孫楹

省夕餐

醋

醬

燾肉

婦取百錢

羊脾

鴨子

故蓆

珊瑚筆格

歸康泉

半邊聖人

漢世老人

孫景卿鄧差

斬賞

吝禍

置產

貧儉部目錄

貧儉部

子猶曰貧者士之常也儉者人之性也貧不得不儉而儉者不必貧故曰性也然則儉不可乎曰吝不可耳夫儉非即吝而吝必托之於儉儉而吝則雖堆金積玉與貧乞兒何異故吾統而名之曰貧儉第十三

齒聲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達旦不輟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

桶中人

貧儉部第十三

一

呂微之安貧樂道常冒雪往富家易穀種聞閭中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未就先生因請以滕王蛺蝶事足之問其姓名不言刺船而去衆疑爲呂處士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霽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桶中

無袴吟

義興儲遇家貧冬月無袴作口號云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着

簇酒斂衣

叙間錄辛洞好酒而無資嘗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搔首集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目曰斂衣

夏侯妓衣

夏侯豫州女性極吝晚年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小宰羊

時戢爲青陽丞潔以勸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數箇邑

人呼豆腐爲小宰羊

如此宰定不怕踏破菜園然丞亦有小倖入何處支銷

雙枯魚

東郡趙杏爲東海郡以儉化俗人遺其雙枯魚者取之三歲不盡

獻薑

孔琬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琬之清乃歎息

此醫家一劑藥尚少一片太嬌太嬌

○魯學士祝壽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曰公何之趙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問公何以爲贊趙曰怕二方魯曰吾贊亦應如之入落筭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入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與趙俱往稱祝西涯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古今事考

卷之三

三

子猶曰西涯公亦不全靠魯學士祝儀

○御史自漁

粵西韋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必來訪無所得饌自漁於江故人猝至騶從既過廣登岸卽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客客曰公何汗流漬髮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竭屣趨迎故耳左右竊笑曰絕似江中打漁人

○鄭餘慶

鄭餘慶極清儉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訝

侵晨赴之日高餘慶方出閒話移時衆腹已枵餘慶

左右曰分付厨家爛蒸去毛莫切折項衆相顧以爲必

蒸鷺鴨之類又久之盤出醬醋亦極香新但見每人前

下栗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皆匿笑強進一作盧懷慎事

儉子筵席固不易喫○張約齋鉉性喜延山林湖海

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

調和教好又要有味衆客謂必餽也良久出琴一

張請琴師彈離騷一曲二事絕相類

○王羆

古今事考

卷之三

四

北史王羆性儉率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裂去薄餅緣點口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農造成用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又嘗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就地取食之

王公自是有用之才此等亦似不近人情

○變家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置鼉美叔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鼉答曰鹽豉棋子上有肉兩簇

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翟參政請客

翟公巽字汝文紹興初爲參政雖身歷兩府自奉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先極言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陳孟賢

陳孟賢素吝同僚造一謔笑云臘月廿四天下竈神俱朝上帝衆盡阜衣一人獨白上帝怪之曰臣陳孟賢家竈神也諸神俱燻薰故黑臣在孟賢家自三餐外不延一客臣衣何由得黑後人凡言冷澹事輒曰陳家竈神

○食韭

庾景行之果清貧食惟韭菹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一食常有二十七種

韭惟勤生俗號懶人菜故宜清士饗餐

魏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意同此

庾太尉亮見陶公侃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暇蔬庾因留白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直是投其儉性何治實之有

○王導

王導性儉帳下有甘果不忍食至春爛敗棄之者猶曰勿使大郎知

○王戎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家有好李賣之恐人

得種恒鑽其核

京師有李名牛心紅核必中斷相傳是王戎鑽核遺跡可見客到至誠處亦能感通造化或曰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有舜哥麥其稊無芒熟時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王莽竹每竿著二三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此皆附會之說子猶曰也要附會得來

○和嶠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諸弟往園食李。皆計核責錢。王
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持斧
詣園。共飽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
和惟笑而已。

華文階曰。壯元凱謂嶠有錢。辭然自有高韻。與今之
守錢虜異矣。

○沈峻

沈峻欲贈張溫。入內檢視良久。出語溫曰。欲擇一端布
送卿。而無繼者。竟不送。

○虞玩之

齊虞玩之爲少府。高帝鎮東府時。帝取其履視。斷處以
芒接。玩之曰。着已三十年。

不意一履與晏子狐裘同壽。

○裴璩

裴司徒璩新甯。其康閑江西日。凡什器屏帳皆新。特置
閒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轉於朝士家借。北齊書
還是無福受用。

○飲牛

高介。然性儉。所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日
可與飲。
何不用諸葛丞相木牛。

○子孫榼

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
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榼。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飾其色。
以代匱。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視之。底有
字云。大德二年重脩。

○省夕餐

桐城方某性吝。其兄晚從鄉來。某欲省夕餐。托以遠出。
兄草草就宿。忽黃鼠逐雞。某不覺出聲驅之。兄喚云。弟
乃在家乎。某倉卒對曰。不是我。是你家弟婦。
卽弟婦豈不能治一夕餐。不這之甚。

○醋

夏侯信嘗以一小瓶貯醋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歷僕
云。醋盡。信必取瓶合掌。尚餘數滴。以口吸之。

○鹽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益致臥內。奴

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醬肉

夏侯彪性吝，奴嘗盜食醬肉，彪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

出簡

○○婦取百錢

庫狄伏連位大將軍，甚鄙吝，婦嘗病劇，私以百錢取藥，伏連後覺，終身恨之。

○○羊脾

歸登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殘者，婦於封處割少。

○○許食

登驗之大怒，誓不食肉。

○○鴨子

韶州鄧祐家巨富，奴婢千人，莊田綿亘，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子費用，祐以檀破家貲，鞭二十。

○故蓆

韋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幼子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易故蓆裹屍，殯訖，仍擎其蓆歸，莊憶子最悲，惟吝財物耳。

○○珊瑚筆格

歸田錄：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稱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佯為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率五七如此。

○○歸廉泉

吳人歸，副使廉泉，大富，客俱極暑，月暴水，日中浴之，省費薪也。生平家食未嘗御肉，客至未嘗留飲，一日有內親從遠方來，必欲同飯，乃解袖中脫角上五錢，使人於熟店批數片肉，肉至無醬，復解一錢，市得便嫌其不佳，使還之，仍取錢已問醬，樸何在，尚有餘鹹味，足消此肉。

○○半邊聖人

半邊聖人見食條糖者，而欲值租入時，乳母奉內，食糖米，少許，嘗之，復折少許置兒口，謂曰：味止此耳，何泣為？即還糖取米賣者，言糖已損，乃手撮數粒償之。

○○半邊聖人

百可堂云：有一士夫性極貪，取人不遺錙銖而已，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曰：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曰：一介不取，君以為何如？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漢世老人

廣記漢世老人家富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管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人或從之求丐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邊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就令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

○孫景卿鄧差

三輔決錄平陵孫賁字景卿富聞京師性儉吝嘗宿客舍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耶賁後

○新賞

蕭衍長子既立齊師屢敗帝侯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侯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鷺自食動輒齧骨饒其喉而死

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

○吝禍

金華有豪民李甲起衆肥家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爲村人所欽仰往來施人多喜捨亦時時受甲妻之密惠甲知之街忌尤深一僧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爲殷勤之態而私令僕幹作四餅與毒其中以出勸二僧僧方飯飽不下噉乃懷其餅歸未明旦二小兒綵衣垂髮入寺遊觀聞之則甲之兩子也驚問此李公愛子何以果饑延之令其徒遍慘於殿弗得惟餅在几上即取以餵之二兒各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入門大呼腹癢金仆地蹣跚以死甲莫喻其故詢其僕慘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吞聲飲泣而已

余曾舉此故事似一吝者吝者曰君言吝禍自我言之還受不吝之累若我并惜四餅那有此禍

○置產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失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受苦于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

愕然自爾少改

郭進有才畧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主木
之工皆與宴設諸工之席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可
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
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貧儉部終

八節部終第十三

三

汰侈部第十四目錄

杜邠公

李昱

虞孝仁

人抱甕

丞狔

宋景文計二條

金蓮盆

索銀盆盥洗

蔡太師厨中人

厨娘

小四海

大餅

大卵大饅頭

吳僕

李後主姬

楊國忠妓

燭圍

唾盂計三條

肉雙陸

嚴氏溺器

淫簪

諸葛昂

鍊炭

王黼

四盡

汰侈部

子猶曰余稽之上志所稱驕奢淫佚無如石太尉矣而後魏河間猶謂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章武貪暴多財一見河間歎美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人之侈心豈有攸底哉自非茂德鮮克令終金谷沙塲河間佛寺指點而嗟咨者又何多也一日爲歎萬年爲笑集汰侈第十四

○杜邠公

杜邠公悰厚自奉養常言平生不稱意有三事其一爲

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按邠公出入將相未嘗薦一幽隱時號爲秃角犀凡蒞藩鎮不斷一獄囚無輕重任其殍殢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朝廷將富貴付此等人那得不亂

○李昊

李昊事前從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凱石崇傳罵爲窮儉乞兒

此等乞兒恐難爲布施財主

○虞孝仁

隋虞孝仁性奢侈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人抱甕

牟琇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烝狔

武帝食王武子家烝狔肥美異常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不畢食便去

狔兒無用殆有甚者武帝自不悟耳

○宋景文

宋景文好設重幕內列寶炬歌舞相繼坐客忘疲但覺漏長啓幕視之已是二宿

按子京爲翰林時晏相元獻愛其才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遠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極其醜謔方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殊駭以爲薄德則宋之爲人可知矣其好客亦如屠沽兒團飲豈真能致客哉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讀周易第學士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黃飯否祁答曰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黃飯爲甚的

原來只爲這箇可歎可歎

○金蓮盆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生平不足也

○索銀盆盥洗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盆與盥洗怒曰縱乏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

○蔡太師廚中人

宋時一士夫京中買一妾自言蔡太師府廚中人命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廚中人何曰不能妾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也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爲辭曰其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豈能作包子哉

○廚娘

中都下戶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甯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擇其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錢線人堂前人襟刺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項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必不可用寶祐中有太守某者奮身寒素不改儒風偶奉祀居里飲饌粗率忽念昔留某官處庖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托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

古今雜集

本修部第十四

四

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書算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憩五里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幸即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輪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女子可及守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翠襖紅裙恭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集賀廚娘亦遠致試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廚娘請食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廚娘謹奉旨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薑五搯合用五十觔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

以儉郵姑從之而密規其所用翌旦厨娘發行套取鍋
銚孟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爛耀目皆黃白
所爲大約已該五七十金至如刀砧襍器亦一一精緻
旁觀者噴然厨娘更團襖圍裙銀索扳膊掉臂而入據
坐胡牀徐起切抹批醬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真有運斤
成風之勢其治羊頭瀉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
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
厨娘笑曰汝輩真何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薑
取葱輒微過湯沸悉去其葉視樣之大小分寸而裁截
之又檢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薑之黃者以滾酒醃
浸漬餘棄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
其形容食者舉筋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
襟再拜曰此日試厨幸中各意後須照例支稿守方檢
例厨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上曰是
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
賜或至三二百千守破慳勉從私歎曰吾輩力薄此等
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故遣還

○小四海

孫承祜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蟪蛄非之
紅傘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
矣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累典名郡精於飲饌又能造大餅
每三斗麪擗一枚大於數間屋或豪家廣席輒請獻一
枚剖用之猶有餘其方不傳衆因號爲趙大餅

○大卵大饅頭

正德時守備中貴人競爲奢靡有取雞卵或鷄鴨卵破
之不知何術分黃白而以牛胞刮淨裹其外約半許大
熟而獻客曰此駝鳥卵也又作饅頭大於斗蒸熟而當
席破之中有二百許小饅頭各有餡而皆熟

○吳饌

張江陵相公奔喪歸所坐步攀則真定守錢晉劄以供
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各一童
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篋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
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着
處而真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

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盡皆得善價。

○李後主

宋時江南平。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燈彈閉目。云煙氣。易以臘燭。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闇。每至夜。則懸大珠。光照一室。如日中。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楊國忠妓

楊國忠凡有客設酒。令妓女各執其事。號肉臺。盤。冬月。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又選妾肥大者於前。連風謂之肉障肉障。

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之。亦號肉臺。杭州別駕杜馴亦有肉屏風事。

○燭圍

封沙家宴。使羣婢各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爲燭圍。唐寧王燈婢。申王燭奴。皆刻香木爲之。章爲侈矣。

○唾壺

符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

而張口。唾而舍出。

朗善識味。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房之如其言。又食鶩炙。知白黑之處。或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亦異人也。

南宋謝景仁。性整潔。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醉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嚴世蕃吐唾。皆笑婢以日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承。白香唾盃。

○肉屏風

高晉王天華取婦世蕃。用錦綉織成點位。曰雙陸圖。用飾其人三十二。永業細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每對打。其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世蕃但一試。便不復用。

○嚴氏溺器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承。以陰受溺。

○淫簪

嚴氏籍沒時。郡司某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

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告衆、有知者掩口、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厥終數之、爲淫壽焉。

○諸葛昂

隋末、涿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瑣聞而造之、爲設雞、肥而已、瑣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客數十人、烹猪宰等、長八尺盤、作酒盤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瑣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膾、喧嘩、蒹、唱夜叉歌、假子舞、瑣明日殺一奴子十餘歲、呈其頭、顯手足、座客皆覆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愛妾行。

○金華

卷之十四

九

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永以綰羅、遂擊脇肉以啖瑣、諸客皆掩目、昂於姝房間、操肥肉食之、盡餉而止、瑣羞之、夜遁去、昂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鍊炭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托敬愛、寺僧聖剛者、致之、僧極言其奢侈、常饌必以炭炊、忍不愜意、李曰、若果隨腥唇、或未能致他非、所患也、於是擇日邀致、備極豐潔、諸子遇饌羞、誓不食。

○王黼

口主人指之再三、惟沾果實而已、及設餐、俱置一匙於口、各攢眉相盼、有似嚙藥、李不能解、但以失饌爲謝、明日托僧往質其故、言燔炭、煎和、俱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餐出炭炊、又何嫌、乃曰、凡炭必煖、令熱、謂之鍊炭、方可入羹、不然、猶帶煙氣、僧拊掌曰、此則非貧道所知矣、及巢寇陷洛、昆弟與僧同竄山谷、餓至三日、賊鋒稍遠、出河橋、見小店有脫粟飯、僧傾囊中錢買於土杯、同食、甚覺甘美、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皆低頭慚嚙。

○王黼

卷之十四

十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取流出雪色飯顆、流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

○四盡

若無溝中飯、早作溝中瘠、此又是奢侈人得便宜處、梁魚弘、襄陽人、常言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陸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汰侈部終

貪穢部第十五目錄

如意 計三條

舍利

抱雞養竹

賣糞天子

婢擔糞

鬻水

假子猷

錢富酒

偷鞋判史

匿金巨羅

銀佛

獻羅漢

盜偽尊

升錢造像

取油客子金

張鷟鷟

古今雜錄
貪穢部目錄

生

贖命

張趙徵錢名

人鬚筆

負絹布 計二條

利賜予

利賜給

一門貪鄙

裴信姑夫

元誕不貪

尉景

壯觀牧愛

榮寬

麻鞋一屋

錢勝

不動等

欺心報

死友

太倉庫偷兒

神仙酒

古物

銅臭

貪位 計三條

古今雜錄
貪穢部目錄

貪穢部

子猶曰、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無錢對菊、彭澤令亦富、敗興、儻孔氏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究竟人壽幾何、一生喫着、亦自有限、到散場時、毫釐將不去、只落得子孫爭嚷多、眼淚少、死而無知、直是枉却、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徐無如何、乃爲道地遊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鎰爲壽、既去、戟門陸對金大勳曰、以汝故、獲禍者多矣、吾何用汝爲、即投之澗水中、人笑其癡、孰知正爲癡人說法乎、集貪穢第十五

如意

風俗通云、齊人有女、二家同往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不能決、使其女偏袒示意、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曰、欲東家食、西家宿

昔有四人言志、一云、吾願腰纏萬貫、一云、願爲揚州刺史、一云、願跨鶴仙遊、末一人云、吾志亦與諸君不殊、但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耳、故坡仙題竹云、

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余觀今人口譚

賢聖、耽耽窺權要之津、手握牙籌、沾沾博慷慨之舉、情農望歲、敗子怨天、大率此類也、何獨笑齊女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綺爛然、公內子荆

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華矣、富貴可兼得耶、斯乃知足者

歸田錄云、國初通判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郡監有

錢、昆者、浙人、嗜蟹、常求補外、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則可、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方監州

古今譚藝 貪穢部第十五

同舍生劉垂、有口才、曾號虛空錦、說他日得志事、曰、有錢、當作五窟堂、吳香窟、盡種梅花、秦香窟、周懸射、臍越

香窟、植崑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蘭、四時草木、各占一時、予日入麝窟、便足了一生、死且爲香鬼、況於生乎、

其後仕而貪財、不副心而卒

舍利

張虔、劍鎮滄州、日、因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敘朝野鄙之、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剝置、僦居、即得舍利、張但慚笑

○抱雞養竹

廣記唐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文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

謠歌載太守羅姓者官江右以舊絲及銅鐵照勛數發出易人網巾鋼鍼智與此類

○賣糞天子

唐少府監裴舒奏請賣馬糞計歲得錢二十萬緡劉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婢擔糞

王夷甫妻郭氏貪令婢路上擔糞王平子年十四五諫之郭怒曰夫人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捉澄衣裾將與杖平子力爭得脫

○鬻水

前燕太傅慕容評屯兵潞川以拒王猛郭國山泉鬻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山士卒怨憤而敗兵家列營先擇水草便地豈奇貨可居耶若水從耿恭井中出價當更倍

○假子猷

解賓王作利潛將代還凡有行衙所在竹皆伐賣之時人呼爲假子猷解假同音

○錢當酒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邀請其妻者五奴輒隨古今韻會舉要貪穢訓第十五

之人欲醉五奴以狎其妻多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飽亦醉不須酒也

○偷鞋刺史

鄭仁凱性貪穢嘗爲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敝即呼吏新鞋者令之上樹摘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匿金叵羅

魏神武帝宴僉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祖孝徵髻中凡者以爲深耻孝徵怡然自若又

孝徵飲司馬世雲家藏銅鑒三面爲厨人移出

吳下莫生學室亦有竊疾爲張伯起家狎客一日忽言痴氣痛不可忍少臥便起曲腰蹣跚而出張疑之使童子檢視已失古銅鑪矣張不言明日詣別業召莫莫至言疾愈張取其所習銀窰耳玩之伴稱好命童付銀工看樣而密授以意童還往莫家語其妻曰汝家官人云有一古銅鑪欲貨命吾來取以窰耳爲信妻不疑取鑪相授張得鑪命別置他室案上而徐引步入莫見鑪張目曰汝足亦能行耶恬不爲怪

古今雜纂

卷第十五

五

銀佛

張林奏毀佛寺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凡銀佛一尺以下多袖歸人號蘇扛佛溫庭筠笑曰好對蜜陀僧

○獻羅漢

曹翰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廬山東林寺羅漢每舟載十餘尊獻之

○賜相國寺時謂之押扛羅漢

子孫爲乞丐時百餘舟安在

○盜佛輩

王鎮惡性貪既破姚泓盜取府庫無算劉裕念其功不問又盜泓僞輦裕驚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葉於垣側裕大笑

○科錢造像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污有一里正死範集里正二百人爲之造像各科錢一貫既納錢二百千範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救急我先造得一像且以貨之於袖中出像僅五寸許

此令乃化緣和尚現宰官身者

古今雜纂

卷第十五

六

○取油客于金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州民有油客于者姓鄧能蒸其力蠶騰安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進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久立饑倦不堪次日又召或諷鄧生曰此侯賄本不爲蒸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數錠復免

○張鷟薦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外廉而內實貪一日自榜縣門

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典級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眾議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謙也。」眾曰：「然。至日各持緣獻之。」命曰：「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喝者。」眾進士以驚驚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却尋魚。」

○賄命

北齊和士開見人將就戮，多所營救得免，即責其珍寶，謂之賄命物。

古今事考 卷之十五 賄命 七

人儘有寧舍命，不舍錢者，和未免乾折人情。

○張趙徵錢名

唐宋遺史：張崇帥廣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後還徵渠伊錢，人不敢言，但將鬚而已。崇又徵將鬚錢，五代史補：趙在禮自采石移永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後在禮還任，每日徵拔釘錢。

○人鬚筆

嶺南兔不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已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

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不能致，輒責其直。

○負絹布

後魏胡太后幸藏庫，見布絹充盈，恣從官所取，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宗負絹過任，遂至顛仆，崇傷腰，融損足，太后使侍者奪其絹，令其空出，時人笑焉。

燕宋該性貪，太祖欲厭其貪，賜布百疋，令自負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頂。

凡人財帛官亦有天限，人但知多負者力過則蹶，而不知多藏者祿過則絕也。

古今事考 卷之十五 貪贓部第十五 八

○利賜予

南漢閩蜀皆稱帝，高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所向稱臣，如乞兒，叫老爹奶奶，便不直錢了。

○利賄給

宋張瑄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及北朝，賄給甚厚，瑄利之，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卒不死。

此等性命，方是直錢，失此好機會，未免入坑中。

○一門貪鄙

者石董揭戲之董提劍景公曰公制百姓董捕何為不制公

○壯觀牧愛

正德中陳民望為黃州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人也頗有清譽指題謂鄧震卿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賦官也相與一笑又紹興府有扁云牧愛威編脩謂時守曰此扁可撤去自下望之乃牧愛字耳牧愛壯觀是的對

○○菜瓮

古今事考 食鹽部第十五

聶豹字文蔚永豐人好講陽明之學而天性貪狡為蘇州時納賄無算嘗封金於瓮為李通判所見佯云以菜寄文李曰拙妻正思菜遂取十二瓶去豹不敢問

遂廢曾講學故不敢與李通判爭競

○麻鞋一屋

顏氏家訓鄴下一領軍貪甚及籍沒麻鞋亦滿一屋

○錢癆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矣而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癆

○不動尊

劉宜武鑄鐵為算子下薄遊妓家妓求釵奩劉子辭之姥曰君家庫中青銅號為不動尊可惜朽爛劉子云吾父喚算子作長生鐵况錢乎彼日燒香禱祝天地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

○欺心報

耳譚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請贈道士衡皆不問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誦滅所載倉忙不服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蓋皆余英物也

○死友

耳譚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約為死友實以利合也偶夜行見火燐燐識其地掘之見銀筍蠱起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然後鑿取劉已置毒蓋中令張服之張亦腰斧而來乘醉擊劉死而不知已已中毒也兩人者皆死其家人往視銀筍濯濯無跡萬曆乙未年事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於萬曆戊戌中有偷兒從水竇中入竇隘攢以首無完膚矣亦得一大寶置頂際如前出至寶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退兩頂相抵稿死而寶在其中久之擁水不流治漬始見見邸報

○神仙酒

翁園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詣一酒肆中取飲飲畢輒去釀家亦不索直久之道人謂主媼曰數費媼酒無以報有少藥投井中可不釀而得美酒乃從漁鼓中瀉出藥二丸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井中而去

食穢部第十五

三

明日井泉騰沸挹之皆甘醴香味逾於造者俗呼爲神仙酒其家用此致富凡三十年而道人復來闔門敬禮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來所入子錢幾何主媼曰酒則美矣奈乏糟粕飼豬亦一欠事道人歎息以手探井中藥即躍出置漁鼓中井復如舊

○古物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晏已有所送而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嘗出行道中見狗枷敗犢鼻命僕取歸飾以箱送之牋曰承復需古物今奉李

斯狗枷相如犢鼻

○銅臭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及辭帝帝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子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均曰我作公天下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但海內嫌其銅臭

○貪位附

夏侯嘉正性貪常言若能見水銀成銀一錢知制誥一日死亦無恨

食穢部第十五

三

則天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不伏致仕

朝野僉載滕王爲隆州刺史多不法叅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擗榻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榻聿曰前後八榻即令遷入聿歸歎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榻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榻將軍

食穢部 終

驚忍部第十六月錄

以人命戲 計四條

水獄

剖視腸腹 計二條

佳射的

針

吞繯

試劑

食鹽杖左右

弔民伐罪

周興 計二條

肉雷

肉鼓吹

替基瀝血

殺婢妾 計二條

一瓜殺三妾

兇僧

符令部

符生

食人 計三條

食人腦

生食人耳

勇士相噴

汲泉

高昂

李凝道 以下下急

皇甫湜

穆寧

石虎

土迹

王思

陳都憲事 計二條

豐南隅事 計二條

斬石人 罵伍胥

王君麻 以下急

郭崇韜

投洞

碎碑

乾廷召

獨步來

忿撒樂

截腸 塞制 以下神勇

杜伏威

任城王 以下絕力

桓石虔

羊侃

彭博通等 計三條

符令部

驚忍部 下急念城勇力附

子猶曰人有恒言曰食酷貪猶有爲爲之也酷何利焉其性乎其性乎非猶忍人亦自忍也嘗聞諸靖間一勛戚子好殺豬日市數百猪使屠者隨池宰割因而觀之以爲笑樂又吾里中一童子見狗屠縛狗方舉棍急探袖中錢贈之曰以此爲酒資須臾此一棍與我打自非性與人殊奚其然集驚忍第十六

○以人命戲

漢書江都王建專爲淫虐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

廿八部 驚忍部 第十六

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舉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勿救宮人姬八子姬妾有過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強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羸羊及狗交

北齊文宣淫暴楊情雖牢輔每使進廁等又嘗置情棺中載以輜車幾下釘者數四每視朝羣臣多無故行誅乃簡取罪人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

時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

臧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竭於皿器置俎其中親之極樂帝即命索竭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呼號宛轉帝與綽喜味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呼令入門忽踏蛇驚惶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

廿八部 驚忍部 第十六

龜等啗其髓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痛號欲絕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鼈口或用艾炙背乃得放人被驚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水獄

漢主嬰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謂之水獄

○剖視腸腹

閩主曠謂學士周維岳曰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曠欣然命梓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岳無能侍陛下劇飲者乃舍之

宋後廢帝好殺遊擊將軍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

○佳射的

齊高帝為宋中領軍蒼梧直入府寺執熱帝袒陽蒼梧
畫帝腹為射的自射之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的
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

○針

典論劉表設大針於杖端客有被酒劉之以驗醉醒晉
史武帝太子惡舍人杜錫亮直置針於錫坐墮中刺之
流血語云如坐針氈本此

○吞鱧

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嘗微服遊市里問賣鱧者
曰刺史何如答言躁虐綸怒令吞鱧以死

○試荆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取以試人
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
曰前許見宥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乎撻捶如初

○食鼈杖左右

隋崔弘度為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鼈

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
長安語曰寧食三斗醋不見崔弘度

○弔民伐罪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
兒也能吐且釋汝賊竝吐之有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
一鑊鉤長尺餘甚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
兒鉤下死今以賊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
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

○周興

周興性酷每法外並刑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
勝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息無言
周興有罪詔來俊臣鞠之俊臣方與興對食謂興曰因
多不素奈何興曰此易耳內囚大甕中燬炭周之何事
不承俊臣命取甕燬炭徐起揖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入
甕甕甕部籍書云山鉤為左史後羅織受誅其屋起甕甕甕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陳錫玄曰薛文傑為閩王鐸造檻車謂古制疎闊乃
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文傑首
被其毒文傑嘗誣殺吳英後周興軍士憤怒即以檻車送之盧多遜之貶朱

也李符白趙普請改竄春州普不答及符被貶竟得春州不浹旬死語曰張機者中於機設檻者中於檻作發之弊豈獨一商君知悔耶

○肉雷

來紹天稟驚忍嘗宰郢陽剗鐵繩千條或有問不承則急縛之仍以其半梃手往往委頓每虐感一奮百囚俱斷轟響震驚時號爲肉雷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孫誰謂善惡無種

○肉鼓吹

李匡達性忍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捶楚之聲曰此一部肉鼓吹也

○發墓瀝血

梁豫章王恽母吳淑媛先侍齊東昏及幸於武帝七月而生恽恽年十四五頻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恽淑媛詢夢中形色頗似東昏爲言其故恽乃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骨滲有微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

○殺婢妾

太尉崇每邀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常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丞相勸教使盡教曰彼自殺人於我何與惡人遇惡人只是婢妾悔氣覺呂太后筵席殊散濬詩話杜大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蟲雖妻有過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絕大中戲表皆出其手嘗作臨江仙詞有彩鳳隨鴛之句一日大中見之怒曰鴛且打鳳掌其面折項而斃

彩鳳隨鴛鴦多矣不識何以反怒

○一瓜殺三妾

曹操宴諸官於水閣時盛夏酒半酣喚侍妾用玉盤進瓜妾捧盤低頭以進操問瓜熟否對曰極熟操怒斬之坐客莫敢問故操更呼別妾進瓜羣妾皆驚內一妾聽敏遂整容而前操問如初對曰不生操怒復斬之再呼進瓜無敢前者一妾名蘭香操所深昵衆妾皆遜之香乃擊盤齊眉而進操問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斬之坐客皆拜伏請罪操曰公安坐聽訴其罪前二妾

吾斬之者，久在承應，豈不知進瓜必須齊眉而捧盤耶？及答吾問，皆開口字，斬其愚也。蘭香來未久，極聰慧，高捧其盤是矣，復對以合口字，足知吾心，吾用兵之人，斬之以絕其患，見花木考。

○兇僧

僧慧林，談經吳門村中有嬌婦，素佞佛，製禪履餽之。僧疑婦悅已，夜持刀踰垣而入，直逼婦榻，婦不從，斬婦頭，及其一婢，復踰垣而去。適婦死之前一日，有族伯索通稅，與婦開鄰，疑伯之殺婦也，訟於太倉丞陸措。陸訊之急，遂誣服，索其首不得，苛掠不已。伯之女方十四，痛父甚，乃自經，獨父斷已首代之。時婦已死月餘，女首淋漓，若生，陸訊其故，伯不得已，以實對。陸心悸，遂發病，夢有神告曰：古刹慧林，以其名訪之，果談經僧也，已逃矣。遣捕密偵，獲於鎮江，自云已殺女子五十輩矣，授其囊，得婦首，漆而與具，每興至則熟視，其淫暴如此。

○將生

前秦符生，字長生，無一目，七歲時，祖洪戲之，謂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

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梁不堪鞭捶，後卽位，兇暴時，虎狼爲虐，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讓之，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自當止，何讓之有？

○食人

朱粲有衆二十八萬，剽掠漢淮間，軍中乏食，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餓？置揭磨寨，以人爲糧，及降唐，段確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羶肉耳。遂殺確，烹食之。

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噉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問曰：間尚書在鎮，好食人肉，虛實？茂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肥，爭堪喫。

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千錢，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汎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人少女者，名之爲美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

兵荒之慘，卽此三條，已不忍道。彼無識狂生，少不得志，輒拍几思亂，何哉！

○食人膽

五代趙思綰反，嘗言食人膽至千，剛勇無敵。每殺人，輒取膽以酒吞之，後爲郭從義所擒。

○生食人耳

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號。彥升談笑自如。

○勇士相啖

古今事考 卷十六

九

呂氏春秋：齊勇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塗遇而飲，索肉不得，乃笑曰：「子肉也，我肉也，何別求肉爲？」因抽刀割肉相贈啖之，肉盡而死。

○汲桑

汲桑盛暑中睡，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涼。斬扇者，軍中謠曰：「奴爲將軍何可益？」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高昂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柳其使使。

曰：柳時易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柳，劍之曰：「何難之有？」不敢校。

○李疑道

以下下急

唐龍游令李疑道，福性，姊男纔七歲，故惱之，卽往逐，不遂，以餅誘得之，敲其胸背流血。

○皇甫湜

皇甫湜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誨詈且躍，手杖不及，則齧腕血流，嘗爲蜂螫手指，乃大蹶，散錢與里中兒及奴輩，其斂蜂窠，山聚於庭，命捷碎絞汁以酬其痛。

○穆寧

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遺笞杖。一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美，以爲行有重賞，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

○石虎

石虎命太子遼總百揆，還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時有所不聞，虎復恚曰：「何以不呈？」詰責皆

捶月至再三遂甚恨遂謀逆

○王述

王藍田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履齒碾之又不得喫甚復於地取納口中齧破即吐之

○王思

魏王思爲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拔劔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陳都憲事

卷之十六

十一

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達左右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鮮有不被其掌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有相知勸以寬緩乃置一木簡刻戒暴怒三字於上以示儆及有忤之者輒舉木簡撻之無數

陳都憲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擒拏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拏何人乃叱之曰是蠅又奪州帽取銀簪剔指甲失墜於地

而起坐自拾簪觸地號數次方已

○豐南隅事

鄧縣豐南隅坊以建言有直聲居鄉性最暴朋友稍拂意即命幹人毆殺之其人應命必陰以告友友即僞爲中毒仆地坊見之必大笑盡訴其胸中之怒良久命昇出次日此友復來駭問所以不死狀佯應曰家中急救得解坊即與歡好如初亦不追詰雖至厚之交一歲必三四訛焉

豐禮部嘗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是嘗

卷之十六

十二

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離誑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補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布衣沈爲首三等則鼠蠅蚤蟲蚊也

○石人 罵伍胥

劉子光出低道賜無水山南見一石人問何處有水石人不答拔劍斬之須臾水出

吳郡王闕渡錢塘江遠風船欲覆闕拔劍砍水廟罵伍胥風稍緩從濟

○王君廓 以下念妹

王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遇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又是一位蘭相，如相如叱秦王，日皆流血。

○郭崇韜

郭崇韜素疾宦者，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驛馬亦不可乘之。」

○投溺

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研之舊，恨賀傲忽，賀死復詒取。

其稿盡投溺中。

○碎碑

乾符中，顏標典都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姚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巖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

○范廷召

宋范廷召惡飛鳥，見必射之，所居處鳥必絕種，又最惡鷹鷂，聞之輒為擊殺。

爲夢求

樂安成王蕭欽博雅擅文章，吏部尚書柳公綬名譽擬敵，一日聞欽卒，賓從往候，信言信言乃展一解，踞出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舞蹈爲賀。」

○忿撒樂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妓樂甚盛，一少年勇於見色，甫就席，一客以有服辭，固請撒樂，少年忿然責之曰：「收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闕堂。

○截腸 塞創 以下神勇

北齊彭樂與周文決戰，被刺，腸出，納之不盡，截去復戰，隋張定和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

○杜伏威

唐杜伏威與陳稜戰，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汝，箭不拔。」馳入稜陣，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

○任城王 以下絕力

魏任城王章善左右射，好拳劍，百步中於懸髮，樂聞國，處處文如錦斑，以鐵爲檻，裝勇之徒，莫敢輕視，章與

虎尾以繞臂，虎無聲，時南越獻白象，章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趨捷絕倫，隨父潛入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力，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羊侃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西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檻，沒指。

○彭博通

唐河間人彭博通，曾於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襪，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彭脚終不移，半駕車正走，彭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曾遊瓜步江，有急風。

張帆彭捉尾，纔挽之不進。

元時攸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為人担米，肩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臥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歐千斤，洪武初京師列校也，幼以膂力得名，城中少年輩欲侮之，歐乃脫衣，以手挽起，兩柱聚，衣，屈於柱下，眾皆貽聘走避，適西域入貢，回，舊蹀躞者，自號鐵力漢，朝廷募歐與較，勝之，即日改長太倉，儲百斤，後雖老，嘗乘馬過獨板橋，馬踟躕不能行，歐以石臂挽其馬，高步而過，人皆偉之。

容悅部第十七目錄

天后好諂 計二條

赤心石

代撰圖

霍獻可 郭弘霸

熨衣

七歲尚書

諛語 計四條

教諂

張昌宗 元載

偷媚

改姓

冒族

割股放生

程師孟 張安國

雞鳴犬吠

松壽

金作首飾

貢女

獻妾

奪妻

敬名 計六條

觚不觚錄謙稱

萬拜

跪

諛足

洗鳥

咽唾

作馬銜

嘗機 計二條

諂馬

父諂子

懷相國詩

江陵相公事

祭文諂語

看墓

奔喪

敬無鬚

不敢鬚

風漢及第

馮希樂

答譽

勢利 計三條

容悅部

子猶曰南荒有獸名曰狎狎見人衣冠鮮采輒跪拜而隨之雖驅擊不痛不去身有奇臭惟膝骨脆美謂之媚骨土人以爲珍饌余謂凡善諂者皆有媚骨者也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王祥不拜司馬晉王晉王重之朱序不拜符堅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今濬私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遣損棄諷人者亦何益哉集容悅第十七

○天后好諂

襄州胡延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

朱前疑上書則天云臣夢見陛下御宇八百歲后大喜即授拾遺又刑寺繫囚將決乃共商於獄牆內外作大人跡長五尺至夜分衆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有聖人現身長三丈面黃金色云汝等皆坐冤然勿憂天子萬年即有恩赦后令把火照視有巨跡遂大赦天下改爲大

足元年

捏鼻頭即得官掘地孔即免罪以天后之英明豈不知其偽正謂此非惡心耳

○赤心石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見唐詩或作李日知事誤

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柳樹下久之獨語

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

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

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

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溫雖草賊此

舉勝天后遠矣

○代儀圖

天后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間朝隱當詣少室因親撰祝文以身代儀沐浴伏於組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后病愈特加賞賚張元一乃畫代儀圖以進后大笑

○霍獻可郭弘霸

霍獻可以希旨爲忠。一日頭觸玉階。請誅狄仁傑。裴行本遂至損額。故以綿帛裹於巾下。嘗令露出。冀后見之。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熨衣

宋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吏部何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七歲尚書

梁武帝伐齊。齊昂不屈。後梁以爲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難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前後若兩截人。此語是他供狀。

○諛語

桓玄篡位。牀忽陷。殷仲文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中。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

胸以上臍以下分。蓋未有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代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識者哂之。北齊武成生齟牙。諸醫以實對。帝怒。徐之才曰。此是智牙。主聰明。長壽。帝大悅。

王世充有異志。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以進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言相圖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也。世充大悅。

魏武德祚病亦福徵。云繼及作妖言。諸子皆成符。食態臣貢諛。亦何不至哉。

○教詔

陳太僕萬年內行脩美。然善事人。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薦之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敢言。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乃不聽耶。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咸詔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昌宗 元載

天后寵幸張昌宗其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囑無不從者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卽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畱註官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此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置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

立節度使遣太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此等權勢不得不諂有此等諂人那得不受權勢

○偷媚

宋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嘉鳳質聲譽及同官樞屬交以諂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竟迫清議而去齊盧思道久仕不達或勸詣和士開盧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遙見一時諸名勝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弘治中權閹李廣

以左道進後仰藥死摻得納賄簿籍中載黃米白米數太多上評之左右曰黃白卽金銀也言官請按籍究問凡與名者昏暮赴戚晚求援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轎影幢幢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而姓名傳播漸就罷黜嗚呼權門如市從來遠矣徐存翁在相位語所知曰老夫今日譬如雞母方宿若行動定有一羣雞隨去君輩慎勿相近斯語可思

○改姓

今狐相綯奮自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人有搜者不怪通族錄是遠近爭趨至有姓胡冒今者進士溫廷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余又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今狐尤可笑

楊升菴云唐時重族系李氏十三望隴西第一雖帝系亦自屈居第三而李氏妄稱隴西者反冒爲宗室曰天潢仙派夫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附之況天子乎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求榮反以得辱也

○冒族

崇寧末策進士蔡寔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寔為以父京命二子攸脩出見寔丞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為壽光祿卿聶申不關書以大籠貯雀鵲捐笏開籠每一鵲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時嘲之曰虞侯為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客說部第十七

七

楊茂諫曰定知書短於筆不則錦軸金字侈頌功德矣子猶曰當今錦軸金書豈盡長於筆者耶荆公餘業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祐輩卿大通佛法

唐大理正成敬奇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姚相惡之聶申蓋有所本

○程師孟張安國

程師孟嘗請於荆公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公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預求以俟異日又王雱死張安國披髮

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嘲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雞鳴犬吠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畢所為也韓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嘲以詩曰堪笑明庭驚黨貴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燭鐵熨刀到後平原敗復有詩云侍郎自號東橋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松壽

程松諂事韓侂冑自錢塘令拜諫議滿歲未遷殊快快乃市一妾名曰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

○金作首飾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貢女

唐進士宇文翊有女國色不輕許人時寶璫年逾耳順方謀繼室翊以其兄諫議正有氣焰遂以女女璫紅顏命薄遭此詔父

○獻妾

錦衣廖曉以驕橫得罪有旨封其宅舍限五日逐去其妾四面觀音者請見朱寧而解之寧一見喜甚留之五日則寂然無趣行者矣治事如初寧自是常過鵬宿從容語鵬曷贈我鵬曰捐以待父則不獲效一夕杯酒敬奈何不若爲父外館寧益受寵之

○奪妻

劉太常介繼娶美艷冢宰張綽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綽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強與歸矣有劉瑾做坐媒何愁不諧奉人者須防此一着

○敬名

馮道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馮老子身事十主門客效顰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適同坐熊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薛昂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與賓客會飲有犯

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咤或自犯則

自批其頰以示戒寧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

會客命出侑樽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

犯太師諱一座駭愕詢之則薛太尉家婢也

又同時蔡經國以經京音似奏乞改名純臣尤可笑

方巨山名岳爲趙相南仲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方已

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萬山

王彥父名師古嘗自諱硯爲墨池鼓爲皮棚犯者必棧

一日有李彥古往謁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

謹抵候參彥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章惇拜相安惇爲從官因嫌名見時但稱享或作詩嘲

曰富貴只圖安享在何須損却一生名

○狐不狐錄諫稱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小

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復有
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
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臺
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珪
性謙下、投諸貴人刺曰、渺渺小學生、好事者作詈云、
臺末臺駁、渺渺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又楊太傅一清爲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
遊者衆、迨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籍師生義以求進、
取、鄭編脩灝始謁楊、即執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錄、
答曰、灝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灝乃私淑門生、
也、元美所云不虛耳、○隋伐高麗、其王上表稱遼東
糞土臣、帝悅、遂罷兵、則謙稱信有效矣、
○萬拜
朱後晦翁曾孫也、詣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
時人謂之朱萬拜、
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
節者、遂自經、其語事似道、又何也、子猶曰、世情性命
猶可舍、得富貴處却舍不得、

○跪
尹旻偕卿貳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
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及旻等
入、皆跪、越尤之、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
○諛足
宋彭生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
曰、奴不亦諂乎、
○洗鳥
大學士萬安老而陰戾、傲人倪進賢以藥劑湯洗之、得
爲廢吉士、授御史、時人目爲洗鳥御史、
○咽唾
日陸眷本出西遼、初爲庫辱官家奴、諸大人會集、皆持
唾壺、惟庫辱官獨無、乃唾入陸眷口、陸眷悉咽之、曰、願
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攜入我腹中、
○作馬銜
唐張炎詣事薛師懷義、掌擎黃幘、隨薛師後、於馬傍伏、
地、爲其馬銜、世廟時、嚴世蕃用事、戲呼王華曰、華馬
王、卽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狎客也、卽伏地作馬机、

嚴內踐而乘之

○嘗穢

魏元忠病御史郭弘霸往候視便溺即染指嘗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魏惡而暴之又嘗來俊和士開爲尚書威權日盛偶忠傷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舉而盡

○諂馬

趙元楷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諂事元帥侯君集君集馬病賴瘡元楷指沾其膿嗅之

○父諂子

蔡京未去位朝廷差童貫偕子攸往取辭位表京失措并子呼爲公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蔡攸嘗詣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執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遽去客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父子爭權古未有也若東樓原非嵩子復何怪○又鼂錯父亦呼錯爲公陳錫玄曰此由太公呼漢高爲帝來

○懷相國詩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慚

○江陵相公事

張居正父初死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輿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已復加經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侍坐有小閣

者居正所私閣以役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勝陳之瑞拱立揖聞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

江陵奔喪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經代孝子守苦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中官魏朝奉太夫人北上所經由許步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道護張相國病百僚俱爲設醮祝釐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暘日中當拜章則企跪竟夕弗起至有賂道士俾數更

端以息。勝力者。南都效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
三舉。一中丞誇於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膝腫矣。

居正初病。百僚設醺。已而病劇。大臣復有舉者。次相
申汝默笑曰。此再醺矣。

○祭文諛語

王相國荆石宅憂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公
爲啓聖夫子王却之

雲間李中條見黃綠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
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吁

○看墓

土書且不可況禮上尊號。嬪反甚矣。○余在婁江曉
曾聞荆石公宴一巨室家庖人進饌首公方取一枚
值客語酬對偶以手按而匾之。主人疑是公所好。明日
特送饌首一大盒約百餘皆匾者。

○奔喪

杜宜猷除宜城。中官力也。宣城爲中官區。數杜每寒食
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教使看墓。
唐書高力士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

正直就其喪所。被髮痛哭甚於已。親宋史梁師成妻死
蘇叔黨范溫皆衰經臨哭尤可笑。

前代宦者亦有妻。漢丞相御史條奏石顯惡。免官與
妻子徙歸故郡。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妹。李輔國娶元
擢女。乾妻已自可笑。況復生兒。○漢書靈帝崩時市
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北
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屢
與金爲義孝。

○敬無鬚

唐中宗時宦官用事實從一一名爲雍州見訟者無鬚
必曲加承接。每有誤者。

○不敢鬚

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
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風漢及第

劉黃楊相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恨。中
尉仇士良謂楊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
楊大悚懼。即答曰。嗣復昔與黃及第時。猶未風耳。

○ ○ 馮希樂

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必便道掠食。

○ ○ 答譽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雲間錢學士溥面譽盛德不已。公曰：得無有干乎？錢曰：卽此明哲非人所能也。以訟狀出諸袖中，公曰：此事難行。錢曰：彼憐我數至數愧，似不可恕。公許之，又出一狀於袖中曰：諺云：一客不發兩主。公笑曰：足以答公譽矣。

○ ○ 勢利

徽州某上舍不讀書而好爲勢交，一日里人有讀陶公歸去來辭者，至臨清流而賦詩，遽問曰：是何處臨清劉副使？幸攜帶往賀之。里人曰：此歸去來辭語，乃曰：只疑見任上京，若歸去者，吾不往矣。

賀美之與伊德載飲，一富民家民以德載貴人也，詣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酬酢重沓，畧不顧賀，賀斟大觥呼之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有吳生者，老而趨勢，偶赴廣席，見有衣者後至，各側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恭甚私詢之，乃張伯起也，更欲慇懃致禮，張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勞。

李悅部

李悅部第十七

十八

部第十八目錄

金樓子載子路事	晉明帝詔
急淚	無淚
廖思無過	宗權非反
唐宋土子	韓麒麟
天后時三疏	費祭酒
背刺盡忠字	自宮
皇后阿奢	路巖
任佃	誤解卦影
盧多遜	萬安
不肯丁憂	巢由拜
月犯少微	桓溫似劉琨
王建	王廬江
譽詞成句	冒從姪
林通孫鶴山後	誤認從叔
鮑當	李慶遠
劉生	方相姪
脩史人	廬陵魁選

閑子齋後	元昊榜
看命司	三百冤鹽齋
山東好人	罵武弁
党姬	放生
冒詩并冒表丈	偷詩
爭詩	詆詩
和少陵詩	高霞峰
陸居仁	四本論
要誓	競射
鶴敗道	蕭韶
嘴尖	長鬚僧
陳莨	臨安民
聶以道斷鈔	僧題壁
換羊書	驢乞假
林叔大	奠金別用
鸞塔	李庚女奴
姚江書生	城中女

顏甲部

子猶曰天下極無恥之人其初亦皆有恥者也。言而不革習與成暱生爲河間婦人死雖欲爲謝豹亦不可得矣。余嘗勸人觀優從此中討一箇乾淨而孔夫古來筆乘孰非戲本只少一副響鑼鼓耳。集顏甲第十八。

○金樓子載子路事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

太極圖說第十八

士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集之

貧兒得粥自豪不知他人有喫飯者

○晉明帝詔

明帝詔封詔與庾公信誤致王丞相既開視末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居治丞相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聞臣聞無不見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丞相太尖酸

○急淚無淚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卽拜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鳴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兩日自哭亡妾耳

○兩箇花臉固可笑然此墓豈可使他人有淚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劉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關于耳

○此處用得着一副急淚恨無處買

○廖思無過

太極圖說第十八

熙寧中福建賊廖思聚徒黨於山林已聽招撫出降朝廷赦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哂之

人但知廖思可笑孰知薦剡中說清說廉墓誌上稱功稱德皆是廖思脚色安然不慚獨何也

○宗權非反

蔡州秦宗權繼黃巢僭稱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既爲汴帥朱全忠所擒檻送至京京尹孫揆率府縣吏聞之宗權聞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天尹哀之觀者皆笑

○唐宋士子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蕭子鵬應懷材抱德詔後撥工部辦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凡虛名應詔皆此類耳

○韓麒麟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以立威韓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

卿應之劉慚懼而退

○天后時三疏

則天革命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斗量把推侍御史脫脫校書郎有沈全交者續云許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麴糊存撫使昧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彈劾以爲諺訕宜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甚慚

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

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慚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腔羊門家告御史先覺奏合官尉劉緬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釋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慚

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稱爲聖主也

○費祭酒

雙槐歲杪鳳翔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樓棚憲廟奇之祭酒費閭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錢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宜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樓棚即拆卸矣閭聞大慚

○背刺盡忠字

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爲言官所詆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按正德五年錦衣衛匠餘刁宣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衛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者國史黃見之不當愧入

○自冥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而勇於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事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由

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此輩又永樂末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

有十餘人王振亦與焉後爲司禮監竟成已巳之禍
始知豎刁覆齊千古永戒 宣廟英明豈尋常哉

○○皇后阿翁

景龍二年冬，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曠，今夕爲卿成禮。」竇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縷衣，花釵，令與竇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營國夫人，嫁爲竇妻。俗稱乳母之壻曰阿翁，竇每進表，自稱甥。聖皇后阿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絕好一出丑淨戲文

○路巖

唐路巖出鎮坤維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時薛能權京尹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衛守巖有慚色

○ 任 佃

嘉靖間任。卽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鄰縣知縣輒稱卽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鄰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卽將卽將。又卽將卽將二字。好難當。

○誤解卦影

唐炯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有一衣金紫者持弓矢射落一雞荆公生命屬酉唐卽抗疏彈之冀得擢用上怒謫監廣州軍資庫炯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若到底不認錯、落得做箇豪傑

○ 慮多遜

盧相多遜南遷入於道傍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
盧問其何爲居此嫗輦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

官盧多遜作相令吾子枉道爲某事吾子不從
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
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竄幸未死
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姬言默然趣駕

○萬安

憲宗晏駕內監於宮中得書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
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萬安曰是大臣所爲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
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

○不肯丁憂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計到皆匿之
官僚若其無恥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牒御史
臺然後哭又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
○巢由拜

郭昱陝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比

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乞普笑
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月犯少微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
星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數甚以爲憂俄而歿死會稽士
子嘲云吳中高士一時求死不得

○桓溫似劉琨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伐秦還於北
方得之巧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婢也一見溫便潸然泣

○王建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悟者累日

○王建

王建嘗坐徒刑但無杖痕及得馬涓爲從事涓好詆詆
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
涓曰有之建恃無杖痕對衆袒背示涓涓曰請足下試看
遭責杖而肌肉如是涓乃撫背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
好膏藥來賓佐失色

王建諱杖、殊無豪傑氣、馬涓教誨得好

○王廬江

王含作廬江郡、會涓復籍、王敦讓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譽詞成句

黔郡刺史新任公譙、時伶人致詞曰、爲報吏民胥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刺史喜其善譽、問誰撰此、將遣賚之、伶人對曰、此郡中迎官成句

凡府縣官臨去任、有遺愛者、百姓爭爲脫靴、著於儀門、以代甘棠之恩、近有爲貪令脫靴者、令訝曰、我何德而煩汝、答曰、是舊規、近吾邑又有僞爲脫靴、而以敝靴易去其佳者、蓋銜恨之極也、尤可笑

○冒從姪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將赴任、抵於湘川謁凝、啓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問其小名、答曰、通郎、乃令左右促召其子至、詰曰、家籍

中有通郎否、子沈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受以從姪之禮、因問前任何官、答曰、昨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語其子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非吾枝也、遽徵屬籍、果有通郎、已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覩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誤受君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乃令坐、與餐、復謂曰、當今清平之代、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使卒悉笑、王慚、報食不下咽、斯須蹶踏而出

唐龐嚴及第後、登科錄訛本、倒書名、姓爲嚴龐、有江淮舉子姓嚴者、乃冒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會同食、問及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問君何姓、舉子怪曰、叔姓嚴、姪亦姓嚴、何更相詰、龐大笑曰、君謬矣、余自名嚴、何事見攀爲族、舉子狼狽謝去

○林逋孫鶴山後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選、陳與林傳俾其讀之、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因贈詩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

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蘇有魏芳者、自稱鶴山後、請爲公建祠、因規奉祀、公裔孫白其詐、芳不能爭、竟得罪、而猶自詫爲公後、不已、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因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誤認從叔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儒亮既是同房、便令入宴、何氏姑姊妹盡在坐焉、饌畢、徐出、需大笑、儒亮羞不敢出、京師人因號需爲何郎中。

出妻獻子、博得一番舖餒、畢竟後來相見、如何稱謝。

○鮑當

真宗時、薛尚書映知河南府、法曹鮑當先失其意、後獻孤鴈詩、遂沐優渥、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初事皇太子、後因恃寵請託、遂屏之、然猶以見親詒人、一日對客腹痛作楚、曰、適太子賜瓜、多食。

致病、須臾霍亂、吐出租、糲飯及黃臭、非糞、客大嘲笑。

○劉生

劉生者、好誇詡、嘗往弔無錫鄒氏、客叩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問先生何姓、客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生默然、他日又與華氏子弟遊惠山、手持華光祿一扇、羣知其僞也、不發、時光祿養疴山房、徐引入揖坐、生不知爲光祿、因示以扇、光祿曰、此華某作、先生何自求之、生曰、與僕交好二十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得無妄言、生曰、妄言之語、曰、狀元聯句、光祿題詩。

第二遍就不說謊

○方相姓

啓顏錄、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也、遠曰、再從伯父、戲者歎曰、既是方相姓、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脩中人

李至剛脩國史、只服士人衣巾、輒自稱脩史人、李至剛

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爲羞死人李至剛

○廬陵魁選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脩

○閑子騫後

宋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閑求官問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何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元昊榜

夏竦常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萬貫爵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買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伴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構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看命司

司者官府之稱中都有談天者設肆於市標其門曰看命司其術頗售同輩忌之明日乃於對衛設肆亦豎牌

云看命西司其人愧報搬去

○三百甕鹽蓋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進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伴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我不知也但三百甕鹽蓋無處消破耳

○山東好人

青州魯聰以白丸藥往外郡賣之遇一宦強其賤售魯不從遂至詬罵宦曰何處人魯曰山東宦曰可知愚驢山東何曾有好人魯曰山東信無好人只有一孔夫子宦有慚色

近有於考試日鄙徐州無人才者徐州一生出曰敝州止出徐達等八人譚者愧之○蘇郡文風惟崇明爲下有陳生者巨擘也館於太倉同館者乃本州廩生數以海縣侮之陳艱然曰崇明人固不才然非我太倉人固多才然非汝何得相欺同館生默然

○罵武弁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裏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悔

○党姬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煮茶謂姬曰党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僊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

與唐太宗蕭妃事相似

○放生

北使李諧至梁武帝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

有金蘭藥

顏甲部第十八

五

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帝慚之

真正禪機

○冒詩并冒表文

唐李播典廬州有李生來謁獻詩播覽之駭曰此僕舊稿何乃見示生慚愧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丐見惠播曰僕老爲郡牧此已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曰私宜播大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親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恐謝曰承公假詩則并荆南表丈一特曲取播大

笑而遣之

○偷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爭詩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剌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

古今詩集

顏甲部第十八

十六

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蕭楚改恨爲幸遂呼爲一字師詞多爲主尚非確語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貳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公

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文無定價如此又何怪乎虞詡也

○和少陵詩

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是天宇韻榜之梁間自唐迄宋無敢磨者一監司過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亦和韻嘲之未幾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楊雄擬易王通擬論語杜少陵詩偏擬不得○近有

人題詩虎丘殿壁者後寫某人頌首書或戲續其下

云似虎丘老先生正之亦足一笑

○高霞峰

白門賈豎高霞峰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偶諸御史遊雞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峰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美才高公問住持此何等入好挈來枷號示衆霞峰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潛蹤累月

○陸居仁

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隱隱

頭上人不能親一日讀詩經註有不安處思易之忽若

夢中見尼父拱立於前呼吾字曰陸宅之來燕悞矣汝

說是也一友諱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居仁曰何爲

友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耳遂報不復言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謂才性同始畢甚欲使稽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此子可教

○要誓

北齊孫奉學淺行薄嘗問溫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諫

口不如卿奉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何勞且

且奉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

○競射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翥俱

非善射箭不及垛而競言工拙翥戲曰與盧箭俱三十

步左右不曉翥曰箭去三十步盧箭去三十步

○鶴敗道

彭淵才迂闊好誕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禽皆

卵生而此獨胎生語未半圓丁報曰鶴夜產一卵如梨淵才面赤叱去此鶴兩展其脰伏地踰時淵才以杖驚使起復認一卵乃咨歎曰鶴亦敗道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氍而不肯舞然則鶴慣是不素人趣也子猶曰惟不迎合人是為仙禽○晉劉爰之少為殷中軍所知薦之庾公庾忻然便取為佐及與語不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

○蕭韶

蕭韶童時與庾信有斷袖之歡及蕭刺鄂州庾上江陵過之蕭接庾甚薄引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庾不堪酒酣徑上牀直視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韶大慚

○嘴尖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為少卿秉筆簪衰鳴之李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因辱之後獲釋不相聞者十年李為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既相見李不記前事因

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李方悟大愧

○長鬚僧

僞蜀時有長鬚長老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宋問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鬚豈是老婆耶遂捋出侯剃却方引朝見徒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鬚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蜀人為之語曰作事何愚折却長鬚

○陳萇

陽道州城居無畜積惟服用不闕然客稱某物佳輒喜而贈之有陳萇者候其方請月俸渾往稱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臨安民

小說臨安民流居官巷自開酒壚又買錢塘門外豐樂樓庫日往監演偶就宿焉渾熟忽有巨舫夜泊五貴人錦衣花帽叩扉而入登樓索舞之盛目所未睹酒闌命賞鄭重致謝沈生貪而黠心知為五通神

也、再三虔拜、乞一小富貴、客笑而領之、呼一駄卒、耳語良久、卒去、少頃、負一布囊來、以授沈、摸索之、皆銀酒器也、沈大喜、拜受、俄而雞鳴、客去、沈不復就枕、慮懷實爲罪、乃連囊趨擊、更加束縛、待旦負歸、妻尚臥、亟呼之、起曰、速覓秤來、我獲橫財矣、妻驚曰、夜半間、牕中奇響、起視、無所見、心方疑之、豈卽此耶、既開、鑰則空空然、蓋兩處所用器、每夜皆聚此中、神以其貪癡、故侮之耳、沈重加工費、直數十千、蒸澀不出城者累旬、

○聶以道斷鈔

市令譚榮

顏甲部第十八

主

聶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千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呵速送還、子依命、攜往原拾處、果見尋鈔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聶前、聶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賢母以養老、聞者快之、

○僧題壁

霍尚書、賴嘗欲營寺基爲宅、浼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換羊書

宋韓宗儒、性饕餮、每得東坡一帖、於殿帥姚鱗、換羊肉數觔、黃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今當作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主辰製撰紛冗、宗儒又致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驢乞假

胡趙者、昭宗時優也、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棊多早去、晚歸、每至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胡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胡倉忙索驢、及牽至、則喘息流汗、乃正與主人、拽、碰、耳、趙方知從來如此、明早復展步而去、主人復命餵驢如前、胡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胡曰、只從昨回、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

○林叔大

嘉興林叔大、性吝、然多交名流、以要譽、其譙達官、品饌甚豐、此外惟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譏諺交作、叔大忍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潘卽書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

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曰：好水好山，言達官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潘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衆俱不解。潘曰：此卽僧家懺悔語。開堂大笑，叔大數日羞見客。

○與金別用

丁諷好色，病廢常令女侍扶掖見客。客出不能送，每令一婢傳謝。故賓客造訪者益多。旣而有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往致奠，意有寬諷，諷出謝曰：酒堪充飲，與金且留別用，異日不幸，勿煩再費。

○樹墳

唐人榜下擇墳，號樹墳，多有勢迫而非所願者。少年笑風姿爲貴族所慕，命羣僕擁至其第，少年忻然而行，無避遜。旣至，觀者如堵，須臾有永金紫者出曰：某有女，頗良，願配君子。少年鞠躬言曰：寒微得托高門，固幸。待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李庾女奴

湖南觀察使李庾有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者，咸欲蒸之而不得，嘗

遇清明夜，大郎遇之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求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頃却要然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四子各棄所攜掩面而走。

○姚江書生

董太史云：一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第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踢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晉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稱快。

○城中女

煙霞小說：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蓋與私人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

以女畢疾辭而來償已洞悉之。婿家禮筵方啓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迎者至寂然。主人叩從者。皆莫能對。償以被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

青本 雜集

八 顏中郎集十八

五

附錄部第十九目錄

潘妃

宜城公主

胭脂虎

吳婦除官

裴談

李大壯

水香勸盞

王夷甫

九錫

王中令

安鴻漸

四畏堂

爲婢取水

車武子婦

池水清

擊僧

古今雜集

附錄部目錄

謝太傅夫人 計二條

李福

妬無鬚人

妬畫

妬花

任環二姬

妬婦津

人雞相妬

二洪之樂

賀喪妻

不樂富貴

競寵

面首

唐無家法

易內

不禁內

劉氏詩題

子猶曰女德之凶無大於淫妬然妬以爲淫地也譬如出仕者中無貪欲則必不忌賢而嫉能矣然丈夫多懼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免焉則又何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集閑誠第十九

○潘妃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不敢忤意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子

真正杖夫

○宜城公主

唐襄選尚宜城公主選有外寵一人公主遣閹人執之截耳剗鼻剗其陰皮緩駙馬面上令出廳判事僚吏駭笑上聞之怒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

○臙脂虎

陸慎言妻朱氏沉慘狡妬陸宰尉氏政不在已吏民語曰臙脂虎

○畏婦除官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嘗除一人官高宗問曰某人何

因輒授此職弘武曰臣婦草性悍昨以此見屬臣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遣之或謂其諷君語不知却是佞后語

○襄談

襄談素奉釋氏妻悍妬談謂人曰妾有可畏者三少妙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及五十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唐中宗時優人進迴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

是大好外面祇有襄談內面無如李老后聞之乃厚賜優富時君臣皆以懼內爲固然矣

○李大壯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籍區營中安燈盤然燈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入自之曰補闕燈葉又嘗值妻病求鴉爲藥大壯積雪積多方引致僅獲一枚友人戲之曰聖人以鳳皇來巢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皇矣如此肉身燈正合供養生菩薩但不應復殺生耳

○○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水不乾須歸若去遠則然香印相至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遁衆客覺之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例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既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焚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逡道被水香勸盞留住

○○王夷甫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飲無厭干預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麻胡止啼石虔斷謔李陽止妬卽此便是活神道坡仙書孫公素扇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

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用此

○○九錫

王丞相以曹夫人性忌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一日夫人於蔬園中望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可念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驚恚便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亦飛轡出門左右扳車欄右手握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僅得先至蔡司徒聞之謂王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氣謙志蔡曰不聞他物惟聞短麈尾

○○王中令

王中令鐸鎮渚官爲都統以拒黃冠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安鴻漸

安鴻漸滑稽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婦性素嚴呼入幕中語之曰何因無淚安曰以帕拭乾婦曰來日早臨棺須

見淚安計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於額上大叩其
慟慟罷其婦又呼入詬之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安曰
豈不聞水出高源

○四畏堂

王欽若夫人悍妬不畜姬侍王於後園作堂名三畏楊
億戲曰可改作四畏王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爲
恨卒無嗣

還是脩齋誦經不到

○爲婢取水

周益公夫人妬有勝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適過時炎
暑以渴告公酌以水夫人窺於屏內曰好箇相公爲婢
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車武子婦

車武子婦妬武子偶偕婦兄夜歸留宿外館取一絳裙
掛屏上婦出窺疑有所私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
慚而退

○池水清

王氏見聞錄云渠州人韓伸善飲博多留連於花柳之

間其妻怒甚時復自來驅赴同歸嘗遊謁東川經年方
返復致妓與博徒同飲妻聞之率女僕潛匿鄰舍俟其
筵合遂持棒伺於暗處伸不知方攘臂浮白唱池水清
聲猶未絕腦後一棒打脫幘頭撲滅燈燭伸卽竄於飯
牀之下有坐客暗遭毒撻復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
步一棒夾之罵曰這老漢何落魄不歸也燭下照之乃
是同坐客蜀人傳笑遂呼韓爲池水清

○擊僧

渭溪張氏族多懼內少宗伯午峰公之兄號一山者尤

卷之八 閨訓 第十九

六

甚一日忤其婦婦逼之急匿房後樹上婦持竹竿擊下
用鐵索繫之柱宗伯公見之乃曰我將見嫂請釋兄搖
手低聲曰且慢且慢待他性過自放又二日被責潛逃
鄰寺婦竟追至寺一僧方酣臥婦不暇詳視竟以大杖
擊僧僧張目曰小僧無罪婦踉蹌而歸

○謝太傅夫人

謝公夫人韓諸婢使作技太傅暫見便下幘太傅索更一
開夫人拒之曰恐傷盛德

謝公既深好音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蓋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李福

李福妻裴氏，性極妬。一日乘裴沐浴，僞言腹痛，召一女奴，奴既往，左右告裴曰：相公腹痛不可忍，裴竟跣步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旦，監軍使悉來候問，李具以實告，因曰：一事無成已矣，所恨者虛咽一甌溺耳。

○妬無鬚人

荀氏婦，庾妬甚，不容無鬚人與荀語。鄰有少年近荀，庾便索刀杖，少年不平，候庾前，便與鬪，梓庾至地，打垂死，庾終不悔。

○妬畫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殷倩畫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曰：故空早死，病亦尋愈。

○妬花

妬女記：武歷陽女嫁阿武，絕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

爛，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任瓊二姬

太宗賜任尚書瓊二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帝聞之，怒，僞爲酖，敕柳飲之，立死。如不妬，卽不須飲。柳氏拜敕曰：妾與瓊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至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竟飲盡，無他。帝謂瓊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妬婦津

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得婦如此，吾無憾矣。段曰：君重水神而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見夢於劉，劉自是不敢復渡此水。有婦人渡此水者，皆毀妝而濟，不爾，風波暴發，其醜婦雖加妝飾，神亦不妬也。

唐高宗將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并州長史李冲玄或於俗忌，欲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徵狄仁傑諫止，則天子反避妬婦矣。子猶曰：此是李老家法，又何怪。

○人雞相妬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十年，父再娶，治已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爲雌雞，毛色黧黃，明日爲屯軍之贊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果有屯軍攜雞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雞作人語曰：「母烹我，待泰兒還。」家人以爲怪，泰還，雞遶泰喃喃，叙其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畜之既久，飛啄後妻，詬訾不已，泰出，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

○二洪之樂

洪邁與兄适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适家居喪偶，宣子弔焉，适延客至，內齋喚酒，甫舉杯，羣妾全出，酒行無算，适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適來爲守，時已歸居，暇日，宣子造郡齋，適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賀喪妻

解學士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蓋學士夫人亦悍也。

○不樂富貴

韓非子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

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上浴都尉王瑛以功封，其妻大哭於家，人問之曰：「如此富貴，必更取妾矣。」

○競寵

郭尚父二姬競寵，上賜金帛，筋環，命宮人載酒和之，方欲歌以送酒，一姬畜怒，猶盛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曰：「酒盡不須歌矣。」上聞笑之。

○面首

宋文帝姊山陰公主適何戢，謂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

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笑爲置面首三十人，面取笑貌，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笑爲置面首三十人，面取笑貌。

○唐無家法

武三思通於韋后，或升御牀，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

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軟溫。」新制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滑膩。」初，凝塞上，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

○易內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

不解而內何以相願

○不禁內

北齊徐之才見其妻與男子私倉皇走避曰恐妨少年嬉笑南唐韓熙載後房妓妾數十房室側建橫總絡以絲繩爲窺覘之地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時人目爲自在。或竊與諸生淫熙載過之笑而趨曰不敢阻與武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劉氏詩題

古今類事卷十九

十二

許義方妻劉氏端潔自許義方出絕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亦與鄰里親戚姬家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不嘗履閭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閨誠部終

委蛇部第二十目錄

體重

垂腹計二條

肥計四條

偉妓

姚張綽號

短計二條

短小計二條

貌寢陋計五條

短而偃

身短面長

面狹長計二條

西字臉

面黑計三條

黑白不均

混文

中古冠

續理

尖頭

項安節

禿

白髮白鬚計三條

永白髮

貌類猴

大小髯孫

兩頭猊

麻胡

青衣鬚出

偏育計六條

假睛計二條

聾

卷耳

三耳秀才

口吃計六條

王少卿

沒牙兒	損臂
枝指	臂大
三短	秃眇跛僂同聘
三無	惡疾 計二條
風之始	陳癩子
夫婦 計二條	政和景泰二榜
異相	婦人異相
人疴 計四條	項下吹曲
絳樹兩歌黃華二廣	無頭人 計三條
半頭	頭斷復連
勇士廟	無頭亦佳
人妖 計四條	

委蛻部一

子猶曰項籍之腫不如左丘之眇。齊夫之口不如魯之噴。鄭鄩之長不如晏嬰之短。夷光之艷不如無鹽之陋。慶忌之足不如婁公之跛。語曰豹留皮人留名。此言形神之異也。故窘極生巧。足或刺繡。憤極忘死。胸或發聲。是皆有神行焉。借以為笑。可執以為可笑。則不可。集委蛻第二十

○體重

安祿山三百五十觔。司馬保八百觔。孟業一千觔。

○肥

咸通中以進士服用僭倭。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教下盡騎驢。短轡長鞭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肥偉故云。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乃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山陰張俛。景泰初。為崑山學博。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美者。體極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張應云。四

五百勛肥典史同僚大笑

趙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輩緣其腹上戲以李八九枚投臍中後日李大潰爛翁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家人料理其臍得核乃知孫兒輩所納李也

○垂腹

申王馮有內疾腹垂至胛每出則束以白練至暑月常苦熱玄宗詔南方取冷蛇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驚人握之如冰王腹有數約夏月實約中不復知煩暑

申王每醉使宮妓將錦絲結成軟轎擡歸寢室號曰

醉輿或言此妓必魁肥者子猶曰不然正要使習慣

周比部岱體甚肥腹垂至膝每當暑月琢水精爲腹帶日三易之猶云不堪自爲文以告上帝祈速化

○偉妓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佐酒內一善歌舞者容雖麗而軀甚偉尤臺所鍾愛向公乞詩公戲題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

○此張緯號

魏光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爲赴蛇鶴坐此貶左司郎中張元一腹粗脚短頂縮服突吉項目爲逆流蝦蟆

○短

湯旣伐桀讓於務光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下於我形吾短也羞而沈於水有咫尺之魚負之而去

按莊子注云務光身長八寸耳長七寸

南史云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十

○短小

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竝短小

何嘗謂顏爲猿顏目何爲猴同遊太子西池顏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猿路人指何爲似顏方矜喜路人曰彼

猿君乃真猴二人俱大笑

唐僖宗質瑣陋成名始婚薛能爲儼相謠以詩略云巡國芳榜榜蒲局望月還公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轡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貌寢陋

朱泚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伴爲奴求出城佖貌寢自稱

曰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袁應中博學者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

元度引之乃得對袁薦肩上短下流又廣額尖額面多

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啞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

錯愕不得陳述而退縉紳目爲奉敕陋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一日隱謁畋畋命其女

隱簾窺之見其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舉子或以

此謔隱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

卷之二十

李德裕第三十

四

白傳與李贊皇不協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

嘗開視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鄭女終身不讀江東

篇什亦是恐迴心故予謂李相鄭女乃真正憐才者

長安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與中書令郝處俊鄉

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遊里巷京

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觀惡不姓許卽姓郝

王元美宴舟州園偶與畫士黃鵠聯席鵠貌極陋元美

曰人皆謂我命帶桃花然果然人問何也曰得與美人

聯席吳人皆舉爲口實凡見貌陋者必曰命帶桃花

○短而偏

武德中崔善爲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
因其身短而偏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爵上
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身短面長

桑維翰身短面長每引鏡自歎曰七尺之軀何如一尺
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陳保粹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
半人及第以桑短謂之半人

有鑿齒有蹇疾符堅亦謂之半人

卷之二十

李德裕第三十

五

○面狹長

梁宗如周尚書面狹長蕭管戲之曰卿何爲誇經如周
曰身自來不誇經蔡大寶曰卿不誇餘經正應不信法
華經耳蓋法華云開經隨喜而不狹長如周乃悟

荀子載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

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西字臉

有川知州面大橫闊時嘲云裹上幘頭西字臉官者已
先聞之壽皇及得郡陞解壽皇憶前語大笑云卿所奉

不必宣讀朕畱覽愈笑不已川出外日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旨也

○面黑

伯益面黑而狹多髯謝希孟見寫真掛壁上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存無幾

王介甫面黃黑問醫醫曰此垢汚非疾也進澡豆令王洗之王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何

焦閣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

古今事類

卷之二十一

六

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黑白不均

崔涯者吳越狂生嘲妓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自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揷鬢崑崙山月初生端得詩憂心如病乃拜候道旁戰慄所哀涯改絕句粉飾之曰覓得黃驢鞍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楊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居豪大賈競臻其戶或誑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

不均

○涅文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府王每戲狄之涅文云愈更聲明狄云莫愛否當奉贈一行伯庸大慙

○中古冠

文中丞白湖頭止七寸時人稱其帽爲中古冠孟子云寸七

○縮頭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

古今事類

七

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尖頭

北魏古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

○項安節

慈聖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仲卿爲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禿

秀州李公衡善與人款曲無所不狎侮少髮號葫蘆時

有作小詞謔之云、家門希差、餐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離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乾捺不翻、真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晒作巴、

○白髮白鬚

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則皤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有郎官老而多妾、鬚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去其白者、妻忌之、又去其黑者、未幾、頤頤遂空、亦可笑、顏太僕居憂、髮鬚盡白、起復北上、以藥黑之、人笑曰、鬚亦起復矣、

委院部第二十

鵬年四十、鬚大半白矣、偶弔一喪家、司賓驚曰、強仕、何頓白、乃爾、羅曰、這是弔喪的鬚、

○咏白髮

浣昌女子朱桂英、嘗咏白髮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世拔盡又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有工夫與白爭、

○貌類猴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少時、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

客賜幡綽、不言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個劉文樹、鬚共頤、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路、大笑、

○大小鬚孫

劉貢父送墨與孫莘老、吏誤送孫巨源、劉責吏、吏曰、皆姓孫、而同爲館職、莫能別耳、劉曰、何不取其鬚別之、吏曰、又皆鬚、劉曰、既皆鬚、宜以身之大小別之、於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

○兩頭猞

委院部第二十

鍾會鍾繇皆多鬚、兄弟盛飾、同坐車上、行至城西門、達一女子、微笑曰、此車中央殊高、二鍾殊不覺、車後門生曰、有女子戲公云、中央高、公問云、何、答曰、夫中央高者、兩頭低、此戲公二人爲兩頭猞也、後、二鍾更不同車、畏達此女子、

○麻胡

成郎中貌陋多髭、再娶之、父母因之曰、我女一菩薩、乃嫁麻胡、索成催妝詩、成便書云、一棒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青衣鬚出

赤水有青衣漸長友曰鬚出矣屑笑曰西出陽關無故人

○偏盲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諱之乃爲小冠高廣纔二寸由是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

桓南郡玄與殷荊州仲堪語次因共作危語桓曰矛頭

漸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殷侍父疾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湘東王眇一目邵陵王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又嘗與劉諒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覺其刺已從此銜之離騷帝子降于北渚日眇眇而愁予

湘東王兵起王偉爲侯景作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後竟以此伏誅

符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爲半面妝帝見之大怒而出

聶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欲識之者重大章曰何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徐祿菴和眇一目常贊千眼觀音云汝有千目衆皆了了我有雙目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

○假睛

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而黜陟之至有置鐵鈎於毬仗以相擊周寶常與此選爲鐵鈎所摘一目睛

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獲原較賜木睛代之注木睛莫知何木置目中無所礙視之如真睛矣

施有吾與趙假同年不睦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個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

○聾

北齊杜臺卿爲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訓對每致

乖越令史不曉諭反以爲笑端

○卷耳

韋慶本兩耳如卷朝士多呼爲卷耳適女選爲妃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韋曰何以知之杜乃自模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三耳秀才

隋董慎爲冥府追爲右曹錄事仍辟常州張審通爲管記慎令作判申天府後有天符來云申甚允當慎乃取方寸肉擘爲耳安審通額上曰與君三耳可乎審通復

古今雜錄

卷耳部第二十

十三

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

○口吃

魏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後周鄭偉口吃少時逐鹿失之問牧豎牧豎亦吃偉以牧故爲效已竟撲殺之

吾吳俞漳水工畫菰而足跛嘗過王府基有跛姬先行傍一童子戲效之姬方怒詈俞適踵至遂大恚曰

彼頑童作短命事耳乃不冠者亦復爲之耶因極口罵辱俞俞陳再四終不聽信事類此

唐時進士及第放榜後卽謁宰相其導詞答語一出榜元時盧肇有故不赴次及丁稜口吃迨引見致詞奉欽言稜等登科而稜乃言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筆聲耶

黃山谷與趙挺之等同在館修書每日扈丁請食題口吃曰來日喫蒸餅山谷笑之一日酒會擬以三宰離

古今雜錄

口吃部第二十

十三

合成字爲令趙肯云禾女委尾熟一云戊丁成五盛一云王白珀石碧一云聖子野土聖未當山谷應聲曰來力救正整與來日喫蒸餅同聲衆哄堂大笑趙赧然

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與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第能遣兒作雞鳴但有所問兄須卽報傍人訝之與杜私賭杜將殺一把問崔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穀傍人大笑因輟延業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爲之替曰是昌家周又疑非類韓未聞雄名也只有艾氣

宣正間有御史茂彪者舌禿言濕侍西班有東班御史誤入西班彪乃面糾曰臣是西班御史茂彪有東班與臣一般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然彪言爲包班言爲邦滑稽者因其言爲一絕曰閭闔門開紫氣高含香嘗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去從此人人慍茂包

○王少卿

鴻臚王少卿善宣王青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所讀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刺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問京師

古今事考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沒牙兒

馬都督老而無牙郭定襄戲曰昨聞鄰婦哭甚哀馬問何哭郭曰其婦喪夫撫孤哭曰痛汝沒爺兒

○損臂

興化詵公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雲峰悅禪師嘗誡之郡僚多愛詵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以書訴悅悅作偈戲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十九

○枝指

祝枝山右手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以多指枝山應曰誠不以富亦祇指以異

○臂大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臂最大嘗入內奏事步履蹻蹻李勣後曳道弘曰一言語公道弘驚轉斂容曰敬聞教勣曰尊臂斟酌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

○三短

北魏李諧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言

古今事考

卷之二十一

十五

諸善用三短

善用三短亦致妍不善用三長反爲累

○禿眇跛僂同聘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僂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使眇者御眇使跛者御跛使僂者御僂蕭同叔子齊侯從臺上笑之客怒

○三無

王廣文竹月者年邁鬚齒已落更闕一耳其同僚戲爲語曰竹月號三無無齒之齒無然而無有耳則亦無有

鬚偶御史蒞府各縣屬候見於官署中談及斯語以爲笑謔及入謁忽觀竹月狀思及前語不覺失笑御史疑令慢已詰之令因以實對御史亦大笑

○惡疾

北齊崔氏世有惡疾多寡眉李庶無鬚時呼爲天閣崔謀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額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先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一日與蘇東坡會飲蘇引古人一聯戲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

士兮守鼻梁

○風之始

吳給士女敏慧後歸名儒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陳癩子

玉堂閒話唐營丘有豪民陳姓病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陳極諱之家人或誤言必遭怒咎賓客亦不敢犯或言所苦減退具得豐款有華客謁之初謂君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將撤又問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

并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渤漚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必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俱備齋罷贈錢數萬一伶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倒憶短李相詩一聯深叶盛德陳曰試誦之時陳坐碧紗幃中左右環侍伶曰詩云三十年前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幃遭大詆而去

○夫婦

五代楊光遠病禿婦又跛足後舉兵反欲圖大事人語之曰世寧有鬚髯天子拐脚皇后耶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闊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政和景泰二榜

政和間狀元何鼎次潘良貴皆少年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時曰狀元真何郎傍眼真潘郎探花真郭郎也

景泰五年狀元孫賢河南人面黑榜眼徐溥宜興人面白探花徐鎬武進人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異相

雲仙散錄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久之乃復程史嘉定間趙南仲爲淮閫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望而畏之不敢仰視異苑賈弼夢鬼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婦人異相

九真女子趙姬乳長數尺馮寶妻洗氏長二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

人疴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

乞錢

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許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

字端楷若有神助

戒菴漫筆嘉靖間有丐婦年二十許自云常州人幼患風雙手拳攣在胸不能舉動兩膝曼轉著地而行由膝之下雙腳虛擎向上遂能以雙腳指紡綳花燃線穿針縫紉飲食凡事與手不異曾在予家試之果然後四五年再來生一兒頗壯偉又能以脚戲弄左右丟擲及以筋夾飯食餵之甚便

猶園京師有丐婦年四十餘全無兩臂兩肩如削每梳

頭鬢右足夾櫛左足綰髮及繫衣洗面亦如之輕便比手無異或擲錢贈亟伸足取貫繩上略無礙滯又段文暉言景德中至岳下見一婦人無雙肩但用兩足刺繡鞋襪織造與巧手相若衣服頗潔每止處觀者如堵競以錢投之

錢象先曰世有無籍之人手足俱全且不能自食不如如此二婦人之足也悲夫子猶曰俗眼愛奇僻雖好不如醜但求布施多何須手足有重瞳四單駝駝貴無偶由來公道衰千秋一漂母假髻先入宮吾亦

乞錢

願蓬首

嘉靖中京師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面鉅而聲雄能就地打滾

項下吹曲

嘉靖庚辰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二道人歸三衢項下有錢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室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行口中帶出寒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是三十年前隨程先生嘗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挂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不知所以然疑卽一人也

陳錫玄曰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
琬仰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釋若多神
無身覺觸世間諸變化相信有不可窮詰者於二道
人何其

○絳樹兩歌黃華二牘

志奇絳樹一聲能歌二曲二人細聽各同一曲一字不
亂人疑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
能寫二積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無頭人

古今事集

太僕院部第二十

三

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饑渴卽畫地作字世情
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然
監左希龍舒常言有親戚宦游西蜀路經湘漢晚投一
店忽見店左側上有一人無首駭以爲鬼主人曰尊官
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瘧癘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
家人以爲不可救竟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日以
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
首妻方懷娠後誕一子軀幹甚偉而首極絀僅如拳眉
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
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
一村舍少憩其家夫婦春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淪落
以進聞傍舍嘖嘖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
手快疾刁大驚愕潘生曰此吾父翁也宣和庚子歲遭
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殮殯
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
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
僦邸神志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悚

古今事集

太僕院部第二十

三

○半頭

段安節於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
人無一半頭坐牀心緝麻還手甚熟其兒婦言巢寇入
京爲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竝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
之手足微動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
餘年矣

○頭斷復連

正德時濟下一秀才遭流賊亂奔避不及被賊砍覺頭
落胸間而喉不斷亟以手捧頭置之項上熱血凝結痛

杜遷死久之稍蘇。臥野田間冠退。家人求屍歸。旬日不死。頗能嚙湯粥。百日痲脫視其頭。癰痕如繩入腮下。

○勇士廟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術僭號。遵擁郡人不伏。進攻之。乃以兵拒。連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日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士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後改勇士廟。見新漢縣圖記。

○無頭亦佳

古今譚果

委蛇部第二十

三

賈雍出界討賊。爲賊所去。頭復上馬。還營。營中將士爭來看。雍從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而絕。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穠三四尺。飲食甚少。往來無迹。惟牀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啟。一日無賴孫。醉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

池州村祖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絲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醺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

夏縣尉胡頊。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方具食。見一老母。長二尺。來竊食。新婦搏其耳。曳入戶。云是七代祖姑。壽三百餘矣。苦其竊。常繫檻中。玆偶逸耳。

唐三原縣董橋店有孟媼。年百餘歲。而卒。店人皆呼爲張大夫店。媼自言二十六嫁張。嘗爲郭汾陽所任。嘗之貌酷類某。嘗卒。吾遂爲丈夫。衣冠投名爲營弟。得續事汾陽。寡居十五年。自汾陽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

古今譚果

委蛇部第二十

五

秦兼御史大夫。忽思。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夫。邇來復誕二子。曰酒。曰渠。酒五十有五。渠五十有二。云見乾牒子。

委蛇部終

滿知部第二十一目錄

魏武 計二條

體認天理

朝野僉載兩孝子

崔張豪傑

乾紅貓

貸金

一錢驢百金

乘驢婦

京都道人

丹客 計二條

耳談二譎僧

吞舍利

易術

巫

女巫

黃鐵牌

竊幣

偽賊偽變

何大復覽盜篇

智婦

詰盜智 計三條

海剛峰

點豎子

日者

孫興公嫁女

匿年

節日門狀

智勝力

術制繼母

制妬婦

制使酒

赦上舍

科試郊錢

金還酒債

分部

子猶曰人心之知猶日月之光糞壤也而光及焉
穴也而光入焉知不廢譎而有善有不善亦宜耳小
人以此懷械君子以此之神明總是心靈惟人所設不
得謂知偏屬君子而譎偏歸小人也集譎知第二十

魏武

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偽收而口偏
叔父見云中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

所告嵩皆不信

乎對曰初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是叔父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

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行刑汝但勿言等使無
他當厚相報此人信之被執不懼遂斬之

啖野葛及夢中殺人皆詐也獨此舉三歲小兒恐亦

雖欺老瞞所親夫豈木偶必是此老有心預擇一條
愚蠢者加親愛而借之以實其詐耳知囊之首歸

賦之魁乎

體認天理

堂紀聞：湛甘泉若水，每教人隨處體認天理。居鄉時，山川佳勝，田莊膏腴者，假以建書院，置學田爲名，以爲之爲自殖計，皆資勢於當路之門生鄉人，常曰：此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也。

不是隨處體認天理，還是隨處體認地理。

朝野僉載兩孝子事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僉有言，碎公門制，後訊，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羣鳥爭食之。其後

數如此，鳥聞哭聲，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田單妙計，可惜小用，然撒餅亦資冥福，稱孝可矣。

河東孝子王燧，家猶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猶犬同時產子，取貓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貓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爲常耳。

即使非僞，與孝何干。

崔張豪俠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遊江淮，嗜酒狂吟，以俠相許。崔嘗有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壯士懷中三尺鐵。一朝若

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俠名播於人口，一夕

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

曰：此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

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

有酒否？張命酒，客飲嚼甚壯，曰：聞公義氣，薄有所請，可

乎？張唯唯。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所深德，君可

假十萬緡，立欲酬之。若濟則平生恩仇畢矣。此後赴湯

蹈火，亦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籌其縑素中品

之物，罄以畀之。客曰：快哉！死無恨，乃畱囊首而去。期以

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囊

首彰露，客既不來，將遣家人埋之。開囊，乃豕首也。方悟

見欺。邇後豪俠之氣頓喪。

按張祐字承吉，苦吟時，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曰：

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後知南海罷，但載羅浮石

歸，不治產，雖一事見欺，不愧豪士矣。

乾紅貓

夷堅支：臨安北門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

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竝無此種，莫使外人聞見，或

被竊絕我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月中言不已鄰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覓一見不得一日忽摸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猶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篋厥妻已而浸浸達於內侍之耳卽遣人啖以厚直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涕淚復篋其妻竟月嗟悵內侍得猶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既徙居矣蓋用染馬纓緋之法積日爲偽前之告戒筆怒悉姦計也

○貸金

耳譚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橐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允爾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湊貸器幣約值百金爲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廬兒皆曳綺繡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橫兒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許貸八百廬兒曰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

我俟於此明日

至寥然空宅堂下雨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

○一錢驅百金

湖海奇聞肱篋惟京師爲最黠有盜能以一錢驅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詣馬市呼賣胡牀者與一錢戒曰吾卽乘馬爾以胡牀待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馬試可乃已馬主謹奉羈的其人設胡牀而上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追之盜逕扣官店推馬於門云吾某太監家人欲段匹若干以馬爲質用則奉價店視其良馬不之疑如數畀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迹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爲平分其馬價云

○乘驢婦

耳譚有三婦人顧驢騎行一男子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方其下驢男子佐之少婦卽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憇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京都道人

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噉方酣聞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彈感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偃偻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偃偻者即其父也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與從復典妓爲妾日飲於西湖鵲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銀一富翁見而心艷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爲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十餘日密約一長髯突至詒曰家惟內艱亟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奈何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婢而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

佯驚曰敗矣汝侵余妾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錙購客客作快快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爲幸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其欲廣遊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俟啓齒即邀飲肆中殷勤謝過既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償於彼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事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旦復竊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僅而得釋及歸親知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輸但纏頭過費耳若送却頭髮傳師父一聲尤無謂也

○耳譚二謫僧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微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饑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

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鑿大數珠數卡類暗噉之皆奸僧所爲

閩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已首俾牛歸之久遂開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

後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歸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生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詐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賴因詰僧請觀舍利僧出瓶授與遽取吞之僧惶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服巴豆瀉下僧歔然濯而收之

○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偽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巫

夏山爲巫自謂靈異范汝與戲曰明日吾握糖餌令汝商之言而中入益信汝巫唯唯及明降神觀者如堵范握狗矢問之巫曰此糖餌耳范拜曰真神明也即令食之巫恐事洩忍穢立盡

○女巫

京師間聞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舍青李於牕詒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

療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梓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

以舍利取人，卽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幻術愚人，卽有托幻術以愚之者，以神道困人，卽有詭神道以困之者，無奸不破，無僞不窮，信哉。

○黃鐵脚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買肆者，與黃戲曰：「必竊若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上，鑄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鑄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得，曰：「黃某主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窬其中，俾通氣，以猪溺囊繫竿端，從窬引竿，納囊於壺，乃噓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磬

鄉一老媪，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媪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鬻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地，負磬反向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包磬復負。」

而出，內外皆不覺。

○偶蹤偶覺

閭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曩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鑪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覺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眾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視塞而成，而覺亦僞也。

○何大復雙盜篇

有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搽貫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貫上之。如是者三矣。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貫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雙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雙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雙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出大聲曰：「盜劫。」

我二盜惶訝遁去，覽盜額乃得金貨歸。

○智婦

耳譚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鄰人，倉皇間恐反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內，昇至賊家門首，割喙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亦不敢言以瘞之。」

○詰盜智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姬聚巷誦經，一姬以失

衣來訴。汲仲命以卒麥真羣姬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姬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盜衣者，以其惑佛，因而惑之。」

劉宰之令泰興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具伏。

陳述古知蒲城縣，有失物莫知爲盜，乃詣曰：「其廟有鐘。」

能辨盜爲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帷焉，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執之，果盜。

○海剛峰

有御史怒某縣令，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御史驢之，遂竊其符，踰牆走。明晨起視篆，篆篋已空，心疑縣令所竊，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海忠肅時爲教諭，往候御史。御史聞海有吏才，密訴之。海教御史夜半於厨中發火，火光燭天，郡屬赴救。御史持篆篋授縣尹，他官各有所護，及火滅，縣令上篆篋，則符在矣。

○黠豎子

西鄰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牆下，置糞穢，其雙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領，僞仰首於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入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小人拖人下渾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

○○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余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侍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髮不覺皆仰首曰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孫興公嫁女

王文度之弟阿智度惡乃不翅年長失婚孫興公將有女亦僻錯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忻然以啓藍田述藍田驚異既成婚女之頑絮乃過於婿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得婦孫女得夫大方便大功德何言詐乎

○匿年

凌景陽與京師豪族孫氏成姻嫌年齒自匿五歲既交禮乃知其妻匿十歲王素作諫官景陽方館職坐娶富民女論罷上知景陽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孫氏所匿上大笑

○節日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遣人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肴因取書筒

視之凡與已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已門狀其人既歛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劉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智勝力

王十於軍中置宴一角抵夫甚魁岬負大力諸健卒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畧展魁岬者輒倒卞以爲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醬預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許醬彼見輒倒耳

○術制繼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怪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衾內母整衾見怪鳥飛去大懼召巫媼問之公懷金賂媼詐言王狀元前室責母虐其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慟叩頭謝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驟然魅自是母性驟改

○制妬婦

苑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妬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

繩士密與巫姬謀因婦眠士以繩繫羊綠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啜草不笑時作腹痛婦愈悲哀後畧復姬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制使酒

朱業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寒帷一呼懾慄而止張易領通倖之職至府數日業爲易啓宴酒未三爵易乘宿醒擲觥排席詬囂蜂起業怡聲屏障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業無復使酒焉

○教上舍

韓侂胄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教陶孫賦詩於三瓦樓壁弔之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昇去矣教知必爲韓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問教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一

○科試郊饒

科試故事邑侯有郊錢酒酸甚衆譁席上張幼于令勿喧保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爲壽侯不知其異也既飲不覺攢眉怒懲吏易以醇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翕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

肯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議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爲汚已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寘於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卽發由是吏民警懼課息俱備比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齎案至俾昇櫃於舟載之而去

不矯不貪人已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月兒高

袁凱忤 太祖詭得風疾 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鰲
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瞠目熟視使者唱
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乃置之

諸知部終

諸知部終

○另部第二十二目錄

石動第 計二條

捕獺狸

能言鴨

靴直

酒令 計三條

石學士善謔 計二條

鳴鞭爲度

儉驢

弄僧

鐵牛

侯白

王韋

胡思亂量

劉貢父謔

本老菴

蘭玻

愛東坡

曝鼻暉

對語 計二條

李章題壁

堂候官

烏官

戈壽官

古物 計二條

晶飯羹飯

馬都

張咸先

駝峰

安石橋

張端

錢文相謔

竹堂寺

楊南峰 計五條

王夢澤

僇弄部

子猶曰古云雅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然則弄人即自弄耳雖然不自弄將不爲造化小兒弄耶傀儡場中大家戲演將去得開口處便落便宜謂之弄人可謂之自弄可謂之造化弄我我弄造化俱無不可集僇弄第二十二

○石動箭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饒子箭高祖曰謎也石動箭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箭對曰是饒子祖笑曰動箭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箭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箭曰乘大家熱錯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高祖稱郭璞詩絕佳石動箭曰臣詩勝郭一倍上大不怡詰之曰那見勝處動箭曰璞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

倍乎上大笑

○捕獺狸

趙后外傳樊嫪語飛燕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鴨時下朱里芳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

○能言鴨

陸龜蒙居震澤有鬪鴨一欄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出舍下挾彈斃其緣頭者龜蒙手一奏駭云此鴨善人言特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斃之奈何內養信其言大恐

○龜蒙

遂以囊中金酬之因徐問其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大笑曰吾戲耳

○靴直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五百和性偏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五百

○酒令

賈時彥善謔赴宴酒半主人請令賈曰乞諸君射一謎不中浮以大白曰天不知地知爾不知我知舉座不解

罰通賈舉一足置案上曰我靴底有腐孔也

甘露寺僧性空善飲一客擲色行舊令云補不足慶有餘初擲不足曰僧飲又擲有餘亦曰僧飲衆客俱不解客曰俟令畢當言之既畢令而僧醉矣執盞言曰酒不敢辭請明其故客曰不足者無髮有餘者多一頭衆大笑

王元美與客讌集王偶洩氣衆客皆匿笑王卽設令要經書中譬字一句王舉能近取譬衆客於譬如北辰譬若掘井等語盡舉之王皆以不如式論罰衆客不服王曰我譬在下不若公等譬乃在上

○○石學士善謔

石中立字表臣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卒問曰是誰撰盛不覺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爲杜撰或云杜默非也盛文肅公在杜默之前矣然俗有杜田杜園杜酒等語恐是方言未必有指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鳴鞭爲度

焦芳初還朝朱記朝儀李西涯曰以鳴鞭爲度一鞭走兩步再鞭又走兩步三鞭上御道芳諾之旋悟曰公乃戲我

○偷驢

張玉陽河南人一日詣陳玉壘公曰官貧幸得偷驢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峰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偷送馬是盧送可謂恰當蓋河南人有偷驢賊之號公以謔之宋學士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牽去其驢公怒作詩曰塞驢掣斷紫絲韁却去城南趁艸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今河南人曰偷驢賊曰版腸本此

○弄僧

一僧從雪中來唐六如戲之曰聞孟老相期郊外尋梅

信乎僧曰非孟也張也六如曰張公多顛倒大須防之時有匿笑者僧悟云却彼唐公弄我半日六如曰怪道硬將起來

○鐵牛

陶穀小字鐵牛李濟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至河源即思靈德陶初不為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侯白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謔之曰日之身

矣白曰我為牛字下來耶

牛僧孺善為文楊虞卿善談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從來楊姓為牛帶累久矣

○王韋

王韋作詩為諸老所賞儲瓘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戲曰本是王韋蓋指王摩詰韋蘇州謔之

○胡思亂量

何臬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為司農卿具諸倉米麥數白臬臨去臬送至廳事傍遽言

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應曰謔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諺有胡思亂量語也

好箇救時宰相

○劉貢父謔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夫子孔宗翰宜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為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三人俱為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帽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米老菴

米元章築室於甘露寺榜曰米老菴寺大火惟菴與李衛公塔獨存元章詩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謔之者添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菴蓋元章母入內為老娘以母故命官也

○蘭玻

耳譚青州東門皮工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謔為贈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玻可乎眾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玻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俱

不覺其義後徐思蘭玻依然東門王皮也

○愛東坡

陸宅之善諧謔每語人曰吾甚愛東坡時有問之者曰東坡有文有賦有詩有字有東坡巾君所愛何居陸曰吾甚愛一味東坡肉聞者大笑

○曝鼻輝

阮咸籍兄子也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十月七日法當曬衣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絺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績鼻輝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

復爾耳

○對語

關憚推官貌不揚過南徐客次見一緋衣客偕坐關揖而問之對曰太子洗馬高乘魚良久還詢關關答曰某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鼈朝士駭曰是何官關笑曰且欲與君對語切耳

王丞相珪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楊王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止欲作對爾寒非有盜也

○李章題壁

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普其壁曰大丞相再從曾姪孫某至此士人李章好譌題其傍曰泥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

○堂候官

張小江覓侯門教讀劄付歸榮里中冠帶錦繡謁一富人富人乃黠者服梨園具出迎張駭曰兄是貴職答曰弟是牛丞相堂候官

○鳥官

陳太卿嘗畜小鳥作籠爲官船樣上列鹵簿榜其船曰鴻臚寺人問之笑曰鴻臚故是鳥官

○戈壽官

下雉地方有戈壽官者富而慈夏月赴親家喜筵着犬紅絹員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啜以沸湯汗流竟踵及久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者曰公侯須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涼亭再脫衣拭汗始把杯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古物

李冢建節青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多蓄古物遇寰生日特以箱擎一阜襖子遺之書云此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着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冢以書謝後遇恭誕冢以箱盛一破膩脂幘頭餉恭云知兄深慕高真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以阜襖易得破幘此番古董交易折本多矣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公子齋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實饋其上籍

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宓義氏之八卦也

○晶飯毳飯

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餐晶飯任往乃設白飯一盂白蘿蔔白鹽各一櫟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任亦召郭食毳飯郭謂必有毛物相戲及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羅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笑而別

○馬郁

此條見魏語錄他書作蘇黃相譏殊誤

後唐馬郁滑稽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啖異日韓中置鐵錐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案

○張威光

玉堂閒話梁龍德間有貧衣冠張威光遊丐無度復有劉月明者亦然每遊貴門卽遭虐戲方餐時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駢馬溫積權判開封威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曰往投溫諫議問有何紹介答曰

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雙頭似鏡胡餅如龍暢殺劉月明主簿喜從張威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

○駝峰

尚書呂蒙與學士解縉一日談及食中美不呂曰駝峰甚美未之嘗也解詒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詒也他日得死象蹄脰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之解大嚼去呂詭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縉哥光祿何曾宰駝峰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解大笑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荅曰安石榴豈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張端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卽殺之吏自尹尹問端答曰按律諸無故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錢文相譏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小兒者是也一日請文徵仲泛舟石湖知文性不近妓故匿妓於舟尾船既發乃出之文一見倉惶求去錢命舟人速行文窘迫無計錢平生極好潔有米南官倪雲林之僻文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統甚臭至不可向通文卽脫去襪以足統玩弄遂披拂於錢頭面上錢不能忍卽令舟人泊船縱文登岸

○竹堂寺

唐伯虎祝希哲與文徵仲策誼甚深而情尚迥異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遊竹堂寺近寺故多劣妓唐預使人

持東金示之囑云此來若何衣冠者文君也其人多狎邪遊而喜人媚不善媚人若輩有能得其歡者卽以此金爲酒資矣妓信之伺文至爭先獻笑牽衣挽袂堅不肯釋文五色無主見唐祝匿笑悟曰兩公謔我耳明剖其故一笑而散

○楊南峰

俗傳三月三爲浴佛日六月六爲浴猫狗日有客謁楊南峰循吉值五月三日楊以浴辭客不解謂其傲也思以報之楊乃於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

壁曰君昔訪我我流淺我今訪君君流浴君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

謬誤作唐伯虎事

楊南峰嘗觀優而善之謂優曰汝曹第努力當以一金勞汝恨目前未便耳因索紙判賞付之期明日來取優喜於得賞畢獻所長楊極歡而罷次日羣優持票徵賞楊笑曰汝真欲賞乎我愛汝戲快活竟日汝貪我賞亦快活一夜我與汝雨准可也又有僧額患癬楊自詫有秘方取鳳仙花搗爛使以帕裹於額上三日卽效如期開視染成紅額僧彌月不敢見客

先是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峰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老先生老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有識者笑曰此詈公也蓋上列皇老烏龜四字公乃悟

有富翁鄉居求楊南峰門對一聯此翁之祖曾爲人僕楊乃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有喪家其子不戚楊南峰爲諸生時特製寬巾往弔既下拜巾脫滾入座下楊卽以首伸入穿之幕中皆笑後

此子遂家不孝聲

南峰作事刻薄每每如此後子孫微甚其墓爲墓兒數今呼爲楊家墳者是也志之以爲永戒

○王夢澤

黃岡王夢澤太史善謔一日往謁郭桐岡太府見府前有枷犯乃其家用之鋸匠也顧謂郭曰既常解鋸矣而於此猶枷頸焉郭大笑遂釋之又客有患癰者王曰何不付鹽於患處以磚燒熱徐擦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王王曰磚鹽癰則絕無可知此古方也又客有患赤鼻

者王教以油梳子熾熱擦患處自愈及用之愈赤又以問王王曰吾但知蘇子遊赤壁耳

○曲江春宴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且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夏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下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舉輿方駐定乃於簾間垂足露膝脛極偉而長是

○莊樂

莊樂國初名醫也好談謔同郡李庸遣家僮持東詣樂誤稱其名樂詰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卽令負還煙霞小說誤作朱達悟事

○朱達悟

朱達悟善謔凡里中宴會無不與者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

曰予在矣蓋預知肯已賂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
卽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
登衆從之挈盃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
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留衆乃先發
朱從間道疾歸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
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沈於湖余偶得漁者援焉聞
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孫興公

褚公孫興公同游曲阿後湖中流風猛飭欲傾覆褚公
曰此處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興公多慶澤宜宣
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柳水中孫據檻大啼曰李野卿念
我

○巡按許挈家

麻城侍御董公石述其同年進士某亦作御史往貴州
巡按未行一日有他御史過其家知其素懼內其室甚
悍戲之曰朝廷今有特恩凡雲貴巡按皆許挈家自隨
悍妻於屏後聽之信以爲然遂裝束堅欲同行御史口
世無此理彼戲言耳妻曰君子無戲言老賊欲背家娶

妾爲樂耶某托親黨再三曉譬終不聽某竟以此請告
不行

○石韃子

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爲石韃子善謔多智嘗因
倦步至邸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
樓窺之僧方掩牕晝寢牕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
牕刺繡石乃襲僧衣帽開牕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
與僧鬪僧茫然莫辨亟去而石安處焉

石生在太學時每苦司成之處夜坐於公座囊裏植小
竹枝爲紙旗而書已名司成晨出趨座旗抵掌笑麗之
污穢狼籍矣見石名呼欲加責石涕涕無窮誰中傷
者止由太宗師不相愛故耳豈有其作此事而自標求
責者乎司成以爲有理竟不之罪

○瞿永齡

瞿永齡常州人初入泮宮師長日以五更升堂講課同
輩苦之永齡因伏短牆下伺其走過疾取其帽置土地
神頭師遍覓得之以爲怪大懼不復登行

瞿永齡平日不詣學官師怒罰作一文以牛何之命題

翟操筆立就結云按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翟永齡赴試苦無貲乃買棗泊舟市墟呼羣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常州至京民謠載道大獲贍助

畢竟天下勢利者多故翟得行其詐然用此等錢殊不罪過

翟母吸乳稱曰吾謂佛不殺生永齡作呼之母應辯又

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爲母呼千萬聲其怒當何如母爲少止

○袁汝南

吳人袁汝南詣友人師子喬家輒竟日狂飲子喬之妻深厭之子喬曰此仙人不可慢也問何以見爲仙乎曰凡吾舉動雖細微無不知者妻猶未信子喬乃陰與汝南爲約次蚤聞叩門聲子喬心知爲汝南矣謬曰請蚤誰耐煩且圖歡耳使妻持已之勢已而叩門愈急妻問

爲誰應曰我袁汝南也妻曰彼昨夜未歸汝南曰子喬既不在嫂手中所持何物子喬謂妻曰我固知仙人不可欺耳妻自此終不敢慢汝南矣

○薛昭緯

唐薛侍郎昭緯未第時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薛昭緯使梁祖宴會間話及鶴子輒以爲贈昭緯戒僕曰令君所賜真須愛惜可將紙裹縛袋中

薛後遭黃巢亂流離饑困遺舊囊銀工延之飲饌甚

豐昭緯以詩謝曰一櫟糧根數十絞盤中猶更有餘鱗蚤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鹽銀也

○孔緯

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先至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開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善笛公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諸伶大笑

○好娘子

吾衍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娘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

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
觀者咸疑其誤魏公見之罵曰此非誤也他道婦人會
作畫倒好嬉子耳

○畫葡萄

相子庭和尚攻畫葡萄又善飲啖醉飽方落筆曾有一
富室延之禮待甚腆其家先已綳絹食畢以十指蘸墨
亂點絹上而去主人茫然少頃索筆掃餘布葉而成點
皆子也自題其上曰昨夜園林雨過葡萄長得能大東
海五百羅漢一人與他一箇

○畫梅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柱
云烏音人又來或詰其肯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
客爲之絕倒

○景清假書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因請約明旦
卽還生旦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於司成
清卽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卽誦終卷生則不
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秘

太甚特相戲耳

○李西涯題畫

大僚吳某家藏陳圖南小像亦名筆也遍求在京名公
題咏邵半江詩先成求質於李西涯公公詒曰尚有一
二字未穩俟予更之因嘿記其詩先題吳公畫上邵見
之撫掌大笑

按邵詩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微色江聲共此真莫怪
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

○祀真武

黃秋壑嘗客庖入進覽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真武驚似
其案下龜蛟不食盤中復有蔬又一客曰不食秋壑
詰其故客曰某亦祀真武庶不似真武前旗竿平滿座
大笑

○王戎後身

廬江尹李公有門子甚荷寵一日諸僚畢集共諛之或
云龍陽或云六郎霍山尹羅公獨曰此王戎後身李驚
問故羅曰因前生鑽李今索債耳

○滕元發

司馬溫公劾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滕元發爲起居注，既歸，王就問盍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滕戲曰：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王中父

王介字中父，性輕率，每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轎，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介甫。其一日：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王柱國，死時猶合代關公。介甫笑曰：關公死，缺請速赴任。

王中父與劉貢父同考試，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之家諱也。因相詬罵。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忤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時雍子方爲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貢父曰：吾已入文宇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

自代

○龍德化

黃都龍太渠官郡守致仕，其子名德化，以鄉舉選官爲府判。臨之任，太渠治醵餞之，屬曰：爾平日好謔，今日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立應曰：堂尊承教了。太渠不覺失笑。

○丁謂

丁謂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筋於灰爐間書畫，同舍公嘗起燒火，筋使熱，公至，仍書爲筋所烙，曰：昨宵通曉不寐，爲四鄰弦管喧呼，所貽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才寬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氣，不見人亦可。

○呼如周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
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
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
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
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中官性陰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叱辱
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爲意大用喝問
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
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
作威矣衆歎服

○宋太祖鄉鄰

宋太祖慮囚一囚訴稱臣是官家鄉鄰太祖疑爲微時
比舍亟問之乃云住東華門帝大笑亦竟釋之

○劉貢父

劉貢父爲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封
大衆如何劉曰要見大衆當詣南御苑可也時馬默爲
臺官彈奏彼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歎曰既云馬默

豈合嘯鳴

○論楊子雲

王介甫與東坡論楊子雲投閒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
之作亦後人誣子雲東坡曰賦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
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衆大笑

○陸平泉

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菊花滿堂陸平泉
獨退處於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箕仙

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於掌心書
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卯原非卯如卯不
是卯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見詩話

○押衙詩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
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君山宛在水中秋
水歸壑此山復居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洞
庭詩最爲首出後無繼者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
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者戲謂已公曰某有詩已

絕諸人不必措詞已公堅請口札押衙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已公大笑

○張幼于謎

吳門張幼于使才好好奇日有聞食者伴作一謎粘門云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谷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爲丞相小不小閉了門兒獨自吞羞不羞開了門兒大家笑好不好張大笑

○痔字

近諺云葉仲子一日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从丙从矢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衆方烘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衆復烘堂

○比玉居

有王生行一者美甚人多嬖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額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古分明是昆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也分合言之乃

王一昆古四字

○朱古民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誘汝出戶矣

儼弄部

子 136—229

機警部第二十三目錄

晏子 計二條

爾汝歌

趙遷

元乎

陳君佐

秦宓

孔文舉

王元澤

悲彭城

襄行御史

侯白 計四條

梁伯龍

劉貢父

參禪謁

蘇辨

三教圖

鏡新磨

晏子馬氏語相似 計二條

伊籍

諸葛瑾

賈玄

薛綜

東方朔 計二條

賈嘉隱

丘浚

裴略

隋士

蔡潮

張五湖

神錐神槌

六眼龜

解縉 計二條

鄒天澤

安壽新

機警部

子猶曰昔三徐名著江左而騎省鉉尤其白眉及入聘頗難押伴之選藝祖令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聞而點其一曰此人可舉朝錯愕不解殿侍者亦不敢辭既渡江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不能答強聒之徒唯唯居數日既無與之酬復騎省亦勅且默矣人謂此大聖人舉動不屑與小邦爭口舌之勝不知爾時直是無騎省對手儻得晏嬰秦宓其人滑稽辯給奏凱而還大國體面更當何如孔門惡佞而不廢言語之科有以也集機警部第三十三

○晏子

齊景公問東海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秦穆公黃布裹棗至海上而投其布故華之不實公曰吾佯問耶曰佯問者亦當佯對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前曰此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多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今民在齊不盜楚則盜意者楚之水土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

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馬氏語相似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之。晏子曰。臣不使狗國。安得從狗門入。償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里。張袂成陰。揮汗成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而使乎。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使楚矣。

秦觀書馬氏是季平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裝遣

落盛。隔問曰。婦事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爾汝歌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汝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今汝壽萬春。帝悔之。

○伊籍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解。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趙遷

後秦姚萇與羣臣宴。酒酣。謂趙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相臣。得無恥乎。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

○諸葛瑾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客。使人牽驢入。題其面曰。此諸葛子瑜。恪請筆續兩字於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賜恪。

○元孚

五代周元孚好酒。短而禿。文帝於室內置酒十瓶。各加帽以戲。孚入。見便云。吾兄弟無禮。何爲入王室中坐。宜早還宅。因持酒去。

○賈玄

待詔賈玄侍宋太宗。棋饒玄三子。常輸一。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乃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既滿局。不生死。

太宗曰亦詐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水中苟既卒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復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陳君佐

太祖時陳君佐以詼諧得幸屢遭危險以口舌免嘗與物食之較其言善則免與醋飲問曰酒何如對曰折腹謂酸也即折腹與生牛皮食問曰肉何如對曰難消謂硬也又以寬大員帽賜戴之單項問曰何如對曰壓帶

不淺謂深也即感戴一日又欲一字笑請明日從駕

至金水河預令孤老替者沿河排立駕至陳呼曰拜衆皆依贊拜墮水中上大笑又從遊苑中上停馬命隨口作一詩即呈曰君王停馬要詩篇杜甫詩中借聯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薛綜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關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大爲獨無大爲蜀月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笑耶應聲曰無口爲

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舉子之都衆生喜笑而

○秦宓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宓曰有溫曰秦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東方朔

武帝時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怒欲殺朔朔曰臣所飲不死之酒也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

韓非子中射之士事同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雞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說苑子路顏回浴於洙水見丑色鳥顏回問子路曰

榮榮之鳥他日見之又問曰同同之鳥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美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

○孔文舉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親既通前坐李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人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肅問欲食乎曰須食肅曰教卿爲客之禮但讓不須謝去融曰教公爲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肅歎服曰恨吾將死不及見卿富貴融曰公殊未死肅問何故答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公向言殊未善適大夫陳建後至聞斯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賈嘉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賈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

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賈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歎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賈云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故譴之

○王元澤

王元澤字安石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丘浚

中丞丘浚謁釋珊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

階接之甚恭丘不平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何其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起打珊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悲彭城

尚書令王肅曾省中誄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風無罷風彭城王總甚嗟其美欲使更誄乃失語云悲彭城肅笑之總有慚色祖登在座卽云固有悲彭城王公未見肅曰可爲誄之登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橫石梁亭血流睢水裏總大悅退謂

○裴略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事落第略因詣溫彥博陳訴溫時與杜如晦語不理其訴略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謔溫卽指竹使嘲略應聲曰庭前數竿竹風吹青肅肅凌寒不肯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溫云旣解通傳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略走至牆下大聲語曰方今聖明在上闕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卽推倒之溫曰此意着博也略曰不但着博亦當着杜彥博如晦俱大喜卽令

朱貞白嘗謁貴人不禮題格子屏風曰道格何曾格
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是識人無亦此意

裏行御史

則天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敢

不從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
○
隋士

隋一士慧而吃楊素喜與之譚一日設難曰儻忽命公作將軍城最小兵不過一千糧僅充數日城外敵兵數萬公何以處之士曰有有救兵否曰只緣無救所以策公士曰審審如公言不免致敗素大笑素又問坑深一丈公入其中何法得出士沈思曰有有梯否公曰有梯何須更問士又沈思曰是白白日是是夜地素曰亦何須辨白日夜地士曰若若不是夜也眼不瞎何何爲陷

○ 侯白

隋侯白嘗與楊素竝馬見路傍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
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
卽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回槐同音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觔欲叅楊素齋名紙至省門遇候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觔牛名旣入素召其人問

曰卿姓六名勛半耶答曰是出六勛曰何爲六勛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謂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勛請卿題之乃言六勛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幸無處覓秤既聞道是出六勛斟酌只應是六勛半

陳常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密令侯白變服爲賤人供承客果輕之乃傍臥放氣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如何白云馬有數等若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羸壯雖無伎倆堪駄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媿謝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譚每上番日即令譚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于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嚮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像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

且避道

○蔡潮

方伯蔡潮譚笑風生有同官迎都憲於江中冬月羣擁爐坐公至烘然曰蔡公至矣請一譚譚蔡曰無也但昨聞江中盜劫商船俱檀降牙香相與謀曰官之利微棄之可惜吾輩爲此事久矣向賴天保護蓋此香答之香氣透天上帝將謂人間作好事令二力士訪之非也乃一羣老強盜在此向火耳滿座大笑

○梁伯龍

梁伯龍浣紗記成一浙友譚之曰君所編吳爲越滅得無自折便宜乎梁笑曰苧羅之美吳人試之吳宮之穢越人嘗之如此便宜固亦足矣

張五湖

王荆石伯公赴京蘇中親友餞金治舟於虎阜候送至晚杳然有疑改期者有疑夜渡者正徬徨引領間遇邑人張五湖乘小舟至衆素知張善誼拉至舟中小飲因張說一笑話張曰一老翁無子每以無人送終爲苦至八十餘一歲中婢妾連舉數子親鄰畢賀翁凄然淚

下衆驚問之乃曰我年如許雖幸有多兒不知送得老
爺着否衆雖愜其刻而終服其德

○劉貢父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譴贈之以
芍藥謂此爲淫佚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
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
如妾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
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神錐神槌

機警部第二十三

鍾雅語祖言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
槌祖曰以我鈍槌打汝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
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參禪詞

佛印方丈成乞東坡顏額東坡未服佛印自題曰參禪
謁東坡一日見之戲續云硬如鐵佛印接云誰得知京
坡笑云徒弟說曾直在坐絕倒

○六眼龜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久之乃出蘇不堪見一盲蒲

金高綠毛龜蘇云六眼龜更難得呂問出何處蘇曰昔
唐莊宗時一園進六眼龜伶人敬新磨進口號曰不要
開不要開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雖一覺抵
別人三覺

按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也有六眸宋太始
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
獻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玄文又
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止兩眼耳外國服乃在點
花紋圓長中黑與真目竝列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蟲辨

機警部第二十三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垢膩
所生秦曰不然綿絮成耳辯久不決期明日質疑佛印
理尚者謂設一席及酒散秦先往囑佛印明日若問可
答生曰綿絮勝後當作餅飽會既去頃之坡至亦以
垢膩爲言問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
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喫冷淘飯飯後二
公大笑具宴爲樂

解編

解縉嘗從遊內苑。上登橋。問縉當作何語。對曰。此謂一步高一步。及下橋。又問之。對曰。此謂後邊又高似前邊。上大悅。一日。上謂縉曰。卿知宮中夜來有喜乎。可作一詩。縉方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龍。上遽曰。是女兒。即應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曰。已死矣。又應曰。料是世間留不住。上曰。已投之水矣。又應曰。翻身跳入水晶宮。上本欲詭言以困之。既得詩。深歎其敏。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玉質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即承云。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

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詩。雞冠本是胭脂染。其人云。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胭脂似雪妝。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解縉四歲出遊市中。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三教圖

馬遠嘗畫三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於傍。孔子乃作禮於前。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理宗詔江子遠寫作贊。江贊云。釋氏跌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此。

○鄆大稱之

○鄆天澤

姑蘇鄆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句字供嬉笑。偶讀瞿文懿王立沼上義詩。評曰。沼。周惠王也。破何得言所立非其地。已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即又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聖言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衣二人。捧之去。至一所。殿宇莊嚴。天澤認階下。遙見柱帖云。日月間。羅殿風霜業鏡臺。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陽世道。其事。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衣曰。屬見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獨問羅殿。偏有日月乎。青衣者怒曰。汝尚敢爾。爾扶之。俄遽然醒。

○鏡新磨

五代伶官鏡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墮人莊。宗家世矣。狄諱狗。故以此譏之。莊宗大怒。擊弓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文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鏡。新磨。

則無光矣帝大笑釋之

○安警新

李茂貞入關時放火燒京闕民居殆盡及人朝賜宴優人安警新目之爲火龍子既已茂貞慚怒欲殺此豎子因請告往岐下謁之茂貞一見大詬曰此賊何顏敢來求乞安曰只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色稍定曰貧儉若斯何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賣楚炭便足一生何必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

○黃幡綽

玄宗在蜀黃幡綽陷在賊中賊黨就擒有謂幡綽忘上恩寵與賊圓夢每順其情如祿山夢見衣袖長拖至階下則解曰垂衣而治又夢見殿中榻子倒下則解曰革故鼎新上詰幡綽幡綽曰非也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又夢榻子倒是糊不得上笑釋之

○公猴

三楊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極巧慧一日命佐酒衆謂曰汝能使三閭老笑乎對曰我一入便令笑也乃進見問何來遲對曰看書問何書對曰烈女傳三閭老

大笑曰母狗無禮卽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時京中大傳其妙

○江南妓

江南一妓有殊色且通文滁州胡尚書於許學士席上見之問其名曰齊下秀胡公戲曰臍下臭妓踞曰尚書可謂聞人胡怒曰此妓山野妓踞曰環滁皆山也爲之開席見西堂紀聞謠浪作歐文忠公事或誤

○嚴警部

酬謝部第二十四目錄

楊珍

張裔

諸葛恪

計二條

徐陵聘魏

月賦秋月詩

趙孟頫周艸隱對

蘇劉

狼獾

陶穀使吳越

原父酬歐公

何承天

王范

祝石林

王清

仕宦遲速

陸兵曹張給事

費侍郎對

侍郎謔

計二條

沈馬

太常卿大學士

增廣檢討

試官舉子

僧贊寧等

計五條

儒匠

劉潛夫

東坡餽

計二條

師公

糞壘

錢素子

牟蟹

梁寶趙神德

歐陽長孫

補唇先生

王琪張亢

吳原墅王玉峯

蘇小林

多髯

徐之才

張玄祖

嚴高二相公

楊梅孔雀

虞寄

何顧

郭曾

二楞孤楊

歸皮

盧狄

韓盧後

崔季珪

盧陸

謝劉二子

殷何二子

虞孫二子

玉慈

伍伯駟僧

酬外祖戲

申許三公

達毅王達

呂擴謝暉

演琵琶記

羅隱對

胡旦

鐵冠道人

楊李三公

陸封公對

地諱

劉寶遇女媧

真楊二媚

小試冒籍

戴釜山鹿鳴

酬嘲部

子猶口談鋒之中人如風觸牆鮮不反矣其不反者非大愚人則大伎毒人魚軍容所謂怒猶常情笑乃不可測者也。是故能酬者不病嘲而能嘲者亦反樂於得酬。旗鼓相向爲鵲爲鷺或吳艤之復歸或趙幟之遽拔雖使蘇張復生誰能射轅門之戟儻亦憑軾者之大觀乎。集酬嘲第二十四

○楊玠

楊玠非人巧應對京兆杜公瞻戲曰君既姓楊陽貨實

子充戲曰君罕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當烹

辱孔子玠曰君既姓杜杜伯常射宣王又殿內將軍牛

宰又太倉張策戲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賓同名玠曰

爾既少才猷敢與伯符連諱又太子洗馬蕭翊蘭陵人

戲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

山江南豈是勝地

○張裔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閬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因

便請裔裔在吳流徙伏匿吳主未之知臨發引見問曰

蜀卓氏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諸葛恪

吳主權嘗燕見費禕逆敕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諸人不超禕調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鹽驪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恪食馬矢一石答曰臣得戲

君子得戲父權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

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徐陵聘魏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爲徐

常侍來徐即答曰前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

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

○月賦秋月詩

孝武嘗問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于

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

秋月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死爲長不歸

○趙孟頫周草牕對

趙魏公孟頫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牕以瑪瑙
寺行者對之趙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牕同郡崔進之藥
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趙以敢死軍醫人對之崔亦
不復設此牌趙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

○蘇劉

劉貢父晚得癩疾鼻陷又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
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
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

○蘇劉

三

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取
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
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賦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
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車而卒
遇其師于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
中所謂石幢子者避之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遂更其
名曰避孔子塔坐者絕倒

○狼驢

袁元峰閣老與郭東野同朝郭戲袁曰今日東門報一

狼走入西門又報一狼走入已知皆是狼然則狼亦似
很乎袁曰今日有人索題居扁者予問居在何處曰在
郭東野外因題之曰郭東野廬

○陶穀使吳越

陶穀在翰林日念宣力已久意希大用使同類乘間探
之藝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
蘆耳穀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
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蟾蜍詢其
族類忠懿命自蟾蜍至蟾蜍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
謂一蟾不如一蟾以諷忠懿之不如錢鏐也宴將畢或
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筋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制
此羹今依樣餽來者穀嘿然

○原父酬歐公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
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原父得詩不悅思報之初歐公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
公婿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婿

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一日三人會間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嬖字母得再誤明日學子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晏也曰遇有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來遲歐公亦爲之噱然

按簡肅公墓文王拱辰兩爲公婿而詩話等書皆稱歐公未解

○何承天

何承天年老爲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爲姝母何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何言姝母

○王范

王文度范榮期常同詣簡文范齒勝王爵勝王遂在范後王因謂范曰簾之揚之據批在前范曰淘之汰之砂礫在後

○祝石林

給事祝石林曾爲黃陂博士偶入郡與黃岡令劉聯坐令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吾鄉士人有一破乃大哉竟

之爲君一節題破云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亦有一破題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破云處無可奈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同官絕倒明年祝以縣令考案在民

○王清

王清係橡吏初授卑官有異才累遷嘉興府同知以督責海塘有功擢兩淮僉憲踰半年請告歸在嘉時偕太守行香文廟太守戲指先師謂公曰認得此位老先生否清曰認得這老先生人品極高只是不曾發科太守

默然

只誇科第不論人品此位老先生太守反不認得

○仕宦遲速

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謂曰公釋褐歲府三十六日擢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猶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陸兵曹張給事

陸式齋案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

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常學磨兒堅給事有慚色

○費侍郎對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曰費秀才以羊易牛公答曰趙中貴指鹿爲馬

○侍郎謹

景泰間兵刑二部僚佐會坐時于公謙爲兵書俞公士悅爲刑書刑侍郎戲謂兵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兵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冠公非少司

賊乎

崔副使允京山侯元之弟也初登第時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脩謁王之鄉前一輩其人問崔何人王云崔駙馬弟也乃兄駙馬此爲駙驢崔答曰此王侍郎兒乃父侍狼此爲侍狗

○洗馬

劉定之陞洗馬朝遇少司馬王偉王戲之曰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笑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亦當洗

○太常卿大學士

陳師召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李西涯大學士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

按陳音莆田人李東陽同榜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增廣檢討

內鄉縣李藁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瘞字襲美久滯增廣生藁遣書瘞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瘞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檢得甚麼討得甚麼

○試官舉子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

○僧贊寧等

僧贊寧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

人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
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除鄭谷詩贊寧應聲答
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

安鴻漸素好謔凌侍郎策其父曾爲鎮所由父攜拜
鴻漸乞名鴻漸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頗
銜恨云

潘閻常謔惠崇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
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
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詰沙門鳥耶

包山寺

在蘇州太湖

僧天靈者博學通文有一秀才嘲之曰

禿字如何寫僧應聲曰秀字掉轉尾就是

僧錄惠江中書程紫霄俱辯捷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

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厭栗頭又見駱駝數頭
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

此先生非頭陀

僧貫休有機辯杜光庭羽士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俟其
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樂於通衢貫休馬墜糞光庭連
呼太師太師數珠落地貫休徐曰大還丹大還丹

○儒匠

有木匠頗知通文自稱儒匠嘗督工於道院一道士戲
曰匠稱儒匠君子儒小人儒匠遽應曰人號道人詭鬼
道畜生道古今對

○劉潛夫

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潛夫克兄弟俱以史官
里居郡集公寓王臞軒選戲之云大編脩小編脩同赴
編脩之會潛夫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
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倖而不

上云王又嘗拆劉名調之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
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兄二十年前何其遇二
十年後何其不遇

○東坡佛印

佛印原儒家流書無不讀與東坡交善神廟時禱旱命
僧人入內脩演東坡謂佛印冒侍者入觀盛事上見魁
偉遂賜披剝心頗銜恨一日東坡戲曰往嘗與公談冬
古詩如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如鳥宿池邊樹僧
敲月下門未嘗不以鳥對僧也不意今日公身犯之佛

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大笑

又舊傳佛印嘗訪坡公公不在值小妹臥紗帷中佛

印曰碧紗幪裏臥佳人煙籠芍藥小妹應聲曰清水

池中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笑曰和尚得對佳人已

出望外矣按此乃後人好事者之爲公雖曠遠印不

應直入臥闥也又傳小妹夏月晝寢坡公過之妹戲

吟曰露出琵琶腿請君彈一彈公應曰理上去不得

要彈也不難亦可笑

東坡爲佛印題小像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播弄

不

一日佛印亦與東坡題真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

有餘相與大笑

○師公

徐之才父祖並善醫世傳其業祖孝徵戲之才爲師公

志才曰既爲汝師復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衆太

笑

○糞

宗慈往因同館喜相諧謔罷遷職以啓謝

丁戲罷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整一車爲報罷答

曰得整勝於得啓因大笑

○錢索子

劉閻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

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羊蠶

尤延之極短小書皇嘗問外廷謂卿爲秤鎰何故對曰

秤鎰雖小勛兩分明上喜之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爲

蛤蚱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

心繡腸亦爲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

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梁竇趙神德

梁竇好嘲戲至貝州聞趙神德能嘲卽令召之竇面甚

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竇卽

云趙神德天上旣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入門來

案後惟見一挺墨竇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

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竇無以對懣謝遣之

○歐陽長孫

歐陽詢爲人瘦小極其寢陋而聰敏絕倫太宗嘗宴近

臣、五令嘲謔以爲娛樂長孫無忌先嘲詢曰、從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緩漫、褻畏肚寒、抵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聞耶

○補唇先生

方干唇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補唇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稜

○王琪張亢

王琪、張亢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林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吳原墅王玉峰

蘇州吳原、麻臉鬚、莆田王玉峰面歪而眼多白、王戲云、麻臉鬚、鬚半肚石倒栽蒲艸、吳應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二人同部、聞者鼓掌

○蘇小妹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卽應聲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一說云、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以坡公

長類也

○多髯

李從儼生辰、賀客秦鳳、陋而多髯、魏博少年如美人、魏戲云、今日不幸與水艸大王接坐、秦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徐之才

魏收戲徐之才曰、君面似小家方相之才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張玄祖

張玄祖八歲齡齒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爲
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嚴高二相公

常熟嚴相公面麻新鄭高相公作文用腹後在翰林時高戲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應聲曰公艸在腹中

○楊梅孔雀

梁國楊氏子六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呼兒出見爲設果果有楊梅孔雀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虞寄

虞寄年數歲客候其父遇寄於門戲曰郎子姓虞必當少智寄應曰字義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

○何顧

隋何妥八歲顧良戲曰汝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堅固之固抑新故之故衆異之

○郭曾

泰和曾給事性與郭工部愷飲間曾嘲曰汝犬羊之群乎虎豹之羣乎郭應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二柳孤楊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曰不若孤楊獨聳

○歸皮

皮日休謁歸仁紹不遇作龜詩嘲歸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歸作氣毬詩嘲皮云八片尖皮切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操一團閒氣如常在惹踴招拳卒未休

○盧狄

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房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是炎熟狗

○韓盧後

符堅遣韓博使晉博有口才桓溫令刁羹嘲之羹謂博曰卿是韓盧後羹亦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耳彼姓刁那得是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恩短尾者爲刁也一坐皆笑

○崔季珪

冀州崔季瑋，九歲應秀才舉。時陳元方爲州刺史，燦其幼瑛曰：「昔項橐八歲爲孔子師，今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戲之曰：「卿宗與崔杼近，遠瑛曰：「如明公之與陳恒。」

○盧陸

盧志字子通，范陽人。於衆坐間，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誕。」

○謝劉二子

謝莊子謝淪，嘗與劉渢子劉浚飲，推讓久之。浚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十日。」浚慚之。

○殷何二子

殷淳與何勗共食，尊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筯曰：「何無忌憚。」

○庾孫二子

庾園客庾翼請孫監，盛見齊莊，故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見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王慈

瑯琊王僧虔，長子慈，年十歲，共特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與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

○伍伯駟儉

晉庾純之父嘗爲伍伯賈充之先，嘗爲駟儉充置酒而絕不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後？」純曰：「會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後耳。」

○酬外祖戲

王戎子綯，年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偃曰：「可改爺爺乎？」文哉。日邪同音。○吳綯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云草翁之風必舅。」父何偃之綯之外祖翁也。

○申許二公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申詰許拉之，許曰：「此纔午時已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
○達殺王達

達毅王達同爲郎中一日僉公移王戲曰每書銜名但以公上爲我之下毅應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呂擴謝暉

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謝云無才終入廣呂云不日便充軍二人因而成隙

○演琵琶記

閩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識看演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抄化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至此後至張廣才掃墓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

蔡家上墳

○羅隱對

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爲人素雅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林駢與賓幕餞於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雲因譴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應曰白澤遭釘釘在門

○胡旦

舍人胡旦飲酒面赤學士謝泌戲之曰舍人面色如袍

色時胡服緋也胡答曰學士心頭似撲頭謝爲之色沮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江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至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蓋尊前不忠後玉竟以逆誅

○楊李二公

遂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扶寒二公同坐西涯屢以足頓地作聲遂翁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戲云天寒驢嘴氣騰騰

○陸封公對

太倉陸封公陸翊貌黑而齒白與鄉紳金紋者相善一日陸造紋紋揖而戲之曰黑象口中含白齒陸揖甫畢即應聲曰烏龜背上列金紋

○地諱

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夏即應以響馬能空冀北羣人嘲江西以臘雞歲輔以響馬故二公各指爲戲

李西厓在翰林時與河南一學士相善河南公謁李見
其曝有枯魚嘲曰曉日斜穿學士頭李應聲曰秋風正
灌先生耳蓋湖廣有乾魚頭河南有偷驢賊之謠又謔
云秋風灌驢耳故也見舊雨記談耳譯以爲
高中玄張泰猷味誤

○劉賓遇女媼

劉道真實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採蓮女子嘲之曰女
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採蓮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
鞭而牽船道真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姬青衣將二子行
道真嘲曰青羊將二羔姬應聲曰兩豬同一槽

○真揚二娼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諺如杭之佛兒蘇之款子常之
歐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娼迎新
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州妓樂揚州諺缺耳真州
諺火柴頭揚娼恃會府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焚火而有
娼使小僮戒之已而不止呼責曰貴客大廳張筵何燒
炭不謹却着柴頭咄咄再四真娼笑語兵曰行首三四
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有耳朶耶沒耳朶耶揚娼大慚

○小試冒籍

原缺

塞語部第二十五月錄

祠靈山河伯

駱滑楚好勇

彈雀

禁輿具

禁松薪

陶母剪髮圖

新衣

彭祖面長

仙福

醫意

輪迴報應

爲宅

蔡元定地理

哈立麻

諸僧住院

蘭僧計二條

重架裝

辨鬼

鬼董辨十王

論神佛計二條

蘇公論佛

效歌能

親燈

歌哭

紅米飯

理學新說

道學語

列子辨日

不讀書

字說計二條

拔誓

論詩計二條

穢里

穢柳

爭田	無爲子
六字地名	爭姓族
牝牡雄雌	諸葛恪前二條
犯夜	捕蝗檄
舉人大帽	西安令
貪令	海瑞非聖人
斃媼	懷繩見王
營丘士	

完話部

子猶曰天下之事從言生還可從言止不見夫射者乎一夫穿楊百夫掛弓何則爲無復也心喙喙人盡南越王自爲耳不得真正大聰明人胸如鏡口如江關天下之舌而予之以不然隙穴漏卮豈其有室若夫理外設奇厄人於險此營丘士之智也吾無患焉集塞語第二十五

○祠靈山河伯

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不可夫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雨乎祠之何益

○駱猾楚好勇

墨子謂駱猾楚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鬪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鬪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也

宋藝祖

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稱其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帝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

○禁釀具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釀酒更於人家檢得釀具以其欲釀將議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禁松薪

唐昭宗時李茂貞權油以助軍資因禁松薪優人張延範曰不如弄月明禁之茂貞天而弛禁

○陶母剪髮圖

元岳柱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慚即易之

○新衣

桓冲不好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冲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笑着之

○彭祖面長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不敢朔免冠云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亦大笑

○仙福

有術士于唐六如極言修煉之妙唐云如此妙術何不自為乃脫及鄙人術士云恨吾福淺吾聞人多矣仙風道骨無如君者唐笑曰吾但出仙福有空房在北城甚僻靜君為修煉煉成兩剖術士猶未悟日造門出一扇

六如常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是青天走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瘡瘡亦趣小兒輩遇可羞事必齋拍手叫阿瘡瘡

○醫意

歐文忠公語東坡曰昔有乘船遇風而得疾者醫家取多年舵牙為舵工手汗所漬處刮未和丹砂伏神之劑煎飲疾遂愈乃知醫者意也東坡曰如公言今學者昏

情當令多食筆墨灰

○輪迴報應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慎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

○爲宅

徐孺子南昌人十一歲與太原郭林宗遊同釋還家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去之云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

有木困字不祥徐曰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

○蔡元定地理

蔡元定善地理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爲胡紘所劾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先輩有云若傷天理以求地理而復有靈驗是天亦怕老婆矣此語雖戲亦可醒迷

○哈立麻

永樂四年西僧哈立麻至京啓建法壇屢著靈異翰林

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請僧住院

晏景初請一名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萬才固易耳僧曰巧媳婦煮不得無米粥景初曰若有米抽媳婦亦自能煮

○關僧

歐陽公家兒小名有僧哥者一僧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往往以賤物爲小名

如狗馬牛羊之類是也僧大笑

崑山學博張倬與一僧談僧曰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玄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張笑云不然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

○重袈裟

趙悅道罷政閒居喜僧而拒士有士往謁再四問者不爲通士曰參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關者曰尋常僧亦平平相公只是重袈裟士曰我這領藍衫恁地不直錢

阮者曰也半看佛面士曰也半看孔夫子面

○辨鬼

阮宣聞人說人死有鬼宣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

王弱生駁之曰人夢中穿衣服將謂衣服亦有夢耶余謂生時衣服神氣所托能靈幻出來正是有鬼處

○鬼董辨十王

佛言琰魔羅統攝一素訶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也南瞻部持素訶中

之一今說爲閻羅又阿舍等經有十八王王主一獄乃

閻羅儉屬十王之說不知何來轉輪王王四天下亦非

主冥道乃繫列於十王餘如宋帝五官之類又皆無稽

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

王何疎密太懸耶

○論神佛

北魏簡平王浚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爲

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神在何頃如字

張商英字天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

日既無矣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聞張經有悟乃作此法論

○蘇公論佛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常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

事非目見卽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今醫

切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脉而

後信之

○妓歌佳

郭沆馬入洛聽妓歌大稱佳石季倫問何曲郭曰不知

季倫笑曰不知安得言佳郭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

然後知笑

○觀燈

司馬溫公夫人元宵夜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夫人

曰兼看遊人公笑曰我是鬼

范文正欲求退子弟請治園圃公曰西都園林相望

孰障吾遊語意類此

○歌哭

司馬溫公死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

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以阻之子瞻曰不云歌則不哭

○紅米飯

樗齋雅謔云近一友有母喪偶食紅米飯一腐儒以爲非居喪者所宜詰其故謂紅喜色也友曰然則食白米飯者皆有喪耶

○理學新說

理學家多主新說有解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曰人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知矣周元乎笑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應是三十九歲時也

○道學語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翰林諧曰怪得義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也

諧性刻薄而有口才析產時從其父巨塘公乞一幹僕父以與其兄諧爭之父曰兄弟左右手耳彼此何別一日父小恙適諧來候舒右手使搔癢諧故取左手搔之父曰誤矣諧曰左右手彼此何別其雖親必報如此

○列子辨日

孔子東遊見二兒爭辨日遠近一日日出之時大如車輪日中之時小如盤豈非日出之處去人近近見大而遠見小平一日日出之時蒼蒼涼涼日中之時熱如探湯豈非日出之處去人遠遠者涼而近者熱乎孔子不能決

○不讀書

王荆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字說

王荆公作字說穿鑿杜撰劉貢父問之曰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弄麤二字其意皆反之何也坡公亦問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竝無以答

又東坡嘗語荆公鳩從九亦有說荆公欣然就問東坡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張文潛嘗問張安道方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

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牧誓

唐高宗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父郢曰應天順人耳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郢不能答

○論詩

李西涯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不以爲然駁之曰吳

楚乾坤之句本妙在拆字浮字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爲足耶

方案陵豪以廣東憲副入賀張崑崙山人以詩餞之方曰君詩雖佳而非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非歡而

暢不戚而哀予詩雖劣情實具在答曰詩人婉辭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睢鳩耶卽如餞行何必携百壺酒而云清酒百壺惟筍及蒲若據情實則老酒一瓶豆腐麩觔耳京師聞者大笑

○穢里

梁劉士章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劉朝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賴應聲曰未審孔丘何穢而居闕里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賦柳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

○爭田

余肅敏公爲戶部時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

以其地名與已同姓執是故產公笑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

○無爲子

楊次公自號無爲子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耳印曰公若生廬州便可稱廬子矣

○六字地名

楊用脩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水盡源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爲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楊取大明官制證之此二處非三地

也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我內地人不知也楊戲應之曰司馬還西南夷傳班固匈奴傳敘外域如指掌班馬亦蠻夷耶

○爭姓族

諸葛令恢王丞相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之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耶

○牝牡雄雌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翫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

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

一從牛一從隹自是禽獸之別雄狐牝雞文人之巧

言耳○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

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諸葛恪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恪行酒次至張輔吳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卿但令張公

辭屈乃飲耳恪卽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無辭遂爲盡爵

會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

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戲之因曰

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令恪復求白頭母

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

能答

○犯夜

張觀知開封日有犯夜巡者縛致之觀曰有證見乎巡

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矣

○捕蝗檄

錢穆甫爲如皋令會歲旱蝗發而太典令獨詒郡將云

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

蝗悉自如皋飛來者仍檄本縣嚴捕無令侵及鄰境穆

甫得檄判云蝗本天災非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

貴縣押來或作米元

○舉人大帽

祖制京官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來皆私用轎矣
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入謁按君不悅因問曰舉人戴
大帽始自何年答曰始於老大人乘轎之年

○西安令

俞君宣性嫺選得衢州之西安友人規之曰清慎君所
有餘第在衝要地不可不動俞曰何以知衝要也曰是
四輪之地不然何以謂之衢州俞曰是偏安之邑不然
何以謂之西安友人無以難

○貪令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
貴鄉墨不滿案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海瑞非聖人

海忠肅撫江南爲華亭公處分田宅奉行者稍過遂致
不堪縉紳咸爲華亭解紛謂海曰聖人不爲己甚海艷
然曰諸公豈不知海瑞非聖人耶縉紳悉股栗而退

○雙媼

田巴居於稷下是三王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
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雙媼揖而問曰子非田巴

之徒乎宜得已之辨也媼有大授願質於子禽滑釐曰
媼姑言之我能析其理媼曰馬駸生向上而短馬尾生
向下而長其故何也禽滑釐笑曰此易曉耳駸上擗
逆而強故短尾下垂勢順而遜故長媼曰然則人之
上擗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
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媼幸留此我其有以
奉酬卽入見田巴曰適出遇雙媼以駸尾長短爲問弟
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媼申之
以鬚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媼
方坐門以俟巴俛首久之乃以行呼滑釐曰禽夫禽夫
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懷繩見王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邾之族大以
蕃咸泣拜於艾子之庭祈請於王艾子曰得一繩可免
邾氏以爲戲言亦不敢詰退而索絢以餽艾子懷其三
尺以見王曰爲逆者一石父其宗何罪而戮之王曰先
王之法不敢廢也政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艾子頓
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竊有一說往年公子巫以

邯鄲降秦非王之母弟乎然則王亦叛臣之類合應
坐願王即日引決勿惜一身而傷先王之法曰獻經繩
三尺王笑而起曰先生且休寡人赦之矣

○營丘士

營丘士性不通慧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
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
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難避藉鳴聲相聞
使爲計耳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
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

多託高以巢糞穢狼籍故塔之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

十三

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鵲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
於鷹鵲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
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指線偶爲木所縮振羽之際鈴
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哉營丘士曰吾嘗見
挽郎垂鐸而歌不究其義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而便
於尋索也抑不知絆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慍
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鐸
以樂其尸耳

雅浪部第二十六目錄

千歲

捨命陪君子

雞肋

父子圍棋

新閣老子

旱雷

大雷

口歎手怒

小戊子

雖甲辰

安給事生辰

太公年

何次道志勇

墨磨人

喫衣着飯

玄齡不死

死後佳

大八字

姬隅

鮎魚上竹竿

枝頭乾

梓州鄭縣

孫少卿

唐宋二宗雅諺

計二條

宋太宗諺

可笑事

洛中新事

大夏男

新建伯

送還鄉里

崖州

張海水旱疏

周文襄

東王公

石學士

大理寺

銅司業

延平府	三甲進士
孔像吏	高晉陵
魯直律語	如願龍 <small>計二條</small>
目送美姝	西施山
鍾馗圖	梅河豚
銀花合	黃鸝自古少
杜宗武	不廉
夢仙詩	文選
徒以上罪	待湯
製餽飽法	李康靖東
海蜃	春菜詩
錯着水爲甚酥	伐塚
酒肉地獄	龍潭寺暗室
破僧戒	李得雨
待闕鴛鴦社	試守孝子
牀衣	驟耳馬足
唐明皇髑髏	焚項羽廟
侯景熱	僧誦經

猶五德	阿房宮賦兩句
天下極賤人	馬湘蘭
呼公子	曹娥秀
徐月英	

雅浪部

子猶曰：謠浪人所時有也。過則虐虐則不堪。是故。之爲貴雅行不驚俗。雅言不駭耳。雅謔不傷心。何病乎。脣弄何處乎。口戒何憚乎。犁舌地獄。集雅浪第二十六。

○千歲

魏王知訓陪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第千歲。魏王引他器勾之。進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

○捨命陪君子

李西涯在翰林時。一日陪郡侯席。過飲大觥。醉而言曰：治生今日捨命陪君子矣。郡侯笑曰：學生也不是君子。老先生不要輕生。

○雞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父子圍碁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斬閻老子

丹徒斬閻老。有子不肖。而其子之子却登第。閻老每督責之。曰：翁父不知我父。翁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閻老大笑而止。

吳江吳太學益之。由富而貧。因縣徵逋急。詣縣求寬。閻人報吳相公進謁。縣尹劉曰：何物吳相公。得非好丈人的女壻。好女壻的丈人乎。蓋吳爲王荆石相公壻。而其女嫁沈進士也。

○早雷

有人別謝公。公流涕。此人不悲。左右云：向客殊密雲。云：非徒密雲。乃是早雷。

○大雷

北齊崔儼嘗謂同座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盧思道在坐。戲曰：如此震雷。奈何不能動。蟄坐間大笑。

○口歡手怒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聖。有省郎問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永符曰：予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博手怒耶。

○小戊子 雌甲辰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程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

或以槐癭遺裴晉公。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及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安給事生辰

安給事磐。蜀人。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

開一老鼠避一瓶中。猫捕之不得。以鬚畧鼠。鼠因噴嚏。

猫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爲我壽。誘我出欲噉我耳。安遂出。

○太公年

人嘗言太公八十遇文王。宋玉楚詞又云太公九十顯榮兮。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見用周武東坡笑曰。太公賴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增了十歲。世傳梁顓八十二登第。其謝表云。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而洪容齋隨筆詳辨其生年致仕之歲。

謂此縣好事者爲之。以額在本朝。而年歲尚有訛傳者。恐太公真八字未可問也。

○何次道志勇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千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卿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墨磨人

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磨子。

守財虜。孳孳爲利。一文不肯屈使。亦當告之曰。子不用錢。錢將用子。

○喫衣着飯

楊醫官傳食粥方。爲神仙上藥。又一方有寒疾者。蓋稻席。當愈。或嘲之曰。君喫衣着飯。大是奇方。

○玄齡不死

裴玄本好諧譚。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

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
玄齡不死也

○死後佳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後佳
否一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士人曰使死而
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
笑

○大八字

有以星術見王元美者座客爭扣吉凶元美曰吾自曉
大八字不用若算問何爲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
死的

○嫌囑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
三升隆既受罰攬筆便作一句云蝦蟆躍清池桓問蝦
蟆是何物隆曰蠻名魚爲蝦蟆又問作詩何用蠻語隆
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鮎魚上竹竿

鮎魚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

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獭係入布袋矣刁曰
還是鮎魚上竹竿

間燕嘗談云大觀中薛聲明和上皇御製詩有曰
聲似鳳來銜詔喜氣如雞去揭竿韓子倉戲爲更之
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謂的對尤
勝於梅

○枝頭乾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令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
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張文翰最無咎
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
戶部侍郎無咎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
之粘核者張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

○梓州郵縣

唐李鎮忠謁選授梓州郵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千號
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并是兒婦官職

○孫少卿

北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
曰公年似太老紹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笑曰是

將正卿

○唐宋二宗雅諱

曲江池本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卽紫雲樓芙蓉院西卽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卽賜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馬領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教坊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傍中有黃承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開曰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步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謂樞近曰喏卽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見松廳雜錄

寇準在中書每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閣苛留之幸宗

諤嘗於門扉下出走後爲脩官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宋太宗語

宋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可笑事 洛中新事

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左司郎中張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遼仁傑着朱羅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騾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左臺胡元禮御史胡蓋蕃人爲御史者

王拱辰營地甚侈嘗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穿深地丈餘作一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富問洛中有何新事邵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以二公對富大笑

○大夏男 新建伯

盧詢祖襲封大夏男爵有朝士戲曰大夏初成盧答云且得燕雀相賀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入朝有帛蔽耳某公戲曰先生耳冷公笑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送還鄉里

禮侍葉盛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友煩公垂念葉唯唯不久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崖州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謂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不是崖州地望最重還因宰相地望太輕

○張海水旱疏

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錢溥進表至京家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溥答曰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

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眼衆爲哄然

按鍼灸書脚底有丈母穴

○周文襄

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菜男子孕而生女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

○東王公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戲曰

在西見西王母否辛曰在西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笑

○石學士

石曼卿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走曼卿墮地戲曰幸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碎

○大理寺

江靖諫以大理屬使滇至晉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且謂吳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住持之類耳

惡乎答

○銅司業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阜隸銀數兩平色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延平府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繡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筭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三甲進士

雅溪部第二十六

十一

王伯固令太和一士昂然而進曰一等生員告狀伯固

敘客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

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孔稼吏

元皇慶間浙江有孔稼吏身軀短小僅與小公案相等凡呈牘文必用低凳立脫靴丞相以先聖子孫每禮遇之時有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庭公子孫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以小過叱之退脫靴曰他祖公客參政之父祖坐參政反不容他子孫立相與一笑

○高晉陵

高夷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夷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夷受餉答書署高晉陵人問其故夷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夷事

○曾直律語

黃魯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准此蓋律語有餘條准此也一坐大塚

○如廁諺

雅溪部第二十六

十一

彭彥實一日往文淵閣東如廁值少保陳方洲公亦來

却立公疾行而過笑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如廁周贊

善竟佐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唐時一丞偶因馬上內逼急請大優穆刁綾宅已登溷

軒而優適至丞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再請光訪

○日送美姝

王忠肅公不喜談諧一日朝退見一大臣日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戲云此姝甚有力先生曰大臣何以知之忠應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西施山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弘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艷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不然累君他日謚文恪公不得

○鍾馗圖

劉廷美有鍾馗圖求劉原博題詩於上元旦懸之中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頃間簿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金本清戲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原博詩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羣跳狂鬼倒提三尺黃河水血灑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櫟窠影黑啼鵲鵲綠袍烏帽還行事碟腦剗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詠未得盡駕轎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梅河豚

梅聖俞有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畝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時盛傳之劉厚甫戲曰鄭都有鷓鴣詩

人稱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梅河豚矣

朱鮑當有孤雁詩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時人謂之鮑孤雁謝逸有咏蝶詩三百首如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餘香又有飛隨柳絮有時見舞人梨花無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爲謝蝴蝶明無錫黃公祿善方脉而能詩嘗咏雪毬云六花平地捲成毬不待雲片月斧脩萬古太陰深合處一團元氣未開頭金盆忽送來瑤島銀索難將掛絲樓只恐明朝易消歇長江滾滾逐東流人亦

○銀花令

張昌齡蘇味道俱有詩名一日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令也蘇有觀燈詩火樹銀花令星橋鐵鎖開之句蘇曰公雖無銀花令還有金銅釘張有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故云想與撫掌

○黃鸝自古少

熊希愚與江榮羅同官棘寺一日江曰此中不乏佳樹惜黃鸝甚少熊曰黃鸝自古少也江問何以見之熊曰

杜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那得多

○杜宗武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答以石斧一具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使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不廉

沈約戲朱异曰卿年少何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慕書卿一時將去安得稱廉

○夢仙詩

王介甫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招毅夫曰不然吾用李太白詩句耳王又笑曰自首減等

古今韻略舉要卷之二十六

宋

○文選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張鳳翼曰昭明太子著作於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徒以上罪

歐陽公與人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待湯

李西涯在京邸款同鄉會試酒數行諸君告起欲赴他席公曰且住有一題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諸君亦知所以然乎眾默然公笑曰無他意只是待湯

古今韻略舉要卷之二十六

宋

上

○製餛飩法

喬仲山家製餛飩得法嘗苦賓朋索食一日於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置遠方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索者

得方勝得食

○李康靖東

韓忠獻億李康靖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韓每至卽設豬肉康靖嘗東韓云久思肉味請兄蚤訪

○海蜃

王敏道食海蜃曰人何苦嗜之哉一響而已
歲中紙爆亦只一響好事者乃以紗絹裝花為飾每
枚價至數十錢更為可笑○萬錢之費不過一飽長
夜之歡不過一醉回思紛陳皆海蜃耳夫玉樓金谷
能得幾時花貌紅顏本非常住而多莫馳逐不休無
非爭此一響而已豈不愚哉

○春菜詩

黃魯直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瑞為若荷歸明日春

古今類聚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初誠可脫蘇戲語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
筍硬差致仕

○錯著水為甚酥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本
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
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
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思油果作小詩以求之云
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
更覓君家為甚酥

○伐塚

子由秉政子瞻在翰苑有故人欲干子由因見子瞻求
其轉言冀得差遣公徐曰舊聞一人貧甚無以為生乃
謀伐塚遂破一墓見一人裸體而坐曰我楊王孫也無
物濟汝復整一塚用力頗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之
文帝遺制墳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汝可速出復二塚
相連乃先穿其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羸瘠而有饑色
曰我伯夷也餓死首陽安得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
勸矣竟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塚庶幾有得羸瘠者謂曰
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
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酒肉地獄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奈部使者重公才望朝夕聚首疲
於應酬乃目倅倅為酒肉地獄後袁穀代倅適郡將與
諸司不協倅亦相疎袁語人曰聞此郡為酒肉地獄奈
何我來乃值獄空傳以為笑

○龍潭寺暗室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此黑暗地獄也兄

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破僧戒

虎丘僧人長於酒肉。彼之視腐菜。如持戒者之視魚肉。不勝額之感也。一日友人小集。有楚客長齋。特設素供。楚客意僧必持戒。揖與共席。吳興凌彼。哂笑語之曰。母為此僧破戒。

○李得雨

開成間京師大旱。李德裕拜相。即日大雨。京師喜曰。相公乃李得雨也。

○待闕駕鸞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時人謂之待闕駕鸞社。見妝樓記。

○試守孝子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綬在都。既愛誠。在親。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語為試守孝子。

○床衣

陸龜蒙居笠澤。有一竹禪床。每用偃憩。時十月天已寒。

信忘施袍。龜蒙已坐。急起呼曰。此節日。翁須是與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騾耳馬足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沒寒羅。不戴煖耳。馬不穿。龜蒙時戲之曰。騾耳馬足。

○唐明皇獨體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獨體。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獨體。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憫。合坐。

○大笑時秦少游方為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少

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謗周公者陳賈。而宋時劾朱子者亦名陳賈。漢有胡廣。號中庸。而我朝胡文穆公名廣。亦有中庸之號。事之巧乃有若此者。

○焚項羽廟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別為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殆為咸陽三月火復讐耳。

○侯景熟

侯景圍臺城或問陸法和云何陸曰待侯景熟問者不解陸曰凡取果既熟不捺自落今侯景未熟耳

俗謂年老為熟本此

○僧誦經

有僧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黃紫芝曰馬用誦此僧充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大笑

○猫五德

萬壽僧彬師嘗對客循跡其旁謂客曰人言猫有五德此猫亦有之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

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甚密而能竊食知也每冬月輒入窰信也

○阿房宮賦兩句

東坡在王堂一日讀阿房宮賦凡數遍每一遍訖即再三賞歎至夜分猶不寐有二七共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曰知他有何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寬苦等其一人曰也有兩句好先一人怒曰你又理會得其句曰我愛他通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東坡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天下極賤人

梁次公與一友夜談每至極快處其友唯唯而已次公問其故友曰曾聽過次公謔之曰汝是天下極賤人友駭問次公曰天下極快之語一經汝聽過便不值錢非賤而何友亦大笑

○馬湘蘭

金陵名妓馬湘蘭以豪俠得名有坐監舉人請見拒之後中甲榜授禮部主事適有訟湘蘭者主事命拘之衆為居間不聽既來見罵曰人言馬湘蘭徒虛名耳湘蘭

北中集

雅淵部第二十六

三

應曰惟其有昔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奇禍主事笑而釋之湘蘭死後哀挽成帙或謂張賓王曰聞君有祭文甚佳張曰吾乃訪赤壁賦作者使誦之張但舉一語云此同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聞者絕倒

○呼公子

俞君宜少時隨父華麓公之官有衙役呼以公子公怒曰凡羸暴之性加人必呼為太監性牛性公子性等之太監與牛辱吾甚矣

○曹娥秀

名妓曹娥秀色藝具絕于伯機嘗以義之呼之一日伯機宴客因事入內命侍者出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以伯機想時不飲之主伯機待怒曰小鬼頭也敢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無禮只許爾叫王義之坐客大笑

○徐月英

徐月英江淮間娼也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娘雅浪部終

雅浪部第二十六

文獻部第二十七目錄

成語詩	收觀音經語
收蘇詩	舊律易字
舊絕句易字 計二條	用舊詩句
改用舊詩句 計二條	縮字詩
歇後詩 計三條	千文歇後詩 計二條
諸理齋詩	廣文嘲語
縮脚詩	貫酸齋 解大紳
十七字詩	吳瞿戲筆 計二條
二蘇詩 計二條	七十新郎
罵孟詩	蜘蛛詩
楊公復詩	嘲林和靖
四十翁	錢鶴難
歐陽景	食草
唐解元二詩 計二條	採蠟酥差
夢鱸	應履平詩
裁縫冠帶	周秀才
龍宮海藏	寫真

引瓦詩	獨眼龍
惡字	栢子庭詩
東坡戲聯 <small>計二條</small>	而已詩
榜後詩 <small>計三條</small>	長妓瘦猿
生張八	貧娼
通判	藥名詩 <small>計三條</small>
吃語詩 <small>計二條</small>	反酒箴
反金人銘	傲春秋
筍墓誌	曲中月令
輓甘	賦韋舍人
墓賦	偷狗賦
張公喫酒李公醉賦	成語賦 <small>計二條</small>
倒語賦	典淮郡謝啓
鬚強頌	賀側室育子啓
謝遣妓啓	未名柬
東坡製詞	醫官
戲吳王事句	決僧判 <small>計二條</small>
買僮券	題小像 <small>計二條</small>

化鬚疏	烹雞誦
獻海螺簡	行人司告示
策結	詞 <small>計二條</small>
葉祖詩詞	詞曲 <small>計七條</small>

文戲部

子猶曰迂士主文而諱戲俗士逐戲而雜文其能以文爲戲者必才士也尼父之戲也以俎豆鄧艾之戲也以戰陣蔣翁之戲也以八卦何獨文人而不然且夫視文如戲則文之興益豪而雖戲必文則戲之途亦窄或亦砭迂鍼俗之一助云爾集文戲第二十七

○成語詩

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舊詩自命或戲令咏洩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是其口

○古今詩

文戲部第二十七

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改觀音經語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若說還着本人豈其心哉乃改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坡語雖趣然非所以止呪也經之意深坡之意淺

○改蘇詩

蘇詩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近有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游戲一日似三日若活

七十年便是二百一

子猶嘗反其詩云多事此勞擾一日如一刻便活九十九湊不上一日

○舊律易字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用舊詩更易誦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顛春來爭榜各紛然綢巾扯作黑蝴蝶頭髮染成紅社鵲日落二人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

○舊絕句易字

文戲部第二十七

元微之貶江陵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皇棲宋謝師厚作襄倅聞管妓與二胥相好

乞書扇遂用元詩改末句云夜來曾有老鴉棲

南昌張相公繭溪趙相公皆與張江陵相左由翰林謫州同後屢遷俱於辛卯入內閣太倉王元馭當國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西堂紀聞云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黑髯翁平明

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此詩不知誰作頗爲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媚人洛人呼爲蜜翁翁會官塞上一夕傳虜犯邊帥雄倉皇震恐衣皮裘兩重伏土窟中秦人呼土窟爲土空有人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用舊詩句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卽嫁被訟於官浣金編脩爲居間臨審時金伴問問官云此輩何事官曰丈夫身死未

終七嫁與對門王賣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杆春色惱

人眠不得官笑而從末減

○改用舊詩句

方于魯徵人用造墨起家多薦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州絨於方時夏四月矣方急製爲衣服之以誇示賓客或作詩嘲之曰愛殺蘭州乾絨絨寄來春後懸裁縫寒回死等桃花雪煖透生憎柳絮風忽地出神得細脚有時得意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着絨衣便不同或云此詩汪南溟作也

太倉一富人宴客王元美與馬僕人良等及生梨子元美曰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過死醃與生梨坐客大噱

○縮字詩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焉方與同年期集使至追所賜敕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叅從此免稱卿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歇後詩

有時少灣者延師頗不盡禮致其師爭競而散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灣主人吉日良辰束脩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兒心地猶如短劍長三杯晚酌金生麗雨碗晨餐周發商年終算帳索筵席百家姓有索劈拍之聲一頓相和相傳嘲監生詩云革車買得截然高周子牕前半滿腹包有朝一日高曾祖煥乎其有沒分毫雲間求忠書院爲方正學建也一日院觀風有儒童告考張郡侯命學博往書院試之絨二題一口人力所通

一曰鼻之於鼻也時人爲之語曰貢院求忠書監場方
考稿不見人力所但聞鼻之於

○千文歇後詩

啓顏鑠唐封抱一任標陽尉有客遇之面黃身短又患
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嘲之曰面作天地玄鼻有
瓶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詞談彼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
不立未幾歸其家別延陳文卓冀陳慥前事待子弟

甚嚴然無他長但善書耳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
告之

古文部第二十七

五

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摩侍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
幾箇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

○諸理齋詩

鳳林夏五名景倩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
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理齋亦館
於夏戲曰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維尚未去如何
又請羅又夏五甚短妻極長每同立僅齊髮孔理齋作
歇後語謔曰夏五官人罔談彼夏五娘子摩侍已有時
堂前相遇見剛剛撞著果珍李

○廣文嘲語

廣文先生之貧自古記之近日士風日趨於薄有某學
先生者人饋之肉乃廬豬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禮言
之可羞瘦肉一方堯舜共猶又有以銅銀爲贄者又嘲
之曰薄俗送禮不過五分俗封視之堯舜與人或作破
云時官之責門人也言必稱堯舜焉

○縮腳詩

舊有賦關屠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
其所不知蓋四語皆出四書皆隱闕字而未句尤奇吳

古文部第二十七

六

江一老翁貌似土地沈寧菴吏部亦用此體賦云入疆
關入疆蕪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吳中有顧
秀才名達者不學而狂同學者嘲之云在邦必在家必
小人下不成章不竝堪伯仲

○貫酸齋解大紳

錢塘有數衣冠士人遊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
中一人但咏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
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砍開潑石髓
金鈎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

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咏解作大書賊賊賊道士愕然續云有影無形罕不得只因偷却呂仙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十七字詩

正德間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觸目成咏時天旱府守祈雨未誠神無感應其人作詩嘲之曰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牕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曰汝善作十七字詩耶試再吟之佳則釋爾卽以別號西坡命

文獻部第二十七

七

題其人應聲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較差多守大怒責之十八其人又吟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

一說守坐以誹謗律發配鄖陽其母舅送之相持而泣泣止曰吾又有詩矣發配在鄖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蓋舅乃眇一目者也

○吳瞿戲筆

霍山進士吳蘭高才玩世以主事居鄉鄉富人持大士像索贊贊曰一箇好奶奶世間那里有左邊一隻雞右

邊一瓶酒只怕蒼蠅來插上一枝柳又有持壽星圖求題圖有長松明月玄鶴白鹿靈龜吳題云一枝松遮半邊月一隻黃狗帶着雪若無老翁持杖趕老鷹飛來抓去驚

翟永齡偶過靖江人咸以相公稱之時有一吏在坐亦稱相公翟意謂人不加敬後有出扇求詩者此吏捉筆竟題於前次至永齡故爲不能之狀題曰山不山水一片板上兩箇鬼扇景一船二人一吹笛一搖櫓一箇吹火通一箇舒火腿嚇得雞婆飛上天去扇上畫雞世間名畫見千萬不

文獻部第二十七

八

知此畫出何許詢知海樵衆人甚服

○二蘇詩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卽以筆記於牕間曰山堂夜沉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匙一箇僧

蘇子由見白足婦洗衣作詩嘲佛印云玉箸揄銀河紅裙蘸綠波再行三五步浸入老僧窠

○七十新郎

王雅宜七十娶妾許高陽嘲曰七十作新郎殘花入洞

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
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唐

○罵孟詩

李太白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
有達官送酒數斗太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無計得飲乃
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
亦還癡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
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
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
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送酒者士人再往
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詆佛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
但前次酒被公飲盡後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畱

○蜘蛛詩

洛陽歌婦楊苧羅聰慧有才思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
雲辨者善講經楊令對歌者講忽蜘蛛垂絲颺雲辨前
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二匹歌者應聲曰喫得
肚嬰撲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蟲生辨體充
肚大故嘲之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慚且

笑與絹五匹

○楊公復詩

南京大理少卿長興楊公復在京甚貧家畜一豕日命
童於玄武湖墻採萍藻爲食吳思菴時握都察院章以
其密邇廳事拒之楊戲作小詩送云太平隄下後湖邊
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諺云宰相肚裏好撐船

○翰林和靖

隱士林和靖傲許洞許朝之云寺裏撥齋饒老景林間
吟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驚伸頸好客臨門籠縮頭

○四十翁

廬陵歐陽重巡撫雲南以不給軍糧奪職歸每過館驛
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
有無名氏書二絕於其詩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聞道
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醉翁
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齊名就充老世間
安有四旬翁

近考廬陵謫除號醉翁年止四十作詩者未知也然

中丞之竊此文宗誠可謂

○錢鶴灘

狀元錢鶴灘已歸田有客言江都張妓動人公速治裝訪之既至已屬鹽賈公即往叩賈重其才名立日請飲公就酒語求見賈出妓衣裳縞素皎若秋月復令妓出白綾帕請畱新句公即題云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

○歐陽景

有僧金鑾求歐陽景書與玉峯長老薦用景封書曰金

文獻部第二十七

十二

鑾求與玉峯書金玉相乘價倍殊到底不關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

○食葷

松楊詩人程渠南滑稽士也與僧覺隱同齋食葷覺隱請渠南賦葷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祇宜豆腐與菠薐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聞者絕倒

○唐解元二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求不遂諸僧令答僧三十

復枷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過僧所戲題

加上云官差卑隸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詢之知爲唐解元筆笑而釋僧

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卑隸家乞紙筆求畫唐途畫海獅數百題其上云海物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人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廚臂

○採蟾酥差

太醫院有採蟾酥差差時儀從甚都某院判欲以炫耀

文獻部第二十七

十二

其友枉道過焉友作詩嘲曰白馬紅纓出禁城喧天金鼓擁霓旌穿林過莽多豪氣拿住蝦蟆壞眼睛

○夢鱣

南京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鱣出胯下以語人入因爲句曰某人一夢甚蹺蹶黃鱣鑽腎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見耳談

○應履平詩

應履平爲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都門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

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永棠樞得硬綱綱不書姓名吏呈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

○裁縫冠帶

有業縫衣者以賄得獎冠帶顧霞山嘲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破分明兩箇剪刀箍

○周秀才

東都周默未嘗作東一日請客忽風雨交作宋溫戲曰驕陽爲疾已成災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

文獻部第二十七

十三

故教風雨一齊來見文酒清話

○龍宮海藏

正德中御史某按浙以龍宮海藏命題試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實西退者作詩誚之曰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我度錢唐

○寫真

姑蘇蔣思賢父子寫真一日交寫皆不肖時人嘲之曰父寫子真真未像子傳父像像非真日家骨肉尚如此

何況區區陌路人

○弄瓦詩

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召翟永齡飲翟作詩嘲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窰

○獨眼龍

吳中小集有便宜行事之令較奉高下最後者爲老儒使之行酒有行酒者方病目一睛紅赤衆以紅字爲韻賦詩惟劉元聲最勝詩云贏得人稱獨眼龍怪來青白

古今雜錄

文獻部第二十七

十四

總非同憐他滿座能行酒也算當場一點紅

○惡字

李郁爲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言堪作符也

○栢子庭詩

至元丙子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齋香幣過嘉興迎之比至傲甚謂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行月字法下鐵簡於湖柳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

無應驗。蓋報宵遁。柏子庭和尚。素稱滑稽。有詩一聯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聞者絕倒。

子庭又有可憎詩云。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蠅鼠。賊僧船脚車夫并晚母。濕柴爆炭水油燈。

○東坡戲聯

東坡謫惠州日。與一村校書爲隣。年已七十。其妾生子。爲具邀公。公欣然往。酒酣乞詩。公問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古稀年。一時大噱。

東坡居惠州。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有詩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而已詩

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爲臺官所誦。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舜俞乃云而已。有輕宗廟之意。因被落三官。舜俞自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宋藝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趙普。何不止書朱雀門。

乃着之字。普曰。語助耳。藝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洪語本此。

○榜後詩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答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王十朋正榜第一。李三錫副榜第一。時有戲正榜尾者。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一入。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

○長妓瘦妓

杜牧爲宣州幕。時有酒妓肥大。牧贈詩曰。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還。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綃。補破裙。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牧同時澧州酒。紕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咏。遂至籍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髮。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生張八

北都有妓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宴會
乞詩於處士魏野野贈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
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曾諳一作也

○貧娼

吳生戀一娼其人家甚貧友人李雲卿賦其事曰可笑
梨園地翻為寂寞場當街為客座隔壁是廚房屋柱懸
燈挂泥坏焚火廂煙煙三幅幔舊舊一張牀草薦疊堆
厚綿衾襪藏胖竹竿永架短麻布手巾長雙陸無全馬

○通判

有以知縣轉管糧通判者一郎中作詩賀之云最妙無
如轉判通州官門報氣何雄班聯喜得先推府尊重何
須美老同丞簿晚生今已矣教官侍教且從容更有一
般堪笑處下倉攢典列西東後郎中亦謫濟南通判先
通判者官德州其屬吏也方到任時僚屬滿堂即書此
詩持軸往賀之及言其故無不絕倒

○藥名詩

陳亞好用藥名為詩曾知祥符縣親故多于托借車牛
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荆托借尋常無歇時全但
看車前牛領上李前十家皮沒五家皮五加亞嘗言藥

名用於詩無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
曰延胡索可用乎沈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
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措大

陳亞藥名詩百首如風雨前湖近胡軒牕半夏涼半棋
為臘寒阿子下阿衣嫌春暖縮砂栽砂咏白髮云若是

道人頭不白道人老君當日令烏頭烏贈乞雨自曝僧
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半定應曬作葫蘆巴胡蘆最膾炙

人口

蕭鳳儀桑寄生傳四詩亦佳然終避其奇巧

○吃語詩

東坡作吃語詩戲武昌王居士云江干高居堅關局健
耕躬稼角掛經蒿竿繫網蕪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
襟顧景各箕踞擊劍廣歌幾舉觥荆并供膾愧撓乾
鍋更憂甘瓜羹

一孝廉口吃謝在杭與徐典公各贈絕句以難之謝二首云綠柳龍樓老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雨淚落劉郎又梨嶺連連路蘭陵累累樓流離憐冷落郎輩懶來留與公一首云留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涼弄瀨路柳綠連樓

○反酒箴

漢書陳遵與張竦相善而操行不同竦居貧無賓客而遵晝夜酣呼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諫成帝或為酒客難法度士云譬之於物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

之角處膏腴深動常近危酒不沾口臧水滿懷不得左

右牽於纒微一旦車覆也猶云掛礙為窻所輻反轉危

井也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以盛

酒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酺常為國器

托於屬車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

何過乎遵大喜謂竦曰吾與爾猶是矣

○反金人銘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

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槐然自絀其口

○做春秋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家世以春秋馳聲至一酒樓飲見壁間題云春王正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構妓來飲所題也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零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見者大笑

○筍墓誌

傅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驟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

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陶穀戲效之作筍墓誌曰邊幻節字脆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年

月日立石

○曲中月令

指揮陳鐸善嘲作曲中月令其二月有云是月也壁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轉化為鞋

○輓卦

宋末淮南潘純戲作輓卦其詞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

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於鉞輓象曰傳於鉞輓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无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柳榆之象日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切中輓近膏肓可發諧笑

○賦韋令入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賓從祖饒舍人韋吉年老無力控

天

文獻

五

馭說醉馬逸馳桑林中被橫枝骨掛巾冠露禿而奔僕

夫趙救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癢疹而黑臥於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左司郎中李任戲為賦云當其驕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麥隴之中偃仆桑林之畔藍撓鼻孔直同生鐵之椎醜旬骷髏宛似熟銅之罐聞者無不絕倒

○藝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藝賦其藝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藝之

妙處云

○食狗賦

滕達道讀書潛山僧舍僧有犬烹之僧訴於縣縣命作偷狗賦有警縣云撤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歎賞

○張公啖酒李公醉賦

郭景初夜出為醉人所誣官召景初詰其狀景初歎曰諺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官即命作賦郭云事有不測人當防未然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遭臨酹之愆笑而釋之

古

文獻

五

○成語賦謹

三衛一子弟淫其里煨工之女為工所擒不忍殺以鐵鉗缺其左耳縱之去詣理齋作賦謹之內一聯云君子將有為也載寢之牀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

會稽馬殿幹有美姬善歌時出佐酒馬死有梁丞得之亦侑觴時陳無損酒酣屬句謹云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邑丞之室無逝我梁一座絕倒

○倒語賦

熙寧未改科前有吳儻賢良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

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
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傳姓吳大段意
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與淮郡謝啓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
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幣一飯

○鬚風頌

王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見蘇自介甫襦領而上直緣其
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告介甫命

古今事考

太文獻公集卷二十七

三

從者去之禹玉曰本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
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衆大笑

○賀側室育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
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驚
鷺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
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謝遣妓啓

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厄匱及旦以書謝

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
鴻溝韓召妓訊之云是夕忽嘗浣濯

○未名東

翟永齡與陸廉伯竝以才學馳名後陸發解而翟名最
後以書柬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倒之
反在諸公之上

○東坡制詞

東坡以呂微仲豐肥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坤六二所
謂直方大也及呂拜相東坡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
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卦二爻之動

○醫官

盧贊好諧謔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玄補醫學博士所
司請稿質立草云既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
覽之欠爲啓齒

○戲吳主事句

吳江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詔之曰聲音要
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蚤吳果努力
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幸廟爲之解顏時

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一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

○決僧判

雙漸嘗爲令入僧寺中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杯漸怒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尚往來請上大獨喫八棒

李翺尚書初守廬江有僧相打斷云夫說法則不曾跌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左肩右肩領來佛面前而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劍三千大千

古今事考

文獻通考卷二十七

三

○買僮券

王褒買僮名便了獲自欲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獲乃爲券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城都安志聖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僮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操飲食洗滌居常穿白縛帶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把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戴車蹠足大嗽下牀振頭垂鈎刈剪織履作籠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

僮百餘驅逐鴟烏持梢牧豬種薑養羊長育豚駒養

除堂廡餽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薪舍中有客提壺行沽汲水作餽但當食豆飲水不得嗜酒欲美飲酒惟得沾唇漬口不得傾孟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偏將纖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撐門拄戶上樓擊柝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筋老力索種葛織席事訖欲休常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急賓客不得奸私事事關白若不聽教當答一百

○題小像

唐伯剛題郭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腳浴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天子語於正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爲小像遂隲括其辭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

敢不敢

○化鬚疏

沈石田有化鬚疏其序曰茲因趙鳴玉晃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於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閣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譚傳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校惟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

文獻部第二十七

文獻部第二十七

文獻部第二十七

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羹豈敢易然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烹雞誦

唐六如遊僧舍見雌雞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誦當不難也僕等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水搥去頭面皮毛次運

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咄咄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得死所無憾矣乃烹以侑酒

○獻海螺簡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村樸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發光地十地之一也華嚴經

○行人司告示

文獻部第二十七

文獻部第二十七

文獻部第二十七

行人司開僻官吏罕到市人每日取汲廳前頑童戲坐公座或有戲揭告示云示仰各吏典以後朔望日仍要赴司作揖凡男婦汲水者毋得仍前擅坐公座

○策結

有二編脩謁李西涯公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未有先有一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題陞官坊

○詞

徐淵子舍人善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

如齋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求徐解之。徐許諾。見賣老婆牙者。買一籃餉丁。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麼。螭蚌螭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大笑而歸。

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準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葉祖詩詞

葉祖負雋聲。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一聯咏之。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廬仝月蝕詩。後以多語去官。獨西湖二三僧相善。爲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葉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詞曲

張明善嘗作水仙子。譏時云。鋪唇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貓渭水飛熊。

王威寧越。尤善詞曲。嘗於行師時。見村婦便旋道傍。遂作塞鴻秋一曲。綠楊深鎖誰家院。見一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東。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線。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濺。不想牆兒外。馬兒上人。瞧見。

元關漢卿。嘲秃指。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樽。搗殺銀筆字。不真。搔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搗。

弘治間。王騄以進士授吳橋知縣。僅八月。免官。居家以詞曲自樂。嘗有妓爲人傷目。睫下有青痕。遂作沉醉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灑。莫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翠鈿瑕。莫不是蜻蜓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宮墜下馬。

王西樓。磐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其家嘗走失雞。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雞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開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

西安一廣文博學而廉介有氣。罷官歸。貧甚。戲作清江引云。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躁。吃蹬的響一聲。

儘力子嚇一跳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

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
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
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簾莫三觴君還不信
把稱來稱有一觴酒一觴水一觴癡

文戲部終

文戲部第二十一

五

方言部第二十八目錄

花名

黃幡綽計三條

三葉藥

投壺

尹字

姓名謔

王甘姓

王盧

麥竇

沈陳姓對

又名

安石名

王汾劉敬王親

陳亞蔡襄

上官稱

賈黃中盧多遜

蘇子瞻姜制之

章得象

筆嵩

黑齒常之

許敬宗

李素杜兼

羽靖

謝叔司馬俊

陸遠

戚翺陳鑑

馬承學錢同愛

呂鍾強珍

琳瑯王軌

才寬葉琪史瓘

聶豹鄭洛書

張更生馬千里

石員外

職方翰林

給事尚書

先生提舉

陸陳謔語

佛經語 計二條

四書語 計九條

二劉謔語

俗語歇後

五經語 計三條

古文語 計四條

先儒成語 計二條

李可及

醫訣語

琵琶荆釵記成語 計二條

雜成語 計二條

恒言

病諺

典書經

李趨兒 明鼓兒

陸伯陽

王和尚

鐵炮杖

婁師德園

無法無聊

家兄孔方

吳妓張蘭

魂歸八字

巧言部

子猶曰：古人戒如簧之舌，豈不以巧哉？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夫獨非巧言乎？如止曰諧謔而已，功與罪兩不居焉，則諸公口中三寸，真有天孫機杼在矣。集巧言第二十八

○花名

溫庭筠曰：葡萄是賜紫櫻桃，黃葵是鍍金木樨花。

○黃幡綽

明皇與諸王會食，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遑上顧。

巧言部第二十八

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此非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

噴帝，上大悅。嚏音帝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上問左右是

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曰：此是年滿典史。上曰：何以知

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

玄宗小字三郎，幸蜀時，過梓潼縣，上停驛問黃幡綽曰：

車上鈴聲，頗似人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後，

因名琅瑯驛。

○三葉一藥

○貢父鵬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菓一菓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蘇答曰奈這事須當歸

○投壺

邵康節與李君錫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尹字

蘇頌幼時有京兆令咏尹字乃云升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無人

○姓名謔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聶攀龍只是聶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聶應聲曰莫笑有三耳何如聶二心

○王甘姓

唐時有甘洽者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慙慙抽却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爾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脚向上安

○王盧

北齊徐之才善謔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則狂

加頭足爲馬拖角尾成羊嘲盧元明云卿姓在亡爲盧在丘爲盧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麥竇

隋麥鐵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何忽見怪威赧然無以應

○沈陳姓對

歸安沈筠谿先生少絕敏穎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弟偕之城時風雨暴作遇陳方伯兄弟於邸方伯戲曰大雨沈沈二沈伸頭不出公矢口曰狂風陳陳兩陳搖尾不開人稱巧絕

○又名

張又入太學爲齋長其人渺小動以苛禮律諸生林叔弓作賦嘲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義一點之墨又詩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全無分人前強出些

○安石名

劉邵與王安石最爲故舊常折安石名戲之曰安女便成宕無一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宁王大懶

綿

○王汾劉放王覲

王彥和汾與劉貢父放同趨朝王戲劉曰內朝日日須呼汝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故音班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汾頃劉又嘗戲王覲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噴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

○陳亞蔡襄

陳少卿亞維揚人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於僧舍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上官弼
陳亞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將去謂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讓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賈黃中盧多遜
賈黃中與盧多遜俱在政府一日京中有蝗蟲盧笑曰

賈黃中與盧多遜俱在政府一日京中有蝗蟲盧笑曰

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應聲口亦聞不傷禾但蘆多損耳

○蘇子瞻姜制之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子瞻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章得象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善而石喜談謔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今又有章得象也

○華嵩

京衛指揮華嵩以宿娼柳示時中書夏仲昭以畫竹名適過馬師桓家因教坊相近欲易便服拉師桓往遊師桓戲曰你不見華嵩事又來畫竹

○黑齒常之

張文成工爲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嘗脂

○許敬宗

吏部侍郎楊思玄貴特外戚，倨待選流，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又爲御史中丞郎餘慶奏免。時中書許敬宗曰：楊必敗矣。人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竿，豈得不敗。

○李素杜兼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鍾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

○羽晴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

○謝侯司馬促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促。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伴，想事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陸遠

陸楚生遠係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時兪州在座，謔

云：當不得他還一句遠阿叔也。衆爲捧腹。

○戚翽陳鑑

戚學士瀾美髯，院中呼戚翽。與陳司成鑑會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翽投漆壺，真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鑑，善鑑與惡鑑與。

○馬承學錢同愛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喜馳驟。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孳孳爲利。

○侶鍾強珍

都憲侶鍾與通政強珍同席，強執壺勸曰：要你飲四鍾。侶應聲曰：你莫要強斟。

○林瑀王軌

林瑀王軌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闊。王問其妙，瑀云：逢此艱暑，蓋譏王之侏儒。

○才寬葉琪史瓘

郡守才寬善諧謔，嘗與尚書葉琦、知州史瓘同飲，各以名爲戲。才曰：作就衣裳穿不得。裁寬葉曰：鑼鳴鼓響軍

不勸我旗史默無以應才以大觥罰史飲畢才曰拚死喫河鮑尿灌

○聶豹鄭洛書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爲華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軍中式者聶公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人咸以爲妙對

○張更生馬千里

方千里一日會張更生方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

○金剛經

乃言部第三十八

八

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

○石員外

石中立員外嘗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十觔飼之同列曰吾儕反不及此石曰吾輩皆員外郎敢比園內獅子

○職方翰林

齊在水部最久復還職方李西涯戲之曰先生其

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應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給事尚書

夏忠靖公與給諫周大有同事治水一日偕宿天寧寺周早如廁夏戲曰披衣拖履而行急事周應聲曰葉甲曳兵而走嘗輸嘗輸

○先生提舉

浙江花提舉與鄞縣學官交往後陞僉事提舉至鄞以舊誼戲出對曰雞卵與鴨卵同窠雞卵先生鴨卵先生

○學官乃福建人姓顏應聲曰馬兒與驢兒並走馬兒驢兒蹄舉

乃言部第三十八

九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啓東震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鬚何須如此陸大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鐺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佛經語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啓東震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鬚何須如此陸大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鐺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佛經語

隋令盧思道聘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齋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

薛道衡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衆僧愧服

○四書語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

往不遇因書於簡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回

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秦少游自負髯美語東坡曰君子多乎哉東坡應聲曰

小人樊須也一座絕倒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因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卽應聲曰卿以下必有主者君也

詹侍御與蘇大行五鼓行長安街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裏詹爺蘇曰詹之在前詹問後來爲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詹回首曰後來其蘇相顧一笑

太冲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彭魯溪公出對云願爲小相袁應聲曰竊比老彭

呂望之提舉市易魯子宜劾其違法曾反坐呂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浙解張異才名平等郡守王公試題莫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地二字王賞其恰當取居首及鄉試總裁

王公監臨王公皆無異賞守力薦拔解中丞公亦若不滿謂張曰贈汝一對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聞者絕倒

沈括字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驚問之曰死矣盆成括

石動簫嘗詣國學問博士曰孔門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未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簫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解之動簫曰冠者五十六人五六得三十也童子六十七人六七四十二也皆大笑

一說又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答曰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二劉謔語

劉惔嘗與劉琚聚會飲茗問左右湯滾未皆言已
曰金曰起哉應聲曰吾與點也一日連騎趨朝
馬蹶足行遲憐問馬何遲琚曰只爲五更三燂日何
不七上八下言馬蹄既點

○俗語歇後

吳中黃秀才相欺辱人呼小黃竅嘴讀書寺中一日寺
僧進麪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謔之曰光頭滑光
頭浪光頭練光頭勒謂麪盪快忒也僧卽應聲戲曰七
去八去言言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七蓋隱小黃竅嘴四字黃亦
絕倒

○五經語

王三名觀恃才放誕陸子履行四性慎默於是無所可
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慕觀嘗寢疾子履往
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
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
四括囊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搜着泥中一婢問曰胡

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齊王儉爲吏部尚書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
桓減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卒得職焉

○古文語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甌稱觴
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楊大年億方與客棊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
誦賈誼鵬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云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黃州黃解元麻荊州張狀元茂修相遇薊門黃年少有
貌而張相君之子黃故謔之曰思公子今未敢言張卽
應聲曰懷佳人兮不能忘

西昌劇賊劉富年七十餘子姪六七人曰堯曰舜暨禹
湯文武盤庚輩時時行劫張職方大來令西昌時懸賞
捕獲悉斃之杖下盜警始息監司郡侯語次及之張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猶龍氏已云矣衆大笑

○先儒成語

李本建嘗與文士飲汪司馬齋中有巧樣蘇製嵌銅錫

壺以火猛燒流而化李曰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汪方停盃與僕閒之大笑其怒遂解

陸通明世居洞庭有吳生客於山一日陸內人臨蓐吳訊曰曾弄璋未陸曰暮生一女已溺之矣吳嘲其諱曰先生極明這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李可及

唐闕史咸通中優人李可及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乃褒衣博帶齋心昇座自稱三教論衡上

金剛經云

何人可及曰婦人也

有據乎可及因

問太土老君是何人可及曰婦人也上曰此何據可及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非婦人安得有娠乎又問文宣王何如人可及曰亦婦人也上曰此復何據可及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若非婦人何乃待嫁上復大笑寵賚有加

○警談語

諸史蜀進士熊敦朴

號陸

負才不羈自史館改兵部後

左遷別駕往辭座師江陵張相公公曰公與我同館出身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公曰何以知之熊曰王叔和醫訣云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公大笑

○琵琶荆釵記成語

王元美爲郎時適有宴會嚴世蕃與焉候久方至元美問之曰忽傷風耳元美笑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時客大笑亦有爲咋舌者

徐文貞公

附

婿顧某謂一繙練有坐客問云此君何人

繙練戲曰

當朝宰相爲岳丈

止

文貞公第達齋初宦都下南歸江陵

止

爲文貞門

生與諸君共餞之臨別而達齋醉甚乃拊江陵背曰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甚銜之語亦出琵琶記

○雜成語

尤延之爲太常卿楊誠齋爲秘書監皆善謔一日延之誦一句請誠齋對曰楊氏爲我子誠齋應曰尤物移人

出左傳

琵琶記

張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鯢魚鱸魚。庖人悞不烹醋。張云。倉皇失措。文貞腰捫一蟲。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云。大率類此文。貞解頤。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何病曰患瘧瘧蟲入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

耳

周愿好諾。讓嘗謂尚書李巽。適李有故人子落魄不事。李遍問書籍古畫。悉云賣去。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書經在否。其子不敢言賣。暫云典錢。愿曰。此尚書大災。李問何災。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子典之。李怒。顏大開。

○李超兒
明鼓兒

陳亞少曾爲於潛令，好以利口戲浪人，或厭之。太守馬

○陸伯陽

潘滄浪邂逅一客扣姓字客曰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值甚的

○王和尚

吳僧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娶婦。而氣極驕。衆甚鄙厭。一日偶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可謂之。因演蘇季子傳奇。起課者有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之語。優念云。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衆大笑。王逃席去。

○鐵炮杖

萬曆初吳中優人有鐵炮杖者以黑短得名善譏浪莽百戶以紅袍赴新親宴坐客囑以優嘲之適演考試事出

紙飛作白蝴蝶鐵炮杖對曰百戶變了紅蜻蜓一坐大笑

○婁師德園

袁德師常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中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無法無聊

都人陳延之見一僧與中貴游金陵諸利因叙款曲戲曰二君不是無法卽是無聊

○家兄孔方

袁中郎與江萊蘿分宰長吳二邑中郎一無問餽時兄石浦在翰林江嘲中郎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餽以家兄爲孔方耳

○吳妓張蘭

吳妓張蘭色麗而年已娘行一日客攜遊山陸龍石戲曰老便老還是箇小娘陸有太醫劄付張應聲曰小便小也是箇老爹衆皆鼓掌

耳談作社生張好兒事

○醜婦八字

南里先生娶妻求國色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欺

反奇醜艾子往賀因詢其庚甲欲爲推算南里先生閉目搖首而答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

巧言部

巧言部第二十八

十九

讀資部第二十九目錄

李先主雪令

卦名令

二十八宿令

賈平章令

韓襄毅公令

陳祭酒令

梅郭二令相同

計二條

劉端簡公令

沈石田令

高麗僧令

都憲令

羅狀元令

四書令

薛濤令

各言土產

仙對

鬼對

有則成

蔣濤

楊大年對

李空同對

唐狀元對

五字一韻對

計二條

馮損之對

董通判對

陸采對

于肅愍對

呂升對

莫廷韓對

泰典令對

俗語對

計二條

重字對

計二條

金用元對

三光日月星

劉季孫

戴大賓對

隨口對

計二條

蔡霞山對

孫臨對

世宗朝長對

朱雲楚

妓對

古人姓名謎

計二條

燈謎

陳亞謎

辛未狀元謎

招飲答謎

開元寺

大明寺

皇華驛

顏聖之謎

祝枝山謎

談資部

子猶曰：古人酒有令，句有對，燈有謎，字有離合，皆聰明之所寄也。工者不勝書，書其趣者，可以侈目，可以解頤。集談資第二十九。

○李先主雪令

李先主南唐烈祖李昇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孟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殿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

按融自是惟齊丘與謀。

○封名令

蘇子瞻倡酒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問罪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蘇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爲荆公父子云。

○二十八宿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開東坡曰：黃鸝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印應。

聲答曰：二郎神遠佛閒，想是鬼奎危婁。

○賈平章令

咸淳中，賈平章似道宴馬丞相廷鸞，江丞相萬里，賈舉令曰：我有一局棋，寄與洞中仙。洞中仙不受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洞中仙曲名下二句古詩也。馬云：我有一漁竿，寄與漁家做漁家，做不受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江云：我有一犁鋤，寄與使牛子，使牛子不受云：且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蓋譏似道也。

○韓襄毅公令

韓襄毅公雍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伏事，無福之人伏事人。夏云：樊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陳祭酒令

雲間陳祭酒詢每酒酣耳熱，有不平事，及人有過，輒面發之。在翰林時，忤一權貴出爲州同，同僚餞行，有倡酒。

令各用二字分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結之陳學士循云
聶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
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勸君更盡
一盃酒又一人云犇字三箇牛田壽字成疇牛牛牛將
有事乎田疇陳云蘊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黝直直直馬
往而不三黝合席大笑

○梅郭二令相同

蜀人杜渭江

朝

令麻城居官執法不敢干以私一日宴

鄉紳梅西野倡令要拆字入俗語二句梅云單奚也是

奚加點也是溪

除却溪邊點

加鳥却爲鷄俗語云得志

貓兒雄似虎敗翎鸚鵡不如鷄毛石崖云單青也是青

加點也是清除却清邊點加心却爲情俗語云火燒紙

馬舖落得做人情杜答云單相也是相加點也是湘除

却湘邊點加雨却爲霜俗語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

他家瓦上霜又云單其也是其加點也是淇除却淇邊

點加欠却爲欺俗語云龍居淺水遭蝦戲虎落平洋被

犬欺

蘇州錢兼山郭劔泉二宦初甚相善晚以小嫌成訟袁

節推斷之未服某宦置酒解和并邀袁公郭爲令曰袁

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糧除却糧邊米加女便爲娘語云

買田不買糧嫁女不嫁娘蓋有所刺也錢曰其字本是

其加水也是淇除却淇邊水加欠便成欺語云馬善被

人騎人善被人欺袁曰禾字本是禾加口也是禾除却

和邊口加斗便成科語云官無悔筆罪不重科某宦執

酒勸曰工字本是工加力也是功除却功邊力加系便

成紅語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劉端簡公令

古亭劉端簡公居鄉邑大夫或慢之值宴會端簡公出

令佐酒各用唐詩一句附以方言上下相屬劉云一枝

紅杏出牆來見一半不見一半含有誚意一士夫云旋

斫松柴帶葉燒熱竈一把冷竈一把邑大夫云杖藜扶

我過橋東我也耍你你也耍我一時喧傳以爲絕唱

一說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你也看不見我我也看

不見你解之者曰點溪荷葉疊青錢你也使不得他

也使不得

○沈石田令

沙石田文衡山陳白陽王雅宜遊飲虎丘千人石上時中秋月色大作石田行令云取上一字下拆兩字字義相協倡云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月光文云上掛珠簾不知是王家的朱家的陳云有客到館驛不知是舍人官人王云半夜生孩兒不知是子時亥時各賞大觥

○高麗僧令

高麗一僧陪宴朝使戲行一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朝使信口曰許由鼃錯爭一葫蘆由

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都憲令

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酒席間出令云天上
有天河地下有蕭何蕭何手裏持一本律口稱犯法之
事莫做發病之物莫喫有所指於兵官也兵官云天上
有太陽地下有張良張良手裏持一把劍口稱鋼刀雖
快不斬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欲爲分解即云天上
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裏持一把掃帚口稱各人
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遂一笑而散

○羅狀元令

豫章詩話云羅狀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鄒指塑像出令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拔髮到於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捱以是買不成赤脚上蓮臺

○四書令

有人爲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是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於石

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薛濤令

薛濤辨慧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魚禽鳥獸方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行罰靜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坐客大笑又高駢鎮成都命濤爲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高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條節度曰如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

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各言土產

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有核上問洪卿鄉里所產、洪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周、周處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

昔人以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及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爲美談、當是創者、易爲工耳

○○仙對

江西有提學出對云、底擺樓欄千手佛、搖摺疊扇諸生不能應、乃相與所贊仙、陸書自稱李太白、對云、霜眉倚葉、獨脚鬼戴道逢巾

刑部郎中黃暉亦嘗召仙、令對、羊脂白玉天、凡云當出丁家巷田、未及、公明日往試之、其一耕者鋤土甚力、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鱉血黃泥土也、公大嗟異、他如雪消獅子瘦、月滿兔兒肥、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九溪蠻洞經過半洞、五溪中菱角三尖、鐵聚一

團白玉、石榴獨帶錦包、萬顆珍珠、皆規仙筆、可稱名對

又相傳有俗對云、塔頂葫蘆尖、担拳頭、搥白日、城頭箭垛、倒生牙齒、咬青天、亦工而可笑

○鬼對

舊一舉子旅店中、聞樓下一人出對云、鼠偷蠶繭、渾如獅子拋毬、思之不能對、至死、魂常往來樓中、誦此對、人不敢止、後一舉子強欲上樓、夜中果有鼠此對者、乃對曰、蟹入魚簍、却似蜘蛛結網、怪迷絕響

一說對云、獨立溪橋、人影不隨流水去、孤眠野館、夢魂常到故鄉來

○○高則成

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鄰有尚書某、耕袍出送客、高適自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笑目矚兮、高應聲曰、落湯蝦子著紅衫、鞠躬如也、尚書大驚異、稱爲奇童

○○蔣濤

蘇郡蔣濤、幼聰慧、善對、一日有父執武弁者、同遊佛寺、

指殿上三佛出對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濤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出寺其部軍牽濤入問適間本官出何對濤以所出告之又問汝對若何濤曰我對一箇小軍偷狗偷猫偷芥菜

濤對多可採者如三跳跳下地一飛飛上天東雨西應東二點西三點切糕分客上七刀下八刀發精切

楊大年對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焉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李空同對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而前曰汝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於父不敢更也公思久之曰我且出一對試汝能對猶可恕也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思不久輒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公笑而遣之

唐狀元對

唐阜以翰林使朝鮮其主出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

般頭面鼻即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主大駭服

五字一韻對

邊尚書貢繼妻胡氏能通書義邊多侍姬胡嘗反目日宴客客舉令曰討小老嫂惱邊不能對胡以片紙書想娘狂郎忙五字云何不以此對之坐客大笑

徐睇為郡吏日偶隨守步庭墀中見一鹿伏地守得句云屋北鹿獨宿睇應聲曰溪西雞齊啼守大驚異遂不以常禮遇之

潘損之對

慈路為益字損之其叔為僧益往訪之叔獻出對曰荷葉荷花似青涼傘蓋佳人之粉面對曰瓠藤瓠子如黃麻繩繫和尚之光頭

董通判對

常州府同知吳通判董至無錫飲紅白酒而醉吳出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董云青黃不接貧來賣了東西

陸采對

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陸公。采私爲對云。冬官夏侯郎。春日辦完秋稅。又李空同。在江西有對云。孤雁渡江。顧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對。陸云。老翁照鏡。鑒形彷彿似傳神。

○于肅愍對

于肅愍。公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卽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驚之。公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館。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

鼓架。公又卽對曰。一禿似雷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莫志載此

○呂升對

楊季任僉浙憲時。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拋書囊而戲。季任召至前。見其秀異。出對曰。童子六七十人。無如爾狡。生應聲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其尾一字不言。且請賞許之。乃曰。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設不賞云何。答曰。莫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川。官至江西僉憲。

○莫廷韓對

屠赤水與莫廷韓一日遊顧園。酒酣。屠偶吟云。簷下蛛。一腔絲意。莫信口云。庭前蚯蚓。滿腹泥心。

○泰興令對

泰興令胡瑤。雙一門子。忽見一椽挑之。與密語。以爲嫌。問椽何語。椽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卽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對免責。椽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而觴之以酒。此令猶能惜才。

○俗語對

一布政守官盡職。不求汲引。執政失於遷擢。入覲將回。鄉人爲侍郎者餞之。因邀同部會飲。中一人見止布政一客。戲出對曰。客少主人多。衆未及應。布政遽曰。某有一對。諸大人幸勿見罪。乃對曰。天高皇帝遠。衆愕然。他如狗毛雨。雞脚冰。口串錢。腳寫字。掘壁洞。開天應。立地變。報天知。將見將人喫。人護兒。狗拋娘。雞伸後脚。討饒頭。賊摸笑。鬼見愁。半攪脚。直擡頭。奶婆種。長工坯。下鎖漲。上場渾。眼裏火。耳邊風。趕茶娘。偷飯鬼。拈脚屋。瀉肚街。王姑李。郁婆壘。長脚狗。矮忒豬。開路。

神壓壁鬼硬頭皮老脚底拔短梯使暗箭一脚箭兩面刀坐壇遣將排門起夫劍肉做瘡忍尿奏飽酒肉兄弟柴米夫妻三燈火旺六缸水渾兩手脫空四柱着實將酒勸人賠錢養漢灰勃六禿泥拌千秋大話小結果東事西出頭貓口裏挖食虎頭上做窠鍾旭捉小鬼童子拜觀音口憇心裏苦眼飽肚中饑吹鼓打喇叭喫燈看圓子捏鼻頭做夢空耳聒當招板板六十四擲擲么二三好心弗得好報癡人自有癡福看孤山守白浪喫家飯阿野屎東手接來西手去大

船撐在小船邊強將手下無弱兵死人身邊有活鬼缺嘴口裏咬跳蟲賴賴頭上拍蒼蠅好漢喫孝弗叫痛敗子回頭便做家茶弗來酒弗來那得山歌唱出來爺在裏娘在裏搓條麻繩縛在裏俱稱絕對

陳啓東善屬對嘗思的頭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

○重字對

陳啓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上云分水橋邊分水喫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對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

到皆其地名也

國初有某解元及第後偕伴至妓館妓知其才名欲試之乃瀹茶止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茶解解解元之渴即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

○金用元對

蘇士金用元每嘲人詩歌俳語頃刻立就爭相傳笑一日在文內翰家浪譔蒙師潘溫曰吾有一語能對甘侮曰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蘇三人之體金即曰潘先生父子沐髮番水灌兩牛之頭滿座大笑

○三光日月星

元祐初東坡復除翰林學士充館伴北使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介如言使方歎嘆坡徐對曰四德元亨利便唯肝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其不意大駭服近張切于以大脉寸關尺對亦佳

震澤吳聞之翰林，嘗作對，每言日月星爲天文門，風雅頌，殊爲假借，更對云：一陣風雷雨，見者謂有神助。又舊對：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吳謂上下弦用曆語，東西川殊不類，更對云：春雷似鼓，秋雷似鼓，發聲鼓，收聲鼓，蓋曆有雷始發聲，雷乃收聲語也。

○劉季孫

王荆公常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有何可對？季孫應聲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安石大笑。

○戴大賓對

戴大賓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卽對云：兔毫筆寫狀元坊。主師大奇之。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戴戲庭側，尚是一嬰稚，以爲業童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卽應曰：風區。問風何嘗區，曰：側縫皆入，不區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卽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歎賞，詢之，卽大賓也。已成鄉舉矣，對語皆含刺云。

○隨口對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屬對？解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爲之大笑。

李西涯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謁，有言閣下李先生者，公聞之，既相見，因曰：請諸君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疑其太易，轉思未工，各沈吟間，公曰：何不對閣下李先生相贊而笑。

○蔡霞山對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對臨渴掘井。

○孫臨對

韓王汝治秦州，尚嚴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王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王汝，當何以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聞者賞之。

○世宗朝長對

世宗皇帝脩玄學士爭獻清詞爲媚，時遠方有獻靈龜。

者。上自出對云。赤水靈龜雙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
五。二十五。數數合於道。道號元始天尊。一誠有感。一
詞臣對云。丹山彩鳳兩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
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上喜甚。
厚賚之。

○朱雲楚

穎妓朱雲楚。子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遜可為守。嘗會客
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紋縫黃。見坐客屬對皆莫能。
楚輒曰。妾有對。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斷露絲飛。趙大

奇之。見談藪。

○妓對

有郡丞席上作對。屬云。酒熱不須湯盞湯。一妓對曰。廳
涼無用扇車扇。見文酒清話。

○古人姓名謎

元祐間。士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
見虹霓。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
看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
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

介甫。路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

博。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夏入帳中尋不見。
任他風雨滿江湖。隱賈島。李白。羅隱。潘閏。名謎。

○燈謎

十調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懶覩妻兒面。
撥盡寒爐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砒霜。狼毒。焰硝。一病名。
喉閉傷寒。暴頭火丹。

○陳亞謎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杜牧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
間。金沒肚腹。外面任生菱角。

○辛未狀元謎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謎詩於燈上云。六經蘊籍胸
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
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
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惟蘇州劉城一見能識之。乃辛
未狀元四字。

○招飲答謎

古今詩格有遣書招客云板戶公堂斫脚露喪答云斑犬良賦趨龜空肚板戶木門開字公堂官舍館字斫脚斬足蹇字露喪尸出屈字謂開館蹇屈也斑犬文荀敬字良賦尚田當字趨龜走卜赴字空肚欠食飲字謂敬當赴飲也

○開元寺

乾符末有客寓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禮題門而去題云龕龍去東涯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解有沙彌知為諺語是令寺苟卒四字

○大明寺

令狐相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見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空梁四柱烈火然際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辨有支便班蒙日一人大字二曜者日月明字也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水去點為水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鉤此字也是言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皇華驛

博異記云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曳也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慶成不解後丁晉公曰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

○顧聖之謎

吳人顧聖之作一謎云兩頭兩頭中間兩頭兩頭大兩頭小兩頭破兩頭好兩頭光兩頭草兩頭壁兩頭劍乃二僧兩頭宿也

○祝枝山謎

祝枝山學佛語作又袋謎云無佛不開口開口便成佛盤多羅詰多羅破多利多佛多難陀

微詞部第三十目錄補遺

凌陽臺	支解人
枉死人面	油衣
抽稅	使宅魚
臣書帝書	徘徊
二勝環	餽飽不熟
當十錢	芭蕉
阿丑	和嶠
李緯鬚	三百里湖
李西涯	文潞公
鋸匠詩	遠志
兎州	刺嚴相
題何吉陽軸	二相公廟
荆公水利	蝗蟲感德
刺章子厚	夏言
神童	東玉
衣金紫	諱出外
清涼散	束薪監察

不語唾	元稹
有氣力	泰山之力
安石配享	鑽彌遠
孔門弟子	韓侂胄 計二條
五經題	頭場題
鍾庸大鶴	刺大言 計三條
一片白雲	半月閒
送吏部郎	孫鳳洲詩
照樣應容菴	厝裏品
元祐錢	善天文
動手	趙良臣
江蘇雜刺時語	割碑
道餘錄 計二條	明文 天話
鞋底	恥見妻子
羅隱不第	腹負
書午字	納粟
邊面	太平幸民
庚亮	叢公厲禁

六千兵

預借

妲已賜周公

滕甫類虞舜

馬希聲

鴛鴦樓

妖鳥啼春

河豚贖本

元欽師

棘刺丸

刺醫

光福地

陸念先

張伯起

舜禹詩

忠孝奴

鄉老墾荒

三星

古今笑

微詞部月錄

三

洗兒詩

打甲帳

寓言

五條

微詞部

子猶曰、人之口、含陰而吐陽、陽也、而陰用之、則違之、而非規、抑之、而非謗、刺之、而非怨、嫉之、而非仇、上可以代虞人之箴、而下亦可以當與人之誦、夫是非與利害之心、交明、其術不得不出乎此、余於春秋定哀之際、三致意焉、集微詞第三十

○ ○ 凌陽臺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古今笑

三

孔子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為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使人赦所執吏、兄

孔叢子

○ ○ 支解人

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至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持刀而問曰、古明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

按左傳、時景公煩刑、有鬻踊者、鬻、用也。公問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屢賤、公悟、為之省

刑此諷諫之師滑稽之首也

○枉死人面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軍將翟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見玄佐曰聞翟行恭抵刑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雨衣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魏州人海鹽書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抽稅

南唐時關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獨不及都城何也申漸高曰雨不敢入城懼抽稅耳烈祖大笑即除之

○使宅魚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斛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羅隱倚坐壁間有落淚垂釣圖武肅指示隱索詩隱應聲曰當年展廟設正釣釣

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錫其征

○臣書帝書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大笑曰卿善自謀

○徘徊

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館閣侍從和篇皆押徘徊字詩罷就坐教坊進雜劇爲數人尋稅第者詣一宅觀之前堂觀既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

復然問之則又曰徘徊也其一人笑曰可則矣但未免徘徊太多耳

○二勝環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官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以進高廟日常御裏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俱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色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一說伶人作參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

曰此二勝環一人朴其首曰汝但坐太師椅乞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丟腦後可也蓋以譏檢云

○餽飽不熟

高宗時養人淪餽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合下大理帝問故優人曰餽子餅子皆生與餽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養人

○當十錢

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以爲當十錢買水者水一盃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

○芭蕉

宣和間樂部焦德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巴至上林則已焦也上大笑

○阿丑

成化末刑政多煩阿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一人曰

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中官阿丑每於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堀汪直結爲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和嶠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差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賢如初

○李緯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開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三百里湖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三百里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宗武湖二十里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耳衆大笑

○刺李西涯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

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記大功德者，予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為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

正德間，大臣議攻劉瑾，李西涯俛首不語。後劉瑾謝遷，被斥李祖道涕泣，劉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又

呂柟斥回，陸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亦將行。呂曰：如真去，我在三十里外相候。或作呂柟陸完事誤

○文潞公

文潞公八十四再起，時學士鄭穆表請致仕，劉貢父為給事中，問同舍曰：鄭年若干？答曰：七十三。劉遽云：莫遂

其議，且畱取伴八十四底。潞公聞之，甚不懌。

○錫匠詩

趙東山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錫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旁晚相看鬢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磨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已相與感歎罷去。

○遠志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公司馬，曾有餉桓公藥中

有遠志，桓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有二稱？謝未及答，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有愧色。

李卓老云：郝言誤矣。宜云：處則為小草，出則為遠志。

○兔冊

馮道形神庸陋，及為宰相，士人多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見忘持兔冊來。北中村墅多兔，圖冊訓蒙，以是譏之。謂乃俗人語，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

道聞斯語，因授岳秘書監，贊散騎常侍，蓋精於黃老者。

○刺嚴相

世廟時，宮中嘗見鬼，多手多目，以問張真人。張不能對，或以王元美博識，往詢之。元美曰：何必博識？大學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說甚麼？蓋刺嚴相也。嚴聞而銜之。

○題何吉陽軸

何吉陽遷故與黃庠士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染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散步堂上，環視壁

問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據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慚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二相公廟

韓持國兄弟皆拜相客欲扁其堂爲三相俄持國罷相東坡戲之曰今只可云二相公廟矣有朱稱二相公廟甚靈

○荆公水利

王介甫爲相大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畝

策曰梁山泊沃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

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蝗蟲感德

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王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刺章子厚

章子厚生辰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客指誦德處工特頗不平忽曰昔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是甚模樣滿席哄然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杜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夏言

夏言在禮部時內閣惟李時一人夏日夕望入閣脩九廟竊視甌甌不堪者皆運積東長安街側多爲有力者潛取用李時偶與郭武定郎言甌甌類舊皆滿目今何其零落郭笑曰孰敢竊皆夏宗伯搬去禮部曬以望內閣耳言雖戲實得夏心是年冬夏遂入閣

○神童

趙司寇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屠應埈曰趙老真神童人問其故云費鶴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束玉

嘉靖間，席都御史書以議大禮，稱旨擢禮部尚書。添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內臣見其束玉，陽為不識，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為？」

○衣金紫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被革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莞爾曰：「恨不數赦吾兄，且腰玉矣。」

○諱出外

○諱出外
熙寧中，王仲荀謁一朝士，聞者以不在辭之。王勃然叱曰：「凡人死稱不在，汝乃敢出此言？」聞者拱謝曰：「然則當何辭？」王曰：「第云出外可也。」聞者愀然感額曰：「我主寧死，諱却出外字面。」

○清涼散

劉子儀不能大用，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把清涼散。』」兩府用清涼散也。

○束薪監察

唐趙仁獎在王戎墓側，善歌黃顰。景龍中，負薪一束詣

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顰耶？」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黃顰自銜，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幄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指，行人不避，馳馬坐客，惟聽黃顰。」有頃見一夫負兩束薪，宋指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豈不合授殿中？」

○不語唾

憲廟永年，言官嚙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善諛，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中節之人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

言之無擇，不如無言。請看近來章疏視憲廟時虛實，何如勿欺而犯忤難言矣。

○元稹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資綠宣官，得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有氣力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自陳其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

者便得

○泰山之力

張說壻鄭鑑隨上封禪以九品繫至五品黃幡繚轂曰此乃泰山之力也泰山有丈人峰故云後人稱婦翁本此

○安石配享

初崇寧既建辟雍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宜聖廟肇初坐像未幾其壻蔡卞方烜赫用事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上優人嘗因對御戲爲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

古今事考

徽詞部第三十

七

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遜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于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卡也

○鎖彌遠

史丞相彌遠用事選者改官多出其門一日制闕設宴優人扮顏回宰予予問回曰汝改乎曰回也不改回曰汝何獨改予曰鎖遂改汝何不鎖回曰非不鎖但鎖之彌堅耳予曰鎖差矣何不鎖彌遠

有以賄改庶吉士者假託故事嘲之曰孔子昔日曾爲館選座師齊宣王餽兼金萬鎰因簪筆而就試焉卷呈孔子曰王庶幾改宰我食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干試日倩游夏代筆予直晝寢而已已而送卷孔子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乃曰鎖之彌堅不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畢閱卷孔子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他日回請故曰汝筆瓢陋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何復望華選乎回因痛哭而死笑林評曰孔子非仲尼乃孔方兄耳

○孔門弟子

嘉定間選人淹滯遇內宴優人扮古衣冠數人皆稱待選係是孔門弟子既而通名有曰常從事者有曰於從政者有曰吾將仕者各相歎惋曰吾輩久淹於此日月逝矣奈何旁有一人謂曰汝等不在七十二人之列盡

諸顏閉而請教焉。諸人一時俱往。顏閉同聲答曰：此夫子事也。爾輩須見夫子及進見所哀。夫子不答。衆人因退而相謂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吾輩有文學且留中國教授有主田者。不若退而耕於野也。於是烘然而散。

○韓侂胄

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爲日者。有問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

○金瓶梅

金瓶梅

金瓶梅

又韓侂胄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置宴南園。有獻絲傀儡爲土偶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命族子判院者咏之。卽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怫然。

○五經題

孝宗時。程學士敏政主試。嘗題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直千金。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對曰：程學士家名爲五更啼也。

○頭場題

萬曆丙午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初場題中式。主試者鎖閣日。得罪杭郡公。郡公銜之。徹棘後。郡公宴主試。密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荆釵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詢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開否。曰：關白內款矣。成曰：舊聞曰：貢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豬。成曰：豬何奇而貢之。曰：絕大。成曰：驢大乎。曰：不止牛大乎。又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此矣。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豬頭豬蹄。豬蹄你道易價幾何。成曰：多少。曰：只頭蹄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曰：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主試聞之。赤頰不歡而罷。

○鍾庸大鶴

魏了翁既當路。未及有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輩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

一動也。動不得。途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惻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

○刺大言

光化中朱朴好大言。自毛詩博士登庸。對殿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泊操大柄。一無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穆刁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卽是非相。翌日出官。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一客趨

前云也。買脫空。衆大笑。

○一片白雲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于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半日間

有貴人遊僧舍。酒酣誦唐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間。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間。老僧却忙了三日。

○送吏部郎

寄書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父叔度問相送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何關何彥德事。

○孫鳳洲詩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盈滿。賓至鼓吹喧闐。一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登二品。門前蕭鼓聞如雷。朝士大慚。卽輟鼓吹。

金華一詩人

金華一詩人

○照樣應容菴

臨海金貴亭。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諸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惜人品

諧史云。某司冠。講學著名。一日於酒次得遠信。讀畢。慘然欲淚。坐中一少年問其故。答曰。書中云。某老生捐館。不佞悲之。非爲其官。惜其人品佳耳。少年應曰。不然。近日官大的人品。都自佳。司冠默然。

封公便請鄉飲富家便舉善人中解元會元便推文脉末世通弊賢者不免悲夫

○元祐錢

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爲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於者對御爲戲雜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卽押

古今類聚

卷之三

十八

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肯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扶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錢是時至尊亦解頤

○善天文

張循王名後善貨殖伶爲術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代令窺帝曰此帝星也窺秦桧曰相星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則曰不見星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但

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坐大噓

按張循王家多銀每千兩鑄一毯目爲沒奈何子猶曰本是臭腐之物而父非此不云慈子非此不云孝生非此不遂名非此不立雖大聖大賢大英雄到此只得喚他作沒奈何也

○動手

商則爲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令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箇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趙良臣

西堂紀聞梅西野嘗與邑大夫會飲論及時事云先時百姓稱官長止云某老爹今則不問尊卑俱呼爺爺矣因言吾鄉有趙良臣者延一西賓教子其賓避主人諱至孟子我能辟土地章改良臣二字爲爺爺命其子讀云今之所爲爺爺古之所爲民賊也

○江萊蘿刺時語

田大年主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有兩種議論一曰這人蠢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曰這人

巧富而不露說。春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口里中俗兒重富不重廉。說我巧到耐得。

○割碑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使後人割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

○道餘錄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輿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為焚香耳。

趙挺之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滿載相贈。黃山谷笑曰。想俱是蘿蔔瓜薑耳。趙銜之。自是擠排不遺餘力。卒有宜州之貶。

○明文 天誥

近日有達官。自刻其文。且問於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其人不悟。

楊升菴云。漢中有一先輩。諭諸生讀書為文之法甚悉。

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語也。吳下謂大言曰天語。

○鞋底

楊文公億在翰林時。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削楊甚不平。因取塗處。加以濃墨。如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之。楊曰。此語見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為笑。後草制被墨黜者。相謔曰。又遭鞋底。

○耻見妻子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李曰。從何來。曰。從浦津關來。李曰。取潼關路去。曰。耻見妻子。李曰。賢室本是相識。亦應不怪。

○羅隱不第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帥出妙妓。眾以娼娥譽之。嵩曰。娼娥甚陋。安可及。帥驚曰。書記識娼娥乎。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為不識。

或云。嵩此言蓋譏隱之不第也。又江南李氏嘗遣僕。聘越。越人問見羅隱給事否。使人云。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隔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云。只為傍。

上無名子猶曰我愛心中錦人尊榜上名

○腹負

党太尉嘗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此腹出智應恨此腹負將軍言不實少

○書午字

李義安謂富人鄭生生辭以出義安乃於門上大書一牛字而去蓋譏牛不出頭也

書牛可對題鳳

○納粟

岐山王生循故例納粟三千斛授官助教以厚價市駿馬騎乘每不愜意醫者李生故稱壯健以為價賤王怪問之李曰馱得三千斛穀豈非壯健耶

○邊面

武臣陳理從軍三十餘年立功十次謂賀子忱曰朝廷推賞一次輕一次賀笑曰只為邊面一次近一次

理宗朝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時人嘲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亦

此意

○○太平幸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謝去親知就第為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矣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庾亮

庾亮擊蘇峻屢敗陶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姑二當今事急不宜數敗

○叢公厲禁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袴以蔽形今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矣叢良久曰得無不便於行乎生曰公但禁之誰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稍弛厲禁

○六千兵

國朝保國私役營二千治第伶人為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為保國公

善宅去矣

○預借

行都紀事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某府將乃宰公之故舊因留連而燕飲之有妓惠點得宰寵官之由時方仲秋忽歌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宰曰何太蚤耶答曰乃預借也宰大慚

○姐已賜周公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學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姐已賜周公曹公以文學博學信以爲然後問文學答曰以冷度之想當然耳

○滕甫類虞舜

滕甫有弟申很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而閭政多素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

○馬希聲

馬殷卒子希聲居喪不戚葬之日頓食雞臠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母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駕鸞樓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下昵賤娼獨不規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建鸞樓陸又以爲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陸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陸默然

○妖鳥啼春

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卽誦數千言喋喋可憎一日宋丞相宴客於平山堂圭賜譚座上宋惡之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坐客胡快曰青牛恃力狂族樹快應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合席大笑圭奮拳擊恢衆護得免

○河豚膾本

米元章精於臨摹每借古畫卽以臨本并還還使自擇人不能辨其真贋也楊次翁守丹陽米過郡留數日將去次翁曰今日爲君作河豚羹其實他魚米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勿疑此河豚膾本耳

米以臨摹奪人書無數在漣水時客常戴嵩牛圖米借畱數日欲以摹本易之竟不得客謂原本牛目小

有牧童募則無也子猶曰道僞工有時窮米南宮輸戴嵩

○元欽師

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自是待客稍厚

○棘刺丸

孫寧嘗服棘刺丸李諧戲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

○刺醫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君可待也

○光福地

袁了凡好譚地理曾訪地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處有佳穴否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餘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默然而去

○陸念先

陸念先口無擇言時出微詞乃足絕倒故與王太守中

表戚太守富甲吳中而終日壓迫甚於寡人嘗對念先

憂貧語次念先忽拊髀大呼曰嗟乎如某者安得三千金以快吾意太守亦驚曰知兄居貧唯是朝夕計耳耳胡所費而驟須三千金念先曰然故有所用之因屈一指曰千金以贍三黨戚屬暨窮交兄弟再屈一指曰千金以餼僧僧無告乞兒又屈一指曰千金即以贈弟令汝展一日眉頭也

○張伯起

蘇州王氏僕與一即富而恣以貨得官嘗率四人轎赴

○婢家

婢家席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婢乃遠謂吳曰近聞

關白已就擒矣吳欣然來問張曰關白原是一怪

此大百圓截其頭重數百觔碎之而後能舉

此事張曰只一箇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

○舜禹詩

元祐中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漆浦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僞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萬山川

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忠孝奴

一人年老納二寵托友祝枝山命名祝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何所取義祝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衆大笑

○鄉老墾荒

郎瑛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郎曰卽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郎曰還須載生鐵數百觔老人曰何用郎曰鑄汝不死耳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常云相公每都是三星的纔得到此予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是財星也

○洗兒詩

東坡頻年謫居嘗作洗兒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爲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個初瞿存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語胸中錦腹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近時楊宗伯月湖又反其意作詩

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

○打甲帳

凡交易事居間者索私贈名爲打夾帳馬仲良督許墅關出羨餘市田以贍學宮其價稍厚一時居間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語嘲之云子路與申振同生于路譏申曰振也慙焉得剛振遂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愬之夫子夫子曰罪在振用牌大書打申振三字送于夏適子夏表明認字不真驚曰誰人打甲帳

○寓言

子思薦荀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簪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荀弟子孩兒
有夢至上清謁天帝者見一人戎服帶劔而無首頸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詞曰訴冤臣秦國樊于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荊軻借去頭顱一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見證伏乞追給天帝覽之魔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頭顱

鍾馗生日其妹具禮賀之一大鬼願挑擔去妹作書云
酒一尊鬼一箇挑來與兄作慶賀兄若嫌鬼小挑擔的
奏兩箇馗喜俱命庖人烹之二鬼相向而泣小鬼曰我
被捉來無奈誰教你挑這擔兒

明皇與貴妃雙陸命力士伏地以背承盤明皇呼紅貴
妃呼六久之力士在下呼曰須放奴婢起來也擲擲么

直腰

佛經昔者菩薩身為雀王慈心濟衆有虎食獸骨挂其
齒困饑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骨出虎活雀飛

古今雜集

不與詞部第三十

子

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誠救聲勃
然志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速飛去

微詞部終

口碑部第三十一目錄

世修陸表

開立本姜修

源休郭倪

姜師度傳孝忠

陳和叔孔仲舉

張篤重萬舉

孔太守

嚴子陵

鳴鴉公

陳儀寶儼

湯一面

沈度許鳴鶴

晉帝奕

和事天子

惡發殿

惡發殿

三不開相公

兩李益

三覺侍郎

三青相公

關老餅

外史傳枕二事

兩字尚書

劉棉花

白龜御史

寒探節度

楊仲嗣魏伯起

狄官人

度宗榜

李拾遺

度宗榜

城隍牆上畫

朱明

師王

十七字謠	王婆醋鉢
落指君子	桑漸
常州守婦	劉寵廟
楊太守劉知縣	洪奉使
景龍嘲語	天竺觀音
販鹽	量田
尹翰林詩	修續通鑑
魏扶	丁丑庚辰榜
徐幹中論	吳伯通
被黜詩	倭房公
楚中二督學	童生府試
胡御史張少傳	趙鶴江湖
真希元	王文成二高第
金鼓詩	廢牀
南吏部	名帖大字
海公	楊妃病齒圖
九龍廟	荒年謠
鄒世尊	龜茲王

口碑部	子猶曰古來不肖之人皇靈不能使忌天譴不能使 誓而獨畏匹夫匹婦之口何也皇靈天譴皆不必而 匹夫匹婦之口必也鄭僑採鄉校之議宋華避東門 之譴而競近庸君如宋理宗亦謂諫官曰盡忠由你 只○其○將○副○本○傳○將○外○去○人○之○多○口○信○可○畏○夫○而○猶○有 甘心遺臭由人笑罵者彼何人哉集口碑第三十一 ○世修降表
蜀主孟昶命李昊草降表前王蜀之亡於唐也降表亦	吳爲之蜀人夜書其間曰世修降表李家
真正獨行生意	○閣立本美格
閣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畫 相器時美格以戰功擢左相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 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源休郭倪
唐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 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郭侯宋南渡有郭倪爲將自比	

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帶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姜師度傳孝忠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師令傳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陳和叔孔仲舉

陳和叔爲舉孝通率少掾後舉制科陳爲贊朴時號熱

○孔仲舉對策

熱顏回時孔仲舉對策言天下有可歎息痛哭者既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貢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貢誼好對熱熱顏回

○張鷟董萬舉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策時嘲曰白臘明經時以爲的對

○孔太守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語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

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名仲駿倪東洲爲華亭縣尹名光薦故也

○嚴子陵

凌某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爲孫世卽對爲王孫賈

○鷓鴣公

水南翰記南京國子監有鷓鴣祭酒周洪謨令監生能摘者放假三日人目爲鷓鴣公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對

○陳儀實儼

梁顯在翰林時胡旦知制誥院趙昌言爲樞密副使陳儀實儼俱爲三司鹽鐵副使五人者旦夕飲會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沈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醉以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謗曰陳三更實半夜

○湯一面

湯胤勳博學英發成化初言者薦以將才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時號湯一面及鎮陝西孤山有故人來

謂雷飲值報虜薄城下湯語故人曰先生姑自酌吾往
生擒胡難來並觀方出城有胡匿溝中一箭中咽而死
人又號曰湯一箭

○沈度計鳴鶴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來爲中書朝
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晉帝奕

晉帝奕夙有痿疾使左右向龍與兩傍接生子以爲已
子百姓歌之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

○和事天子

中宗朝監察御史崔琬對彈宗楚客楚客忿然作色上
命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昭宗尊號

唐昭宗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避賢者路人戲
上尊號曰避賢招難存三奉五皇帝三謂一后二昭宗
五謂朱全忠王行

○惡發殿

錢武肅王鏐所居殿名握髮吳音握惡相亂錢唐人遂
謂曰此大王惡發殿也

○麒麟植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植或問之曰今假裝麒麟必
脩飾其形覆之驢上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兩李益

李君虞以禮部尚書致仕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

滅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

李尚書門地不薄而以文章獨伸執謂文章不值錢

○三不關相公

五代廢帝時馬胤孫爲相時號三不關相公入朝印不
開見客口不開歸宅門不開

○三旨相公

王珪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稱三旨相進呈云
取聖旨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矣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
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外史構机二事

徐光傳爲相喜論事爲李旻等所嫉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蜀韋蝦唐相貽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閣老餅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靳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爲閣老餅

○劉綿花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百媚科道以免彈劾弘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爲御史魏璋所劾左遷世以吉耐彈目爲劉綿花

○兩字尚書

成化間上患舌澀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苦答是字鴻臚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尋報尚書時人嘲曰兩字尚書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爲帥多暴鄭元鎮河亦暴遠近呼爲襄樣節度見國史補

○白兔御史

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哇跡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馱官人

曹欽謀逆已殺寇深又索王尚書翱王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遽負之逸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爲馱官人

○楊仲嗣魏伯起

僉載云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爲熱熬上御孫北史魏伯起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蛰蝶

○李拾遺

周右拾遺李弼奉使北蕃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勉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誦之口李拾遺能食突厥之遺

○度宗榜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城隍牆上畫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攀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於城隍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朱勛

宣和間，親王及戚畹入宮者，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帶之，卽卒伍屠沽，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朱勛家奴服金帶，至有數十人。時云：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師王

韓侂胄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參議錢象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旣罷相，遂私批殺之。寧宗不知也，都下語曰：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

文殊普賢自闕象祖打殺獅王。

○十七字謠

淳祐間，史嵩之入相，以二親年老，慮有不測，預爲起復之計。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爲淮東總領，許堪未終喪，制起爲鎮江守臣，里巷爲十七字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淳祐間，車駕幸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識其歲曆，慶祿不得出身，年年惟迎駕耳。

吳士誠有養士之譽，凡不得志於時者，爭趨附之，笑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早羅辨兒繫扎捐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箇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語本此。後城破無一人死難者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伏誅於南京，風乾蔡葉之屍於稱竿者一月，先是民間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鼈後竟驗焉。

○王婆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以賄通偽尹鄭煥署宰
華亭用酷刑剝邑民恨入骨髓袁海吏有詩曰四海
清寧未有期諸公衮衮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狂
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吏吏曰昔有不
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
鉢爲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獲
顧謂之曰汝只是未嘗喫惡官司來關者皆絕倒

○落指君子

晉江劉朋府震臣先年冷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
嘗枉徵財課百姓庾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不拷掠
之慘至於手足指墮於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民之
父母

○桑漸

桑漸爲孟州僉判或譽縣長明似鏡平似秤漸不然其
言折之曰却被押司走上廳打破鏡踏折秤

○常州守謠

馬氏日抄云常州守莫愚巧於取賄而糾察郡吏使無

所得郡人爲之語曰太守摸魚六房腰網繼真者葉泰
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曹得行其詐又爲語曰外郎作
鮮太守拽臂言勞而無獲也

近來貪吏多與六房通氣攬事時又語曰六房結網
知縣摸魚

○劉龍廟

一錢太守劉龍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過廟下賦詩
曰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
者也學先生棟大錢

今日棟大錢者必耍生祠碑記正爲劉龍之有廟也

○楊太守劉知縣

成化中有汝寧楊太守甚清其附郭汝陽劉知縣甚貪
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嫗夜績呼其女曰寒甚
命取瓶中酒酒將盡女曰此一杯是楊太爺也復斟一
杯曰此是劉大爺蓋酒初傾則清者在前後則濁矣聞
者賦詩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杯

○洪奉使

宋紹興辛巳葛王篡位使來脩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

與其伴使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肩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景龍嘲語

景龍中洛下淋雨百餘日宰相令開坊市北門以弭之卒無效人嘲曰禮賢不解開東閣變理惟能閉北門

○天竺觀音

孝宗時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或作詩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趙溫叔雄由是免相

○販鹽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量田

成化初邢公宥為蘇州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心頗怨有投詩刺之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共青天漁舟若過開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一作楊則事

○尹翰林詩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歸田里而儒生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脩續通鑑

景泰間脩續通鑑綱目開館時三閣下奏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叅議理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物故又章主事諷病劉治中實老時劉宣化譏之曰昔人云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叅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館中陳緝熙成一詩謔云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僉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部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蘇輩曾為脩書開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自解謝曰勿更貽斯文笑也

○魏扶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鏤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牒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丁丑庚辰榜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脩榜眼及第庚辰懋脩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採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徐幹中論

正德某科士子中場用徐幹中論全篇而得高第明年海內之士交相謂曰徐幹中論翰林先生所最重也於是購中論而讀者紛然京師爲之語曰秀才好請客徐幹偶撞席也只好一遭良會難再得

○吳伯通

吳伯通爲浙省學道取士專看工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取者甚少乃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論題乃一滾出來文難措辭而

○被黜詩

又性理甚爲吳所辱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鼈蛟龍滾出來天順初有歐御史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崑山鄭文康送一被黜生詩末云王嬭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

○倭房公

萬曆初有房御史督學以賄著輕薄子吹杜牧之阿房宮試爲倭房公以譏之首云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厄倭房出檢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中云米麥焚焚亂國點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漲蒼蒼直行也批捷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嫌亦妍十日所視而莫揜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年詳載戒菴漫筆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多去巾爲髻年應試嘲者曰昔日我冠已偉然今朝巾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其後曾省吾代之

所拔亦多弱冠，一生遂自去其鬚，及入試，居四等，應科責會，乃怨年長者而責少者，此生遂以無鬚受責，嘲者曰：「昨日割鬚為便考，今朝受責加煩惱，頭巾紗帽不相當，有鬚無鬚皆不好，見諧數。」

○童生府試

浙直童子試，府取極難，非大分上，即晁董不自必也。湖州一士，妻舅乃顯者，又一士，脫細君簪珥營之，俱獲進院。入泮，長興吳生戲為令曰：「湖州有一舅，烏程添一秀，舅與秀，人生怎能勾，佳人頭上金，才子頭上巾，金與巾，世間有幾人，外面無貴舅，家中無富婆，舅與婆，命也如之何。」

○胡御史張少傅

嘉靖壬辰，北直隸學院胡明善待士慘刻，庠序甚怨，以私取房山所窠石為碑，事發，擬侵盜園林樹木，以石窠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星見東井，自辛卯至是已三見，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傅，遂致仕，或為句以紀其事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殃從地起，星行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又曰：「彗孛掃除無駐足，石碑壓倒不翻身。」

○趙鶴江湖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湖代之，亦風裁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翦羽翼，江湖又起風波。」

○真希元

端平間，真希元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喁喁為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為言，愚民無知，以為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纔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

○王文成二高弟

陸澄字原靜，王文成公之高弟也。始張桂議大禮，澄以刑部主事上疏攻之，旋以憂去。服闋，至京復上疏，稱張桂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上理其前疏，謫廣東高州通判。又徐珊亦文成高弟也，癸未會試，以策問詆文成學，拂衣而出。天下高之。後選得辰州武府，坐侵軍餉事，給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益死也。」

諺浪云：「耿宗師倡道南畿，令有司聚徒講學，吾松生。」

員楊井孫林士博爲首及井孫以殺姦致獄林執手送之別泣甚哀曰吾道南矣聞者捧腹

○金鼓詩

至正間風紀之司賍汚狼籍是時金鼓音節迎送廉訪使例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爲詩嘲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海寇鄭廣既受招安使主福之延祥兵每朔望謁聞帥羣僚鄙之不與言一日羣僚方坐論詩廣忽起曰

古今譚叢

本朝部第三十一

六

某亦有拙句白之可乎衆屬耳乃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然則官賊之淵自宋已然矣

○癡牀

宋時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號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牀者驕傲如癡

○南吏部

國朝吏部之權俱在北曹南曹殊落莫惟考察年南京官五品以下黜調皆在其手聲勢赫奕過此則又如常

矣都下謠曰今日南京真吏部明朝吏部又南京

○名帖大字

近來宦途好勝書名競作大字有人嘲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

○海公

海公巡撫南園意主搏擊豪強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墮名狀者曰告狀人柳新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

古今譚叢

本朝部第三十一

七

伊族告發惡又賄求雙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我此惡兄柳下惠提其權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公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

○楊妃病齒圖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司馬仲才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荒年謠

荒年百物騰湧頗艱飲啖杞人戲作詩曰豐年人不覺家家喜飲酒荒年要酒喫除却酒邊酉言飲水也又曰豐年人不覺鵝肉滿案統荒年要鵝喫除却鵝邊鳥言殺我也謠亦有意

○鄭世尊

民謂不肯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曰爲鄭世尊而已蓋鄭子以李娃故行乞於市見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乞食合二義以名之

○龜茲王

烏孫公主遣女至漢學鼓琴還過龜茲龜茲王絳賓雷以爲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自是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驢也凡婢效夫人妝田舍翁好清小家子通文暴富見學大家規矩三脚猫拽拳使捧皆可喚作龜茲王矣

口碑部

古今詩集

本口碑部第三十一

寶蹟部第三十二目錄

頂穴	乳穴	二小兒登肩
鴈鳩和尚	香閣黎	
飲老	孤月	
散聖長老	左元放	
筆仙	呪桃圖	
種瓜	殷七七	
軒轅集	陳七子	
孫道人	計二條	李秀才
針妓脚	扶虎	
葛幸先	瓶隱	
馬湘	藍喬	
紙月取月留月	計二條	孫福海
張七政	金箔張	
李福遠	計二條	外國道人
負笈老翁	胡媚兒	
方朔偷桃法	幻戲	
板橋三娘子	貴竹幻術	

神巫	數學
卜天津橋	萬壽寺
射覆	射覆
拆字	計二條
臨安術士	
神畫	神篆
神射	張芬
河北將軍	楊大眼絕技
汪節等	計三條
善走	
水僧	東岳精藝
鐵髮	雕刻絕藝
蟲戲	計二條

靈蹟部

子猶曰凡有道術者皆精神之異於常人者也真有真精神幻亦有幻精神冬起雷夏造冰幾於鑊天雕地矣非精神能感召其然耶下至一技之工一蟲之戲亦必全副精神與之開習而後能之拜樹而樹應誦驢而驢靈非真并非幻也精神之至也精神無偽偽極亦是真也恒言遇所不能輒謂仙氣余意凡道術止是如此無二法門集靈蹟第三十二

○頂穴 乳穴

唐時西域僧伽若京師之薦福寺常獨居一室頂上有穴恒以絮窒之夜則去絮煙氣從頂穴中出芬芳滿室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腑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

○二小兒登肩

天竺僧鳩摩羅什聞教於秦一日忽下高座謂秦主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有怨障須婦人與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別立摩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欲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可畜室因舉

七進針不異常食

○鳩鵲和尚

雲溪友議云鄧州和尚日食二鵲有貧士求餐分二足與食食既僧舉雙鵲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士驚愕吐飯二足亦出號南陽鳩鵲和尚

○香閣著

香閣著其測其來車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出遊賞者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和前後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日擅越等常自引小龍泉

飯後未曾見及今日須簪一額請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日我大醉飽我我就坑不爾汗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漿亂瀉將欲滿坑魚銀鱗鰐游津交錯聚咸驚嘆誓斷宰殺

一○谷老

長壽寺僧谷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頃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知谷老有術遂迎谷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

久之蛇不至，谷大怒，乃取飯數升，搗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涎，屍腫漸低，蛇飽縮而死，村人乃活。

○孤月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頃之，昇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度，猶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昇夫足輕如故。

○散聖長老

猶園江長老，桃源江副使，科之族也，受良常山上真秘法，號散聖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日中，杵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日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

○左元放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曹公嘗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公謂必左道，欲殺之，慈已預知，為乞骸骨。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公曰：「無之。」乃為設酒，慈拔簪盡杯，酒中斷，即飲半，半與公，公未即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舉坐莫不視杯。

良久乃墜，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公益欲殺之，敕收慈慈走入羣羊中，俄有大羊前跪而曰：「為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羣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

神仙傳云：曹公害左慈，慈日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筆仙

昔有高士置筆竹筒，買者置錢其中，筆自躍出，號筆仙。

○呪桃關

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關，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種瓜

吳時有徐光者，常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索瓜子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遍給觀者，需者反視，所出實皆亡耗矣。

○殷七七

道人殷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佐酒倡優共笑侮之，殷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眾喜謂必有戲術，乃以粟。

巡行接者皆聞異香惟笑七七者粟化作石綴在鼻
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
啼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石自鼻
落復爲果花鈿悉如舊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善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
酒漚漚而出唐宣宗召入內庭坐御榻前有宮人笑集
貌古須臾變成老嫗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

○陳七子

陳復林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傾
陳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陳
呪酒一杯使飲之髯便脫落

○孫道人

孫道人有異術嘗畫墨圈於掌中遙擲人面雖洗之不
去頃之以手揮曰當移着某人臂上雖重裘之內而圈
已在臂矣嘗至吳中爲小妓所侮孫顧責桃人擔云惜
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右頰遽赤腫如桃大楚不可
忍哀祈再四乃索杯呪之取下仍是一桃妓腫遂消此

萬曆己酉年間事

又孫道人至一大家見魚池絕大問魚有數否主人曰
不知孫曰可數也乃命二童子持長繩跨池相向而立
孫按繩徐掠池水至半止連呼雙來雙來顧童子曰緊
持而數之魚大小成對從繩上躍過一童大笑繩脫魚
遂羣躍焉

○李秀才

廣記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
院僧具密餌時果并招鄰院僧良久與一李秀才偕至
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莫若巡將匪而不及李
陸不平爲言之院僧頗出嫚語李怒僧猶大言不止李
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袖手據兩膝叱
其僧曰蠢行阿師爭敢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
門後有筇杖子忽躍出連擊其僧時衆亦有開護杖伺
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者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
負牆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
又趨下自投無數蚰鼻敗類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
衣冠在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

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針奴脚

前涼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更以針解之

○杖虎

于子仁湖廣武昌州人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苦之更命他兩卒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

按子仁有異術以妖惑被許逮詔獄死棄其屍家人既發喪一夕忽聞叩門聲問之則子仁也自言不死亦不自悔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水而上以為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以鐵索繫之詣闕奏狀一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坐欺妄得重譴云

○先

玄字孝

同坐復有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

一玄與客語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嘗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峰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峰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

○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人號為瓶隱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治道術嘗南遊霍桐山夜投旅舍宿主人戲言客滿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客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引燭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况壁上乎俄而入壁漸沒主人拜謝乃出或言常州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帖於南壁下有一大鼠相率羣鼠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是城內絕鼠

○藍喬

藍喬字子升龍川人與吳子野同登汴橋買瓜欲食喬曰塵

埃撲瓜當與子入水中噉爾因持瓜湧身入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至夜不出吳往候其即已酣寢矣徐張目曰波中待子食瓜何久不至

○紙月取月留月

宣室志云楊晦八月十二夜謁王先生先生刻紙如月施垣上洞照一室又唐周生有道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飭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清光照爛寒氣入骨

三水小牘云桂林韓生嗜酒自言有道術一日欲自桂

過湖同行者二人與俱止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曰今夕月色難得恐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及明日空籃敝杓如故益哂其妄舟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市酒期醉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能張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撫掌曰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灑灑秋毫皆睹衆乃大

呼痛飲達四鼓韓復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

○孫福海

成化間金陵孫福海有妻子而精道教凡祈天遣鬼無不應者又有戲術常與少年輩同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笑孫曰汝欲見其足耶即畫地爲一字婦遂見畫處如巨溝然即躍而足見

○張七政

唐張七政荊州人有戲術嘗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至盡畫婦人面赤

○金箔張

獮園云國初平陽金箔張者以世造金箔得名其子二郎聰雋不凡少遇仙流授以鹿盧隱經一卷遂得乘騎之術閭里駭其所爲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一龍自雲中下復牽一龍請二郎乘坐龍身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極花木泉石之勝俄達茅菴羽衣人已入門矣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

雙足卸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拜道人曰：且上勿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便倚足於壁，不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爲郎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著膝上，輻輳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呼壺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人責曰：對佳賓，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手捫其額，遽入室取頭戴之，復出供茶如初。

○李福達

李福達，一且至蘇州，欲稅宅城中，徧問數處，輒憎湫隘。僧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敞，始得。僧人以爲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闔，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臥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

最後福達客黃浦上，朱思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爲上客，或厨傳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服玩，使鬪擊，庭下所曝筐筥，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止。

○外國道人

靈鬼志：有道人外國來，解舍刀吐火，行見二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以爲戲也，應曰：自可爾。君欲何許？目厝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有膳豐腴，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少年丈夫，此籠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內口中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吝，語擔人云：試爲君

破慳。卽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如其言。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問其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更作千人飲食。以飫百姓窮者。當時便見父母在牀也。

○負笈老翁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通入蜀。至劔門外。忽見四黃石。皆大如斗。通收之。藏於書籠。負之以歸。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至城貨之。得錢百萬。沽笑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置良田別墅。後春日。盡載妓妾出遊。下車張飲。忽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通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更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君不記取吾金乎。吾此來求償債耳。盡取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其窄。負而趨。走若飛鳥。通令蒼頭逐之。不及。自後通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到劔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儼從極多。見通皆大笑。問之不言。忽失所在。訪

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胡媚兒

唐貞元中。楊州丐者。自稱胡媚兒。琉璃瓶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瓶間大如粟。與千錢。至萬錢亦然。好事以驢與之。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網至。網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頃。不見媚兒。卽跳入瓶。網主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

○方朔偷桃法

戲術有方朔偷桃法。以小栴植於手中。一小兒騰之。而上。更以栴累承之。兒深入雲表。人不能見。頃之。摘桃擲下。鮮碩異常。最後兒不返。忽空中有血數點墜下。術者哭曰。吾兒爲天狗所殺矣。頃之。頭足零星而墜。術者悲益甚。乞施棺斂之資。衆厚給之。乃收淚荷擔而去。至明日。此小兒復在前市摘桃矣。

○幻戲

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卽起。有遊僧。遇見而晒之。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卽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佞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

已僵矣其人乃掘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斫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歛然落地其小兒便起如常其人即吹煙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

○板橋三娘子

古今說海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姓三娘子者獨居鬻餐有年矣而家甚富多驢畜每賤其估以濟行客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客先至者皆據便榻趙

古今說海

卷三十二

得最深處一榻偏主房既而三娘子致酒極歡趙不飲但預言笑二更許客醉合家滅燭而寢趙獨不寐忽聞隔壁悉窣聲偶於隙中窺之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市箱中取小木牛木人及耒耜之屬置竈前舍水喫之牛俱活耕耕前一席地訖取蕎麥子授木人種之須臾麥熟木人收割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即磴成麪却收前物仍置箱中取麪作燒餅雞鳴時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設餅趙心動遽出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食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頃之皆變驢

矣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財趙亦不告於人後月餘趙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復寓宿焉其席無他客主人殷勤更甚天明設餅如初趙乘隙以已餅易其一枚言燒餅某自有請撤去以俟他客即取已者食之三娘子具茶趙曰請主人嘗客一餅乃取所易者與啖纔入口三娘子據地即變爲驢甚壯健趙即乘之盡收其木人等然不得其術趙策所變驢周遊無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岳廟傍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因捉驢謂趙曰彼雖有過然遭君已甚可釋矣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壁開三娘子從皮中跳出向老人拜訖走去不知所之

○貴竹幻術

貴竹地羊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皆游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怨易其一足一人不與淫婦怨易其一足明日于于於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即逮二家至懼以罪二人各避其人歸作法足遂復

○神巫

吳景帝有疾求覲者得一人帝欲試之乃殺鵝埋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使覲視之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狀當加賞竟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耳

○數學

管輅精於數學鄉里范玄龍苦煩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范固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視之狐也自是不復有災

古今譚樂

靈顯部第三十二

七

○卜天津橋 萬壽寺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十焉錢命著而卦成曰君戲耳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請為隱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跌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詒之其精如此相傳吳下張東谷精於卜筮設肆於萬壽寺前或往卜問是住宅卦成張云三日內合當遷毀其人指萬壽寺

曰吾戲卜佛住居也千年香火安得有此大笑而去後三日按臺下散改寺為長洲新學果如其言

○射覆

朱允升早從資中黃楚望遊偕同郡趙汝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置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為他人餉也朱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奴於後山牽驢應之朱即令一時俱發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

古今譚樂

靈顯部第三十二

十

牽驢賓主為之絕倒

○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端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

理錫資甚厚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閱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

古今韻美

卷第三十二

七

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是否曰誠如所言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憂懷娠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盡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詰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爲蛇字今尊閣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芒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了

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狹何術

後石拆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愉死於戍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皆驗

古今韻美

卷第三十二

三

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閭得雋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傍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實與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慮字耳已而果然

蔡君謨笑類纂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食下乎將置之外乎君設謝不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寢竟夕不寐有心之爲害大率如此

○臨安術士

臨安術士自榜曰鐵掃帚設肆於執政府將下言多驗淳熙甲辰季冬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明春恐不免大戮若禁足一月可免民頗不信而以所戒悻切勉爲杜門至正月晦日度已無恙乃往咎其不驗術士再爲推測布局纔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慮有人命之厄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脚中脅立死遂得罪

○神畫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蛇何異

○神篆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未心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妙藝久矣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卽令此墨濡毫其一縱橫各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

帖其筆之麤細疎密毫髮不爽衆大驚服再拜而去

○神射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求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蓄鏑法耳

陳文康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

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汗子猶曰因爭道而悟書取酌油而喻射天下道理橫豎總只一般但人自爲泝泝洗耳

○張芬

張芬曾爲韋臯行軍多力善彈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嚴如人摸成曾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箸挽中菜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消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觔，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楊大眼絕技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計，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

古今雜纂

卷第三十二

三

○汪節等

神策將軍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

德宗時，三原王大娘，以首戴十八人而舞，力者無其巧，巧者無其力，技而仙矣。

○善走

徐州人張成，善疾走，日行五百里，每舉足，輒不可禁，必著牆抱樹，方止，體猶振動久之。

近歲海虞顧生，亦能之，後以酒色自奉，步漸短，亦如黃公之赤刀御虎也。

○木僧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投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

古今雜纂

卷第三十二

三

○東岳精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太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爲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僕於地，以其背爲刀几，取肉二觔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私毫之傷。

○鍼灸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見廣記。

諺譏蘇人爲空心頭髮是未檢段成式語○北人有以空髮譏予者予笑謂曰吾鄉毛髮玲瓏不似公等七竅俱實譏者嘿然

○雕刻絕藝

獮園云吳人顧四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蓬檣舵檣緯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礴於船頭銜杯自若一人脫巾袒臥船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於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妝舵不行狀船中壺觴釘案左右皆格子眼牕玲瓏相望牕兩邊有春帖古今韻藻
靈蹟部第三十二
子一聰是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眉髮機括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縷若析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真者無異又曾見小顧雕一胡桃殼殼色厚刷作橘皮文光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復啓視之則紅勾欄內安紫檀牀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秘戲其中眉目疑畫形體畢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陽發機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也其弟子沈子叙亦良工有名

○蟲戲

輟耕錄云在杭嘗見一弄百禽者百蝦蟆九枚先置一小數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謂蝦蟆教學

說法講學總爲耍錢

王兆雲湖海搜奇云京師教坊赤黑蟻子列陣能按鼓合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又予在山東見一人賣藥二古今事考
靈蹟部第三十二
大鼠在籠中求人求藥呼鼠之名曰某爲我取人參來鼠躍出籠街人參紙裏而至又呼其一曰某爲我取黃連來亦復如是百不失一不知何以教導也

靈蹟部 終

卷之三十三目錄

鎮陽二小兒

三老人

趙方士

古強 李泌

張懷素

斥仙

姜識

醉神

妖亂志

呂用之事

水神

章惇爲猫

水華居士

巫尫

金元七

朝野僉載琵琶十二事

上東方朔

巨靈

藻廉

女人星

壽星

修月

牽牛借錢

龍如

龍爭食

虎好諛

雷公

土地相聞

落日潭

橘叟

觀

樹中樂

五寸舟

五寸舟

龍蟄耳

王布衣

巴姬項癭

志怪錄二事

兜玄國

神異經四事

夸父支鼎石

鞭石

樹生兒

花中美女

蓬蒲

黑蠅

奇酒

計三

眉問尺

梁武前生是鱈

天帝召歌

城精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荒唐部

子猶曰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舟中人曰天色何
既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則然
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
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磬入水即乾出水則濕
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言固有習
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笑也既可笑又欲不害理
難矣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子厚

一日至書室叩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

古今譚笑

荒唐部第三十三

二

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故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
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免而同時坡仙乃強人妄言以
爲笑樂以理論子厚似無害究竟子厚一生正經安
在贏得死後作貓兒何如坡仙得游戲三昧也集荒

唐第三十三

○○鎮陽二小兒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
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
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

左伯共戲於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水上東
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絕及東里之歷
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
久之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問左伯舉太行山擲之
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眇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
太行山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
孫龍遽巡喪氣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炫人
宜其困也

○三老人

古今譚笑

荒唐部第三十三

二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
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
籌爾來我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
於崑崙山下今與崑崙崙山齊矣

坡仙曰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子
猶曰於今知有坡仙不知有三老人姓名雖謂三老
人天而坡仙壽可也

○○趙方士

趙有方士好大言人問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

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必義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賴必義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雨不能害，神農播百谷，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旻天，余手爲拭淚，致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余龍醢一饗，余誤食之，於今口尚苦。今譚藥

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五十，承東鄰老姥攜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辭過度，實不曾活千歲，王乃叱而赦焉。」

○古強 李泌

昔有古強者，敢爲虛言云：堯舜禹湯皆歷歷目擊，孔子常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我語孔子曰：「此非善祥，又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贈強，強後忘之，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李泌爲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令家人速灑掃，今夜將

崔先生來宿，有人攜笑醢一楮，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飲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楮，必命還之，了無愧色。」

古強不知何許人，乃李泌賢相，亦效之何也？子猶曰：安期卮麻姑酒，對面謊說，當場出醢。

○張懷素

方士張懷素，好大言，自云：「道術通神，能呼遣飛走之屬。」孔子誅少正卯，我嘗諫以爲太早，楚漢成臯相持，我屢登高觀戰，蔡元度深信之，謂陳瑩中曰：「懷素殆非幾耳。」

歲內人也。後事敗牽引士類獲罪者甚衆

○斥仙

項曼都學仙十年歸家詐云到太上仙人以流霞飭我。不饑渴忽思家到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斥仙。

○姜識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妄但斥於彬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春

○醒神

問方士術何施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丰又自詭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稗史載正德末年道人曾見威寧伯於終南山石室石牀左右圖史記其年百二十餘歲矣或云青萊王侍郎亦然古謂英雄回首卽神仙未必盡妄但假托如醒神之流必非有道之士耳

○妖亂志呂用之事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用事自謂磻溪真君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方過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愧色

中和元年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縣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楊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槌牯五數牽至縣南鑿垣架梁移入城內及明棚緝如故因令縣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構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金書其上

○不因人力

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開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教駢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府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傳笑焉駢常與丞相鄭公不協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審執問陰有圖令公者使一使士來夜當至駢驚悸問計用之徐曰張先生一少年時常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爲否若得此人當之無不盡粉者駢立

名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
公有何不可及期駢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駢臥
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髒
血灑於庭戶間如格鬪狀明日駢泣謝守一再生之恩
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酬之

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以五百金賂用之用之間何欲
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之駢以當任者有績
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非爲勝也昨得上仙書
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勝乃秦穆駢

本全書

卷第三十三

七

馬。上仙左右人故欲遣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
匣一銅七首獻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
里之內五兵不敢犯矣駢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悉合灰
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火災亦
未免小驚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
存者

渤海王預策資中郡開元佛寺十年當有禿丁之亂
乃管逐衆僧以厭之可謂神矣而受欺於用之如小

兒然豈知困於髦及耶說者羅隱嘗不禮於駢廣陵
妖亂志出其手未必實錄然溫公已取之矣

○木人

韓熙載嘗服木人因服桃李瀉出木人長寸許

○章惇爲猫

宋虞仙姑年八十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詣蔡京見一
大猫拊其背曰此章惇也

林甫口蜜腹劍謂之李猫惇之爲猫亦無怪也但不
知此後幾世爲牛幾世娼耳

本全書

卷第三十三

八

○水華居士

李遠一日謁水華居士於煙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文
有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
聞也之句水華曰此老夫所爲因論降鄒陽事水華述
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上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開云
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在西漢爲鄒陽李搖首
曰玄虛

○巫厄

左傳夏大旱舊公穀焚巫厄注云厄者仰臥屋外上帝

憐之恐雨入其鼻故不雨

○金元七

長洲劉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延巫降神問休咎巫方伸兩指謾語適丞歸見之怒使隸執巫將加杖詰問汝何人巫猶伸兩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丞笑而遣之

何意劉丞得金七總管跪稱小人然巫竟以諛免責

○朝野僉載琵琶卜二事

唐張鷟至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郭司法往質

古今譚異

卷第三十三

七

焉士女填門餉遺塞道何婆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唱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改唱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張鷟曾往觀之

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

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曰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卜東方朔

搜神記漢武帝與趙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迴朔經二載未至帝聞有孫賓者善卜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齋絹二疋往叩賓門賓出迎延坐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妄負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西招水大歡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訝其遲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歡何也朔曰臣非歎別事歎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帝深異之

○巨靈

漢武帝時東都獻五寸短人能行案上東方朔問之曰阿母健否蓋王母使者巨靈也

○漢兼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仰視

屋僮指帝脚忽不見東方朔曰是名為藻兼水木之精以陛下好興宮室願足於此也帝為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冠皆長八九寸挾樂器凌波而出向帝稱謝

○女人星

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對曰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青星

宋章聖皇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纓三尺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乞食輦下叩其所自奏曰將益聖人壽主召見內殿訊其能曰能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來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繼帝座

○脩月

廣記鄭仁本表弟遊嵩山見一人枕屨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隨日落其凹處常有八萬二千戶每歲脩之因問曩有片斧鑿數事兩裏玉屑

○牽牛借錢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之不償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犯律矣可笑

○龍妬

紹興年間姑蘇郭二雅妻陸氏死去二日更生言南龍王嬖妾遭夫人妬忌以簪死鞠訊天獄累年不決上帝以陸貞潔教令斷之就刑特在信宿至期且有異數日後平江忽起大風疾雨驚潮漂溺田廬數百里

○龍爭食

法苑珠林云貞觀十八年文水縣大雷震雲中落一石大如碓數間西域僧云是龍食二龍相爭誤落下耳

○虎好諛

廣異記云鳳翔李將軍為虎所取踣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命虎弭耳如喜狀遂釋之

○雷公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為樹所夾狂吼彌日眾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為都督逼而問之

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

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土地相鬧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鬧夜復見夢於天官曰天曹一語冥已除註第赴任無所奈何天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授也命於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國初天官皆奉公無私故戲言亦靈

○落星潭

後唐長興中廬山落星潭有釣者得一物如人狀爲積歲莓苔所裹不甚分辨比木則重比石則輕棄之潭側後數日風日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歘然而起就潭水盥手蹟面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具悉本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語訖復入水中吏民爲

建祠於潭上

○橘叟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卽令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身長尺餘鬚眉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剖開後亦無驚怖但相與決賭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帳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度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體疑酒四鍾阿母女態盈艷子濟虛龍縞襪八兩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剖食之隨剖隨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鄉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三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事類此○仙翁既能藏身橘竹中何必令橘

竹奇大當是。好名之累。

○朝榮觀

李涼公鎮朔方有毗園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昨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爲愚人持獻公阿房銅雀金穴木妖皆朝榮觀也人自不識耳

○樹中樂聲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憇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妖必殲進矣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來觀者益多乃仆地

○龍賓

玄宗御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凡世人有文者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以墨賜掌文官

○五寸舟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缸中菡萏盛開忽有物瞥然墮於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爲怪呼其兒二官者同觀其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欹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去竟莫喻其怪按于寶搜神記漢時池陽有小人所操持之物大小悉稱其卽此類耶

○龍蟄耳

薛主事楊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鷺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竝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於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舅公者手大指甲中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與坐客語曰吾家亦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船牕外

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瘰癧則龍出爭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者也。

○王布衣

續仙傳終南王布衣賣藥洛陽市富人柳信惟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採藥一丸傳之須臾塊破一小蛇突而出漸及一丈許布衣乘蛇而去。

○巴姬項瘻

幽怪錄伶人刁俊朝妻巴姬項瘻如數斛囊作琴瑟聲音妻欲以刃決拆之瘻忽拆裂一猴跳出有黃冠巾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七

門白予太山孫也本是老猿精解致風雨與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匿夫人之額於鳳皇山神處得起亡膏塗之即愈如言果驗。

○志怪錄二事

往年對門一媼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亦不異之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線穀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爲驚異且每收置之道年七八十而卒核其所得耳物凡一斛焉。

繪園載處州村姬耳中爬出五穀日可得升許不測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子爲蒼耳子。

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得五穀金銀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潔淨唯正中有一小木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他異。

五雜俎載近時兵書漆水張公患瘡在背一日閒坐忽臂內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內紅線五六寸初疑是筋詳視實線也。

卷之三十三

大

卷之三十三

六

○兜玄國

薛君曹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謂薛曰兜玄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薛別有天地花卉遂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環麗因作思歸賦忽自童子耳中落。

○神異經四事

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此鳥兩翅相去六千餘里以翅搏海水擗龍見而取食之龍取袈裟戴於

頂上乃得免

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金剛堅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即甘露也名曰無路之人

據此脚之開腹之大幾乎方矣且以五斗天酒置二千六百里之腹中更何所有此荒唐之尤者

按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又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

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南方有人長七尺朱衣縞帶赤蛇繞項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暮吞八百名曰赤郭

○夸父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鞭石

始皇欲過海觀日出處作石橋於海上有神人驅石

去不速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云

○樹生兒

廣博物志海中有銀山其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盛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日出復然

○花中美女

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苞忽一鵲起喚花開一聲花苞皆拆中各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花落女亦隨落水中見花木考

○楚蒲

白虎通云王者孝道至則楚蒲生昔堯之時生於應鳳葉大於門不搖自摘飲食以助供

自古孝莫如舜文不聞楚蒲之生何也且如門之葉以摘飲食其鎬釜亦必如五石甕又未免妨堯儉德矣

矣

○異蠅

儒生張益夜臥一室見二蠅飛集几上忽變為人將張撫抑遂不能語其一人抱首一人盡力以拽其足覺身

隨拽而長與屋簷等三人仍變蠅飛去張晨起頓長三尺舉家驚異遂棄儒奏作大漢將軍

如此異蠅矮人又急撞不着

○奇酒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干日酒而亡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棺斂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塚適醒

齊人田及之能為干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

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

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

按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轉展久之嘗有故人

來與共飲忘敕左右至明華悟視之腹已穿酒流牀

下又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為酒袁三薇以漬麴藥藥

出羌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醑久含令人齒動若

大醉不搖蕩令人腸腐俗謂消腸酒

枸樓固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

○眉間尺

眉間尺仇楚逃之山道逢一客曰吾能為子報仇然須

子之頭與子之劍尺與之頭客之楚獻王王以鏃煮其

頭七日不爛自臨視之客從後截王頭入鏃兩頭相齧

客恐尺頭不勝自擬其頭入鏃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

俱爛乃分其湯葬之名曰三頭冢

○梁武前生是蠅

梁有樞頭師者極猜進為武帝所敬信一日敕使喚至

帝方與人奕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傳命斬之奕罷召師使者曰已得旨殺却矣帝驚歎因問死時何言使曰師云前劫為沙彌時以登對地誤斷一曲蟬帝時為蟬今此報也

前生殺蟬今生償命輪迴報應毫釐不漏矣但不知曲蟬前世有何積德今世使得皇帝做

○天帝召歌

賀道養工卜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筮之曰此非死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人想天樂天帝復想人歌正如中土人願生西天西方人聞我中國衣冠禮樂之盛復願來生生中國也

○城精

梁武逼郢城已未夜郢城有數萬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

荒唐部終

小諱錄

荒唐部第三十三

如異部第三十四目錄

草異

太康中二異

肉異

畫異

蓮異

天畫

弘治二異

水圖

土圖

石臼圖

鑽異

冰柱

牛犬言

犬貓異 計二條

蠅異

黃鼠怪

鼠殯

玉貞娘子

孔昇翁

蟲誦賦

魚念佛 雞卵念佛

錠中佛像

蛤蚧蚌異

計二條

鼈異 計二條

菜花現佛

雞生方卵

石中男女

狐假子路 以下精怪

鬼畏面具

鬼張 以下鬼

無鬼論

鬼巴

藥鬼

鵠骸言

白骨

鬼姑神

蛤精疾 以下奇疾

食雞子疾

銅鎗

臨甸寺僧

張鈔

飲不飲

說儲載異疾三條

腸瘁

徐氏

腹中擊鼓

喉聲合樂

空中美人

應聲蟲

活玉窠

一胎六十年

以下產疾

一生四十子

肉帶懸兒

賣母等

產法馬

產錢

產本濟經

產掌

產額

妖異部

子猶曰妖祥無定名也如有定則人力無如何矣屈軼指佞獬豸觸姦物之上瑞也然以指佞觸姦之事而徒責之一草一獸安用人爲且聖世無姦佞又何以章屈軼獬豸之奇乎聖世既不必有而末世又不見有則屈軼獬豸亦虛名耳雖然聖世德勝妖祥皆虛末世祥多虛而妖多實鬼以之靈物以之怪人以之疵厲此其故可思也集妖異第三十四

○草異

靈帝光和中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似人狀操矛叉牛馬萬狀備具

○太康中二異

太康中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又有山石狀似蹲狗行人近輒咬之後石勒稱王

○肉異

前趙嘉平四年有流星墜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吳聞於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已而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

頃之乃在隕肉之傍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
好塊大肉貪嘴者觀此必當流涎

○畫異

石虎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
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後石聞以胡人不為已
川惡貨令趙人斬胡首
高鼻多鬚者無不斃死

○蓮異

北齊書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莖
皆作胡人面仍著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天畫

滕涉天聖中為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
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
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繡此天畫也

○弘治二異

弘治最為盛世而已酉庚戌間一時奇變如浙江奏景
雲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
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自午至申
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

數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雞頭實說長道短刺刺不休
見之奏章良可怪也

○水關

宋高宗時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
穿牆毀樓二水關於杉塢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

○土關

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鬪血出數日方止

○石白鬪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

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曉方
息鄉人怪之以曰沈汙池中以礮墜深坎相去各百餘
步其夜礮與臼復鬪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
瑞聞之亟往觀焉鬪猶不輟乍前却或磕或觸聲然有
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

○錯異

廣記唐宰相鄭絪與弟少卿緼同居昭國里一日厨饌
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之離竈尺餘連築不已旁
有鐺十餘所竝烹庖將熟皆兩耳慢搖良久悉騰上竈

每三鎗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厨中出地有足折久廢者亦跳躑而隨之出厨東過水渠諸鎗並行無礙而折足者不能過舉家驚異聚觀有小兒呪之曰既能爲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鎗乃棄釜庭中却返每兩鎗負一折足者以過往人少卿院堂前排列乃聞空中轟然如崩屋聲悉爲埃燼矣

○水柱

丹鈴要錄正德中文安縣河水每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傍有穴數日疏賦過縣鄉民穴中避之賴以全者甚多

○牛犬言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聘晨出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犬又曰歸何早也

○犬貓異

廣記唐左軍容使嚴遵美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朝野食載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中憤而行鼠或白晝羣出

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當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提音至三子皆高第按邇美因異乞休竟免於難而龔氏反爲吉徵乃知妖祥非人所測

○蠅異

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第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而去

○黃鼠怪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於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爲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逐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傍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奪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疾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譁譟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

仍復還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鉦聲衆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起簫鼓聲衆謂鼠中續偶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鼠殞

搜神記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玉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洋街門臨通

古今事類

妖異部第三十四

六

衢垂簾爲蔽一旦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著於堂壁家人近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是玉貞娘子偶然至此非爲灾禍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方爲啓龕至者絡繹程氏爲小龕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孔昇翁

龍門寺異蜂大如鵲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

孔昇翁僧異而放之見韻府

○蟲誦賦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念杜牧阿房宮賦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卽止

○魚念佛 雞卵念佛

唐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

敬宗朝官中聞雞卵內念南無觀世音

古今事類

妖異部第三十四

七

○鏃中佛像

常熟丘郡家食櫥內錫鏃置熟雞半隻忘之矣偶婢檢器皿見櫥邊光燄發視之乃鏃中雞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眉目分明婢奔告郡郡移於堂上率家人羅拜之三日猶不滅召巫者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時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見戒菴漫筆此雞疑卽唐敬宗朝雞卵種也又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現菩薩像坐蓮花自是誓不殺生

○蛤蜊蚌異

唐文宗方食蛤蜊一蛤蜊中現二菩薩像螺髻瓔珞足履茵舊命致之興善寺隋煬帝亦有此事

吳興郡宗益剖蚌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宗益奉以歸慈感寺

○鼈異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鼈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於縣與郡郡

古今事考 卷三十四

八

守楊公廷誥時入覲命以木匣盛之攜至京師諸貴人傳觀焉又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剖一鼈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斬然俱見邸報

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鼈剖之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阜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及王自是遂斷滋味

○菜花現佛

筆談云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變蓮花仍各有佛坐花中形如雕刻

○雞生方卵

弘治末崇明縣民有雞生一方卵異而碎之中有獼猴才大如聚

○石中男女

成化間澧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構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為珍藏焉石猶有情人何以免

○狐假子路

以下精怪

古今事考 卷三十四

九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我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看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口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寐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鬼畏面具

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即俗所謂鬼臉子者行至石夾山下遇雨沾濕乃借宿大姓莊居莊丁不納權頓簷下愁不能寐而面具經雨將壞乃拾薪熬火爨之首戴一

枚兩手及兩膝各冒其一，以近燎，至三更許，有一黑太漢穿一黑單衣，且前且却，其入念必異物，懼其面具而然，乃大聲叱之，黑漢前跪曰：我黑魚精也，家何在？曰：在此里許水塘中，與主人之女有交，故每夕來往，不意有犯尊神，望恕其責，其人叱之使去，明旦訪主人之女，果病祟，遂告之故，竭塘漁之，得烏魚，重百餘觔，乃斃而歸。

○鬼張以下鬼

弘治中高郵張指揮無嗣，求妾未得，偶出湖上，見敗船板載一女，甚麗，浮波而來，問之，曰：妾某邑人，舟覆，一家皆沒，妾賴板得存，幸救我，張援得之，甚寵愛，踰年生子，女櫛沐必掩戶，一日婢從隙窺之，見女取頭置膝上，縮結加簪珥，始加於頭，大驚，密以啓張，張未信，他日張覘之，果然知爲妖，排戶入斬之，乃一敗船板耳，子已數歲，無他異，後襲職，至今稱鬼張指揮云。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詰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作色曰：鬼神古聖所

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塵談云：閩僕順童，兩夜暮歸，見一人持燈就傘，偕行良久，語童曰：聞此地有鬼，汝曾遇否？童笑曰：吾行此多年，未之見也，將適通衢，寄傘者曰：汝試看我面，視之，乃無頷頰者，僕狂叫而走，相傳世間人鬼，未但入不見鬼耳。

○鬼巴

夷堅志：隴川王行之爲廣東龍泉尉，表弟季生來訪，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脫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身行於腹上，季素有膽，引手執之，嗅其氣，甚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謂之鬼巴，或與談神怪事，則出示之。

○藥鬼

劉池苟家有鬼，常夜來竊食，劉患之，乃煮野葛汁二升，瀉粥上，覆以盂，其夜鬼來，發盂啖粥，須臾在屋上，遂絕。

○觸體言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昇酒肴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柳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體在傍夾肉濡蒜戲納體口中問之曰辣否體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已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數日後求遂病死見馬氏日抄

江湖紀聞載至元丙子習家湖體呼鹽事類此

○白骨

劉先生者河朔人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覽其甚光潔北壁有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劉出每與人談其事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蛤精疾 以下奇疾

北齊書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

○食雞子疾

褚澄字道復善醫術一人有冷疾澄爲診脉云是食白鶩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子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開看是雞雞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未也更服之又吐得如向者雞二十頭乃愈

○銅鎗

述異記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救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鎗即化爲清酒

○臨甸寺僧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蟲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性又淳其師痛惜之厚加殯送及茶毘火方熾忽爆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髮無不畢具美鬚蔚然垂腹觀者駭異

○張鐸

秘書丞張鐸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雖盛暑隆冬着襪袴紗綿相半

○飲不飲

元載不飲其鼻聞氣已醉人以針挑其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由是日飲一斗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業遂廢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瞢其上蠢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如常日所飲

之數遂投烈火中忽爆裂爲數十片士人由是惡酒

○說儲載異疾三條

宋知制誥呂紹叔得疾身漸縮小乃如小兒姜愚忽不識字數載方復宋時一女子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盡如鈞

○腸痒

傅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方愈

○徐氏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

至於幾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鐵打銀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遂無能施其術

○腹中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止一月一作

○喉聲合樂

西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已後每寐熟卽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空中美人

北齊書天統中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六虛所致

○應聲蟲

文昌雜錄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勣自言中年得異

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蟲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過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勸如言讀至雷九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九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

應聲蟲本病也而丐者以爲衣食之資死而不悔又安知世間功名富貴達人不以爲應聲蟲乎噫衣食誤人肯服雷九者鮮矣

○活王集

清異錄盤屋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於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臥意似瘡騰忽聞有聲發於齦齦若切切語言人物喧嘩漸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王集也似呼喝狀頰上蠢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具告主人勸呼符咒治之痛止腫消竟不知何怪

謝在杭云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出遊郊外卽似車馬聲

腫以次出外宿疾頓瘳至哺復聞人馬雜逐入耳中疾復如故移延醫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陶穀所載不謬

○一胎六十年 以下產異

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是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姙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喝及家中我腹中

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迨母命終諸親眷屬載其屍骸詣諸塚間請太醫首婆破看之得一小兒形狀如小頭髮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

○一生四十子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生二十人死

○肉帶懸兒

裨史宋孝廉所親家有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體無不具備聯絡如縲觀者雲集其母懼而棄之

○賣母等

五雜俎云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曾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折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潮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續圖云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玉子鱗城吳妻魏氏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清冷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

○產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夜叉白魚後又姪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僧在家轉經祈祐其夕功未畢內呼腹痛急忽產下一胞訝是何物破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有鐫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甚分明至今尚在比鄰章秀才偕同學方生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或

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產錢

徐州吳瑞者秀才珍之弟行第八年二十餘妻初產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家人曰此兒傷重何為出水綠色耶明旦遂斃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三錢分為四塊平正無小大之殊五六塊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二文皆有年號輪郭周正體面無一不符遽以膠粘而固之聞者爭求觀州有司亦至其兒竟無他異

○產本濟經

張衡之女玉蘭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索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達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濟經也十餘日間大風雨晦暝遂失其經

○產掌

鄞縣民出賈妻與其奴同處夫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貼危家人知所以且憐之計無所出強伯氏從

惟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

○額產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名胡兒尼異苑

妖異部終

古今事考

妖異部第三十四

子

非族部第三十五目錄

南海異事三條

蜜唧唧

產翁

土獠蠻俗

倭國

占城

頭飛

計三條

吐蕃

契丹

計三條

夷婦

韃韃

渾脫

種羊

回鶻

木乃尹

大食國木花

古莽

豺狼國

裸人

本窠

女國

金齒蠻

麻逸

吐火羅

暹羅

乾沐

羅羅

瓜哇

大耳國

聶耳國

辰韓

鵲國

勒畢

外人

大人	長人
長布巾長衣	無存民錄肥細此
合塗國	寶龍
鹽龍	龍鱗
大鵬 計二條	海鵬
海鳧	海大魚 計五條
鱒魚	漢泉并中魚
奔鯨	鯢魚納魚
人魚	鯢魚
橫公魚	鼉市
在此	贊
于候入蛇腹	神蛇
噴嚏驚虎	荆溪三虎
密虎	大蝶太蝶松
狒狒	訛獸
貌	山獺
驟破鼓	

非族部

子猶曰學者少所見多所怪窮髮之國穴胸反趾獨臂兩舌殊風異尚怪怪奇奇見於紀載者侈矣不聞此不知天地之大不聞此不知中國之尊予特採其尤可駭笑者著焉而附以蛇虎之屬若曰夷狄禽獸云爾是為非族第三十五

○南海異事三條

南海男子女人皆縵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冕膏塗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髡鬻於市既髡復取冕膏塗之來歲五六月又可鬻

解牛多女人謂之屨屨屨皆縛牛於大木執刀數其罪某時牽若耕不得屨某時乘若渡水不得行今何以免死耶以策舉頭揮刀斬之

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已子未勝衣鄰之子稍可賣往貸以鬻折杖以識其短長候已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戚戚

○蜜唧唧

右江西南多獠民，好爲蜜唧唧。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漬之以蜜，置盤中，猶蠅蠅而行，以筋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唧。

吳人以酒噴蟊螟食之，或人酒未深者，纔舉筋皆走出盤外，此與蜜唧唧何異。

○產翁

南楚新聞云：南方有獠，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疾亦如之。其妻了無所苦，炊爨悉綠自若。又越俗，妻誕子，經三日，便溪身於溪河，返具糜。

○土獠蠻俗

餽播播擁余抱離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如之。

○土獠蠻俗

土獠蠻俗，男子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無匙筯，手搏飯而食之，足躡高樞，上下山坡如奔鹿。人死以棺木盛之，置千仞巔崖之上，以先墮者爲吉。

○倭國

北史云：倭國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未明時，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曰：委我弟。

○占城

占城國釀酒法，以米和藥入甕中，封固日久，俟糟生蛆爲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絲三四尺，插入樽甕，置人多少入水，以次吸竹，則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封甕再飲。歲時，縱人採生人膽鬻官，其酋或部領得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

○頭飛

占城國婦人有頭飛者，夜飛食人糞，夫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陳剛中在安南，有紀事詩曰：鼻飲如甕甕，頭飛似曉曉。鼻飲水漿，頭飛食人。

○頭飛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岬泥尋蟹蜊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吳時將軍朱桓有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牕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如常人焉。

子 136—378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或云是尚結贊吐蕃乃收屍歸有百餘人行哭隨屍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屍旁代語問以瘡疾痛乎代應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食乎應曰食即爲具食又問衣乎應曰衣即命裹衣之又問歸乎應曰歸即具輿馬載屍而去若此異禮必國之貴臣也

○契丹

契丹俗每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爲賊三日惟不許盜及

○契丹

契丹俗每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爲賊三日惟不許盜及

十貫以上北呼爲鶻里時華言偷時也

諺云禽獸淫無恥而有節人淫有恥而無節余亦云虜偷不禁而有時中國偷禁而無時

契丹牛馬有熟時如南方之養蠶也有雪而露草寸許

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把

○夷婦

蕭岳峰夷俗記夷婦乳長垂至腹下時當刺繡兒輒從

膝後索而食之

○鞑靼

鞑靼腸極細如猪腸人身瘦長而闊膀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鞑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爲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爲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爲夫婦動挾刃刺其人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渾謂之渾脫

○種羊

大漢通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

○回鶻

未日爲吹茄呪語即有小羊從地中出中國有種蚶種鼈法種羊未是鑿空

○回鶻

回鶻酋長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剖羊以指染血塗於佛口或捧其足而呵之謂之親敬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峻

蜂蜜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蜜
沒之錫志年月俟百年啓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
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效見博物志補

○太食國木花

大食國西南二千里外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諸
輒笑則落

○古莽

古莽之國其人多眠五角言寢以夢之所爲爲實夢之
所見爲寢

○白狼國

西夷有白狼國者依山以居疊石爲室如浮圖然以樹
上下貨藏於上人居於中畜園於下見綱目

○裸人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
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乳
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

○大宛

大宛國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

所言丈夫乃決正

○女國

女國在慈嶺之南其地無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
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見
隋書

○金齒蠻

金齒蠻俗處女淫亂同狗彘未嫁而死者所通之男子
持一幡相送有至百人者父母哭曰女愛者衆何期夭
逝

○麻逸

麻逸國族尚節義夫死其婦削髮絕食與夫屍同寢多
與並逝者逾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慈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離居都城方二里
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
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

○暹羅

暹羅國婚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僧取童女喜紅點

於男子額名曰利市然後成親過三日後又請僧送女歸男家則置酒張樂待賓喪禮凡富貴人死用水銀灌腹而葬平人則昇至郊外海邊沙際為鳥所食食盡飛去餘骨號泣棄海中謂之鳥葬

○轅沐

越東有轅沐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判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焚之薰其煙上騰謂之登霞然後為孝見墨子

○羅羅

羅羅俗尚男巫號曰大奚婆以雞骨占吉凶事無巨細皆決焉凡娶婦必先與大奚通次則諸房兄弟皆喜之然後成婚謂之和睦夫婦之禮晝不相見夜則同寢生兒未十歲不得見父父長死以豹皮裹屍焚之葬其骨於山非至親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寶偶人藏之高樓盜取鄰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終不祭祀

○瓜哇

瓜哇國凡主翁死殯之日妻妾奴婢皆帶草花滿頭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昇屍俾眾犬食食盡為好食不盡則悲歌泣號積柴於傍眾婦坐其上良久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

○大耳國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為席一耳為衾暑月又可作扇以玄德方之眇乎小矣

○聶耳國

聶耳國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耳長過腰手捧耳而行

○辰韓

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見魏志

○鵠國

陳羣與齊桓論云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拜跪壽皆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海鵠遇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海鵠腹中不死而鵠亦飛千里

○勒畢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

陳玄錫曰傳云僂僂三尺短之至也假令僂僂而道勒畢必且詫為臨洮長人矣

○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朱衣玄冠乘輶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竝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蟲豸所咋竝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

○大人

咸熙二年春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時河東一大展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

○長人

成化辛丑蘇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藤穿我一人於樹間其人逸出至海邊忽前舟返載之而長人追至船已離岬從岬上用手挽船人劍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一節以尺度之尺有四寸遇嘉定令取視置置庫中

○長布巾長衣

蘇州府志云有直指使詣學官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又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

○無啓民錄民細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為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含塗國

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河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握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賣龍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災旱於是方士聞早便齋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

數十觔舉國會飲以顧其直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見抱朴子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奉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撫海鹽飲之每鱗中出鹽則收用以酒送一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祇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四日用亦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龍鱗

古今事考

太僕集卷第三十五

三

武昌熊維禎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

○大鵬

嘉靖中海上曾墜一大鵬鳥毛萬元獻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見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又海邊人家忽為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鰕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

林尚書瀚於內庫見大鵬翎一枝長丈許管中可容兩人坐公自作記

○海鵬

正德末有鳥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弓弩射之皆不入民家所養鵝被啄而食之如拾蛆蟲然數月方去人以爲海鵬也

○海鳧

晉時有人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海大魚

崇明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其身始盡

古今事考

太僕集卷第三十五

三

海舟沈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竝出風亦驟作抵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目也見便琉球錄

宋高宗紹興間漳浦海場有魚高數丈剖其肉數百車至劍目乃覺轉鬚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淺洋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見猶園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爲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蜒島上居人數百咸來分割其脂爲膏經月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爲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目大可數石計無能取失足溺死於中者同時七人乃止見猶圓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惓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鯢魚

大街袁六房曾網一鯢魚長而極瘦始怪之肚中得一糙碗蓋爲此物所磨瘦者以此見猶圓

○漢泉井中魚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而半邊鱗肉與骨俱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無異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俗傳漢皇食鱸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

倉皇棄魚井中而遁

○奔鯢

奔鯢一名溺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坼上聲如嬰兒啼頃上有孔通頭氣出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嫺嫺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鯢魚鮎魚

雙槐歲杪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舍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鮎魚出四川雅州似鯢亦能緣木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不知天壤間正不可窮也

○人魚

宋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鬚查曰此人魚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

聞北方有人魚身白晳壯交感與人無異跡寡多
取畜池中未知卽此種否

○鮎魚

異苑云鮎魚凡諸魚欲產鮎輒以頭衝其腹世謂鮎魚
之生母

○橫公魚

北方荒外有石湖出橫公魚夜化爲人刺之不公焚之
不死以爲梅二十七責之卽爛可已邪病

○鼉市

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暴背海隅邊幅廣脩不知幾百
里也居民眠爲石洲漸剝荊茨鱗列成市亦不知幾何
時也異時有穴其有爲鐵冶者天旱火熾鼉不勝熱怒
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

紅塵中大都鼉市也特未遭漂沒故不知耳

○在此

太倉董氏嘗捕得一鼉人首出水作歎息聲懼而殺之
按酉陽雜俎名曰在此鼉身人首鳴則若云在此故以
名之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簞於塘取蟹入饌一日
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
蟹昇以過簞

○千侯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侯同舍蜀人也貌甚偉
而鱗文遍體皴如青赤松皮面有癍痕隱起類三當錢
大狀若賴風者然訊之具言少年嗜酒落魄不羈一日
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

草積間夜半宿醒始醒覺悶甚首如蒙被展轉反側不
知身在何所已而捫之微溫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
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餅復嗅之臊甚棄去旋割
旋棄如此者凡數十餅漸漸漏明於是悉力以從事俄
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踞身躍出睨之乃一大
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
死於道奔告鄰里急昇歸營救復甦而膚間痒不可耐
矣幸遇明醫得不死三月而痒止及起則膚革變色幾
類漆身

○神蛇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而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而自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得此蛇數四至洛下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其身斷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憤毒則自斷爲三四其斷處如刀截亦微有血痕然而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類能自斷不必千歲也

○噴嚏驚虎

唐傳黃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睡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疑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驚躍落崖下遂爲人所得

○荆溪三虎

荆溪吳康侯嘗言山中多虎獵戶取之甚艱然有三事可資談笑其一山童早出往村頭易鹽米戲以藤斗覆首虎卒搏之銜斗以去童得免數日山中有自死虎蓋斗入虎口既深隨口開闔虎不得食而餓死也其一銜猪跳牆虎牙深入而牆高難越豕與夾牆而掛明日俱

死其處其一山中酒家一虎夜入其室見酒竊飲以醉甚不得去次日遂爲所擒

○審虎

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輪如飛虎視良久士且蹙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只因極力審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

昔人料虎鬚今人乃吮虎卵乎

○太蝶大蜈蚣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帆通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觔噉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烈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覆鼓其肉暴爲脯美於牛肉天寶四載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肉一百二十觔

○狒狒

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觔既力若此何能致之

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爲髭。血可染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按狒狒亦名費費。又曰。隰陽被髮反踵。獲人則藉其臂而大笑。笑止。即傷人矣。土人截大竹爲筒。絡於項下。納手筒中。狒狒既笑。則上唇蔽額。人從筒中出手。以釘釘其唇於額上。然後聚衆而擒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

○詭獸

古今事考 卷之三十五

上

神異記。西南荒中出詭獸。其狀若猿。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乃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

○貌

狗纓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貌。

○山獺

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

○躲破鼓

兵部郎中鄭獅南家。曾養二猿。其牝者甚淫。一旦失牡。猿叫號不已。主人適覓不得。越宿乃自破鼓中出。今號人之避內。差爲躲破鼓。
鄧震卿曰。臨水登山。僧房道院。皆破鼓也。節慾養生者。不可不知。

○非族部

古今事考 卷之三十五

上

雜志部第三十六目錄

勇可習	真主奇徵
周尹氏	八字無憑
帝王言命	嶽神戲夢
造化弄人 <small>計二條</small>	惡蟲齧頂
張生失金	奇蹇
嫁娶奇合	趙母奇語
一日得二貴子	醉毆奇禍
世事翻覆	夢政奇夢
投牒自禍	戴探花
晚達	晚娶 <small>計三條</small>
曾偶然	陸孝廉
白公裂詩	箕箒谷笥詩
一句詩	呂常題畫
李龍眠畫	吳文定書扇
李十八草書	登牀奪字
符詔請署	王準恃寵
都都知	垂柳賜姓

拔河戲

手搏

賭官

打毬賭

微行

饒州人

勳臣讒語

科舉弊

徐相國善答

講成丘蒙章

掌院名言

祝瀚批寧府帖

鍤頭會

邊將隱匿

李實

黃慈貴

武廟南巡事計四條

蕭賴士僕

溫公二僕計二條

高德基平江事二條

老人貴人婦人八友

世事相反

雜志部

子猶曰史傳所載採之不盡稗官所述聞之不盡客座所聞錄之不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談諧方暢謔笑紛沓忽焉喙短詞窮意敗矣爾時得一奇事如獲珍珠船因不忍遺置爲雜志第三十六

○勇可習

魏杜襲爲西鄂長劉表攻西鄂時柏孝長在城中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後乃負楯親闚語襲曰勇可習也

古今雜集

雜志部第三十六

一

○真主奇徵

我太祖幼時嘗見羣鷺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豎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羣鷺應聲如命而往一花鷺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間

○周尹氏

周尹氏貴盛五業不別天機作粥會食聲聞數里外

○八字無憑

昔趙韓王時有軍校與同年月日時若趙有一大遷除

軍校則一大責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叱

○帝王言命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臆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嶽神戲夢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夢祈者應如響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禱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棗三孺人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巧婦浣於河問之曰秦棗三孺入者爲誰其婦張目叱曰汝奚問爲蓋此婦與邑少年秦棗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也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

○造化弄人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臬始與同儕越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攝房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士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所熟文寫就下暇搆思自喜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官嚴譚

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

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夢曰明日所遇官即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參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皆言當如其官也後僅以歲薦任教職卒人始悟爲學中先生學裏先生云

○惡蟲齧頂

天順間徵士吳與溺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蟄皮肉紅腫方知其適

古今譚槩

雜志部第三十六

不能答者以整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所齧故下淚也嗚呼均爲惡蟲齧頂敬君者不遇欺君者蒙恩豈非數哉

○張生失金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爲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韓餅家覺而疑之索於枕金亡

矣躊躇歎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

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雷驚之舉一錠分爲四各裹餅中臨行贖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笑而易之

○奇蹇

昔淮南盧嬰平生奇蹇謂至人家其家必遭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失火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祥近雍瞻若野王多能而貧甚始客魯魯人皆避畏之呼爲耗神已造一訟者及病者家二家俱敗死比至京京中復聞斯語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者謂勝者教之負者怒毆之幾死

○嫁娶奇合

嘉靖間崑山民爲男聘婦而男得病疾或曰俗中喜之說遂媒議娶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既草率成禮男父女母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

月男疾漸瘳女家恐事敗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婦焉吳江沈寧菴吏部作四異記傳奇

○趙母奇語

趙母桐鄉令東郭虞題妻穎川趙氏女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爲奸女曰不爲奸當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況惡乎

○一日得二貴子

楊公某關中盤屋八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買於

古今譚笑錄 卷第三十六

五

閩漳浦主藥氏家藥新寡復爲其家贅婿生一子冒姓藥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略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隨衆犯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爲累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釐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閩中民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藥公知公得翁舉羔鴈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藥公問翁何由入閩翁言其始末又與藥公家里族妻

子名姓合異之亦歸以問母其目翁來報謁藥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喜猶楊丞家於是閩郡黎老歡忭呼爲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鴈成羣蓋守丞卽異地各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爲累囚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轎千鍾養焉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醉毆奇禍

甲乙二人俱醉過於途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於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於

古今譚笑錄 卷第三十六

六

城夜半乙稍寢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潛起遙歸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賄棄屍痛加箠楚守者証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於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昇入葦室而乙方大醒記得曾被甲毆詰甲喧甲以賄求解比官以殺人捕甲甲邀乙往白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坐死

○世事翻覆

曹詠侍郎夫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此僞而歸乃適詠時詠尚爲武弁不數年以

泰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直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
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屬服用精麗左
右供侍備極尊嚴語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厚享如
此富貴吾家豈能甯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
檜歿詠貶新州而亡屬領二子扶喪歸葬二子復不肖
家貲蕩析至不能給朝脯趙德光之妻屬之從父妹也
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屬間出訪親
舊見故夫壻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木蒼茂謂侍婢曰
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
夫妻更相悔美

雜志部第三十六

七

衛青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公主化離擇配
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之丁晉公治甲第鉅麗無
比楊景宗躬負土之役後景宗以外戚起家丁第竟
爲楊有錢思公治裝銀工冀美一作劉美實爲之後冀美
貴而美所手製皆歸之王詵爲侍禁三班院差監脩
主第詵同事曰吾輩辛苦造成不知誰居此不踰時
詵尚主竟居焉陸都督炳治第京師督工甚嚴苦未
幾陸敗工某由外戚貴卽以陸第賜之河陽花今朝

如土昔如霞武昌柳春作青絲今作帚世事翻騰大
都如此

○東坡奇夢

東坡志林云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爲夢也
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
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
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遊不及冠帶
○投牒自禍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爲第十一向人道

雜志部第三十六

八

之有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與誠官有
成約及將揭榜第十一名卷果易也主司既聞外議乃
謀於衆命以陪卷之首更換所換者乃大璋卷而換去
者正投牒之人也衆咸謂天道之公榜遂定明年蘇冠
南宮

○戴探花

莆田戴大賓字寅仲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十四以探花
登第仁何卒其家以喪歸父母悲甚必欲發柩省視及
發乃一白髮叟大駭異之棄屍於地詰責其奴奴無以

自明其夜大賓曰：「更吾前身也。」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汝家，暫享榮名，以酬吾志。變形者，不忘其初也。父母由是止哀。

○晚達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鶴林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建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

古今譚筆

卷三十一

九

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楠，未知孰是。

○晚娶

閩人陳嶠，六旬餘始獲一名，還鄉娶儒家女。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咸集，悉賦催妝詩，咸有生莫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嶠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

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

陳凱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答曰：『僕久處山谷，莫預出仕，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

○曾偶然

秦和曾狀元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議論蜂出，見曾簡默，因是共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竊笑曰：「夫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皆下第，曾獨首榜，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古今譚筆

卷三十一

十

○陸孝廉

長洲陸孝廉世明，省議不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爲商，令納稅。陸呈一絕云：「缺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

○白公裂詩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時元白首唱，次至楊汝士，楊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日○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

文士相如自古而然護前者寧獨吳老公

○貧簪谷筍詩

貧簪谷在洋州文與可嘗令蘇子瞻作洋州園池三十
詠貧簪谷其一也子瞻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
曾赦篠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
可與妻遊谷中正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大笑

○一句詩

謝無逸嘗以書問潘邠老邠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
物件件是佳致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呂常題畫

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吳小仙孫院使宴飲命
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
流題客後以屬太常卿呂常曰不必我諛但須寫當日
實事耳呂爲製長歌鋪敘家樂援引典故末云吳生吳
生欲閑揚自畫白晢居侯旁如何更著孫思邈中酒却
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

○李龍眠畫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
作賢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踞一
局散筵盆中五皆梟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
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
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
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
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
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吳文定書扇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
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盜去數事恐家人笞罵耳公
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
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
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
笑而遣之

○李十八草書

宋時有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蓋謂鸚鵡
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十

五、近日比舊何如十五日可稱泰吉了矣

○登牀奪字

唐太宗賜宴玄武門援筆作飛白衆乘酒就帝手中相競帝侍劉順登御牀引手得之有不得者言順不敬宜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籍詔請署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日帝笑而從之

○王準侍寵

王拱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闈以剛雞侍左右恃寵驕恣嘗率其徒過駙馬王銖私第銖望塵趨拜準挾彈中銖冠上折其玉簪以爲笑樂

○都都知

咸通中俳優恃恩咸爲都知一日奏樂誼譚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竝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也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

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我蘇新入泮者廣文先生督其贊儀必分上中下戶以爲隆殺近謂上戶未厭

更立超超戶名色取贊倍常超超戶可對都都知

○垂柳賜姓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竿十口時盛暑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出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竿食其葉上大嘉詔民間有柳一株賣一緡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

○拔河戲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組兩頭各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爲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組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

○手搏

唐主存勗嘗與李存賢手搏賢不盡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及卽位以賢鎮幽州謂曰

手搏之約我不食言

○賭官

文海披沙云宋文帝與羊立保賭立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爲第一識次之創業之主亦爲此兒戲可笑也宋水記開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元年胡旦榜第二人

○打毬賭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微行

王黼雖爲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乃曰告亮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牆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笑曰聳上來司馬光黼亦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

五國城中有此快樂否

○饒州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癡漢饒人不是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勳臣讒語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諸勳臣不平曰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聖祖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帝自此覽天下所進表箋多罹禍者

○科舉弊

宋承平時科舉之制大弊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今懷挾蠅頭本其遺製也萬曆辛卯南場搜出某監生懷挾乃用油紙捲緊束以細線藏囊門中搜者牽線頭出之某推前一生所棄擲前一生辨云卽我所擲豈其不上不下剛中糞門彼亦何爲高聳其臀以待擲耶監試者俱大笑

○徐相國善答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蘆也。又民之乘夷好是懿德，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夷是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

○講成丘蒙章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成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掌院名言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僚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

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祝瀚批寧府帖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

○鏹頭會

國初惡頑民，竄入緇流，聚犯數十人，掘泥埋其身，十五並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鏹頭會。

後因神僧示化，屢鏹復生，遂罷斯會。

僧家奸惡，不可枚舉，近日吾蘇葑門外有鄉民於所親借銀三兩完官，適是日官冗，免比限，民姑以銀歸，將還所親，偶爲同行相識者述之，時天已暮矣，忽見有挑包客僧隨其後，意彼已竊聞，然猶未甚疑也，既出城里許，同行者別去，顧僧猶在後，心稍懼，復里許，新月慘淡，回首失僧，詳視乃在井亭中解衣，民懼甚，前有石橋，急詣橋下自匿，微窺之，見僧裸體持鐵棒，疾馳上橋，左右視，大聲曰：何處去了，復下橋前馳，民潛出退走，至井亭，見僧包裹衣服作一堆，度僧去遠，急束縛負之而趨，從他道直走閭門，就飯店宿，取酒痛飲而臥，黎明聞街前念佛聲，云夜來被劫，乞布施僧衣，遮體，牕隙窺之，見裸體者，即所遇僧也，解其包有白金二十兩許，民伺僧去，潛攜歸焉，嗚呼，如此惡僧，人那得知，那得不鏹頭。

○邊將隱匿

各邊以太宗有旨，虜入殺人五名以上，虜畜產九頭以上，邊將皆生死，遂相與隱匿，人畜死亡至千百者，皆

云四人八頭。

○○李實

成化中、閒住右都御史李實以進房中秘方行取至京、試不驗、遣歸、實上疏謂忽召忽遣、不知其故、詔姑與致仕。

○○分明紫皇帝火圖。

○○黃慈貴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慈、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慈價陡貴數月。

○○朝廷一舉一笑、不可輕易如此。

○○武廟南巡事

武宗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竝顯者耶、兄麟官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張、僅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武廟南巡時、蔣瑤爲楊州守、不肯橫斂、以媚權幸、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楊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值無所取、惟妻女衣妝在焉、臣死罪死罪。

上熟脫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歸、魚亦不取值矣。

江彬誘上親征寧王、駐蹕南京、往牛首山打虎、後湖網魚、得蝦蟆、一內侍諛曰、此值五百金、上曰、汝買之、武廟嬖南院一妓、每行必從、百官咸賄以求媚、一日上便晨從外入、妓翁尚臥、擁被欲走匿、上從其旁疾趨、曰、免起、已而上去、少選、忽聞門外鼓吹聲、乃都察院送扁至、金書免起堂三字。

○○蕭穎士僕

蕭穎士該通三教、性褊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失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爲其指使如故、或勸之行、答曰、豈不知但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耳、世間憐才者何人、此乃僕隸之不如也。

○○溫公二僕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溫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從何得錢、

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畱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高德基平江紀事二條

嘉定近海處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間有叩門者主人問曰誰儂外客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方認乃曰却是你儂後人因名其處爲三儂之地

誰儂我儂此等問答可已蘇人途中相遇問者曰何往答者曰在此問此等套語亦最可厭白懶隨載行都語言無實如語年甲則曰日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行都謂臨安也

吳人自相呼爲猷子又謂之蘇州猷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猷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猷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

近日蘇州不聞此語杭人開口曰某猷豈猷有運已自蘇而杭耶

○老人貴人婦人八反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臥而晝睡子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痛不打却痛面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人八反也夜宜臥而飲宴早當起而高臥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賤物不嫌貴買貴物必要賤美妻妾不甚受平常侍兒却愛此貴人八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女不信人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爲姑時定怨嫂爲嫂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呪咀最怕不到老又最怕人說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閒丫鬟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八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人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莽之士憂之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廝殺有才學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偏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閭閻會飲却通文秀才却龜面有司官多裁

勢豪卿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官蹟

雜志部終

雜志部第三十六

譚槩三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是編分類彙輯古事以供談資然體近俳諧無關大雅

學古適用編九十一卷(一)

〔明〕呂純如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學古適用編序

經天下事存乎識濟天下
事存乎權任天下事存乎
誠善天下事存乎學上者
所以長識達權厚輔其誠
以任天下者也蓋古之人
亦有誠任天下者矣然不
學則識不足以燭機權不
足以濟變其所誠任者或
為貞凶或為貞厲注之為

世之所病故曰不學無術
又曰學古有獲者得之
以長其識達其權而善其
任於天下也或曰亦有不
用古而敗者矣房琯之火
牛荆公之國服是也安在
其學古曰彼知火牛而不
知神師彼知國服而不知
息養知用古而不知所以
用之術譬之醫治古方

而不察脈以夫人之性命
嘗試者也安可罪古乎且
古今之事勢雖殊情形各
異然其成敗得失治亂安
危之故莫不起於幾微窮
於事變成於是非邪正之
相軋相混識之不蚤處之
無術任之不誠遂以決裂
於天下而莫可救豈不痛
哉愚嘗讀史見唐漢以來

敗轍生，如是然其間豪傑材智賢能之人忠於所事，觀其所以處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危疑傾覆之際，與其立朝任職持正出謀終始功名之會理財牧民治兵料敵呼吸風雨之中，下至一官一障一進止，雖夷狄女婦亦有先見之明，濟變之術，未嘗不撫卷嘆。

國

息於今人以為誠得古人已試之方，察脉而用，隨時消息，且必有當，何至紛多故。如今日哉。及觀吳門司馬呂公孟諧所輯學古適用編，博採群籍，旁及朝近事，取其切於實用者，條分品類，斟酌而評隲之，以開人意識，譬如國醫開列古方，聽病者之所自取。

使方與脉相適而不互費
人蓋其忠君愛國無已之
心蓄而為憫時憂世之學
欲與天下賢士大夫以古
為鑒共捐成心以救濟天

六

下輔翼

聖明其意固已遠矣此即公
之所以為經濟也古之君
子道行則以其身任天下
之患不紓即以其言寄當

世之憂古之立言著書者
皆是也公不著書但以古
事教今人一、切於實用
可以昭示後世所謂仁術
者非耶余與公幾三十年
交見公於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間肫切懇至當官行
事無不誠任時濟之以權
不避怨不辭勞且不避嫌
究以成就其本心闡瑯之

七

變格關劫軍門以出無前
視者公首先赴難調笑以
脫軍門於阨而後徐縛其
黨無一得脫當時微公亂
民乘饑雪瑞乘亂兩下相
激閩不可知矣公可謂有
識有權有勇有謀非悻悻
縮者之所能辦也易曰
惟深也而後能通天下之
志唯幾也而後能成天下

之務公主朝行已具有本
末獨不能趨附時局介然
中立不少左右為時所嫉
不知公之所憂更有大於
身名之榮辱千倍百倍也
吾於公是編得公之苦心
世有講幾深之學者必以
予為知言矣

友弟董應舉頓首拜撰

學古適用編叙

陳子七十六矣空山誦讀不
過崔寔試穀汜勝種樹之書
而已顧於世未有纖毫補也
竊嘗讀學古適用編而未獲

叙

二

道州賢刻

與孟諧呂公識面頃問叙陳
子不覺作而嘆曰是編也非
呂公之言而皆古人之言也
古人重經術尤重師友淵源
之所自來漢儒弟子各守一

經之師說嚴若大訓不啻過

之宋儒經學惟呂伯恭與朱
子相唱和而陳氏止齋全甫
繼焉皆以通經學古為高非
若康瓠硃矢格格不適於用

叙

二

也世不乏豪雋偉人縱橫跋
跋於墨卿騷客之場而反笑
談經術者為迂闊而無當獨
馮琢菴有經濟類編馮慕岡
有經世實用編萬思默有經

世要畧此三君子者皆孟諧
呂公之座師與畏友也公尊
奉前聞而又博采先朝歷代
之故實年經月緯晝驗夜索
非設身於事之中即置身於

叙

三

事之外凡君子小人進退消
長與夫吉凶禍福之所以然
或即始以見終或因難而得
易或援古以鏡今或引今以
証古思之不得又重而思之

非鬼神告我也則古人先已
告我矣此學古適用編之所
由緝也是編得手鑿鑿乎如
穀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石
之必可以伐病特視當事者

叙

四

用與不用蒼生之有福無福
耳而於公局與焉王梅溪云
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
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
可用不過如賜之達由之果

求之藝而止若夫可以有
用而又能自安於不用惟
顏子一人而已顏子非特
不異用於世甚且并其著
作而歛之不囿如愚之中
其不囿如愚

叙

五

者正其安於遁世而無悶
者也然請問為邦孔子曰
爾為我宰此其意何為哉
孟諧呂公之學親得之琢
菴慕岡思默三先生剔歷
中外著有聲

蹟而未獲盡展其生平乃
耕釣於太湖之曲退而著
書以俟後之君子新新相
傳燈燈相接以衍其師友
之學問於若絕若續之時
則公雖處猶

叙

六

出三先生雖死猶生賢者
得是書而神明之萬一救
時有所濟豈俟功名之必
出於已而後快乎昔者陸
宣公狄梁公蘇文忠公多
集奇方以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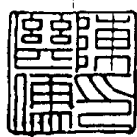
遵晦明夷之意若使病者用
之蹶然起霍然愈更藥石而
殺肉之此仁人君子集方之
本願而何暇與醫師爭一時
之聲譽哉知此可以得孟諸

叙

七

呂公之苦心矣

白石山樵陳繼儒撰



學古遠用篇序

少司馬呂善軒先生弱冠於
朝抱一枰博以事

一人樵膚績著在玉帛

天下改而望之皆信為古之

序一

長洲趙邦賢撰

大臣乃其數歷以陳當大

疑火難衆方春餒膏栗喘

噤張全先生常步洲四波

奔雲粹不難不驅恢然以

解天下皆欽先生經緯之

豫而益測其泰伍之根也而
先生居平所覃精覃憲者
實在學古適用一編今春桂
謁先生於石湖出是書示桂
討覈既卒業而竊有概於

序二

先生以身任天下匪斤之錘與
世之小信如也天下歸稱
能文章家惟工擊悅以取
世資飛穎專玲奇為鑄靡
如繪明室如奔逐鼓毒害

世用即或侈源理性昧古橫
今鑒空橋說以騁凌清之視
夫六駭影與滌幾幸多事
可耳美夫被桑蓬握衡斗
粹然若交故之衡大率冥

序三

蹈替超自貽悔各而後廢然
自糾其以不學敗也晚矣故曰
佩木難者不如刀劍服火浣
未不以狐貉天經地制用有
大歸未可以震名構也先生

自並仕以來皇之斯世如養
期稔貫躬彘不遺餘力是以
默不能宣而有言之不能盡
而有書舉夫琬琰之陳旂
常之載振終湔若之蹟察

序四

奸度險之矩凡所以佐者漢
稗掌故者皆綜其考規采
其碩畫而又分門以署類鏡
時以明危微實以弘用標往
以稽功技羅以盡交斧藻以

嚴鑒至於齋潛謠衆之誕皆
棄之言舒不徇波漂凡宇宙
內事大而穹壤細而毫釐出
而經緯處而往誦以多言諸
腹中振之學之六文體系

序五

物之變九疇盡經世之務日用
飲食神明出焉豈區之義罪之
腐富臣之珠享千金而秘一
帳已也蓋先生之精神無日
不對天父先生之學術無日

不籌人天先生之寤寐無日不
思平治故藉是編為目高
耳提納於矩度真古大臣惻
終國事思當待旦之意也謹
曰運千刀者可以殺研德千

序六

曲者可以操勢世有志維世
業而問塗大隗采薪中原則
請以是編為指南

崇禎辛未花朝門人張一桂

題

學古適用編自叙

君人者用天下者也。聖人者為
天下用者也。夫子曰：用之則行，
又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所以
所行者，何物哉？此古博學之士
謂也。用之途多端，有正用，有奇
用，有量用，有緩用，有大用，有小
用，有同用，有異用，有常用，有
奇用。用之用，顧其用之何如？
衣不必女，猶期於適體；言不必
珍，看於適口；學不必華悅，期
於適用。適用之學，如布帛菽水

為生人饒得寒暑之所必需必
朱辛丑登仕藉印民馮慕岡先
生受經必有用一編宜致所之
必挾身促其於農禮樂六書
之取井二也而家生靈言

皇明以有存而弗端乃卒業焉

師馮琢菴先生經濟類編包古
今而囊宇宙洋洋乎大國之風
也華而意重收買切之博羅
列後多官身不必傳者矣最後
乃得集里默先生經世要略一
書其當心入也於乃家之禮樂

任忠告之善道是惟三被立
為而中所拘權止於就人彙事
未盡就子求人易之為書也其
有受書者三先生惟琢菴師宜
遂稍適然里默少從函囚枯
稿中于雖百轉而出之其里深

其慮遠如其氣魄之宏也今夫
岐黃家諸書有方之藥性者有
方之脈理者有方之症治者病
者得其一齋即靈驗有起色而
經不可謂之全書蓋夫病為有
醫之則有藥之則有故隨其症

變百出而少有前人已試之禁
 刁探左右而必違原由未之是
 編也棄筆也之矣或曰是編也
 凡以備用也今也已不用子矣
 子之不言慈乎乎曰吾幸何能
 有之亦之夫古人之所已言者
 而已臣也國家用其身而棄其
 之者矣亦有棄其可而終不能
 不用其言者焉其言之有補於
 天下國家為用者之布帛菽
 粟也己矣何必見諸行而為
 愉快乎臣幸國言之矣臣不臣

此為蘇軾元言之志也
 崇禎辛未中秋日松陵王孫如
 魯社父識

吳門趙邦賢刻

學古適用編目錄

善慶人父子兄弟之間

立朝以忠厚為本

一清足以繫天下之賢

經術所以經世

持正不阿

為政須識大體

忠義會須有用

仁人之言

學古適用編目錄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善慶功名之際

老成謀國

料事在識

耐煩是居官第一義

用人各以其宜

晚節不可不慎

鎮之以靜

凡事不可激

資格不可以限人

名器不可假人

知己甚於感恩

涼德不可為訓

人自不敢犯

防微杜漸

知人不易

同事異議

有隙無患

學古適用編目錄

有識者見於未然

事機不可失

責備賢者

儉以養廉

榮進素定

迂儒無裨實用

先聲奪人

毋我負人

文臣武畧

用人不疑

為德不使人知

諷諫最能移人主意

濟大事以膽

不自為可疑

濟大事以權

運籌決勝

刑罰不可不中

足食務在屯田

聖古適用編 目錄

奉使不辱命

片言折獄

善敗者不亂

相職合當如此

相度合當如此

和我得失

武臣不可及處

成就後進

物色異人

正

中官不宜典兵

君子不以人廢言

講求水利

銓政得失

法窮不得不變

人臣各守其職

國勢不可偏輕重

盛世不諱言兵

法不可以人廢

聖古適用編 目錄

恩窮則授之以節

處置得宜

曲體人情

人有應卒之才

人臣之義無私交

人貴自立

事權不可中制

英雄妙手

可為諫臣法

四

矯枉不可過正

使功不如使過

下殿不失和氣

內舉不避親

勿欺是事君第一義

集事在於用智

用人不必出自已知

英雄所見畧同

兩賢不相阨

學古適用編目錄

五

小人枉了為小人

賢者當免其所難

平心可以平天下

疎密可以辨君子小人

士大夫不可不明於進退之節

君子不輕受人恩

救荒實政

觀人於所忽

先輩典型

退不忘君

士大夫居鄉亦有事做

學古適用編目錄終

學古適用編目錄

六

學古適用編卷之一

松陵 呂維祺 輯

社友 黃紹義象先 較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類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顧之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繇北犬奉晨鳧

學古適用編卷一

一

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報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繇北犬敬出消人文侯悅曰擊愛吾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如倉唐曰

學古適用編卷一

二

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簾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嗚嗚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踴上以太

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吕后使建成侯吕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丹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後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徃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學古通月編卷一

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太子衛軍灞上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禍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學古通月編卷一

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蹕
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
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
為繼帝詭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
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
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
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遣田叔往按捕
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
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說不得請辭賜死

學古通月編 卷一

五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怵邪臣浮說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
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官車即晏
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
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
長君行跡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
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
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
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

天子封之有庫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
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
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
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
伏誅是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
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
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
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
恩下通月編 卷一

六

朝至闕乘布車從兩騎伏斧鑕於闕下謝罪太后帝
大喜相泣復如故
元帝太子驚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燕樂而
山陽王康有才藝母又愛幸帝好音樂或置擊鼓殿
下自臨軒檻墮銅丸以撻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
右知音者皆莫能為而山陽王能之帝稱其材駙馬
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
太子是也君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
微高于匡衡可相國也帝默然其後中山哀王薨太

子前乎王帝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帝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帝大恨曰安有人不慈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請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帝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帝間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

學古適用編卷一

七

七

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帝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遽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臣愚妄聞罪當死帝因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太子由是遂定

議即陳禪以為閹太后與順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替豐常欲殺舜事之愈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威類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

疾一旦不虞主工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群臣朝覲卻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余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韋德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謀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常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貶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劉表長子琦深器諸葛亮未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琬

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
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
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口
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
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遂出為江夏
太守

賈詡事曹操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
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
又嘗屏左右問詡默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
詡曰屬適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耳操大笑太子遂定

曹操征馬超子丕留守使程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
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
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重
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
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
殺之無威且非前日誅降之意縱誅之宜先啟聞衆

謀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丕起入特引見昱曰
君有所不盡耶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
之間者聞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
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果不
誅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
父子之間

方武后盛時朝士使洛陽人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
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宰相岑長倩輔格元固稱不可
皆為武后所誅一日王慶之忤旨命李昭德典杖昭
德引示朝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操殺

之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
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業豈得以姪為嗣
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武后亦以
為然已而又論諸武之權太重武后曰吾姪也故委
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簒
弑其父者况姪乎承嗣為親王宰相權倖人主臣恐
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於是
承嗣攸寧並罷政事而武后於廢立之計遲回不決

以至反正昭德有力焉

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帝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

學古通月編

卷一

十一

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毋動

肅宗以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失下艱難人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倓

為元帥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後張良姊與李輔國相表裏交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姊為言泌曰此非臣子所宜言願王置之倓不從數於帝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于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既廣平王克復兩京肅宗遣使表請上皇還京師泌曰上皇不來矣帝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蒐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即使泌草表帝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以入蜀一日泌請去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良久曰卿以朕不聽卿北伐之議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故除之卿不

學古通月編

卷一

十二

知耶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
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
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
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
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
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太子弘天后方圖稱
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懼作黃臺瓜辭其
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
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
學古適用編卷一

十三

母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卿有是辭朕當書紳泌
曰陛下但心識之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有大功
良奸復譖之故泌言及之
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德宗入
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
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與相與鬻臂為盟更輕帝
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帝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
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茅家以白帝
帝謂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

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播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
帝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帝曰何以
知之泌具為帝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
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
此陷之耳帝笑曰是也泌固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
以遠嫌以昇為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適駙馬都尉
蕭升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
為主淫亂且厭禱帝大怒出主於宮中切責太子太
子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
學古適用編卷一

十四

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
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帝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
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
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金
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
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違朕意
何不爱家族耶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
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
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

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
嗚咽流涕帝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
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
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
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宗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帝曰建寧叔
實寬肅宗性急諧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
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
又觀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寬
學古通用編卷一 十五

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
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
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
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
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諧太子瑛兄弟殺之
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常
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
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
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
謀乎彼諧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襲甲
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
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
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
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
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
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
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
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

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
帝曰具曉卿意必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
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不可救
欲先自仰藥何如必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
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帝開延英殿獨召
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
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
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
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

學古通用編

卷一

十七

十一

帝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保卿代代富貴以
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
南及遠州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官市之弊人皆贊
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
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
久如小民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
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嫌疑之際人臣人子
皆所宜辨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開
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
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
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

章獻太后嘗以荆王于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呂文靖
公夷簡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
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
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后曰何
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
學古通用編 卷一 十八

十一

十一

十一

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后悟即令出宮
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
壽范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
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
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為右
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
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過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
毋輒論太后時事

仁宗李宸妃所生也劉太后取為己子宸妃默然處

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宸妃出也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

學古通編

卷一

十九

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太后崩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韓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出子帝幸養在宮中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

為子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家劉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帝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帝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一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

學古通編

卷一

二十

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卧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牀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

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為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大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援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太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異甚見我學古適用編 卷一 二十一

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敢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元祐垂簾昌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群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朝賀之禮宣仁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向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曰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學古適用編 卷一 二十二

在典法亦當幾合乎前規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群臣進姓名

宣仁太后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毋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鑑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

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洵、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退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嘉言惑曉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惕然無事矣此等既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

孝宗初政表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帝嚴於養志御批放罷

學古通月編

卷一

二十三

續

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參預未

知其倪啟封相顧固測文惠曰帝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知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王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遂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憑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和文惠進曰不特此事諍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為罪則兩宮之隙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乎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論之曰太上怒表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

學古通月編

卷一

二十四

續

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諳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實足以權輿之云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王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

學古適用編

卷一

二十五

七

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諛間之言啓諛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逆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世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後始服其先見

嘗攷漢以千秋為高寢即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南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戴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一則曰天子子過誤殺人一則曰天子兒過誤殺人事不可訓而以感動上心調停儲位則誠善惜西武帝一太晚一終不悟

學古適用編

卷一

二十六

七

嘗攷宋仁宗朝司馬溫公上疏面言建儲甚力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韓公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時歐陽修亦與韓琦呂誨同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

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仁宗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
中書行可也遂從中書命英宗判宗正明年遂立為
皇子又攷南唐烈祖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
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為
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
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計若遂宣行吾
對百僚裂之必矣遂寢

我明太祖命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官官必須勲德
老成者為之新進之賢亦選擇恭用不別設府僚師
學古適用編卷一

卷一

二十七

詳載

傳賓友悉以廷臣兼之則諛間不生而卿等可以無
疑貳也又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官贊輔
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大哉

聖謨淵哉 聖慮真萬世訓儲之法矣

胡忠安公濬器識宏遠端重有沈慮 建文中為給
事中靖難後轉都給事初 建文大遜時官中指言
帝崩已漸聞遜去諸舊臣又往長遁 上又大戮
建文諸臣乃大疑不自安念群臣忠實詳慎無如胡
給事者乃遣給事中濬巡天下名訪張儼偁又名頌

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于天下然實察人心及建文君

安在故濬軌迹遍天下即窮鄉下邑靡不造也時傳

建文君在滇南以故濬在楚湖南最久丙申秋還朝

內艱起為禮右待明年巡江浙又明年巡均襄還朝

會 上駐宣府濬馳謁行在 上已就寢聞濬至急

起披衣召入相勞苦賜坐共語濬為 上歷言所

至山川道里郡縣民情謠俗以至保國安民之慮咸

具以為他渙然無足憂也 上盥漱不倦比退漏

已下四鼓矣先是傳言建文君蹈海去又分遣內臣

學古適用編卷一

卷一

二十八

詳載

鄭和等數輩下西洋物色之至是乃欣然不復疑已

又命往督都察監國事有安儲功 昭皇帝即位或

傳濬監國時有密疏見其章乃大喜謂濬忠慎乃如

京已而閱官中章疏見其章乃大喜謂濬忠慎乃如

此朕不及知也 睿皇帝即位益禮敬疏引年不允

上北狩楊善往使虜濬上書言 上蒙塵久宜即

附善等進服食不報議奉迎王文以異議梗奉迎諸

大臣相顧莫敢難濬竟具奉迎儀注以上明年正旦

請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上皇萬壽節乞聽百

官拜賀延安門又不許蓋是時濛無歲不引疾乞歸矣 上皇復位濛力疾入一見即堅請老去賜璽書有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褒已上見濛諸疏益感濛忠悃廢子長寧授錦衣世鎮撫

揚文貞公上奇直文淵閣與密勿 上巡北京輔

監國日為監國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仁明好文學於士奇特親居久之 上頗不理于 皇太子召士奇問之士奇枚舉 皇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學古適用編 卷一

二十九

學古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但殿下天資高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 皇上付託 上悅已 皇太子為三王所深構官僚咸得罪士奇兩繫詔獄危心深慮終能默挽 上心獲 上眷注卒賴以安

金尚書忠鄧縣人永樂中儲位頗危 上有問忠獨歷數古昔嫡孽事以對 上喜賜大鉞曰詹事官端也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事監國時時勸起孝起敬篤友愛小心敬慎而已諸毀譽禍福

聽天日母容心已漢庶人騰飛語中官僚 上令審察忠退數日請見頓首曰無此事願 陛下寬宥上意忤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日有蹤迹如人言臣甘連坐諸全護者甚衆忠謹厚不洩人亦不盡知也

景泰時災異叠見詔求直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疏曰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警未報為意 皇上之心即克親九族微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學古適用編 卷一

三十

學古

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官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臣自為庶常給事大理丞時觀 上皇即位之初遣英國公張輔吏尚書郭璉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群臣見 皇上於東廡百官咸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 皇上豈忘之乎伏望萬親之思萬幾之暇時朝 上皇於南官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

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天下本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 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詞意悲切留中不報

天順末諛者以祿命言 皇太子景泰中被廢殆廢

學古適用編

卷一

三十二

諱

不可興也當別立嗣 上頗以為疑李文達公賢力諫國本不可動語甚懇 上終慈曰然則大位竟當傳太子乎幸公輔太子賢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立召太子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 太子謝已抱上足泣 上亦泣而儲安

商文毅公輅嘗國嘗召見從容及景泰監國時事輅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位號詞情懇至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恭悼太子薨 上念末有子頗內以為憂已而知西內乃有皇子亟召見下

禮部擬名輅表賀具疏言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屬心重以昭德官貴妃撫育甚恩百官萬民無不惟忭獨竊念 皇子生母因病久別居不得時見揆之情理頗為未順伏乞 皇子頗貴妃撫育如故而勅令生母就近朝夕得見遂天性至恩未幾皇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為言得贈殮殯如禮是年立 皇太子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昭聖皇太后於 世宗肅皇帝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為

學古適用編

卷一

三十三

諱

下 章聖懷快望 上不懌而 昭聖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為多不法既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無賴遽起操其負為持脅出金泉無算其家奴張東山上變言其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詔獄皆罔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急因上後官有他變以延齡請 上顧益怒欲逐坐延齡反族其家張大忠公孚敬以為延齡殺人抵死固當而坐之反法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乃止屬秋盡當論乎敬與大學士方

獻夫力疏言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
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
之靈 上憲至謂自古強臣令君非一今愛當死囚
令我矣當自悔不悔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
皇帝相也而乎敢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
終乎敢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

神宗建儲冊典未行輔臣王錫爵具密疏請 上以
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欲將 二皇子俱暫封

王稍待數年 皇后無出然後冊之錫爵復疏曰自
學古通用編 卷一 三十三 語

古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
防撓越倫序也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
十二向未有待嫡之意自今發之臣下何以奉行抑
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為 中官耳而此事甚有
成說甚為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
養之為子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
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官而
三官妃歷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
與相同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

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且 皇長子既以 中官為
母即係正嫡生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官安
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為嫌下則使 皇貴妃不
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為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
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惟呼祝頌將垂之史
冊而有光矣錫爵又言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二
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何不法近事而遠
引 祖訓力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冊典與豫教
學古通用編 卷一 三十四 語

出閣之禮 上允先行豫教又以 皇長子 星三
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又疏曰 皇長
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
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
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
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
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
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
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晦

矣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

陳眉公曰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為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張良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素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閭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學古適用編 卷一 三十五 謹錄

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奏章刻之書帙至適於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尚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學古適用編之二

立朝以忠厚為本類 呂純如孟諧 輯

黃仲舒賢良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之道之大者在陰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若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

武帝以法制禦下專用酷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帝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數歲乃頗得渠帥散亡盜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死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見不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

逐捕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中
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梁王立怨望有惡言相禹奏之有司案驗因發其與
姑姦事請誅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
外故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諱今梁王年少
頗有狂病按驗惡言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
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汙蟻宗室非所以增
朝廷之榮昭聖德之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

學古適用編

卷二

二

五

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
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萌芽之時加恩
勿治上也况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為宗室
刷汙穢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永平時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章帝新即位宜改
前世苛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
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
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
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

群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
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
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
刻薄之資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
以為能達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謹舉者
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上善
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故議論每依寬
厚云

學古適用編

卷二

三

五

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下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
憲等寵貴群臣阿附惟恐不逮今嚴威既行皆言當
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璜每存忠善檢勅
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
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璜獨
得全

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撻群臣細過以媚上
杜恕上疏曰人主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
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

故也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勵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大臣不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乎夫糾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烏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則則人主之所最疾者也陛下何樂焉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

學古通用編卷二
申
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彰人過如此

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唐玄宗時廣州都督裴佃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姜皎

杖於朝堂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往事雖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復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為佃先為天下士君子也

開元中虔州刺史楊濬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乃從之

學古通用編卷二
申

肅宗嘗從容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勅諸將克長安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帝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恃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勅必以為用楊妃之故內慙不憚萬一感

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帝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事遂寢

元稹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皆載集中若使過高者論之樂天宜親晉公而踈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間言生則觴咏不絕死則為微之作墓誌贊嘆不絕畧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為趨炎附熱於生前則以為匿瑕含垢於死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

學古通月編

卷二

木

立

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尚書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

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伺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哺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涕泣極言陛下宜慎重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

學古通月編

卷二

木

立

宣宗遺詔立廢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懿宗出宣宗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特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曰主上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中尉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止

李文靖拜叅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部卒陳四叅政以譽公、愀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亦適遭逢耳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

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

陳希穎為果州司戶有小吏發稅官贓狀郡將屬驗治穎受命不樂曰夫當其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奸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是豈理也哉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言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

學古通用編

卷二

下

立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女奴逃亡錄事鞠之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若水獨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平反其冤獄富民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耳論功非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為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軍士飲金帛牛酒勞之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

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恐吾輩亦不免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統床嘆曰范六丈真聖人也

韓魏公琦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趙鼎與歐陽脩同在館趙重厚寡言脩意輕之修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脩甥女淫亂事覺語連脩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

學古通用編

卷二

九

平

無敢言趙獨上言脩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閤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蔑臣與脩踪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曖昧萬一非罪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毋忍乎余嘗謂人之好談閤門者吾嘗當引而避之况操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喋喋至尊玷辱士類此小宰詒及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口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褰裳而蹈之也哉

蔡確既得罪范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盡以為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至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新州命下學古適用編卷二

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不能無損焉
國朝豐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繫詔獄七年英宗復辟起擢參政河南復以劾周府內官不法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無以舒解適以白金為燭饋之諭教公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

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

鄧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承以篚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為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迫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授之令持歸

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及私情微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仁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后堯溫公初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拘耳凡一切贈郵之典宜厚人以為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訶詈故

相幾等兒童欲鐫秩奪誥沒產發尸當太平不諱之
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彌天卓雖無地得
毋甚乎昔唐李公巽奏實參交結藩鎮德宗大怒欲
殺參陸贄曰參之會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
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吁得
之矣得之矣

昔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
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知今免
於罪矣晉崔洪為左丞薦郗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

學古適用編

卷二

十一

註

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
子崔洪之所以曠絕一世也雖然門生之於舉主太
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會沙之
矢安乎不安乎東漢鄭弘為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為
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身自卑帝聞其故
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蕭選與
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
陳中選從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朕之幸
也謂選曰適見卿扶王鐸朕喜卿善事長矣選對曰

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
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
選謝而退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
吾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震
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在
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
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

學古適用編

卷二

十一

註

情不慎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
必絕以法也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擯拾
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
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
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柰何
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者也

蔡襄自給事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
州初英宗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
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即位始親政每

語及三司事便忿然有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為帝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為鑒歐陽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即不會見然不可知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后介書法學成偽作介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學古適用編卷二
嫉忌臣者亦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豎欲以激怒群閣是時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更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乎帝乃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帝怒全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帝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聞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並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曾令推步

星辰其狀尚在因出以表曰果行乞即臣此狀同聞帝曰卿意何如旦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帝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之既而帝悔復令中使馳取旦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為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而為打盡一網之謀有山人遊客攪亂於君子小人之間而為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為追究則庶乎群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寬學古適用編卷三
單歌謠諂帖皆不必論其真偽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炬豈不為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乎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

一清足以繫天下之賢 呂純如孟諧 輯

齊景公分慶氏之卹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卹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公儀休相魯有饋之魚不受曰聞君愛魚故儲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

學古適用編卷三

十一

光武以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鍾離意永平中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頒賜群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面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臣不敢拜帝

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更以錢二十萬賜意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輒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私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鄧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

學古適用編卷三

十一

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羌豪遺之馬二十匹金鑊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財貨為羌

所患苦及與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胡威與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云卿清孰與父

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

不如杜正獻公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察適

足取禍耳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眙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饔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學古通用編

卷三

王

一

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

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

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安西都

護開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教子弟繕寫缺落文吏

子曰書缺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

齋當須篋笥人觀蕭乘謂是貨財古人意茲之嫌亦

所宜避倣曰吾未之思也

王文正公魯發祥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

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魯平生志不在
溫飽張忠定公諫公退私閒靜室焚香讀書並無聲
色之好李畋嘗侍坐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
為輕肥為官以至此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取
枉法賊耳包樞密知府禮上日衆吏請前諱公亦曰
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賊汚者耳二公之語同正由
品同

向文簡公敏中判太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
學古通用編

卷三

中

一

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唐質肅公介倅潭州
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
自售焉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
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來
吾不開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
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
劉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自洛陽歸時已十月無寒
具司馬溫公以交機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

與乃受行及潁州悉封還溫公曰於光固不受况他人乎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為羞見真西山奏疏及其季代中葉稅政孽鄉則端揆以賄賄為論思臺諫以珍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見朱文公封事甚者如倪僕僖妹於侂冑而得府蘇師旦獻妻於侂冑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學古通月編

卷三

五

一月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監令瑞昌與同邑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文定公溥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煙遺一价往賸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藁蓆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賣劉特先見贊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其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為御史方劉為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正統庚申文定公以展墓還

朝過華容便造馬劉方長道問其子忠宣公大夏曰

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應

赴去矣迺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

上惟蒲蓆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職矣既

去劉回忠宣白其事劉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

為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按文定公過華容時

忠宣公時方戲云愚論劉公奉鄉先輩則茗一袋蜜

一缶款臺同寅則枯魚一器价值之則瓦盆煤竈親

視之則蒲蓆布被褥且夫人攻苦不辭井臼於隣家

學古通月編

卷三

六

二月

忠宣尚戲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也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蓆布被褥者乎其妻有躬操井臼以為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蓋嘗嘆世之為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談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悲哉文定初遣僕偵公於旅邸嗣過家又賸公於私室維時廟堂之上急於知人也如此以此舉措吏治蒸：民生皞：

有以也夫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
玘知莆田縣奉土產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
曰守清白以光前人非所望於賢弟矣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
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
名節非素脩弗成宋賈文元有言士人所貴節行為
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於
先正得四君子於忠肅公謙籍其家惟 上賜盛甲

學古適用編

卷三

七

清

袍帶 裕陵追悔秦襄毅公紘籍其家止黃綃一疋
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文靖公驥見王振
惟帕一方振不之校張尚書泰遺劉瑾止土葛雖銜
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

王龍溪曰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關熱
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為關熱上者以事業揮
霍為關熱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為關熱譬之塵埃與
金玉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為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
非徹底懲創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

得也至道本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
藥總冷淡便是本色總關熱便是世情祁爾光曰世
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
則自然當下銷鎔上是去濃之法下是入淡之方

學古適用編

卷三

八

清

學古通用編卷之四

經術所以經世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吳越春秋禹得皇帝中經於宛委山中因通水理水經注禹祭衡山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夫禹神天錫尚資傳記以奏底績孰謂稷契皋陶無書讀哉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

學古通用編

卷四

一

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三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而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人又惟知有周公而不知其先有大禹見淮南子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第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饔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

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兩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牧而場功俯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

學古通用編

卷四

二

澤州

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固有林地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邦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

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
賓入如婦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
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
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
無從非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
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
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充冕而南冠
學古通用編 卷四 辛

其能久乎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晏
樽以魯壹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
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
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溪山戎
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

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關
輦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
狄其後褒之二路鉞鉞鉅鬲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
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
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
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
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
學古通用編 卷四 辛
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
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
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晏
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
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
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
經矣言以考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
之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
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
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
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
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
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
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
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

學古通用編卷四

五

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
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
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胡氏曰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
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
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
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
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霍光立昌邑王、淫戲無度冀遂等屢諫不聽光憂
懣以問故吏大司農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引
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
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
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對言在鴻範傳光安世大
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
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韓延壽為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壽還至府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學古通用編卷四

六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參駕久駐未出騎
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
府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
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本諸生延壽遂
厚用之

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京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晏見元帝問曰
廣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

巧佞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帝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亂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帝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爾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帝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帝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帝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乃謂房曰我已喻

學古通用編卷四

七

漢書

矣

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主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又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復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以為中壘校尉向為人廉靖樂道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向自見得信於上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終不遷年七十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成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劉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

學古通用編卷四

八

漢書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

光武崩太尉趙熹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儀禮嚴門衛內外肅然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中常侍侯覽弟恭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楊秉劾奏恭取受罪賊累億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恭重車三百餘乘金銀寶玩不可勝紀檻車徵恭詣廷尉恭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曰臣按中常侍侯覽弟恭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因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可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

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覽宜急屏遠斥技畀豺虎請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中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璽國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能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

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且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

魏主獻以崇華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詔問隆漢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虞不敢有所立作則蓬蒿嘉禾必生其地矣凌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獻又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學古適用編卷四

十一

經義

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能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庶可轉禍為福乎

劉元海僞異好學師事上黨崔游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嘗謂同門生曰吾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耻也於是兼學文武而武事尤妙絕於衆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過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

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耶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學古適用編卷四

十二

經義

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王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咨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上深委仗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

主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函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今日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顧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昭明竣相

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唯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矣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帔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還侍郎賜絹百匹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饌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佐郎許懋說始服大裘又以齋日不樂詔典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恭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隋以蘇威為納言隋主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常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學古通用編卷四十五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私了不諱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藉齊濟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看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

問齊君可以無閑政矣

唐開元時會日食俟奕錄因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宋璟曰陛下降德音恤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異有揣合臣謂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止女謁杜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賣官不肯治兵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憲宗時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救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職方司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學古通用編卷四十五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九復父仇者事發具事由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寶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

與排之遂中輟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閣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答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二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張詠聞寇準大拜曰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學古通用編 卷四 十七

人李昉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嘗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我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嘗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潼關一擲詠亦不敢為也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士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

等即不復進見是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杜學士錫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學古通用編 卷四 十八

筮天文醫藥畧皆究知嘗齊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樹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於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有人問蘇軾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甚

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事而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高宗召胡安國為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改給事中入對帝曰久聞卿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遜謝居旬日以疾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晚就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學古適用編卷四

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會呂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城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職當去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奏苗劉

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固已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

雷兩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學古適用編卷四

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今避殿損膳之外無所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聖祖高皇帝定制年號不許與前代同洪武三十一年詔明年改元永樂則方臘僭號改元於宋宣和二年者雖曰旋即撲滅而聲罪之文宋史所備載弘治

十八年詔改元正德則西夏元昊所標見宋史者當事之前無能知者既事之後徒事欺蔽此宋太祖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堂：聖朝更歷二代人文輩出竟無一讀書人辨此邪亦一闕事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於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諸依此制於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於此望祭 上從之

邏者獲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保主人之子偶出座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婦欲首明而已被獲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微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姦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天順：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火數絕糧

不能繼又 上命臣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閭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外史曰詞林儲相之地須究心經世實學若但取文墨充數他日伴食貽譏盡是此輩乃又謹護衣鉢非本衙門學士適用編 卷四

周經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入已知其文學骨鯁而未盡知其政事弘治已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以經義若卻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先朝盛德事皆公贊成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錄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

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遂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國朝自德宗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禧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

學古通用編

卷四

十三

禮部

於主安后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祭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

祧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上從之乃建祧廟於太廟正殿後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熙祖於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於正殿右居熙祖之上行祫祭禮

學古通用編

卷四

十四

禮部

上尊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於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於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周禮有享先妣樂舞益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之陸容蘇州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於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
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鞏然
具中宵繁事下三邊人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
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
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
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
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陵為
言于吏部得出為叅政容藩漸注尤有聲績既而竟
學古通用編卷四

雜記等書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
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
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
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作相預以為
言遂改為明堂議者以為得體有國信不可無儒臣
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實攝始
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

舉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
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
當孰為否皆令胸次瞭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會圓
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
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詩三百十一篇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
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齊正萬物也頌者贊也後王贊
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國之事各不同皆本於君故即
學古通用編卷四

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風大雅固皆天子之事鹿鳴嘉
賓采薇王政之興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則大矣
節彼南山正月諸詩王政之廢可以小言至于板蕩
壞則大矣况遣成復古育材南征不過指陳一事至
於受命明德既醉守成治則大矣積小雅以成大雅
積風成雅積雅成頌故諸侯有風而無雅天子有雅
而無風平王政令不行黍離十詩不刺則憫不憫則
思自降為風德不文功不武則不頌魯特列國之風
以美之也

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
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
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安石謂春秋爛
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
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
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國家宣尼之言可謂靈矣故
曰畏聖人之言

何良俊曰予到都首謁聶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
學古通用編

卷四

廿二

經

十二年做得甚功夫余對以惟閉門讀書雖廿一代
全史亦涉獵兩遍先生曰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
皆把精神用在這箇上余口雖不答心甚不然之蓋
經術所以經世務而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
如醫家素難而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
於今閱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
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
養得虛靜烏能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于典
章儀式名物彙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

故焚集則茫無所措遂至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
無效於病其人遂成痼疾矣可無懼哉

陳繼儒云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
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
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
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
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
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
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
學古通用編

卷四

廿八

經

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
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
廢閣其有賢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即粗、問他作
子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之精
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
乃是萬卷書之闕津若未曾過得此闕則他書並無
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解、之而不竟、之而不徹
首徹尾者皆坐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
有司各有職守而文官獨若無所事、宜遵祖宗法

令勅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
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
之藏之櫃檯以待纂述廢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
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于修職之中寓養才
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
以光陰志氣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故典
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
務及至團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
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
學古通用編卷四

廿九

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為玩
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
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
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
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
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
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
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
寫帳簿的人寫的明白算的明白管的明白而天下

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之一大帳簿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

持正不阿

松陵

呂純如

王諸

輯

景帝廢栗太子周亞夫周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學古適用編卷五

十一

武帝招文學儒者謂汲黯曰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之乎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群臣或數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帝賜告者數最後病痊助為請告帝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莫能奪之帝曰然若有所授臣如黯近之矣

學古適用編卷五

十一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忘

宋弘為大司空封郾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帝常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朝服坐府遣吏召之譚至不

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黨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鼓琴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

學古通用編卷五

三

馬

以刀畫地大言教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喟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

震慄

竇太后兄憲北擊匈奴袁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隗守正不移同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鄧壽有所請托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

學古通用編卷五

四

馬

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於合浦

梁冀專擅威柄宮衛近侍並置所親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廢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

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令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聰使馬鹿易形乎冀恨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凶恣日積帝勅虎賁羽林千餘人與司隸共圍冀第悉收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

晉公司馬昭進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之顗謂祥曰晉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

學古通用編卷五

五

持正

敬吾輩當相率而拜祥曰晉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晉武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咲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絕豪貴無所顧

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所犯狼籍罪當死屬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考問然後言於帝帝不得已免琇官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

簡文帝崩朝議未敢定嗣或云宜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詔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大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

學古通用編卷五

六

持正

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命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遂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亟亦當不復支溫尋薨事亦寢

揚州刺史李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

開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汚高歡啓以宋遊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過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歡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馭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歡至鄴百官迎於藪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

陳侍中安成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獻侍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造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

為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隋太子勇幸姬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陳政出之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

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間內與勇戲笑聲聞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勇為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帝嘆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官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耶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趣出至是帝召東宮

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婦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此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官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學古通用編 卷五 九

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李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耻為朕尚書耶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

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謔佞疎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乃解尚書仍為少保唐主嘗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款孫伏伽誠直餘人皆踵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考第群臣以綱及伏伽為第一

魏王泰文德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蔑王者意欲誣毀魏徵等以激怒太宗太宗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耶向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時天子兒即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頭損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為蔑我兒耶我若教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徵正色而進曰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云王人雖微位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為公卿若不為

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為公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紀綱替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也

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

學古適用編卷五

十一

十一

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為直之前後所結數十百家嘗迭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有功固爭之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雖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皆相賀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宋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太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原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揚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

學古適用編卷五

十一

十一

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睿宗立以璟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在東宮燕右衛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先範門伺執政以璟抗言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於外開元初遷侍中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介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送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

皆任職時王毛仲有寵於帝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
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客帝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
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對曰然帝嗟
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帝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姻
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
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
稱腹痛而歸璟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玄宗后父王仁皎卒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實孝
學古通月編卷五

謹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宋璟賴以為準全
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實太尉墳
高識者譏之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
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帝
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
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李輔國求為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
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
臂可斷宰相不可得帝大悅輔國銜之

李輔國遷上皇西宮顏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
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
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
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載深
恨之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先白宰
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
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
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
學古通月編卷五

奏無得開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
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
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
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
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
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倘不
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為
峽州別駕

盧杞過敕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帝果

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
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遷
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
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帝不聽
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
地所知華夷同棄倘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
高復於正牙論奏帝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
其罪不宜遽復其官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
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帝
學古適用編卷五
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
死爭帝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
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
駕帝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
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也帝悅杞竟卒
於澧州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
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
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闡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

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
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
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
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
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
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
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
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
學古適用編卷五
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虔
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
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犯帝微弱則姦臣
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
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
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
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
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獨
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

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負立
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
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
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
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
疾文吏如仇讐足已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
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
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隳裂王
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
學古適用編卷五
下以御英豪有蔽奸觀鑒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
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
計待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
時忌竊陛下下一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
黃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杜牧崔慎
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翬然稱屈諫官御
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
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比今有司
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

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
武帝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勅監軍選而獻之監軍
請於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勅
悰同選帝曰勅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
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
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
一魏徵矣
宣宗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
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帝大怒白敏中召
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
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
禮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嘆其孤
直皞竟坐貶句容令
時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時凝古父損為
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
賂令御史臺鞠之蕭遘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
父指別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
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孜

專權群臣莫敢迕視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太宗燈夕設宴呂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剝掠下則火炎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親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繁盛如此蒙正對曰臣常見邨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

張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學古通用編卷五

遣親近中貴監蒞靈素既陞座首詔兩學博士王俊又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為師友豈有樞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遂巡而罷

楊億理識清直不為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楊后德當正椒闈未半歲參大政億終不悔後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

參知政事公故遲之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太后二公之不屈官闈以苟富貴真足欽也

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願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因得生錢即睦州理官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以宿怨檄即往挾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

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學古通用編卷五

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指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呼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

公曰轍所論事與時非人也帝乃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林震為鄧州兵曹與趙不群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謀於震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震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林懋弘為御史有能聲劾蜀王不法成祖書其名

於御屏宣德間巡按浙江劾淮河督運蘭侍郎縱恣及守禦海寧楊千戶縱卒販海時二人張甚莫敢誰

學古適用編

卷五

二十

特

何者其他平反釐飭執法不二朝廷推其能汴齊

閩楚有大事往屬公以最陞浙江按察使有督事

中官裴可力者橫甚而楊千戶為之役因勢驅迫鄧

縣魚肉百姓懼公發其姦議於可力可力奏公誅謗

沮格詔旨逮至閩上親問之公叩頭言臣往為御

史官七品耳今超為三品臣不能報恩何故誹謗緣

臣前巡按浙江時執法人多有不便臣者今欲去臣

以自便上慰而遣之曰朕固未信也汝可馳驛復

任朕誠心待下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可力公之被

逮也衆為公危公以片言自直卒開主心不惟獲釋且得復任天下爭頌宣宗皇帝之仁明超軼前古而亦奇公之遭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公瑄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外史曰闕覽中有金英其人亦罕觀哉然非文清獨持風節何以能取重如此彼餞之江上者愧矣

李時勉為祭酒時王振擅權大臣順使公獨不為下又不賀其生辰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款

學古適用編

卷五

二十

特

公獨否振深啣之求其罪無所得一日公以彛倫堂

大樹蔽陰妨諸生班列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

枷號國子監前并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

斤其一特重窄口為公設也鑑曰鑑年壯當荷此公

曰僕雖老筋甚堅即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

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公

故所厭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至是因某伯李求

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會昌是日適生辰太

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

子李先生不過一幅祀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析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為不樂奏上太后即選上祭酒儒臣尊貴奈何辱之上曰不知也遣人問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賀壽夫權璫為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炎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今人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

學古適用編卷五 二十五

忿從中導竅卒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嘉惡為仇德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顧厨俊及諸君子下耶

開西都御史負缺冢宰三原王公荐蕭楨及某人堪之內批不允令別選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銓選則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楨等之不可而拒臣耶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

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所舉楨與某陛下既以為不可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楨果稱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矣

成化丁亥上以元宵張燈命閣臣分題令侍從諸臣賦詩時編修章懋莊景檢討黃仲昭上培養聖德疏言過直上怒杖之闕下皆謫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論執政起復被謫而章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學古適用編卷五 二十四

倖闖汪直巡郡國權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起拜陳選時為提學獨長揖直怒曰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外史曰元李本魯神不屈於帝師余陳公選不屈於權璫勁節高標先後一轍皆能以風紀表正之責自任者

內閣羅峰張聰卒太宗伯霍渭涯韜微祭文於涇野呂柟公不可霍乃手書羅峰十善送公答書云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為正人有何不可外史

曰張霍二公世稱名臣然朋黨比周君子少之涇野一言而二公之品定矣持正不回則涇野有焉

居應峻典試江右閭臣有屬其子者公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爾苟徇私請安用試為遂行至則夢人以醢進者辭不受覆地墳覺曰寧墳母亂卒無所私

陸文裕督學山西時晉王愛幸一樂工其子學讀書前任督學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四公曰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

學古適用編卷五

二十五

辯

鄭安松舉於鄉為吳川諭請移文福建先奉俸養兄於吳川興教事築尼山庵九年遷知宿松縣有楊侍御者請射圃地公執不肯曰守土而以學地與人乃朝進不肖子某不敢楊憾之尋其隙無所得以多病中公不病也聞之即拂衣歸閉門自守不見邑大夫惟文廟丁祭及朝逢慶節必肅衣冠從有司後行禮退亦不謁邑有東湖隋義士林老捨田為之七里仰其利有豪金士儼者通朝貴請湖為田公曰此而可蝕如民何白官履畝而盡復之湖以此完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

為政須識大體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學古適用編卷六

十一

辯

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可以移風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衆矣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敢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

宓子治單父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自今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

學古適用編

卷六

子

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蕭何沛人也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虞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代何為政舉國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吏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度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為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工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在學古適用編

卷六

三

無為不拘文法

丙吉出逢群闕者死傷橫道不問掾吏怪之前行逢人逐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曰民間相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農隙田中少可大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憂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何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者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朝臣議欲棄之馬援上言不可棄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

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

學古通用編

卷六

四

時

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遊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寇欲叛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寇反百姓奔入城狹道長詣門請開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狹道長歸守寺舍後稍定郡中服之徵入為虎賁中郎將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者懈而吏事寢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臧彪曰未聞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魯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於是帝皆納之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

學古通用編

卷六

五

朱

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切責諸尚書皆自繫獄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顗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

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兩言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齊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事下會稽行事顧憲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蹙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學古通用編卷六

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况吳興荐饑民流衆散舊格尚賦將何以加而元懿不仁幸災權利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書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損微歛民害大也齊王乃納之而止

隋以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律十八篇頒行之民又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備

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開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服內出胡婦行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

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違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惟陷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害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繕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學古通用編卷六
與人爭利事遂不行劉仁軌蘇良嗣二公之對真婉而正

明皇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諂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聞死之况萬乘之君乎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元載初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楊綰常袞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士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培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矣

德宗初詔天下寬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過登聞鼓於是過鼓者日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乎乃悉歸之有司柳宗元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絕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

勞侵衆官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嗣度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牛僧孺以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吾

學古適用編

卷六

十一

高

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歸融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効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帝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實罰有不當臣備位

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諸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納減死者數百輩

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范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學古適用編

卷六

十一

高

病則澗畧不言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舍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是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之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未職去志已決無

俸可捐是為得體

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水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挫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折及帝以早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間之臧坐賈錢千萬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

學古通用編卷六

十一

為政

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騷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亦未之有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

司農鬻祠廟千民應天府閔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閔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秉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

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繁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寔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蘇頌器局閣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受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

學古通用編卷六

十三

為政

取決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命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聚元祐諸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致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

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從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于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奸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剝削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學古適用編 卷六

十四

為政

元脫脫固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阿魯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不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為其為治知體如此

章濫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屑繩人以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先養人以庶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持

刑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虐詞失寔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于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洪武初年上怒廣信所上茶稅失寔時新行赦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起居注官熊昂與給事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于四方而御史又憲官也今肆赦後以細故煩御史按事失信且褻國威上良

學古適用編 卷六

十五

為政

久曰止追御史毋往浙西漕米陸輸京師率五石而致一石昂叩首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困之非計也且農作方興而使其僕、道路一夫不耕害不淺矣上悅為罷令

吳履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菜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洵、矣履不聽曰民寔不欺焉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當宣布德澤為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事乃得罷

兵尚書李慶言於上曰今歲畜馬頗蕃除操用外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用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孽性准民間例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散馬之令何學古適用編卷六

故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誰肯出仕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網掃地矣上曰爾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不孤矣上

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顧佐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慄然吏有遭撻者捃摭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燕乎對曰所訴事誠有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費于皂不得不遣半歸皂亦樂得歸耕寔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求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詎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決

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云

天順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構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學古適用編卷六十八

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急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林侍郎鶚景泰中進士為監察御史時言官得志多妄恣中傷人鶚獨特大體畧細故未嘗捃摭人私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鳴張者而鶚得簡知鎮江府召見賜食給鈔而遣至郡興修廢墜一不暴前守之短鎮江漕故經孟漬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漕臺主其議鶚持

不可曰七里道迂遠多石又當壞民廬墓請按京口聞甘露壩故迹稍浚深令通舟春夏啟閘秋冬度壩道里近而功省便從之未幾更劇治蘇州蘇俗多喜興作鶚一鎮以簡靜有違革必審覈再三吳人始重鶚名責且夕效頗見謂迂緩已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利乃始稱太守康濟材也

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豫備饑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牌冊差人賫繳而已冢宰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于公必至剥于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吏尚書王恕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疲近年以來各邊并腰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

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雖肯盡心職業又况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况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寔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聞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上從之

吳都御史世忠歷兵刑戶吏四科慨然以格君濟世為務弘治中吏尚書王恕為賢官劉文泰所誣詆閣學古通用編卷六

學士陰主之世忠歎息曰堂、元老為小臣所持如此如國體何具疏言人君選用大臣必先視其大節而進退大臣必先度諸國體恕柱石老臣文泰卑人賤品文泰為詆誣而陛下令恕與之辨復紛如對訟是非混淆進退狼狽得無泰甚矣乎使文泰所奉皆實恕所坐匪虛人君扶持國體猶當有所軒輊矧文泰誣者十九而恕坐者十一文泰僅蒙降職恕亦見謂沽名是非予奪得無泰甚矣乎恕年垂八十父高引年料其知機必知所處然陛下因是而遂聽

之則小人得志諱然謂國家老臣可如振稿得無有損於國體乎臣考恕平生難逃聖鑒自起評事以至今官辦事廉勤操履孤介奏疏之剴切威望之隆重天下信之其秉銓衡不受干謁不私親交雖所仇怨不忍誣斥此其大節偉然而細行宜亦可畧矣陛下起諸退廢之餘加以保傅之職待之已極用之已盡亦何忍於末路而窘辱棄之哉今中外憤惋愛恕者曰恨不知幾以及於此愛君者曰優待老臣如始終何竊伏以為謂王恕不戀名位固不可但其忠介之素實有老臣之風謂王恕不當引去亦不可但為小臣所誣決非可去之日惟陛下裁答

給事中曾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各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戶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非藏富于民之意衆服其議泰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駐反為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覈既畢然後

就道軍容騶從畧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

張文忠公居正疏曰竊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

學古通用編

卷六

二十三

誥勅

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于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賁被為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詞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寔行虛為誦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且往往不候進呈文稿輒已傳示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年間大學士張孚敬參論制勅房辦事岳

梁擬南兵尚書陶瑛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閣臣看詳遂奉旨提問比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伏乞皇上勅戒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寔毋得徇情飾辭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

申文定公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祈給餉稍遲誠為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談

學古通用編

卷六

二十三

誥勅

處豈可遽殺人行劫叛入猺峒地方蓋因此輩皆烏合之衆驕悍難馴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散而歸以稽餉為名寔非有累月欠糧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于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亡非盡周祈之過要亦因此一事既拿知府又拿守備兵備等官亦未可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且報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虎不約約束天下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

西一省即今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効尤督撫皆束手感額務為姑息苟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臣等受皇上重託不敢不為邊疆計為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祈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將周祈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隆葉朝陽免其攀

學古通月編

卷六

二十四

楊

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為妥當也

進士薛敷教諭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道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為阻塞言路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統至是敷教專論時來黨護定向非也

嘗考冠公準為相章聖欲西府擇一人為馬步軍指

揮使公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冠問其故曰例簿也冠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于上前司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嗚呼今之用一人行一事動曰例耳例耳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例必于創、復誰例耶何朝廷衙官宰相胥吏之多也

學古通用編

卷六

二十五

楊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

忠義會須有用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適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而能降而不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學古適用編卷之七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適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迺老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以得親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碻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於濮

石碻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乃舍諸靈臺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學古適用編卷之七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甥且召之呂甥救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呂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

警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
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
我毒秦、豈歸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
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
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
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焉

晉景公時趙朔嗣盾為卿朔娶晉成公姊莊姜屠岸
學古適用編卷十

卷十

三

莊姜

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公
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
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
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
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無
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妻
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
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

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
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
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
且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
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
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
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
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
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

學古適用編卷七

卷七

四

忠義

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
孤乃在程嬰卒與之俱匿山中及景公疾卜之大業
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懼矣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象以脅
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
賈為之矯以君命拜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
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
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

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從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由是觀之匿趙孤而保其幾絕之胤者程嬰也立趙孤而振其已廢之祀者韓厥也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二子之高誼奇節均卓絕千古矣談者每多學古適用編卷七

程而鮮及韓厥毋乃稽古之功未諳其詳乎新序謂嬰兒即程嬰之子也楚太子之遇讒也自城父奔鄭善之已又適晉與晉謀襲鄭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

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成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礪劍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僥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管脩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曹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曹乃曹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父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學古適用編卷七

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曹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國寧沈諸梁老於葉

李善南陽李元養子也元以疫死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費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汁推燥居濕辛苦備嘗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里感其行皆

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婦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詔拜善績並為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謹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卷學古通用編卷七

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梁冀誣李固下獄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家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入徐州界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

曰吾家血食將絕第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幽州牧劉虞遣使奉章陳公孫瓚暴掠之罪瓚乃誣虞與袁紹等謀稱尊號執虞及妻子斬於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還家學古通用編卷七

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婦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
老曰今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
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
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
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
講授之業頒行於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
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
不為寇後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
未能至曹操擊烏桓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
學古通用編卷十
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濤下渾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
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
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
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
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
指柳城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
降者二十餘萬封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

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
後操復欲封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
夏侯惲喻之疇曰疇負義逃死之人耳蒙恩全活為
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
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泣涕橫流惲以白操、知不
屈乃止
丹陽督媽覽丞戴負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
氏徐結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
親語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
學古通用編卷七
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晦日設祭徐哭泣
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咲歡悅覽密覘無復疑
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一拜徐大呼高
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縗經奉
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負餘黨擢
高嬰為牙門
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救兵不
至刺史韋康欲降參軍事楊阜號泣諫曰阜等率父
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

山恃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帝從之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必為禍亂欲下詔徵之時溫嶠屯潯陽累書止亮不從及峻反嶠即欲帥衆下衛達康亮報嶠書曰吾愛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嶠乃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等帥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亮來奔宣太后詔進驃騎將軍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逆受榮寵非

學古通用編

卷七

十一

忠義

所聞也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受顧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迴更遣使謂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嶠參軍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宜急追信改書說侃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從之初嶠與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

遣王愨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時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登還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無退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日大舉惟頃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恐或者不逮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休戚理同且自頃之顧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惟僕偏當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

學古通用編

卷七

十四

忠義

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傾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忠臣參桓文之義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不利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在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光

武之濟昆陽曹操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事若克濟臣主同祚如其不捷則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衆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遂留不去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塲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峻勞其將士因醉突擊古通用編卷十

陣馬蹶為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於嶠船時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高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與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刺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六縣十餘萬戶歸之宇文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

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其族弟善為別駕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與族人斬開納魏師宇文泰進軍蒲坂畧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閹門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

侯景反壽陽引兵圍臺城衡州刺史韋粲至廬陵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學古通用編卷十

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淦城遣偏將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即送糧伏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衆之

高自張公洲遣船渡江繫仲禮遂與李孝欽羊鵝仁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繫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繫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繫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繫請為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

學古通用編

卷七

十七

北齊書

高岳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將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即烹之之高使善射者射其子不中柳仲禮以晦夜入韋繫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繫頓青塘繫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之

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公曰荊州長

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問公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久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且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後誅二張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

學古通用編

卷七

十八

北齊書

太宗拂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先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夷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鵬鵬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
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
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
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
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
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
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
語廬陵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
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
學古通用編 卷七 十九

人言紛々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
還中外大悅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
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
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
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
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
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
應者

安祿山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愔盧奕蔣清首徇河
北顏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愔等其首皆非
是乃斬子光歲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歛而祭為位哭
之是時從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湊等清土
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
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

安祿山兵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
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使仍守
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履謙
學古通用編 卷七 二十

悟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會從弟真卿遣人潛告杲
卿欲連兵斷其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乃命崔
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
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
郡皆歸朝廷

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
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廟起兵
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
貫合初雍丘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賈

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蕪領資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五十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潮與巡有舊攻雍丘時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學古通用編卷十

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帝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蒿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咲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

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潮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巡衆千餘每戰輒克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學古通用編卷十

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與戰晝夜數十合斬首萬餘級安慶緒使尹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六十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信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分

應守死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及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未幾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聞遂為賊所圍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鑊大鑊殺其

學古通用編

卷七

七十五

七十五

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礮道欲登城巡潛以松脂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總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乃令霽雲犯圍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城中議棄城東走巡與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

學古通用編

卷七

七十五

七十五

盡羅雀掘鼠雀又鼠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扶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學古通月編卷十

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段秀實沂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為

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劫掠於市有嘵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盈道至擅害孕婦白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討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褻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

邠事公誠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徵署副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醴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貽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人籍之如是幾日必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

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
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
譴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
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
至孝德所謝不能卻由是安

李晟以李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請諸將各將
兵以防未然帝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
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
甚遂潛與朱泚通謀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渾瑊請

學古適用編

卷十

十七

建徽

帝幸梁州帝遂出城晟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
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威賊者乃治城隍繕甲
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
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
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
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
忍擊之晟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
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
決志平賊時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

學古適用編

卷十

十八

建徽

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
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
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
褐終無叛志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
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
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
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
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
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
刻期集城下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
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
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
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
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
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斷
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
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全言帥餘
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至

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又斬泚黨李希清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沈等遺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車駕還長安晟謁見帝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帝駐馬慰學古通用編卷十

子九

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勲臣晟為首斌次之諸將相又次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帝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衆度獨無言帝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吳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帝曰臣

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帝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謀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負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元濟就擒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帝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於廟社而斬之

宣武軍亂推押牙李弁為留後李逢吉請徵弁入朝

而以韓弘弟克鎮宣武克素寬厚得衆心脫汴棧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克必得入矣汴不奉詔兵馬使李質屢諫不聽會汴病疽卧質擒殺之以克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克、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學古通月編卷十

三十一

忠義

桂州戍卒作亂推龐勛為主北還遣其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遠近群盜皆歸之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李圓至攻之不克初辛雲京之孫謹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愔有舊聞愔作亂詣泗州勸愔避之愔曰安平享其祿危難棄其城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謹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勛以圓攻泗州久不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

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謹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益急謹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謹拔劔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謹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謹帥以進擊賊、敗勛又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迥劉行及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陷都梁城據淮口泗州援絕謹夜帥敢死士千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謹力聞三十餘里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入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謹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鏖斷淮流謹募敢死士數百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鏖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避之遂得入城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衆萬餘拒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及未戰不利謹命

學古通月編卷十

三十一

忠義

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及馬舉將精兵三萬分三道來援泗州之圍始解譚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毫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枉恤不能成也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發兵討之反為所敗被擒守光乘勝進攻滄州判官呂充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食盡出降守光族呂充而釋孫鶴充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王紹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遂挈以逃琦足痛學古適用編卷七

不能行王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晉王李存勗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內外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湏錢蒲博及給使伶人而承業斬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焉未為厚也承業曰即君纏頭皆出承業俸

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錢死於王手即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曰小兒忤特進適已咎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

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朝廷聞契丹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張讓

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遼
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
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
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
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
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
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
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
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
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
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
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
面故云

李順教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城
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
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賊幾
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
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

戰破賊於是關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
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曾默然遂不復爭入內
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
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
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
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盡水出
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
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
既下微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
子當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謂不疑其有
異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
絕地太后怒甚欲誅之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新即
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謫謂太子少
保分守西京仍以罪狀布告中外

陳瑩中為大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
黨也競尊王安石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
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

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語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異少長乎自辭屈愧嘆遽以告下乃密令學中訛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金入寇宰執議請欽宗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學古適用編卷七

卷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僥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昭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

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示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事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及徽學古適用編卷七

卷七

三十八

三十八

欽北狩康王即位綱入見行在涕泣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繼帥于外為天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頗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

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請康間進退人臣太速功愆

義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古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廢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

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等而顏博文以下論罪有差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之綱既授命拜學古適用編卷七

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

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潞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西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餘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先務也帝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兩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綱與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及金人退詔宰執議備禦綏懷之方綱上疏

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然後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牧

學古通用編

卷七

甲十三

北漢

復京畿以及故都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盛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情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陛下觀近來所用之臣慨然歎曰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燕曲謹似可樂

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勢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退避之失親臨大敵使北軍數十萬衆震怖不敢南渡則議和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見矣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

學古通用編

卷十

甲十四

北漢

京東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業此最上策也且今金人造孽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帛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軍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也况於吾自治自

彊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違和議之使
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
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
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疏奏帝賜詔褒
諭

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陳東率諸生上書言李綱奮勇不
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
中張邦昌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

學古通用編

卷七

甲子

建康

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
等因緣沮敗必欲割地媚虜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
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
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必將遷
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
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莫
宗社耶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
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
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

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
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
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
王宗濂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
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磔
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
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
雍欲盡置諸生于獄人々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
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弭謗議奏補
學古通用編

卷七

甲子

建康

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
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詔東至未得對會綱
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往
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
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
善遽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
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
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
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即不敢言已言肯逝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
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却乃與潔同斬于市四明李
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
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
所凡十日而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
言多中時病朝廷往々畧施行之

宗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
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
橫人情洶々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合賊者數人

學古適用編

卷七

四十七

忠義

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
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
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
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
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
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
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覘實臣愚乞斬
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

奉詔帝乃手札諭澤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
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渡河約諸將共圖收復
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
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
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
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
以通西北商旅守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
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
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援飛

學古適用編

卷七

四十八

忠義

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
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先是黃潛善汪伯彥
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
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
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
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鑿駐淮甸捍禦稍定
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斬宗澤上疏諫

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瀋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於是帝決意幸揚州時西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引去又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此舉可保萬學古適用編卷七

全帝優詔答之金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關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撓往救之撓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撓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撓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

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憂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

張所為河北安撫使招徠豪傑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擊之黃潛善輩不能承聖意慨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諸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傲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

于魏國公夢請隆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
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
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
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
受軍士洵、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
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
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
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
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遜位
學古通月編卷七
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以
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
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
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
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叅議官馮輔請行浚
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輔
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
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
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驕回人情震誓不可

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
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
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俱生至平
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
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
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則恐有他
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
秀州備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懼欲拘世忠
妻予以為質朱勝非給傳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
學古通月編卷七
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
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
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
浚復遣馮輔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
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官闕廢立之事
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
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
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
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

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迂之咨以大計順浩曰曩諫
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
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
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
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順浩浚總中軍光
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
浚同知樞密院事浚順浩等發平江疏請建炎皇帝
復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又詔之曰勤
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
學古通用編 卷七 壬午 忠議
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邵張守作
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帥百官
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
度量如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順浩浚
軍次秀州順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
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鑒也
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
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象
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

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爭用命翊引神臂
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
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急趣都堂取
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出順浩浚入城世
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順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
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
忽聞敗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
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
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
學古通用編 卷七 壬午 忠議
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時希孟等皆
敗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亂團結壯丁以保鄉井
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城太守楊淵棄城走
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迺自領兵入城固守市
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之迺定張榜責楊淵棄城罪
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
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嘆曰吾保鄉井
耳豈有他哉即欲遣民兵徒步歸薌城

金兀朮由秀州趨平江韓世忠駐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者一人紅袍王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棹鼓敵終不得濟

學古適月編

卷七

五十五

忠義

俘獲甚衆擄其婦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鵲河故道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維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海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

以鐵縵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縵一縵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感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見海舟乘風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且以火箭射其箬蓬煙蔽蔽天師儻世忠僅以身免兀朮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學古適月編

卷七

五十六

忠義

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符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敗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粗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

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
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
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
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
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二流矢僅
以身免亟髯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
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
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
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學古適用編

卷七

五十七

誌

吳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深入且其
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
及兀术撒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
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
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
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
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
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
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

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
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术陣于東韓
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統右縈隨急而後戰
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
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
者層積敵疲而登撒离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
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
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盞撲滅之明日大出兵
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
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兀术以下皆
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圍既不得逞
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
是不妄動矣

學古適用編

卷七

五十八

誌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
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
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大
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
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

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學古通用編卷十
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譚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由斜谷而北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至鳳翔遣十餘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

死傷十五六疾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岳飛討平江廣群盜即奏請提兵進討且言師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不可一味怯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學古通用編卷十
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由是諸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鈴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求安軍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

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賊之兀术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再興施之獲屍焚馬得箭鏃二升張憲繼至復戰兀术夜遁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果至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繼之殺學古通用編卷七

兀术婿夏金吾其梁與所合太行忠義兩河豪傑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路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寔中原盡滋相澤路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

食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最隳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耳金將王鎮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唯類學古通用編卷七

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徙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及飛還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施全刺秦檜不克死鄭虎臣監押賈似道殺之漳州木綿菴夫虎臣修父怨殺似道于落魄之日幸而濟足快天下施全一腔血無地可灑刺秦檜于方張之時即不幸不濟有餘榮哉朱紫陽曰舉世無忠義這

此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可為忠魂吐氣矣岳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塋後朝廷購求塋處隗之子以告及啟棺如生乃以禮服歛焉隗順史失載嗚呼一卒耳施全刺秦檜于生前隗順負岳飛屍于死後忠義何嘗無人顧全得紫陽以流名而順竟失載也忠義之士湮滅又何可勝數耶

宿遷人魏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藉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

學古通月編卷七

六十三

魏勝

高文富遣兵捕勝、迎擊走之迨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以金人棄信背盟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遠近響應旬日得兵數千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來抵州北二十里勝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敵千人降三百

人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藤最告急于勝、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鎗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度金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遁去金主亮渡淮慮勝睨其後分

學古通月編卷七

六十四

魏勝

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金兵乘昏霧四面薄城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餉道勝擇勇士三千餘騎拒於石閘堰金軍不能進無何金又合兵圍城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聞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記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乃解

學古適用編

卷七

六十五

忠義

子蓋俊之侄也

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迺往取之斌食盡城破

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按竺迺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兼二人矣豈不烈哉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近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趁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欲以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今日計其策

學古適用編

卷七

六十六

忠義

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箕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七千里百里而屯有守將十屯為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江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蒞東西二府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
敗我也衝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
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及沿江州郡皆陷乃思立信
言以為江淮拒討使募兵禦元立信受詔即日上道
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
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
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
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
學古適用編卷七

六十七

忠義

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
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
為後圖聞似道師潰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
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
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
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
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皆伯顏
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
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

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李芾提刑湖南至潭州發壯士三千人使將之勤
王時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
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
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
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
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元將
畫地分圍决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
學古適用編卷七

六十八

忠義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芾集賓佐會飲夜
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達旦諸賓佐出恭議楊震
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
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
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
飲其家人盡醉縱火焚之忠亦自刎幕僚陳億孫顏
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
者相望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文天祥知贛州勤王詔至捧之泣涕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感動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王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亦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學古通用編卷七

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元伯顏軍皋亭山太后遣使議降伯顏欲執政面議乃以天祥與吳堅往天祥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獨遣堅還天祥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漸等十二人

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楊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稱善學古通用編卷七

即遣書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庭芝疑天祥說降欲殺之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漸金應之以去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律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益王以天祥為樞密使同都督開府南劍州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漸募兵于温州趙時賞等將一

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遂復會昌縣又敗元軍於雩都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輩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阨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學古適用編卷七

卷七

七十一

七十一

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洪鄒淵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復何辯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於道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牧兵出海豐縣遂次麗江浦上表自劾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適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

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進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走海豐元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說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及厓學古適用編卷七

卷七

七十二

七十二

山破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

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
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
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
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
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
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
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
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
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博羅等皆無辭
學古通用編卷七
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
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
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
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
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我心焉不可救則
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
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
於所事願釋勿殺未幾山中有狂人自稱宋主京城
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簾城輩率兩翼兵為亂丞相

可無憂者元人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
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
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魔
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
祥臨刑殊從容謂吏率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
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
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豈下兩
目炯然博羅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
學古通用編卷七
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
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
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
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
為忠孝所感云
張世傑勤王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
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世傑次於定
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
已俱南也惟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

虎舌磔之於巾子山蒲壽庚以泉州降元世傑將淮
兵討之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
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
諸路陳贊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
邵武軍既北兵日逼世傑奉帝航海至厓山元張弘
範襲之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
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
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
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
餘作一字陣旋海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
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
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
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
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
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
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
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
忠臣以荅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

學古通月編

卷七

七十五

忠義

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
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楊璉真加利宋殯官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
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骸為鎮
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
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
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
號自思陵以下隨號牧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
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
之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辭不
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
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即寓文山因所近側三年於
是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櫬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於
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置囊
舁積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
絕鋸未斷其髮驚覺遽啟視果有繩束其髮嗚呼

學古通月編

卷七

七十六

忠義

既有唐珣林德陽之置櫃背籬又有張千載之置囊
舁櫬忠臣義士其於君友如此

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罵賊死其妻邵氏生一
子方三歲方雲與賊戰瀕危邵氏抱兒泣謂家人曰
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
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及雲就縛邵氏即
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邵氏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所
擄軍中惡小兒啼孫氏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
學古適用編 卷七 二十七

渡江遇漢濱軍奪舟梓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濱
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嚼兒凡
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
之故與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置
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
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吳廷舉為人剛介敢為先為廣東叅議劾奏總鎮太
監潘忠數十事觸怒劉瑾逮繫詔獄枷號垂死乃調
戍雁門尋遇宥放歸瑾誅起為雲南副史江西姚源

洞賊賊遂擢右叅政往撫之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
動每日賊輩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
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
以為功焉

學古適用編卷之八

仁人之言

松陵

呂

輯

景公以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
夷墮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
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
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
履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
擊古適用編卷八

是之謂乎

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
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金作見知故縱監臨
部主之法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囚浸密律令
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郡國承用者或
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
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在閭閻知其若此
會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

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
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
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夫人情安
則樂生痛則思死搖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勝
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
表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
以為死有餘辜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
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
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帝善其言詔以廷
擊古適用編卷八

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貲四人每季秋後
請讞時帝嘗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詠
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
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
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
末政哀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遣馮異帥
師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
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塗炭無所依訴余之征

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
鬪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愈自修勅無為郡縣所
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解盜稱
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

魯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
已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
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
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
殺雖有疑罪不復獄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
從之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
之中而謂之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
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
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
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
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
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官采女六

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
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
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
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魏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曹操欲
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
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
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亡逃誅
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
學古適用編卷八

劉裕伐南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
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
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
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
之望矣裕改容謝之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
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
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

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郡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魏主防以有罪徙邊者多適亡乃制一人適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學古通編卷八

五

仁人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勅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之法反者族夷宜如部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秦何以太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太宗從之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等起兵匡復不克走

黨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奉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學古通編卷八

六

仁人

武氏任用來俊臣等誣人謀反恣行羅織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較摺膺籤爪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湏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哀司刑少卿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

也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平反甚多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武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多酷吏為之少衰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淮南之役所獲敗

學古通月編

卷八

七

仁人

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婦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宜哉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為奏於朝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亦感悟遂可其奏

蕭楚知溧陽縣時張華崖作牧一日召食意公几案

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茲人方側目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諫劄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為冰霰矣

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

學古通月編

卷八

八

仁人

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遜居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

仁宗天聖時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燬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睹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

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
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
下詔不復繕脩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保州亂兵初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
亦分隸諸州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
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
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
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小人諛言已入而弼大閱
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諧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
學古適用編 卷八 九 仁人

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擅殺二
千人禍何可測耶然則脩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
弼于大禍也
呂夷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為宰
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為郡守上言一應天
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
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院學士萊州阿芸謀
殺夫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為宰相自
與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凡有奏擬未始

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劾而首陳皆得原減所謂
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張方平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權河北
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
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
非再權乎帝警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河朔父老迎
拜于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

王安國安石弟也熙寧初韓絳薦其才行除西京國
子教授官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
學古適用編 卷八 十 仁人

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
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
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
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于禮義幾至
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襄
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
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泰祚不傳今刻薄小人必有
以是誤陛下者若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
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

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因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剗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右丞盧世榮入中書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家則學古通用編卷八

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至元時地大震陷武平尤甚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居民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時桑哥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赦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

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入奏于帝謂頫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涖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鐵哥從英宗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杭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有與

上殿

熊鼎字伯穎江西臨川人方正有節操洪武初年官起居注上以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怒時新行赦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鼎與給事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于四方而御史憲官也今肆赦後以細故煩御史按事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曰止追御史毋往浙西水不可運陸輸京師率五石而致一石鼎叩首諫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困之非計也且農作方興而使其僕道路一未不耕害不

淺矣 上悅為罷令

葉訓導伯巨字居升浙江臨海人也慷慨有大節以國子生分教平遙會星變詔求言慨然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吾心久矣縱不求言吾猶言之况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以獻其一曰臣竊伏觀古開國之君未嘗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之國祚其修短可觀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學古通用編 卷八

十三

仁人

何以守位曰仁此可見天地好生之心即聖王守位之德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其末明刑固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古者斷死刑則天子為之減膳撤樂故仁愛之篤結于民心愈久而不忘今議者曰宋元中葉而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故其有位而不能守於是主上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所懼而莫能測其端臣竊伏以為過矣夫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固國非其國使刑罰繁苛政治促急而民無

所措手足亦豈天討天刑之意耶夫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仕者以混迹無聞為福受玷不辱為幸其始也朝廷摭網羅矜無遺逸其繼也有司追迫上道如捕重囚迫乎居守一跌于法則刑戮隨之矣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是亦豈人主所樂為之事哉誠欲人知懼而不敢犯也然數年以來誅殺亦不細矣而犯者相踵非人之不懼法也由激濁揚清之不暇而賢否善惡之無別也議能之法廢故人不復自勵而為善者怠有人于此雖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有註誤而罪不旋踵則中庸之才其將何地以自容必皆曰某薦若是某智若是而朝廷不少貸吾屬何望故未仕之時修身畏慎動遵法守入官之後朝不謀夕苟捐廉恥固所必至而又何怪焉凡此皆用刑太煩之過也

學古通用編 卷八

十四

仁人

楊士奇入奏事 仁宗望見笑謂寒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思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東八十萬觔以供春

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令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夏忠靖公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天順時山東連歲請賑 上召閣學士計之李賢主發帑金徐有貞曰不可臣在田里間見發銀賑饑于學古適用編 卷八 十五 十八

小民無濟獨為里老吏胥資耳賢曰弊信有之然猶勝無賑坐視民饑而死也 上命發賑有貞退而嘗之曰今國計方窘奈何廉用為國費乎賢曰公誤矣民為邦本今 上意發賑而沮之豈父母天下之道耶苟民窮為盜責將誰歸及 景泰帝崩左右請以汪妃殉將聽之賢前請曰妃雖嘗立為后旋即廢今幸與兩女度日何忍令殉乎且幼女何依 上為惻然曰卿言是也始朕以弟婦少不宜存宮中故念不及此耳于是出汪妃就邸即至贊釋達庶人因贊復

恭讓皇后位號廣 上德益遠矣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晏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既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為測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樸曰劉東山學古適用編 卷八 十五 十八 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東坡志林曰房次律為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然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濤詩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濤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為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

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一
跌尚未足償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
萬人固未必皆死：者亦多矣訟其冤孰不切齒孟
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運當此任師敗七
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為之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
乎故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皆可為書生輕
言兵者之戒也

蒙齋筆談曰世傳五臟圖乃慶曆間杜杞治廣南賊
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
學古通用編卷八

十七

嘗為攝官乘趙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
及與其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
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為招降與之通好希
範猖獗久亦幸苟免挾其首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
燕犒醉以酒已乃執于座上翌日盡磔于市且皆剖
腹剗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探索繪以為圖用
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忽卧圓
中家人急出之口鼻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
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為誌

其蓋夫為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
然既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
不得私也希範起賊盜其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
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余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得
幾十萬所治平不為不多非特不敢為杞之為亦自
不敢萌于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謝之
今退老一壺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聞亦安
得不自疑也

種德錄曰余于十年前聞達頭愛余謂可學道余讀
學古通用編卷八

十八

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座卧赤日中
年來頗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啟堂匡池高梧修
竹陰暝翳然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
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途推挽老病呻吟
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
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惡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
如天上人耳京師輦轂之下年奉旨熱審其餘兩直
十三省未有請而行之若得仁人君子上奏疏請定
為求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

撫按牒郡縣擇其末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圉圉洗滌枷杻以廣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聽民務農毋得混受詞狀毋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以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為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為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為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兩直各省在學古適用編卷八十九
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決刑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為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并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刑曰兵曰歲曾于包羽明集古來為吏不酷者數卷為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饑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避暑錄曰天下之禍莫甚于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

一龜未幾死而還魂云為龜訴于陰府力自辯龜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呼為真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龜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自謂有將畧且將謂必敢于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勝而孫武子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為說亦未之思也
學古適用編卷八二十

學古適用編卷之九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呂純如孟諧 輯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遇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及後死於孔悝之難孔子曰由也可謂之事親盡孝事君盡忠者也

學古適用編卷九

十一

廬江毛義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微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章帝下詔褒寵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賜斗酒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

學古適用編卷九

十二

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髦出懷中董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於車下昭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毋、歎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

蘇峻犯關卞壹都督大析東諸軍及峻戰於西陵大敗峻攻清溪柵壹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壹背雍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眈眈隨之亦赴敵死其毋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

孝子夫何恨乎

成主李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浩壽懼不免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遂襲成都克之羅恒解思明等勸壽如壯策壽自稱帝盡殺成主雄諸子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會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群臣極言得失壯上封事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眾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滯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受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壽省書內慙祕而不宣壯乃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燕太宰恪攻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勁初以父允死

學古通月編卷九

三

忠義

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兵不過二千勁以表求配祐效力詔補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眾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城陷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慕輿度曰勁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朝廷嘉其忠贈東陽太守溫公曰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學古通月編卷九

四

忠義

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本蒙晉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得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不足為榮况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部落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其不遜屢請殺之堅持之彌厚

宋主昱無道蕭道成與袁粲褚淵密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宜行縱使成功亦無全理淵默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

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使越郡校尉王敬則陰結昱左右弑之遂以太后令數昱罪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繫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繫鎮石頭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繫閣手仰成矣繫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湘州刺史王蘊結沈攸之與繫秉密謀誅道成道成初聞攸之事起往詣繫、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繫不宜示異同繫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何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手道成乃召褚淵與連席每事共之繫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繫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繫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

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憂耳繫謀矯太后令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繫、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無可辭耳最以身衛繫僧靜直前斫之繫謂最曰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繫死不作褚淵生齊蕭衍之東下也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尚復投隕况食人之祿而忘之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見鄙武康令傅暕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之禍開闢未有故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故冒險以徇名今嗣主昏虐不悅荆雍協舉天人之意亦可知矣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逮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數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終不降昂即司徒繫之族

子也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子雍欲
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不若父子
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
守故欲往東州為諸軍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
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
之子雍行數日為胡帥曹阿各拔所擒猶潛遣人齎
書救城中弩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
焦爛但奉命守城所任者重不敢復恤其私耳諸君
學古通用編 卷九

幸悉此意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
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賊遂降子雍見行
臺北海王顥具陳賊可滅狀顥使為先驅時東夏閩
境皆反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
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得全

李義府恃寵用事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事覺又逼
正義自縊以滅口帝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
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
母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

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義方乃奏義府擅殺六品寺丞生殺之威不由上出
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
三叱義府始趨出

安祿山至蘆城賜常山太守顏杲卿金紫質其子弟
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
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長史袁履謙曰何
為著此乃共謀討祿山杲卿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
醉而斬之散其衆使子泉明獻欽湊首於京師杲卿
學古通用編 卷九

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猝至城
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城陷賊執杲卿履謙比死罵
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
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
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
訪衆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訪姊妹
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婦凡五
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
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薄發棺親之與

吳卿無異乃始慚服

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初盧杞惡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砥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帝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選也帝乃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學古適用編

卷九

九

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俾勅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

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敕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徙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

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晏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李懷光初解奉天圍德宗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

學古適用編

卷九

十

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俾勅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

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帝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亦自殺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豈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眾攻府州以報子河以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婦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疾則命死於軍則分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

學古通用編

卷九

十一

宋史

泣下翼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後為樞密學士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為衾不可得誰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將入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內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范仲淹少有大節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茹荼

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得厚祿欲以養吾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太夫人謀曰朝廷不以安世為不肖誤除為諫官倘有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兒以母老懇辭必無不可太夫人曰不然諫官是天子爭臣既蒙朝廷有此除授即得罪亦無不可公不敢違供職甫三日朝廷有大

學古通用編

卷九

十二

宋史

除拜公便力論二十四疏以後徧歷言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而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最後抗疏論章惇小人不可用凡十九上人皆為之縮頸公弗顧也後果中忌七誡遠竄瀕死及返卜居宋都杜門屏迹人罕見其面然田父野老市井細民皆欽仰之以為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也徽宗末年群賢凋喪畧盡惟公端然獨存以是聞望益重

岳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襯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遂步歸廬母墓側以終喪服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少豪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李世輔綏德人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

學古通用編

卷九

十一

世

郡延經畧王庭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賊人夜宿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戒之曰若可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世輔至東京密以蠟書赴行在及劉豫廢元术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之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

渭由商鞅歸朝第使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耳世輔至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

學古通用編

卷九

十四

世

信兵乃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郡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欲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可世輔出刀斫之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手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萬餘乃擒害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見吳玠於河池玠為聞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

東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元程文海至江南薦宋遺士三十人謝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臺炎亦力薦之卒不行參知政事魏天祐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學古適用編卷九十五

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示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醫藥使堅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

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貧賤一無所動其中云

余聞守安慶敵兵踵至時趙晉勝寇東門陳友諒寇西門饒兵寇南門四面合攻關徒步投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身亦被十餘創城陷火起關知不可為乃引兵自剄妻蔣氏妾卜氏子德臣女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達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宋濂曰關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物非有熊羆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憤之氣亦有不可埋沒者矣然關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壹似又過之哉

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自衢往援破走其兵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殺大破之友諒遣使來說降伯

顏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城中糧竭食草苗茶紙剝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喻旬城陷伯顏戰死初伯顏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蘆訪司迎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江西賊王善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

學古適用編

卷九

十七

宋忠

執濬罵賊而死健以死護父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歛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其父仇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王紳翰林待詔禧之子也禧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筑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

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後死於建文之難

恭贊軍務高巍上書願使燕陳禮義曉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燕國大王書曰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新天子嗣位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

學古適用編

卷九

十八

宋忠

皇三軍抗禦六師廷臣皆欲執言伏羲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先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奉明詔來見大王使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或戮而奏聞或自解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撤遠邇興甲兵襲疆宇任

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之計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且大王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以一隅有限之眾當天下全盛之師臣恐勢窮力詘眾亦未必為大王用也大王莫若聽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求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魏白髮書生鮮鮮微命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學古適用編卷九

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本願也書再上不報魏遠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旌孝後靖難師入金陵魏沐浴更衣縊死驛舍

鄭楚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太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耶耶封還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間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怒復以書誚讓楚

捧書跪誦惶恐無地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為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應昌字克盛台州僊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醉而孤鞠於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即務為躬行出從事藩司鹽手奉公不以私自污走京師白母苦節得表聞會日者言母壽當盡即斷酒肉徒步走走抵徐血趾而登舟欲急歸省比抵台聞母固無恙而兄病疫劇盡夜走山谷穿虎豹群以歸日夜檢藥物兄愈而後即安仕為分宜尉俸入雖薄盡移以養母及遺孤侄學古適用編卷九

自奉敝衣糲飯晏如也莊官勤敏介毅哀四邑丞薄尉自入國朝百五十年惟昌列祀名宦中已謝事歸養至徐聞母計不食者五日比葬廬於墓得病病衆強之以還終禪苦塊時年六十餘矣遇二親忌輒親泣不食者竟日及八十家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密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諱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儒發身遺若等也若等幸得仕當思

君體國法古人年八十四而終

朱寧怙寵恣橫鬻鈔害人時舉朝無敢言者浙江布政方良永上疏亟攻之慷慨切直寧亦惡懼乃委遞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良永隨三跪乞休以避之友人黃華稱良永此跪足落權臣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按良永字壽卿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諂譴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令官以勅錢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學古適用編

卷九

二十一

孝

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其孝累起為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戚孝子名敬字秉肅幼歲亡父事母甚誠母患癆瘵四封其股以進而愈及沒躬負土石壘塚窀穸既畢遂附墓為廬擬欲像母於中奈母死於驟極意形容工莫能悉孝子日夜痛號一日有工人詣廬問曰君非戚氏乎曰是也又問曰令母今在否曰亡矣工人驚愕孝子叩其故工人袖出木刻一像曰此母三日

前同兩老嫗踵門求肖其貌價值之外且遺細布一

端云我不暇再來像完日乞送白苧鄉戚孝子家幸無相忘今見君衣袈執杖知向所來者君母之神靈也異哉異哉遂奉像於家叩首塚前而去孝子捧閱中廬宛然生色是秋有寇亂前鋒犯境同里豪右皆遁去孝子瞪目起曰身計得矣如父母墳墓何遂散財集壯子弟若干人保禦其境他里悉被焚掠而白苧獨安堵如初孝子力也寇退有司論功議賞孝子謝曰敬為父母計爾敢希賞耶力却絕之及服除部使者屢以行薦於朝當時上下人皆不忍斥言其名

卷九

二十一

孝

與字但呼為戚孝子云

學古適用編之十

善處功名之際類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楚孫叔敖遇狄丘丈人丈人曰僕聞有三利必有王
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
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丈人
曰善哉言乎

晉伐齊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易是代
學古適用編 卷十

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
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燮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去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張良入關即杜門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
不愛黃金之資為韓報讐獲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
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

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

也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偽矣然
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
之所難處雖陰謀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
邪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
武帝末巫蠱事起乃言以故廷尉監獄詔治巫蠱郡
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獄吉
見而憐之乃心知太子無事實重矣曾孫無辜乃擇
謹厚女徒令保之蓋開燥暑災變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於是止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赦之西
謁者令郎穰夜到郡邸獄吉聞門拒不納曰皇曾孫
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還以聞因
劾奏之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曾孫多病幾不
全者數易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
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
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光迎昌邑
王賀即位以淫亂廢光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
奏記光曰將軍事武帝受機樞之屬任天下之寄昭

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欽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屬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庶衆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小至今十八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果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議遂尊立為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

學古通用編卷十

三

初

之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工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識則謂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部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供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詔

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因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渺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陵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存生也上憂吉病不起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後果愈吉上書固辭自陳不以空名受賞上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

學古通用編卷十

四

初

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嘗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羊祐女夫嘗勸祐營置令有婦戴祐默然不應退語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當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

事當角巾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病漸篤乃舉杜預以自代

王濬平吳自以功大而為王渾所抑每不勝忿憤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

學古適用編

卷十

本

功

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憊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之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悵博士秦秀等上表頌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

宋徐羨之傅亮謝晦等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弒之宜都王義隆立是為文帝與王曇首王華討殺羨之等以曇首華等有援立功欲封之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

以為身幸乃止

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韓顯宗屯赭陽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

馮道根為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

學古適用編

卷十

本

功

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魏與東魏戰不利燒營而歸留儼同三司長孫子產守金墉王思政舉稍陷陳被創悶絕僅以身免將軍蔡祐下馬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三十步左右勦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

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宇文泰歎曰承先口不言
勳我當代其論叙

隋文帝叙平陳功進賀若弼宋公高穎齊公從客命
穎與弼論平陳事穎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
丈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發嘉其有讓初帝嘗係
穎問方畧于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
宣敕或說穎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
為虛行矣穎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
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
學古適用編卷十

家傳後龐晃等短穎帝怒然之親禮逾密因謂穎曰
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
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
益疑之也今某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
以誠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又何怪焉子儀
奉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違章臣程元振魚朝恩短
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
望故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

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暗
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
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賈耽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
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內牒
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謂澤牙將
張獻甫起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
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
府遂安

學古適用編卷十
李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官崇愛女未聘募僚謂其
必選佳壻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韵
風流觀太師以子妻之光顏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
事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
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匹也超三
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
之勳懷弓箠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
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文宗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裴度不復

有經世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堂度野服蕭然與白居易等文酒相譙絕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堅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趨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旬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葉以儲氣為請無私言

學古適用編卷十

十一

唐主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李嗣源鎮真定而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叨冒至此每不自安今因委任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霸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固辭乃許之

荆南節度使高從誼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

兄事之楚王馬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誼謂僚佐曰如楚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誼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已過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從誼不能留乃為築室于土洲而以府事委孫光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誼時學古適用編卷十

十一

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誼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曹彬為樞密使伐江南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我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

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王旦從東封車駕還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詩求退得謝冠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廳朝夕吟哦說者謂寇公之南遷不如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野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隨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學古通用編卷十

身夫榮辱猶小事耳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更輸庸下老人一著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于心可也筆疇云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還已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人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見憎彼不自責其短將謂

我有意而為之矣彼或有福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

唐介自貶所召還仁宗曰如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可謂不易所守外史曰自古遷謫之臣困抑無聊往、通京洛之書希賜環之遇而介獨不然爵祿不入其心患難不易其守可與劉元城並稱二難矣仁宗以此取之匪特知人亦可勸忠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郡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入以其貌異學古通用編卷十

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為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崗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為留中不出孔道輔為中丞繼以為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逾年超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為善處謗也

嘉祐中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及太后還政弼曰弼僻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曰此事當如出太

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是之英宗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再奏不聽乃受

文彥博自河南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整煩卿西行即召還矣永豐中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帝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學古通用編

卷十

十四

功名

韓世忠深非和議抗疏言秦檜誤國因連疏乞解樞柄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解兵罷政則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周必大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傳居于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々一皆指為偽學發有呂祖泰者勇義敢言奮然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公為相皂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為公實

願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為首台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為偽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行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關自薦以覲召用乞加貶削帝不以為然言者益急乃鑄公為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公上表謝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又云首將正于孤丘巢忽危于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于樵蘇公論大喧論法合輸于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有規

學古通用編

卷十

十五

功名

積中無階報上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于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灑然消釋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々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

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亥州宜春人夏協有女為吳太后閤中侍御太后賜光宗帝立為后協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

后訪得其弟夏執中補閤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官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

學古通編卷十

十本

日

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史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議多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

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元成宗崩右丞相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於懷州愛育黎疑未行其俾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官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官廷以安人心乃還大都遣使奉璽北迎俾孟參知政事孟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及懷寧即位以弟愛育黎為太子有諳之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

學古通編卷十

十七

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父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也道思之不覺戚然耳帝即命訪之得于許昌廨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揆集賢太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徐中山武寧王與高皇帝比肩起軍中而王康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開陝古阨塞形勝之地皆兵不留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九而王事上最忠謹上嘗召王飲迨夜強之醉甚

命內侍送舊內宿焉舊內上為吳王時所居也中
夜王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升陛下
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上大悅方感元帝定西時
闕其園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惠之曰昔人恨不得當
單于今得之奈何縱之王喟然曰元雖夷狄然帝天
下之日久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之乎皆不
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為得也開平意不愜既罷軍先
馳歸為上言王故縱元主狀疑其心上信之比
師還至龍江上命百官出都門郊迓王稱病卧舟
中不起上親出郊勞又堅卧不起上乃入舟問
王疾王乃持上璽而泣具道所以釋元生狀上
為釋然

學古通用編

卷十

十八

功

于忠肅公譙舉進士即以古人功業自期待英宗
北狩景帝立進兵尚書加太子少保上推誠委
任譙亦自信不疑於是忌者側目顧籍言譙專
御史顧瞻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
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議內閣可否乃條奏上
意傾譙詔下廷議譙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

所司奏請處分令輻輳並進事天子易彈壓臣知
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譙言於是言官益
籍言譙柄用過重至目為跋扈上嚮用益堅官
廷密務造膝宴語文武大臣面酬進退而怨謗朋興
總兵石亨憚譙嚴辭兵柄而譙亦辭總督以避亨
上為諭解而罷

學古通用編

卷十

十九

功

程尚書信南直隸休寧人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算不
輕洩征南變時制詞得專殺命官迄班師不妄殺一
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也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柄
今得有疎懈今事幸可集而專非分自予必且有
禍矣出南部庶事一不干有司曰參贊謹非常耳有
司事非所宜與能避遠權勢如此
都御史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
鎮城盡閉壽無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
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迫同事
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
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
劉忠宣公大夏受上知特深時召洛訪難若

貴近元勳碩輔有不與聞者一與之調劑而大莫適
一不以語人故莫得而著焉 上崩大夏慟哭不能
興而闕禍有端遂屢疏求退正德元年加官保致仕
時朝臣有乞恩蔭子者言官言大夏官一品有大功
子孫得恩典固當而未嘗陳乞宜舉例以崇恬退者
曰可會闕禍作謫戍肅州大夏買一驢出都門觀者
如堵牆皆太息泣下所至為罷市父老涕泣士女醵
筐饁走食之無不焚香密禱願劉尚書生還者瑾誅
復官致仕方闕禍作時請行賂求生大夏曰如此而
學古通用編卷十
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盡喪一生受
謫戍不挈子姓侍行或問之荅曰吾仕宦日未嘗為
子乞一官今發配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彌難大抵以無所為
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
越而扁舟五湖魯連下聊城而辭千金却秦燕而逃
上爵張良頭廬厥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是高
出秦漢之上左思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
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本乃有

微變總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
心哉是誠何心哉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
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理意
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
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
人至德如此
學古通用編卷十
狡兔宛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
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
陰翕之謀驕足附耳之態一時雖崇其君未有不
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實實
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
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驕饒從君巡天下臣
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
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然
一去者非獨為其君之慘烈亦覺平日有負於敵國

慶也武侯慶先後主鄴侯慶肅代每事正而不讓國
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
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請見猜

魯齋子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
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微
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
近愈微臣道陰道理宜如此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
名故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人在君側而擅權使
人知恩威出於已皆危道也愚謂凡諫君而曉君為

學者亦說難之所為身危也可不戒哉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一

老成謀國類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楚子以子反帥師
救鄭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
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
矣武子曰不可晉楚過於鄢陵文子不欲戰卻至曰
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郊之師荀
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
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
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
以為外懼乎楚歷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
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踞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
戰呂錡射共王中目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中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是聽

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尊食中椅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
於戎馬之前曰若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易曰欲
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
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
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有禍楚未有禍楚未可去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
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
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
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
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
莽而未見德易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
日之有陳侯從之

閻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
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慨出豫章韓安

國出會稽擊閻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
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胡粵不受正朔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
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
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且越人輕
薄反覆不用法度非一日之積一不奉詔舉兵誅之
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復
今發兵資糧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
夏月暑時嘔泄瘧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又死

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三

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陰
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
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
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夕
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且越人輒力薄材不能陸戰又
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
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道路言閻越王弟甲弑而
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使重臣臨存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搗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所用之則存亡繼絕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犬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逃入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徼幸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閩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四

漢書

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

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出兵雖勝猶有後憂况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年

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畔却畧小種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先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

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羗戎小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充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
三校啣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
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
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全軍勿擊
遣騎候四望隄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
羗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隄中兵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
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奔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引萬騎分為兩
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
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
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
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又武威張
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羗有謀
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擇羗人可使以罕開諭告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寇罕羗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令罕羗欲為故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慮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利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阻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开地令軍毋燭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子中即將印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數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羗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

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學古適用編卷十一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餒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

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畫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虜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徃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裁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以必用也上

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
而從其計詔而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
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
田二年五月充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
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
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
皆以破羗強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
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
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
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卒武賢歸酒泉
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羗若零等共斬楊王首帥四未
餘人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
張敞為京兆尹以羗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
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
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亮不能去民欲利之
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

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
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
一也貧人父兄因執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赴財利
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
古者歲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今有邊役民失作
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非故金布
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
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
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至賊吏不能禁故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曰不便時亦以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黃巾賊起楊賜被召會議諸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
賊免先是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
姓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
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
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
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寔何
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筭之術
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闕錄

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詔封臨晉侯

桓溫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溫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餘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十四

魏

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涼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之溫果不行

魏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十五

魏

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潼關將出蕪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十五

魏

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嗣又躬耕籍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田其罪小不憚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

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
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
鳥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
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
魏主常以筆目之

魏主訪群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豪
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
在家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謂
群臣曰朕始學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今日思之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
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
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
國體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析州郡常調九分
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
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
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
江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
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端有道之情又父子兄

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厚恩至於憂懼相連
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
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
恩豈當然也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
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
若不許者慰免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耻
又朝臣遭喪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祀陪燕傷人子
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非有
軍旅之警皆宜聽其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則優
旨慰諭起令視事國之吉慶無所預焉魏主皆從之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由是公私豐膳雖有水旱而民不困
梁胸山叛降魏、盧昶遣傳文驥赴之遂據胸山梁
遣馬僊琿圍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胸山粮樵俱竭
文驥以城降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
死墮手足者過半僊琿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僊琿
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粮畜器械不可勝數唯蕭寶
寅全軍而歸方盧昶之在胸山也中尉游肇言於魏
主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

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得朐山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預求易朐山持無用之地復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魏主將從之會祖敗遷聲侍中朐山之亂鬱州民徐道角等陰與之通夜襲洲城降魏遣兵赴之於是魏饑民餓死者數萬聲復諫以為鬱洲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其地於賊要近去此閒遠以閒遠之兵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饑民困惟宜安靜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十一

魏

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時遣兵未發梁康綸討平之魏主又以高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梁益州肇又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况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後果無功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帝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詠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

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帝遽止之

貞觀十一年秋七月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官少加修繕緣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總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十九

魏

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

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資之西京
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
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夫儉
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
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
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
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
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
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之虞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帝稱
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
品以上各舉一人

武太后欲發梁鳳已蟄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羗襲
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羗未嘗為盜一旦戡之
必將蜂起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蜀
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
動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卿
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

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
倖之利以事西羗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
以富國臣恐未見羗戎已有姦盜生其中矣今山東
饑閭隴弊而狗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
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周遣武懿宗等擊契丹以安撫河北狄仁傑上疏曰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
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
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蕪之矣若復邀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十一

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
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
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
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
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
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遠之故事也竊謂宜立斛瑟羅
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
申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
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款邊兵謹守備遠斥候

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三虜不擊而服矣時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置瀾瀘北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

吐蕃遣使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

贊普嘗開元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殆遣將詐為之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德宗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貢帝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詣數輩至帝皆不引見欲以渾

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勳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糾倘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倘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免疑畏又况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帝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

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煽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帝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

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裡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帝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使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可時嘗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

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北都留守李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子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侍省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用

李文靖公沆沉正厚重有大臣體常曰吾為相無他
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
以為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取
名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
度無節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
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致此乃知公言簡而得要
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流嶺
南中外無敢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曰
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
聖古適用編卷十一

廿本

廿本

及婦人中官不可謀及近臣不可惟陛下擇所以副
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
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襄王為開
封府尹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老人擁道喜躍曰少
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
朕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曰茶鹽商
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
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

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
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於商賈弛禁非所
當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弊而諸將耻於無功莫
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疾於黥
集鹵蕘之利不補所耗又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
之直八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自
難於款塞張安道為諫官乞因郊霈許諸帥納其自
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仁宗覽之大喜退見呂夷簡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廿本

廿本

政府夷簡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日勅
書即行之自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
肩

仁宗春秋高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
下爭以立嗣為言積五六載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
息嘉祐六年韓琦乘間進曰皇嗣係天下安危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
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官將有
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

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蟲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亮等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二既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宗實可也琦遂力贊之且曰事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還之今不敢遽當益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琦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又言宗正之命既出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還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司馬光同知諫院時帝不豫國嗣未立天下莫敢言范鎮獨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時所上三章願陛下決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還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即行今無所聞

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

呂中丞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病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極憊蹙驚之苦又將虞腹心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不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家事未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

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
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
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
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
日屬于晦叔矣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
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
少之語戒之公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
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

畢仲游受知于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
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予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
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
易歛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苟未能杜其情而徒禁其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
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
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
置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策當大舉天下之
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
經費可支二十年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天子

曉然無復有經費不給之慮則新法永罷不行矣昔
安石之居位也中外皆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
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
雖起一二舊臣用六七君子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
在其勢之可為也先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范純仁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
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
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
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
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謀由登萊航海以使女
真約盡取遠地而分之子女玉帛婦女真土地歸我
議既定矣宇文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非策王黼惡
之使之奏謀意欲涸以同俗且窒其口時有旨避事
皆從軍法屠中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聞用兵必
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
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有餘若公邊諸郡帑藏空虛
廩食不繼則器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

駐便言精銳若公遣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人易攻人難守城易攻城難守在內而攻在外內為主而常逸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三十三

三十三

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厲衆心堅城自守則我危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且我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憚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微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籬而遠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隣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交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下控兩關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

悖桀之衆繫繫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邊患未有寧期也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据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降將曰耶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虛中憂之力請以恩禮留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軍畢即歸以杜後患亦不聽既而金人寒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三十三

三十三

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虛中以宣諭使事歸奏徽宗見之嘆曰王黼不用卿封植契丹為藩籬之議是以有此遂詔于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畧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詔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張浚為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馬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

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敵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浚不聽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帝以問浩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何以應之若巡邊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驛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三十四

官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金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三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辦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浩曰

輕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豪傑而不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如此諸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明公計明公以大讎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讎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戚吳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三十五

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于羊太傅以規模出而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欲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高宗知之謂帝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于省中忽得邵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吾屬俱薰右府而出兵不得與

聞則曷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
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能復
定中原矣

孝宗議遣使金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
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
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
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
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
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手本

張栻

我之未足以圖彼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
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
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
于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
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于廟算素定之時而
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氣痛之詔明復讐
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
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則必勝之
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

矣帝深納之

劉珙為荆襄宣撫使既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
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
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
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
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濶畧如
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
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
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
穴在反掌間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
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
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
圖之帝納其言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三七

張栻

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
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
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之
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
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之能如劉石勒之

必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
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
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
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
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
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
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繕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
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
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
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
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
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
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
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
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踈踈漏非朝夕之
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

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
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
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寄居京師授
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
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
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
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族或以為兵使與
我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我
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
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
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
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
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
而工商之所得僅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
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
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
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
凡政事有早朝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

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茲以熱而察于百官也茲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咎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曷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寶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珎于國家何益此一時樂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

尚書

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鵝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余肅教公子俊博達有才畧宏施利斷不殉世耳目以泥事功初守西安輒擅發賑及引渠為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畧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餘里為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土為屯田計虜至必

嚙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溉鑿南山道以便餉秦易南北更成牧畝番之捷大畧在邊廣儲蓄有警輒厚賞下乃用命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結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

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々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猶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救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四十五

大學士梁儲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諸勅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求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時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養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

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太壞邊方何仰况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揀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為沮滯且四方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窮盡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况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輒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隣時標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損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勅書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功成命書供等物即令朝貢使臣賁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一

四十五

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
比試製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
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
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
交趾問陞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
于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資適年奏捷者帶
秦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
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
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詔入詔下所司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一

四十一

老成

張居正曰制禦士吏之道惟在謹修內治肅察邊吏
毋令貪利需索結怨起釁禁緝四方奸徒毋令教唆
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
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
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縣行會勘亦毋輕
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衆
所服者因而撫之理屈而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
疆場定矣何至勞民動衆敵內以事外乎

王公肅公錫爵約陳安據定計以分 主憂疏曰

皇上憂虜而責臣分憂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
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
汲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清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
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
恬卒玩甲敵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至一旦封
豕生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
舉 朝震怖惶憂止辦嘖嘖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
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
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懂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一 四十一 老成

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變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
在隙中觀闢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
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
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轉
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
外更分爾我種 脫卸無非避責于已而嫁禍於人
此三反也此三反者安危得失之機 廟堂擇之不
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要決當以經

鎮定相兼而行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傯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已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
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
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之虜惟火
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
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
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察彼已之勢
審擒縱之宜其策必不出此而臣所憂者獨恐將吏
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一

四十六

老成

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
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
毋怵惕於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脇從馳詞之
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
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
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
必以一鎮有事使兩鎮同時相敵一歲有警乃盡
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歸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璉等老成持重必熟之畫則非

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經之大臣
既奉有特旨全付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
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嚴虜去
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
堅虜懼而乞氣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
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
一切寬假以觀其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
制其事權適足為邊臣藉口邀責之資爾今之議者
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一

四十七

老成

關者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
古今強弱之勢原自截然不同况彼以積威而致敗
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
糒誠充守備誠設斥候誠謹則國家之金力固在
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
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
定之二言也

王文肅公復河套議曰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
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後漢東

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然我雖未守彼亦未取
不見可欲其心不動取之易也乃竟因循自守捐險
失利弘治以前我軍猶歲一搜套嗣是我謀日蹙任
虜出入今且盤據其中辟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
異時強弱異勢小王子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非
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
偷視 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懸殊矣河套久淪虜
中間謀罕至虜又屋居牧畜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
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四六 漢成
能無虞乎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
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倂益嚴疾行趨
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累糧有定數虜遷徙
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
虜或保聚或徭為逖遁殆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
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數萬之衆出塞
亦能以數萬衆援之否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
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

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
得耶失耶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
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
羊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於生死尚每退
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
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
後忍之以將轉徙之禍而欲得人死力難矣議者欲
營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夫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
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為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四九 漢成
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
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
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
守我未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若
曰俟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
版築塙垣以次移置遠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
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
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言囊四子所居控弦者
不下十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二千餘里築垣

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
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
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吾
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
足自供必以此數仰給內地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
下千餘里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尤所當極慮而殫
思者也然則套地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
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微幸之心彼有其隙我乘其敝
其復套地之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五十一
老成

我元氣以俟其隙則計之得也

董崇相曰預支之說不知起自何年即耳目所親記
萬曆十五六年水旱相承石米錢千三百丈民間米
價極貴當事不得已方請預支軍糧兩月與百姓買
籌至十七年浦口糧盡皆過江關支二十七倉之米
放散殆盡不得已而借北漕以南銀賞邊以此米食
南軍當時北太倉積儲甚多故得借也以某愚見當
時立此名目下失體蓋留京飢乏自應上請朝廷
開倉賑施若下之為名則恩德不歸於上而年費

之時又難扣還是徒與之也且預支之名既立一
小荒軍引為例當事者亦不得不緣例為請不論荒
之甚與不甚倉米繼與不繼軍人曰吾例有此耳當
事者曰例固然不得不與也萬一天不厭禍水旱頻
仍外米不入倉米日散盡而不繼必有內憂此不可
不慮也故某以為請預支不如請賑施事急米貴之
日不過十萬懽聲如雷矣恩數不常下不得引以為
例倉米不至盡散且以明主之德尤為得體而無後
憂今總計二十七倉見在米不過三百六十萬除耗
學古適用編卷十一
五十一
老成

折外不過實米三百餘萬常年歲放五六十萬二月
十月折銀若值米貴以米代銀又加預支常至七八
十萬如此則通南京之米僅支三年餘耳今湖廣江
西吳浙諸處出米之地皆被水災即郡邑間有登熟
必概以災傷請明年糧運定不能至明年仍災後年
糧運亦不能至如此則是坐食此倉矣國家根本萬
萬人之命皆在此倉則安得不愛惜此倉乎愛惜何
如酌貴賤以為緩急總盈縮以為遠圖譬如慈母歲
蓄餅餌待子飢乏然後與之猶歲其一二以待後求

第一頓予之小兒口活惟恐不多餅盡之後飢渴無
救前飽不充後飢惟有哭泣呼叫怨尤百出而已愚
以為預支於未不甚貴之日不足為德預支不繼于
米甚貴之日則足以生亂今日慮荒當以三年為率
今日救荒當約畧倉米足救三年仍有一年之餘不
至借支北倉乃可以無慮何也災害未可知今日之
北倉非昔比也夫人足之所履不過咫尺耳今置足
於咫尺之地外無餘地其能立乎故荒當漸救其不
足米當預計其有餘事固有意外難算者不可以今
學古通用編卷十一

學古通用編卷之十二

料事在識

松陵

呂

松陵

輯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諺曰之役有執蹠而視者
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毋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
仲曰此必是矣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
曰子牙言伐莒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故言伐莒對曰吾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
學古通用編卷十二

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吾聞君子有三色油然
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漱然清靜者衰經之色也粲然
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喆而不嗟所言者莒
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
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
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
衛無故子曷為而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見其高氣驕
有伐國之志也見其妾而有動色伐衛也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擇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官之奇存焉對曰官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之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郕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官之奇諫不聽遂起師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後復假道於虞官之奇又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說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歲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

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侯圍上陽滅虢公醢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衛獻公出奔齊子展子鮮從魯侯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滅統如齊時
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
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
見滅統與之言道滅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說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越後十二年而果
復歸衛

季札遊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
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
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吾入其境田畝
學古通用編卷十二

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
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
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臣善伐
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閭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閭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在國天有雷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

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
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
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馬
宿有妃嬙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
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

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群臣皆賀南
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
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
學古通用編卷十二

衛有賢人能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
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頗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
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弗納知伯乃止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駮乘智伯曰吾乃今知
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與謂智伯
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
之秦從韓魏而攻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

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諛臣欲為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懼問仲連仲連學古適用編卷十下

曰將軍在即墨織葦伏鍊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抱鼓之狄人乃下漢高帝擊韓王信亡走匈奴謀攻漢帝聞匈奴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羸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婁敬復往

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奪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城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帝用陳平秘計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帝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為建信侯

黥布反高祖召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學古適用編卷十下

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鄴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所揣東擊荆王劉賈敗死漢終破布

周勃陳平與朱虛侯劉章誅諸呂謀迎立代王曰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

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至邸勃晚上天子璽符章弟東牟侯興居除宮奉法駕迎帝入即位

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又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

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

曹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懷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繡乃服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勢狹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尚恃其遠

必不設備如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生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空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尚奔遼東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斬之不煩兵矣引還康果斬尚諸將或問操曰康素畏尚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之北伐也備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表謂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十一

三

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曹操征荊州先主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程昱曰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操吳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即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

國人瑯琊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遺還郡加將軍號授以榮戟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其女譚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十一

三

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邠破雪消行自有在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顧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

卒困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矣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庾亮欲開復中原上疏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道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王與請許之太尉郗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計莫若養威以俟時之可否繫胡之強弱胡之強弱繫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

學古適用編

卷十二

十二

計事

君誅將相內難既平剪削外寇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不也今征西欲自將大軍席卷河南虎必親帥其衆來決勝負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過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

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燕回於城北界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熟胡至丁夫戰於外老弱護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獲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拊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

學古適用編

卷十二

十三

計事

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策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加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日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贖朝廷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

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也自餘則莫若廣德盡力
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
逞既而材畧踈短不能剖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
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
於袁遺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
代陂敗沒袁退屯廣陵陳遠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
還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來歸會袁還
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十四

謝

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魏主嗣使群臣議之皆
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
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
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
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忿且
從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
若復與裕為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
非良計也不若聽裕西上而屯兵以塞其東裕克
捷則德我之假道不捷亦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善

者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
吳越之兵守之明矣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
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
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
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軍入河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
為魏人所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於是裕遣
丁旰帥伏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
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伏士事畢復登一白眊裕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十五

謝

先命朱超石戒嚴眊舉超石帥二千入馳赴之魏人
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
皆長三四尺以大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
奔潰失其將阿薄干魏主乃恨不用崔浩之言齊郡
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
不戰而克魏主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嗣
白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
弟爭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
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入歸之

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賊群盜所向無前
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
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弓柔然伺我之隙而諸
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
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
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
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
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嗣笑曰卿
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
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
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
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
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
宋晉安王子勛稱帝於江州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
太守常珍奇等皆舉兵應之及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安都等遣使乞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
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
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弓何如
對曰屈弓國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
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
終為人所吞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斛水
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
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
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瓘曰賊營虛盛其

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
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
北寇將為朝廷盱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
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
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
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宋申纂守無鹽張謹守圍城與肥城糜溝恒苗皆不
附魏遣慕容白曜等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
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郡範曰輕軍深入冀宜遠

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果拔無鹽殺申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見無鹽之破先已內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又將攻歷城宋崔道固閉門拒守東都守沈文秀獨遣使請降於魏白曜欲遣兵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卷十二

十

下梁鄒平樂陵

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東魏侯景降梁、聞景為慕容紹宗所敗咸以為憂詹事何敬容言於太子曰若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以敗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陸

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莫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桑榆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介思詰之孫也

燕昭成帝族人馮業奔宋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為蠻酋部落有女多薨畧善用兵融聘以為寶婦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欲往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卷十二

十

鑄兵聚衆

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

常人也且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後果如其所料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累陳主怒其沮衆免歷官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執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怙懼蕭摩訶言

學古通月編

卷十二

二十

計

於明徹曰聞王執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寡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全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帥步卒乘馬攀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須以身殿後將軍則帥馬軍前行耳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

執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摩訶與將軍任忠等全軍得還初陳主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用車騎去長就短非我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至是陳主謂之曰卿言驗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

隋伐陳高穎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

學古通月編

卷十二

二十一

計

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

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蘭謨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魏徵以反形未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絕柰何云反形

未成耶微曰馮盎若反必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
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置署官司今告來數年兵不出
境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使人親往觀察
欲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若遣所司
分明曉諭彼即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
闕廷矣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既
至盎即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喜曰魏
徵一言勝十萬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李光弼圍懷州史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
學古通用編卷十二

弼壁野水渡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
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
降與俱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月曰
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
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
誰曰雍希顥日月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爾獲希
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
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將二將
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

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
日月懼死勢不敢歸不降何待高暉材勇過於日月
見日月被寵遇必思奪之得不思奮手諸軍決冊水
灌懷州未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
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安太清楊希仲送京師獻俘太
廟

鳳翔節度使張鑑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
帝在奉天欲迎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李楚琳嘗
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鑑曰不
學古通用編卷十二

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
黨作亂殺鑑帝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
蕭復曰鳳翔將卒皆舊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同惡
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鑒輿蹈不測之淵乎
帝曰我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而告變者至
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
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於朱泚
吐蕃尚結贊聞李晟破摧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
之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

燧信其言為之請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
滉曰今西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佐等
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帝欲從之會滉卒張延
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帝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
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
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尚結贊曰
渾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主盟遂遣瑊瑊之發
長安也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
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
學古適用編 卷十二 于十四

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
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瑊許之
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
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
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
斃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緞兵追擊唐將卒
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瑊至其營將卒已遁
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
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學古適用編 卷十二 于十五

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瑊切戒以推誠
待虜勿為猜疑瑊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
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
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願朝
廷為犬戎所侮耳帝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
洛口以為援元光謂瑊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即
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
從與瑊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
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
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皆
頻首謝是夕遊瓌表至言虜奴盟者兵臨近鎮帝大
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初尚結贊
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
李晟回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
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瑊而止延賞慙懼謝罪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踰河
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虜魏亦虜矣為之

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
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
曰如某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
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
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
誰為謀此乃天子自為謀將參服於臣下也若師未
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
乎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十六

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
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
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
曰天子伐趙君坐燕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
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
聲徒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我知之矣乃
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
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十七

而後魏夫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辱
搞之而悉甲歷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陣障遣
魏一城持以秦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
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會
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
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
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
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
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

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闕者三百縑夫人知之嘆曰
豈有人臣京尹顧一見乃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
遽勸炎避位子孟陽為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未
在丞郎之位恐懼禍之至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
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
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
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
爭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

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擊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醉而死於牖下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死

高仁厚討平阡能等陳敬瑄勝邛州賊黨皆釋不問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二十小

子本

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西夏趙元昊初臣龐頤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

言關中苦饋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虜初服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

夏人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趙明擊之夏主諒祚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謂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子本

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李憲乞伐夏神宗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嗽必變而為錢、又變為蜀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

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

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
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
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
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
也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夏人傾國而至環城急
攻城陷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
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
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
軍熟羗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悔之范不聽高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
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
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
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
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
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
矣願堅持聖意以絕紛紛之說不聽詔知廬州全子
才赴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
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開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是始知邊臣不可倚信
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因弊矣初帝之遣
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
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謂是也
蒙古滅金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
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范叅議官丘岳曰
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
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唯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
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

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
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鈴轄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
西制置司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
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徐敏子啟行曉
遣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至城下寂然無應者凌晨
有民底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
蒙古聞之引兵南下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
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
尊食忽數里有主黃紅涼織者衆方駭異而蒙古

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詎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
擁入洛水者無數詎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
洛曰楊詎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
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奔氣蒙古至洛陽城下立
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
等不能甯乃班師趙葵金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
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
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
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
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管田邊備子才
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管田邊備餘秩有差
劉基嘗論胡惟庸不可相惟庸恨之基曰吾言不驗
蒼生之福也因請老婦田及薨時婦素所習占候書
置積中并手所撰遺表付子璉曰我欲奉遺表上今
丞相方幸表無益也然丞相行且敗上必思我
言當為我奏之又明年惟庸敗上思基言中恠無
遺表又欲得基所習天文書遣御史李鐸詣其家取

之璉於密室中奉讀持遺表授使者隨入見上見
表與書皆基手所封固乃大喜發讀之則具言政寬
猛如循環今宜修德弛刑以祈求天命諸形勝要害
地宜措注令與京師相羅絡皆天下大計詔授璉考
功監丞及惟庸以逆誅上益思基言召二子入見
上喜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不死矣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部
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
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
學古適用編卷十二
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
如虞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項忠劉玉等討滿四伏兔伯毛忠戰死遠近聞之駭
懼兵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等恐其與北虜連兵
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項忠曰賊害生靈應
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且壯乃不俟援師
至即以師擾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樵汲處設
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兵部猶恐劉玉等不
任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內閣彭時知賊

晉會忠報軍中事奏至時曰魏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出危言以撼之廷臣群然附和咸尤彭時輕敵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入馬多至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見勢不可為潛出詣軍門降忠厚慰勞之令其擒滿四來獻虎狸請誘彼出戰擒之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賊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云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三

耐煩是居官第一義

呂純如孟諧輯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乃治乃行

黃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時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知帝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廉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叅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家吏出不令合郵亭食於道旁烏櫻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

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
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
所問毫釐不敢有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鄰
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
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其職事聰明如此吏民皆不知
其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

渤海太守龔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雞五十本

蔥一畦韭家二母蠶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
田畝秋冬課收歛益富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積蓄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

桓靈之時幽却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
調二億有餘以足之後復廢斷絕委輸不至而劉
虞散衣繩履食無蕪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五谷
胡市之利通漁陽塩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
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為
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孫策取江東呂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
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
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
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
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
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構
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
睦咸禁大行

費禕為尚書令兼益州刺史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
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人省讀文書舉凡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
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董
允代禕始欲敷之旬日之中已多愁滯乃嘆曰人才
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

陶侃為廣州刺史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
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
習勞耳侃性聰敏恭勤終日飲膳危坐軍府衆事檢
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
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
器誦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博誦者
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
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
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
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
把未熟稻保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
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
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
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猶濕
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
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梁豫州刺史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板輿
督勵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
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
守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
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
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隋梁彥光初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
奏課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
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閩惟工商樂戶移實州
郭風俗險詖好興誣訟目彥光為著帽餽隋主聞之
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
潛竄閭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
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彥恭聽政為
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
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
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閭家避之病
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談
綸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
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
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
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
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
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夜還

謂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唐主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時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勸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李允則守長沙為供備庫副使至今湖南兵政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菽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蒸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並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大以為苦且未知粟米稗草為何物或曰惟荊州有之可購致也湘民皆往荊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菽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易稗草湖北就南致粟米馬秣焚也

魏公琦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出守鄉郡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有事吾何安哉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快不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已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矣

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遺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

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程顥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改著作佐郎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欲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撫躬曰當為卿戒之司馬光自見言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之輒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生知命也終必盡力病革不復自覺諱如夢

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桑圖此意甚好

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常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于是民益貧而租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賦亦虧周文襄公忱至問民疾苦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知府況鍾等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分貯於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富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乃立法於水次置場聽民徑自送場不入吏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

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可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遂請於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賠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於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每歲掠時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學古適用編 卷十三 十

石秋成抵斗還官凡其餘約皆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
霸州守張需治有聲初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家置一簿列戶男女人口大小之數派其所宜種粟麥桑棗孳畜鷄豚之目時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違者捕訓於是民力農畝無游惰不數年田野大闢生理日會畿內蝗大作需捕瘞有方吏部郎魏驥行撫至治異之下其法諸郡

河南叅政孫原貞上疏言故汜水縣典史魯泉以御史謫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置棺柳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臣至其邑泉浚已三年民懷惠至今此豈非古循吏之事盛世之所學古適用編 卷十三 十
宜有哉乞勅追復其官為天下士風之勸旨曰可
危嶽字季申以進士為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虐糧如水火巡撫下嶽任其事嶽閱籍詢土宜盡得其奸究根影乃告於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藜藿之蚩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於往弊者有常刑又以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同室有聞矣
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茹柔無倦終茲惟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維

此憚獨將以為福維彼高明將以為妻請無二於浮
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
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
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於神明以核心志四境之內
惕、欣、咸風夜服事也獄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
無時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既而內子歿殮
之復來孤稚咏、乳之復來躬咳且疢也療之復出
及疾病綜群冊核之不少哀其體國恤民可謂斲而
後已矣

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十二

刑罰

孫一謙溫麻人乙丑間為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為
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
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
囚初入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
不通飲食而官囚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
一秤、米計飯曰以卯已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
甚均又時、見囚衣敝為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
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
錢者每曹即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

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大司寇陸公光
祖少司寇王公世貞皆加嘆異欲為之地而一謙備
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
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
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葛璽卿寅亮為南祠部時所領近畿諸利有賜田
者稽籍、在則問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
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興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
觀亡何為狂生所辱投劾歸南曹號稱吏隱祠即尤
學古適用編卷十三

十三

刑罰

清秩官之者登眺文酒之外視蔭待遷而已盡心所
事不避勞怨者時有二人董司空應舉之為戶曹與
茶之為祠曹也

學古適用編之十四

用人各以其宜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管仲相齊與桓公論官曰墾草入邑辟土藝粟畫地力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六行人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臣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學古適用編卷十 十 用人

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足矣君欲伯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諝能諫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諝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晉執季孫平子服惠伯因中行穆子以告韓宣子將歸之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歸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惠伯而歸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

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

學古適用編

卷十四

三

用

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金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

固多心乎平曰魏主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乘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薛宣為左馮翊察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嗾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栗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樓易治令鉅

學古適用編

卷十四

四

用

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栗宣即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光武南定河內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國

殷寔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
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
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
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
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
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
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
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學古適用編卷十四

五

明人

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
待亞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重
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法正為蜀郡太
守許靖為左將軍長史和為蜀郡太守清儉公直
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自
新野南奔荆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
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稽畧有三郡已
次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已

不從而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已諫曰備雖人也

入必為害既入已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
山林也璋不聽已閉門稱疾備攻成都會軍中曰有
害已者誅及三族及得已甚喜以為西曹掾時益州
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
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
親彭義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
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
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出降備以此薄之不
學古適用編卷十四

六

明人

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
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
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
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

劉備屯陽平關攻張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
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
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

辦遂使即真初捷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
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
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
亮盡時人之器用也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
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遜書曰吾兄
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
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陸遜以白吳主
即轉恪領兵恪得兵輒自喜啓吳主曰丹陽山險民
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七

用人

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
能禽盡恪請往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
以為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
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自首於林莽
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為甲兵俗好武習戰高氣
尚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獲狄之騰
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藏戰
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取而納也恪固
言其必捷吳主拜恪為丹陽太守恪至南郡四部

戶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
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
候其穀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
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得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有恪
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
得嫌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舊惡民
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遺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
以徇民間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
携而出歲期入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
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八

用人

將吳主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琮勞軍拜恪威北將
軍封都鄉侯
鍾會以才能見任於司馬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
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
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
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為寇寇師老民疲我今伐
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
並竭強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
伐蜀必可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

常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勒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慕容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終始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獄訟覆訊清允

鎮南將軍督荊州軍事劉弘以廬江陶侃為大都護

街門將皮初為都戰帥攻義陽蠻張昌於竟陵大破

之弘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余

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

之弘叙功詮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

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

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酌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陽平公融嘗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丞相王猛及融屢辟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辟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嗟謂之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嘆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在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泰固請還堅許之

琅瑯王道士執政恃寵驕恣孝武帝浸不能平欲選

時望為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

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隋矣帝不從擢恭與仲堪居內外要任以防之卒不能制道子與其黨俱及於禍

魏樂安王範鎮開中太武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為之副範謙恭寬惠徵務敦大體黎嚴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薄賦開中遂安

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敵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婦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緦家陳主怒免總官

隋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咸上

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子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子馬武藝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于子竟免

唐太宗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或專取其材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材行蕪備者不可用也

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十一

調人

侯君集破高昌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已今君集等雖自註網羅願錄其微勞而宥之則雖不法而德彌顯矣帝乃釋之

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

不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
擇為右丞侍御史

姚崇與盧懷慎同相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貲產雖貴
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所居不避風雨崇嘗有
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
於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
既出須臾裁決俱盡

宋璟奏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
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
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十三

用八

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大理卿
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開於政體
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幹練習時務姚崇宋
璟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
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
貢賦不入所在興兵煩費不支皆取給於劉晏有
精神多機智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覘報四方物價食

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
甚貴之憂晏用人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吏惟書
符牒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常言士
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
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場院要劇之
官必盡一時之選雖在數千里之外奉令無有敢欺
詒者

韓滉為鎮海節度使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
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十四

用八

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
敢妄出入者

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
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
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廊坊專作威福
明日帝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
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
逸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意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

乃便身非徇公也帝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周世宗嘗問相於張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喜詆諧不修邊幅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譁浪無長幼體終不可置之中書也

宋太祖常與趙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學古適用編卷十四

十五

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趨門負石之格取其闕持其末五舉為合格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嚴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

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知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問旦誰當代瑋者旦薦李及可任衆議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亦以學古適用編卷十四

十六

為言帝竟用及、至秦州、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也駐禁軍白晝挾婦人銀釵於市及方坐觀書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為盜固當斬也烏足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對曰惟實官官妾不知姓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於是文彥博與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

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歐陽修權知開封府事先是包拯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極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彊其所學古通用編卷十四

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曾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及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神宗問司馬光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帝曰第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

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淳厚上曰然人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知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曰然帝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帝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光曰琦寔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問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為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帝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私人恐聰明將有所蔽帝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薦蘇軾趙彥若

張浚治兵興元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
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
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
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
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
應之不匱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
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
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

蒙古主問實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
學古適用編 卷十四 一九

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
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
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皇帝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
安對曰臣謀畧不如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
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
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營田司僉
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高皇帝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

戶功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
危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御製濂
誥文有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
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不足然方
今儒者能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
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
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都御史朱英在西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
橫死鋒鏑及走散巖谷者至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
學古適用編 卷十四 二十

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
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
綏徭徭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
諸洞氓有倡亂者誅首惡而釋脇從一切征需供饋
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
餘如矢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
乞供職貢 上手敕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
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
大不侔云陳建曰有國者之於夷狄固不可無撫綏

原缺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五

晚節不可不慎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滕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康聖武公

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十

魏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

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壺山之陽州郡禮請不應舉賢良方正有道亦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到京稱疾不起強與入殿順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順帝乃為英設壇使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

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二

魏

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辭位有詔勿聽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諛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賞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崔烈冀州名士也靈帝時三公在：因常侍阿保入

錢西園而得之烈亦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由是聲譽頓衰

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喻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南充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武帝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項之武帝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三

魏

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謝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未幾晦與徐羨之等廢宋主義符為營陽王弒之迎立宜都王義隆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

殺人之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乃舉兵反江陵宋主討誅之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淵從弟昭謂淵子貴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昭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彼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甲

魏

魏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慷慨論事屢瀕危殆無所屈折中外賴之及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粲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

官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睿宗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睿宗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睿宗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睿宗許之尚書左承廬薦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歲用嘗隱終南天后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蘇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于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

陳希夷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闕名馳寰海夫名者古今之利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晚節

營侈過度門人戚屬怙勢遂喪清節甚矣冬之可畏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為的而招之射哉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題友人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种魏二人皆以隱居為真宗所圖而相遠若此甚哉晚節之難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也

真宗臨御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色自娛王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帝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責限為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復數歲而捐館初沈綸家破其子孫獨銀器皆錢境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悉花籃大簞之類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慙嘆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

求否二人謝曰向私易之今見在此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王欽若初為三司判官即奏除諸路通買一千餘萬繫獄者三千餘人丁謂進用之初即請罷兵撫蠻寇此皆賢者舉動一入政府便若兩截嗜進之志專不難假仁以干譽保位之謀勝不憚肆志以求逞其念一也史以為政節易行知之淺矣

真宗方崇奉天書時寇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帝

益疎準京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帝以問王旦曰

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上

魏

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命準上之則

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亦信矣帝從之使中貴人過準

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寔其事準

喜其附已能所善官者周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

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之復召入同平章

事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勸準曰公若至河陽

將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天書詐妄之

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耳準不憚而

李迪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之仁宗即位其

其名節深所屬意呂夷簡等罷釣韜臣迪為相迪

橫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諸

罪廢之官賦汙犴狡之吏人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

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

朝官得疲軟奸詐眊亂不才者雖二百輩勅沮之法

由茲益壞人望替矣迨夷簡復來說間者且至迪遂

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平章事宋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

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八

魏

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

終身不為也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遂為尚書左丞殿中執法石

豫論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公于周

公且為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為酹祭文有褒

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

反覆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

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

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

學古通用編 卷十五 九

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都邑前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宴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

設艷粉飾于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元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老新裁身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

學古通用編 卷十五 十

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尹少稷穉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于仕進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臧年賞當與寔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京師初為刑尚書寧宗甚尊禮時韓侂冑權勢震天下鏗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浸無可否但奉行侂冑風旨而已

陳宜中於理宗朝上言救董槐劾丁大全時人以君子目之至於當國則改節易行浸不克終蓋不慮無位患所以立宜中之救槐劾大全乃為太學諸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故能論之迨至自為多不盡善誠孟子所謂為蚍蜉則善自為則吾不知者也又與王

燦議論不合以去要君及燦罷乃復入相何哉

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十一

說

元滅遼元主訪遼宗室耶律楚材用之材為元造庚午曆每戰伐令材卜吉凶夫楚材夷類何足多責獨惟趙孟頫為大宋王孫宋滅頫應程鉅夫之召入見元世祖問曰汝太祖孫耶太孫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竟官翰林學士嗚呼頫豈有人心者哉頫善書畫他日人為詩誚頫畫蒼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蒼溪似朝川兩岸青山紅樹底那無十畝種瓜田又有人誚頫詩云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過天涯又云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因醉裏書嗟

嗟倘使頫聞之當愧死無地已

熊聚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常鎮嘉湖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縣頃改素節狗子弟之欲喪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林蔭敘公聰以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將吏用命邊境稍寧逾年召還臺異時長院者多戒敕諸御史無妄言聰視事諸御史爭言事當事者見謂不鈴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禁人言非聰所能也致仕去後復起

學古適用編卷十五

十三

說

為刑尚書聰自抗易儲之議直名著海內天下士想望風采郡縣吏救過不給至惶汗喪魄風裁屹、湊更起乃更為溫厚謙抑偕聞汪直按馬鈞陽穀直稍禮敬聰、不敢爭及強御史珍謫成論者頗尤其浮沉云外史曰控敏浮沉豈待為司寇見哉為總憲而不能率屬以容、取媚諸御史是無骨之尤者其遇聞直而唯、無惟也

陳獻章新會人巡撫朱永薦其學行可匹古人召至京授翰林檢討以母老辭歸尹直謂獻章初至潛作

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言于上乃得授職及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樂開道無復故態楊維新張爾輩皆贈言嘲哂張元禎載之 憲廟寶錄

張元禎自幼聰悟博涉群書潛心理學一時相與往還稱道學者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家居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閣賈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學古適用編 卷十五 十三

為高云

宸濠恣橫鄭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李夢陽有文名濠托以詩文結懽焉既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賓因事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將委三司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發宸濠執岳跟尋門子拷掠逼供無名駐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夢陽亦閒住方夢陽忤遭螫時聲名藉甚也竟以附勢借威逞私誣善為士論所薄濠誅夢亦繫獄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禁

綱身身

郭道憲曰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全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帝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羗反趙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邛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學古適用編 卷十五 十四

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因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將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嵩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麗生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西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況其下者乎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
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嘆賞之元劉
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
色乃吾志也國朝吳康齋先生曰士君子今日為事
草其如後人公議何不顧後人公議則非士君子
又臨海金貴亨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成善金謝事
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
將一照樣應容巷還我此亦留面目相見之意故兩
人皆保晚節

學古適用編 卷十五

十五

魏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六

鎮之以靜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
齋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
於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
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
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遜 曰賊知
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以守要害之虞
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
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
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
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聲部伍張拓聲勢
趨船敵不敢干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魏

魏將張遼以荊州未定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
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
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衆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
者安坐遼親將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定得首
謀者並殺之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
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大開四
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示怯將有
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為恨
魏軍寇漢中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
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
學古適用編卷十六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魏延

禕與敏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禕至魏軍退走

建康遭蘇峻之亂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
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
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
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
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
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窺於蠻越求之望實殊
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獲徙都

以褚裒為丹陽尹翼後集散亡京邑遂安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恠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冰牋
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
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汴流供給力役增倍且武
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杆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
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
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關
闡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
周惡慝派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
學古適用編卷十六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褚裒

而行權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社稷
之長計耳翼乃止

晉孝武帝時符堅盛疆場多虞諸將取退相繼堅
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
督安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音
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
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于玄
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復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
以豎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

桓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玄等破堅有驛書安方與客圍棋看書既竟攝方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謝安為相素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

宋安守忠知雄州方宴飲有軍校謀變裹甲及門闌學古適用編卷十六

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即時擒獲人頗服其量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兩暴至電光金蛇繞案吏卒驚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退舉案得鐵索重百斤餘徐命舉索納庫中

齊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于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其聲震數里聞者皆莫知所為崇文乃指麾令訖不失常度

竟亦不問

壽陽久兩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勣兵泊于城上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无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但憐此士民無事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治中裴綯降于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綯敗走執之綯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表以水災求解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學古適用編卷十六

數千人寇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梁主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於卽山大敗遁入關歡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之泰召王思政為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泰亦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唐杜伏威與淮南通行臺僕射輔公柝友善及伏威

入朝留公祐守卅陽公祐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
尋稱帝國號宋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
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
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
悅服

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後從為涇原節度使往城涇
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
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
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
學古適用編卷十六

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
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園救火
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
各整部伍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
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
徙於涇

德宗平李懷光陸贄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
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
息兵之旨乃因窮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

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
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
悔過降號聞者涕泣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此懷
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
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
明矣群帥之悖臣抵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
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謀密議固亦未盡坦
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
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
學古適用編卷十六

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
戒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
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恩
宥終不能覩然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已為獨夫
內固無辭以起兵外亦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鎮
各守封疆彼氣奪筭窮猶之挫牢不有人禍則當鬼
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
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得葬諸道與淮西連
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

自餘一無所問

裴度為司空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王守澄初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僞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詔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軍

學古通用編

卷十六

人

李石

李石在中書軍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且事虛實未可知宜堅坐鎮之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安石坐視文案自若敕使傳呼開皇城諸司問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宋劍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繞數日偽軍校上官進嚙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

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簪挺相撻擊必無固志正可恃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並赦其罪令復業郡境以安

仁宗時暑月大雨震雷平地水盈數尺浸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魯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乎亟請入見陳所

學古通用編

卷十六

九

李石

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曾如是咸愧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京城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曰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遽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挂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多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痴立莫知所措韓琦亟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方東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蘇軾自杭徙密州郡嘗有竊盜發而未獲安撫轉運使憂之遣三班使臣一人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十一

雜錄

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金元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元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果敗

趙忠簡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火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

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

王德為都統制鄴瓊副之並聽叅謀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於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張浚引咎去位召趙鼎入對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為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竹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十一

雜錄

秘監劉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會賓客至夜分忽告外有卒為亂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客滿座戴花飲酒几已密令人分捕有頃一一擒至几復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岐陽王李文忠北擊胡次白陽関擒虜名王時天雨雪王疑虜有伏身引騎入山眺察之還王前軍業已去敵五十里而營矣王還視驚曰此豈駐兵地乎虜猝夜劫營難支也虜衆前五里阻水列營中夜虜果

悉銳士來攻營王堅卧不起令軍中蓐食以二營委敵使自為開天且曙王度虜饑疲乃徐起不介馬而馳分左右翼薄其軍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北追北至莽歌倉而還

北虜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上不花冠紫荊關京師戒嚴時朝野洶々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以占象倡言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十一

謙

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諭衆固守之議始決粵濱逸史曰已已之變鑾輿北狩狂虜復有挾而逞一時文臣武將魄喪膽落而內臣如瑛如安乃能鎮之以靜不為浮議所奪屹然如山不震不驚惟輔其君以遷將練兵委任于謙輩以戰守之務卒使神器幾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不可以為官者而沒其善也宋高宗時將相彬々有人惟在帝左右

無瑛安匹所以雖有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嗚呼是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成化時陝西土達滿四反命都御史項忠督師討之伏兔伯師失利本兵科道官言輩出西方應在秦分占為秦師憂請益遣將濟師下督府議都御史忠上書言京軍怯不任戰即益之無補今賊以困圍勢在必克兵法曰禁祥去疑夫熒惑守歲李晟所以破朱泚也願無益兵時兵部懼賊乘勝請必遣撫寧侯撫寧侯亦張大其事上書請定賞格乃往彭時嫌其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十三

時

張皇調旨令裝需後令會忠奏上 上命司理監持至閣召兵部與計部尚書程信曰事急矣師行不當緩時曰前賊四出掠猶疑有他志可慮今入山自保為項軍所圍度數月必憊成擒矣無事遣軍大學士商輅亦以為然信忿其言不用出閣為危言撼之廷臣同聲以為軍不行必且失關中或籍々咎時曰觀項疏曲折處軍機甚精保無他虞衆猶未信卒滿四執而陝平非久虜犯延綏賴軍不遣而安人始服時料敵之審以為鎮靜得體也

嘉靖中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既總兵馬芳蒞應態等相繼至逐虜通州裨將孫儼乘勝俘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萬曆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學古通用編卷十六

至矣衆空城走即中項德楨策曰民方惘疑未可驟止乃闔門治具召客佐以鼓吹為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萬曆丙午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洵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為首者劉天叙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鞠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旨不時取決是時句容道上行入長江中行

舟絕三日矣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二人僅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陷指天、開且知人三生事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為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為師請試其術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計窮則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告之操江豐城侯李、告之内外守備尚書參贊俱會守備府既內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麵人也漸有覺者藉、耦語時丁敬字方為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詳既得旨下法司則丁為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

參贊乃改檄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成故事成者必
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丁曰如
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
以骨戍乎乃資以蓆蓋且稍飲食之餘人乃得活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
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金
日磈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
寄命韓魏公疑立亦此類也毆陽公所謂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
學古適用編 卷十六 十六 魏

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
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
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乃大力量方能
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
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
一己之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既定故臨事發言能如
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是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七

凡事不可激

松陵

呂純

輯

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
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
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焚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
而後定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七

漢陳蕃

實武

請誅中官

實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

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朱禹亦曰中官放
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蕃武不從
事勢窮迫乃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尚書門樓臂
大呼遂及於禍其後何進又欲盡誅中官太后亦曰
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何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
下我奈何楚、與士大夫共對事乎進不能從亦及
於敗

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及之者

薦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
覈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
汙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處之多揚人暗昧之失以
顯其譎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
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頽
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朱據謂豔曰舉清厲濁是以
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
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溫斥還
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
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二

幾果敗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王
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
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十
壺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
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
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
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

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
曰吾愛西陲過於圖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後
遣使諭峻曰曰臺下主大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
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
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
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
宣遂絕之約遣兄子師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陳中書通事舍人傅綽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
沈客卿共譖綽受高麗金陳主收綽下獄綽於獄
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三

三

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
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
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
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傷心故野貨賄
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
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
我欲赦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可改則心
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

竹故緯言及之

唐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帝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先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宣宗時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高少逸以聞帝責敕使諷詈恭陵其後帝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帝閉目搔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策將

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終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帝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宦者竊見其素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中尉劉季述等幽昭宗於少陽院及復位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帝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難勅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帝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入室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莊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机生則彼机應矣

帝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官人掌內諸司事宜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官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帝誼譟訴胤滅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監缺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搃机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弘肇督察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七

六

弘肇

京城道不拾遺章摭撫遺利慎於出納供饋不吝國家粗安嗣後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政邠等屢抑之漢主年益壯耻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為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漢主遂與李業聶文進等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閹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閹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

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及步軍指揮使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竣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錡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主上儻以一

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錡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

學古適用編

卷十七

七

洪建

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旌因業以詔示郭威召魏仁浦示之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所構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至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反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下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所為若使得志

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
廷趙修已曰徒死無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
啟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
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漢主悉以
軍事委之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
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毋妻登城招之可
不戰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漢主乃遣
益及閭晉卿等將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
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驚脫規郭威獲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七 訛傳

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
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為
有罪安敢逃刑若寔有諸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
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
使宋廷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
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
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不負國所以
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漢主聞郭威
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慕容彥

超言于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引輕騎直前奮
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麾下死者百餘人
於是諸軍奪氣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
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
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
還官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
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
弑蘇逢吉閭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自迎春門入歸
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命諸將分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七 訛傳

却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隱帝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
高貴卿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
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
見郭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
易

范仲淹為司諫論事與呂夷簡不合夷簡曰仲淹迂
澗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
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
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

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
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訕刺大臣重如譴謫
儻其言未合理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
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寵
疎漢皇具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
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
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
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苟免夷簡怒斥監鄂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
學古通用編卷十七
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
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
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
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絃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
餞之或以誚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
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議
若訥都人相傳鬻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
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御史韓鎮希夷簡旨請以仲淹
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夏竦在陝西畏懦不肯
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致政事首用
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宸亦言竦經畧
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
帝未省遽起拱宸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
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石正言余靖言竦累
表引疾及聞召命即魚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
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
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抄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
學古通用編卷十七
節餞徙知亳州竦至毫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
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
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
賢豈能開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
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
臣竊憂之天下之學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
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
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薦
學尚志與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昌夷簡

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開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蘇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 亶撻其語

學古通用編卷十七

十二

凡事

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等雜治之定等媒藥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摬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克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如此其心

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賞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于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報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

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氏不得已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常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常言顧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于賦頌詠

學古通用編卷十七

十五

凡事

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得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武用兵扁鵲療疾固所指名矣雖亡是非之言不免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是非人所是非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極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哲宗時程伊川願為崇政殿說書見帝經筵講罷移

坐小軒折一柳枝遞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
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司馬溫公聞之不樂
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

程頤以禮法自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
玩侮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
不能平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
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
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寃
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

古今通編

卷十七

十四

此事

后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
不出服藥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
坐人主有疾大臣不可不知翼日宰臣以頤言問疾
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
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劾頤不宜在經筵乃
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

劉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
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
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

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
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
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
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激宣帝之怒
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
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特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
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
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之者宜何若先生曰但言本
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
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
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古今通編

卷十七

十五

此事

徽宗詔元祐元符黨人劉安世等五十餘人並令三
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
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魯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
參用九祐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
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苟輕事改作是驅
疴羸而任新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

宣帝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別秩自今無所復問
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
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鶴因有
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緞奏偽榜趙忠簡公與張忠
獻公進呈忠獻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乞遠竄上
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
閑國體若朝廷畧不加意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
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
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已意凡事
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凡事
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
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
以薄其罪不如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
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
肯容其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
不可破矣忠獻乃服

主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

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
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則無私
矣曰三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何亂之
有哉

余玠副制置淮東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為
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
必至於激文武文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
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知重慶府玠
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
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之

吳履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
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發適一縣驚服
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所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咄
叱民或投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微調召大姓坐廡
下好言慰薦論之聽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
父而吏卒不能為奸縣令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
督之民走入山罵令怒欲遠論一鄉民獲六七人
下獄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

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倘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為丞六年并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為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後曰易氏自述死無他惡柰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為運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

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十八

元事

齊泰於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泰欲削之意露詔中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建文為皇太孫時坐東角門謂黃子澄曰諸王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縛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吾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率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卒致靖難

之變

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以太監牛玉罪重罰輕上疏數王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亦俱謫徽等既謫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或咎李賢不申救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

正德初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深宮舊恩日導上弓馬鷹犬歌舞角觝為樂戶部尚書韓文屬

學古適用編卷十七

十九

元事

李夢陽草疏曰倘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恐上弗省不可多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乞得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消禍萌初閣議持言官章不下諸閣業已寤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以去就爭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遣者三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上諭曰諸先生良是無非憂君憂國之心但各奴

僻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 上自處
耳衆惴惴莫對惟韓文述群小導非之罪是日群閣
益窘自求安置南京閣議猶持不從時內司禮太監
王岳與司禮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
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
瑾等下獄瑾等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
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 上為動瑾因進曰狗馬
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
也有則惟 上所欲人不敢言矣 上怒立命劉瑾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七 二十一 凡書
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太監丘聚谷大用提督東
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遂准命劉瑾謝遷
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瑾嘗推案哭還亦
皆瑾等固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王岳等並
充南淨軍瑾仍縊殺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
傾中外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
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
此屬得疎斥足矣若竣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
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福達一獄罪累者若而人論曰永嘉安仁是舉也
果為三亭冤獄乎亦黨武定仇諸臺諫爾當其議大
禮時張璠等與郭勛同上議見悅 上亦以勛為心
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
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
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
伸諸臣之寃削有弗卹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
諫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主福達罪固有枉而必
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福達
學古通用編 卷十七 二十一 凡書
以方術是勛亦以方術遇之而豈料前日之為叛賊
也迨其事覆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嗾使陳白則未
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
罪則可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况知情載匿故縱之
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
所以激成翻釋之紛々也且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
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磔死之後群攻
武定則勛亦百口難解雖欲再鞠福達以自為地何
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蕭梟諸

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學古通用編卷十七

二十二

學古通用編卷之十八

資格不可以限人 松陵 呂能如孟諧輯

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德之敬相待如賓與之婦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冀襄公以三

學古通用編卷十八

子貢

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西漢賢郎最著者張釋之司馬相如史稱釋之斷獄有刑措風相如多識博物蔚為詞宗則二人固有以自致又釋之十年不得調自嘆久宦咸兄產相如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則二人又非以官為償者黃霸亦輸錢買官補謁者坐罪免復入穀補倅馮翊守潁川至丞相卜式以功遷勳人主位三公爵通侯而史並稱循吏冀黃賢直卜汲黯亦非苟而已者昔

有論武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議故
卜式黃霸雖以貨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諒哉
初杜預之子軌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
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
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僉荒遇之雖復
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
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
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
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
學古通用編卷十八

以僉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宋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
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傳說去版
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
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
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籍
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
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
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

族有晉以來其流稍改革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
年專限閭閻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
寒宗猶將履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魏韓顯宗曰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
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
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
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
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
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若取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
學古通用編卷十八

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
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魏主雅重門族與群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列
位為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欲為治耳冲曰
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魏主曰君子之
門借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
說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
有一二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
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

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條析理分莫不灑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周世宗欲相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乃

學古通用編

卷十八

由

讀

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

有司失于掄擇寔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

趙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初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

學古通用編

卷十八

五

讀

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為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起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許高皇帝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

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霞自寶
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
擢即中知府知州等官

江西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卷聖躬二曰
慎擇老成三曰揀夷狄四曰選有司五曰棄封祀與
六曰戒省官官七曰調易邊將八曰採訪廉能九曰
增置閔防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
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
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
學古適用編卷十八

如趙充國班超輩惟忍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
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閻文為燕
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為周府左長史詹徽
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
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
賜冠帶文綺襲衣

况鍾字伯津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召尚書覆以尚
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

宋 續

初視事陽不解事為木訥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
左右顧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樊雲悉識之於
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校既月餘
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共聽宣勅
中有僚屬不法徑拿問之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
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
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
善惡戶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
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
學古適用編卷十八

七 續

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
某如之群胥大怖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皂有臂
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為
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
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戮屬吏
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大治又與周文
襄公盡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
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易不難大
抵鍾為治專戡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

獲牧故吏畏民安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公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亦起吏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儻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穢問所由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何可以資格拘也

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為學官適用編卷十八

教官後任兵部時方管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故選勳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遷超陞易建曰王永和以一教官再遷即至侍郎當時用人惟以望不拘資格如此近日則以教官而望九卿不啻登天然也

王璵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甄綱等後賢者久任不賢速去使百司廨本縣諸亦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乎又甲科未必能稱羅真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

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苟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矣

擢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為順德知府浩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弒主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愚觀祖宗時用人惟視才賢不拘資格故楊浩以一監生再遷即至郡守終陟都憲以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擢歲貢王府佐即以為過望志以位限才以志驟政以志損而欲望治難矣歷觀前代資格之拘皆起於叔季我朝資格之拘濫觴於成化而愈膠固牢不可破於今時

初武宗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教課諸生勉其德業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楊龜山論曰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憚者此皆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攻無益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入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學古適用編卷十八

十一

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易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是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范惲士以無出身故也被自布衣中朝廷以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龜山此論真是為國擇

人不為人擇官實地事顧持國既以父輔政不肯試大廷受任入官屢薦好古嗜學皆不就矣而李宗諤又耻以父任得官獻文自薦是各行其志未可軒輊惟是贊皇品學眼底何有一第既自謂好驢馬不入行而復以不由進士惡進士何自隘之甚耶

治安要議曰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補助非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也蓋循資而遷躋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况司銓者又務為循資速遷以弭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行也考之天順前任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陞侍郎王翔由御史陞都御史所謂超遷而後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超遷也愚謂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言之其為速兼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與仕者無分毫損益而於國於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使以損於仕者而利

民利國猶當為之況於仕者無分毫損耶

嚴訥言 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畧仿此意於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淑浦縣教諭李洪為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九

名器不可假人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晉文公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馬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學古適用編 卷十九

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以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先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剗制天下自顛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移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何、政令之為

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墜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衛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學古適用編卷十九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大將軍霍光有疾車駕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胡氏曰名器不可假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啟之與

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遣吏非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襲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帝不說頃之傳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以學古適用編卷十九

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帝思而宥之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適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鍾紹京嘗為司農錄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衆皆惡

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玄宗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宋瑛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載蒙超獎遂與諸人不類是后族湏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注擬從之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受微官事下中書門下宋學古通用編卷十九

璟奏嗣先兩選齊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嘗有墨勅處分謂之斜封自聖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惟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勅從之先是朝集使往齊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選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新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張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

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

玄宗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曰宋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鈔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過將積穀帛繕器械適其職耳陛下賞之金帛可也必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且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

至德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註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開

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綵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劉文喜據涇州作亂朱泚等圍之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紛上書請赦文喜帝曰微尊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帝曰臣必為陛下集其首以獻但文喜所求者節也願陛下姑與之文喜急則臣計行矣帝曰名器不可假學古通用編卷十九

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攻之始初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京師

德宗幸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帝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宜惜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帝曰試官虛名耳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有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

官有爵號掌務而受俸者唯繫職事一官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負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掩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是酬之則彼此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王鐸有吏才工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鐸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學古通用編卷十九

匹歲餘兵至五萬馬有五千器械精利倉庫充實進家財三十萬鐸帝欲加鐸平章事李絳諫曰鐸在太原頗著績效積勲行賞當需異若曰獻家財而命之何以令後世乎乃止

宣宗時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負缺請更增補帝曰諫臣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道符牛勣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負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帝遽曰且賜緋帝重惜服章有司宣

具緋紬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紬為榮帝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醫工劉集交通禁中帝敕鹽鐵補場官柳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帝遽賜緡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帝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既愈自陳求官帝但令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昭宗賜楊復恭假子楊守立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

學古通月編

卷十九

八

名

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

唐莊宗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思之及入汴匝謁見泣言臣所以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願乞二州以報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

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先及伶人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第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快解體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負數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曰十年以來敕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聽奏大將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學古適用編

卷十九

九

名

目官而已從之宋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帝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他日復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自是宦者官不過督後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謚王文康公為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謚李獻臣當制畧曰天禧之末政漸官聞能叶元臣議尊儲樛文康萊公之婿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宋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相率同列面請三四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為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梁師成黜慧習文法初領樞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致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寵帝命慶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學古通用編卷十九

擇善書吏習放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四方

僞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遺點污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寵尤甚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

張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

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李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賜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生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消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學古通用編卷十九

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

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元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元寶合丁等進獅豹鴉鵲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正統時命各省皆以內臣鎮守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禮義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大作揖路過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過內官反避之

學古通用編

卷十九

十三

名

劉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為伯彭時力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為名蜚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用事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

天下之公器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資緣而進伏乞一黜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換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言是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旨陞院判吏尚書王恕執不可下吏禮部同內藥坊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

學古通用編

卷十九

十三

名

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何傷恕以不得其職屢疏上乞休竟致仕去

成化時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劉健等言竊

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獎

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方得頒給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

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

傳聞後世皆曰 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

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報罷

李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於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世宗皇帝念翊戴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為伯給誥恭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臺諫各賜學古通用編卷十九

十四

金縢有差給事中張九叙御史江洲主事霍韜各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劾勞諸閣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官秩及於爛羊爵賞輕於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廕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訓也宜聽辭免上從之各廕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兵科給事中鄭自璧言比者甘肅之捷陛下嘉諸臣勞勩恩廕有差固朝廷報功之典但恭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為過濫臣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而太監張忠等反至九十員名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非所以勸有功不報

禮部啟內閣方從哲傳皇太子殿下令旨父皇遺言進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后查例來行詳考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學古通用編卷十九

十五

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來豈其無抱禍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遺囑於逝後耶且王皇貴妃誕育殿下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棄者得子其子母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悵也鄭皇貴妃賢而習於禮虔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所謂善承先帝者孝孰大於此

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于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為民之害雖曰得策終以鬻爵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嘗憶數年前有慈縵建議各郡邑童生入價有差免所司試者幸格不行不然是宋有納粟命婦明有納粟童生銅臭誘及青幃爛羊關出黃口亦一代之羞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

知已甚於感恩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於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已孰有過於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為人好善而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

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此二人者真相知也

魯孟莊子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之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郇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

上

和記

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渫過而弗辭郇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寧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郇成子之謂乎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伯玉為之執車子皙曰吾聞上

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也伯玉曰謹受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

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受而用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蠶食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蠶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

三

和記

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鬲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讐矣乃變姓名為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筴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過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出豫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易智伯死子獨何為報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

四

作報

衆人遇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於是襄子義之乃使、者持衣與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淨泣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

五

作報

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欺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一枚倚嘆盛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楊政字子行受代郡范升梁丘易後升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廼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范升三娶惟一子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責懼驚乘與舉弓射猶不去旄頭又以戟又傷政胸猶不退氣泣固請帝感出之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

六

中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於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頤惟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孔融深敬鄭玄履屐造門 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鄭公皆漢

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卿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曹操密遣辨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勞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晏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

七

中

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徐原慷慨有才名呂岱賜以巾襜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

之或以告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裴瓚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自知國寶

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

八

地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欲與楊佺期共襲之而多疑必決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素蒙知遇必死之及仲堪敗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遂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

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刺史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劉武周將尋相等降唐者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諛言以害忠良公宜聽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梨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

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

九

地

鄴侯李泌子繁為隋州亳州刺史劇賊為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興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泌之勲勞載在史書不具論：其不甚著者如力保韓滉一事關繫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

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
人苦以寒冷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
乃憫然而遣之時供御絕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
息夜縫人於城外採蕪菁報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
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漕又獻餼十萬正請以
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
萬人破走寧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
又運米餽之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
兵額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辯之且請以百口保
滉德宗從之遣滉手奉婦觀滉感此流涕即日自臨
水濱發米百萬斛聽韓舉將五日即還朝韓舉別其
母啼聲聞於外韓滉怒召出撻之送至江上冒風濤
而遣之既而陳少游聞韓滉貢米奉貢二十萬斛上
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
少游諸道將爭入貢兼後關中倉廩竭禁中脫巾呼
道德宗愛之甚會韓滉運米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
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韓策

六軍之士皆稱萬歲即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
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頊六軍又且保全
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舉婦省
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真
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謂眾曰天子蒙塵
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
真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
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
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
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
門生故舊為鄴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此
時周魯一節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
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戶
其女憲宗時李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建議曰錄
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
祀詔許之以鄴侯之勳勞又在李國貞周魯之上雖
其子大無道尚當十世宥之况捕劇賊而罪以濫死
乎上不得比周魯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也吾

不恨舒元與恨曩時鄴侯故人安在外史曰混有泌之知已當謗書盈篋之時尚能轉禍為福而泌乃不能庇其身後然則蒼者安可問哉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裳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

十一

十一

石烈士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功居多裴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李光顏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因作力推倒其碑夷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以聞上甚訝命具獄將盡于碑下孝忠度必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祗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震怒俾送關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何為孝忠頓首曰

臣一死未足塞責但得面天顏亦無恨臣事李愬久以賊故給事無不見聞平蔡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肯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為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與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

十一

十一

唐王超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甚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甚白許諾俄甚至左右以他出對甚遲迴而去白知遽躍出呼之曰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超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甚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風

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廬肇暉
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官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
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
呈宰相知貢舉官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廬
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於是依其次而放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
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
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
得為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之縮頸

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
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
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敞范祖禹等及知揚州
會軾自朔赴徽親朋皆絕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
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
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
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

史臺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
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州不在
天上行即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
驚面覆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答曰契順
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予問不已迺
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
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
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為書歸
去來辭以貽之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
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

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徙清之婦其
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
國乎
革除已邇方遜志典秋闈出可以說六尺之孤題取
劉政第一二公皆以名節自勵雅相契也迨金川失
守遜志死之劉公感憤不食而卒一不背其君一不
背其師可謂二難

胡鑑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汝淵其所以刻文曰初

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
至堦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
曲學後溥歷內閣少保為時名臣人服其識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
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聞而
異之後庶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
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
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顧華玉曰景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為中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允時數向余稱其為人余以伯時方貴或游者固自
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報子、門戶衰落曩時親
暱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遣人過江問
遺蹟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
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
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一

涼德不可為訓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於武公、弗許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
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
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
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
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
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叛太叔
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於城

誓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書曰鄭伯克段於鄆稱鄭伯譏失教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屢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討不忠也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成歸轅濤塗濤塗怨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學古通月編卷二十一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鄭殺申侯用陳轅濤塗之諧也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馬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

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孟獲之門外齊子氏惟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靈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犯非禮

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子服景伯如齊子轅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難為

子後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麇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執倖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釁至乃徃來禁與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敢也魏主嚴善其言詔即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謝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

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權貴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疎之冲浸銜之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一
及魏主南伐彪與冲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數與冲爭辯形於聲色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糾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為人酷急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實天下佞暴之賊依事求實遂有威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所引無証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有司

廖龐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納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納便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納慙而退

唐初諸臣房杜為冠今觀杜如晦一事大不滿者如晦叔父杜淹事王世充素與如晦兄弟不協嘗譖如晦兄殺之又因其弟楚客幾死楚客魯無怨色及洛陽平杜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向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相殘而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本

陳魏

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為請淹得免死楚客可謂仁矣如晦以盛世名卿比迹蕭曹而不能容其叔父其于大臣之風何如以此佐太宗禁門蹀血寧待武德後見耶中山之相必取放廢良有矣夫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子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群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

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諸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揭殺然後以聞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于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于夷貊豈所以為訓乎

魏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下過官知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七

陳魏

古街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玄宗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帝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帝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邪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帝于是以崇為無恥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非能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

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不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體威儀中念、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禹錫德麟有激之言亦異世之公論也可畏哉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八

韓愈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令得就試贄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憲宗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狄燕譽才行擢左拾遺燕譽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奸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于帝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帝由是薄楚之為人

李衛公德裕初嘗為藩府從事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公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公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公深嫉浮薄志在排斥嗚呼衛公以已非科第終嫉進士張文忠公璉以已非翰林終忌詞臣相度之難如此而以一輕薄舉子遷怒志在排斥衛公尤淺之淺哉

宣宗時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下百官議不决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九

韓愈

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倖矣嘗落第偕遊于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其才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副皆孜手迹也欣然擊之

以謁致、既見問其所欲一、依之召諸從事詰其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倭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太宗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王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詔范杲獻王堂記請備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

至道二年郊祀中外官皆進秩冠準素所喜者多得憂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悅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戡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有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極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

書符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

薛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向敏中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資產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莒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益缺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悅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柴事責受太常卿分司於洛

仁宗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頰帝大怒內侍閭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通臺諫章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果不得入於是中丞

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十人詣垂拱殿
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
闔不為通道輔叩鑼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
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
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
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
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
為法耶夷簡不能荅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
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仍詔臺諫自今毋相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
待漏院聞詔乃退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
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奸利最甚者宰相程
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
之帝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臺
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
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能致
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帝大

然既貶琳亦黜道輔充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感憤
得疾死中路

夏竦恨石介甚假稱介為富弼說虜不從更為弼往
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
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
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若人々
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証亦可應詔矣中使
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昂臣在侍從二人相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昂臣求聞達於朝昂臣
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昂臣妻取別
昂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昂臣幹僕語之曰我
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
吾夫構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夫錢
蔚章之焚私書不以倖免是已難矣李京妻之焚私
書不以修怨不難之難乎噫世何昂臣之多也真愧
死矣

韓琦求去范鎮草批荅引周公不之魯為辭神宗不

悅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
事忤歐陽修、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侍
陛下鎮之出修為之也

歐陽修以議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修議為是
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之奇思
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於修誣修以帷簿
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
上章劾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
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通州酒稅修亦力求退乃以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十四

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魯鞏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
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魯告曰始
得詞頭深欲繳納已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聚耳
於公無益也罷勉為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
日當自知魯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
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
稅一第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過中秋晏公啟召
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頗

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語方子
京揮毫際昨夕餘醒尚存左右觀者亦駭嘆蓋此事
由來久矣何足較哉許憮然去嗚呼祁耶將耶臬耶
猗耶何世之多耶

呂公著知貢舉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
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帝御集英殿
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
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十五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一

十五

十五

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
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不得逞
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祖洽之策乃阿附
安石而抵牾蘇軾者也其小人之志見乎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
漁害及鯢鯢焚林而收禍及麋斂汝張考察之法以
罔民其能免乎濟大慙

景倩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慧倜儻
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其約其人

還訟之國師情詭曰某私稿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出情持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內臣黃儼素奸險亦惡於世子儼方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軍中時、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言於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間兵家所貴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上然之孝孺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作書許王世子燕地命錦衣衛千戶張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啟封押安俱致王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求樂時禁牧藏方孝孺詩文令刑部出榜曉諭天下都行燒毀敢有牧藏者奸惡罪之時章朴偶註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

何孟春曰權衡之地鉢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

楊文貞在閣時其婿來京久之當歸念無囊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貫遂賂婿為求救時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少師與其知府送飯該道官遂親下獄釋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蓋如此世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哉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徐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於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上一日退朝盛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論之曰徐有貞雖有才然其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用之特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過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反銜少保

李南陽嘗謂楊文貞於本朝為巨擘廟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后卒舉用南陽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

身也與潞公所行何相遠哉愚謂南陽之得君行政
三楊後一人然晚年因諧言而憾岳季方憾葉文莊
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峯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
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原若遇南
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誦斯言也則公論奚道

陸五台宦南都時有相臣子中榜首五台得彼硃卷
大加批評即遞傳南中科道官獎借不休更以一紙
寄相公曰令郎佳卷無媿榜首但恐蜀犬妄自吠日
宜急請殿試足排衆口復以此書傳之北科道曰此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余所與相公言者諸公以為何如於是北官鼎沸上
疏而南中無言相公感五台之彌縫於南而不知其
發縱指示於北也

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誚侯詠不識豆盧相而侮
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邂逅可原而傲終凶德三
人者侯詠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還
方伊誰之咎夫丹朱天子一傲便求終天祿象天
子弟一傲便畢竟其身况其凡乎

古人在三之義至等師於君親蓋專指明道而言合

則益之三矣受業也主司也舉主也而明道不與焉
乃又概之二矣主司也舉主也而受業不與焉受業
者父兄所以教子弟所以學與師所以束修而誨我
知之矣主司舉主勢可炙手竿牘恐後門可羅雀莊
田頓荒甚之占風承旨恐於下石操戈何門生之有
亦有薄夫口舌公誣槩以不認為名高嗚呼裴皞禮
闈八十歸田門生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
生詣拜裴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修為盛范文
正以晏元獻薦入館感特達之恩終身以門生事之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一
至今猶以為厚也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受人恩而
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人之不忍而况師
乎近代惟霍南海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
不受人門生張不能也張五十登第八年大拜釋憾
於主司之老之也自不門生人耳是為偏端而今之
兩者門牆莖枯涼燠石耶戈耶何比耶至於皓首
瞽宗青衿佻闖學宮蔬圃有自來矣又何師弟之云
均為世道一慨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二

人自不敢犯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魏公子無忌敗秦師有存趙功終席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漢尹翁歸不可私干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盛德之士望之令人消其鄙吝此之謂身化大將軍衛青貴寵冠群臣有時侍中武帝踞廁而見之丞相公孫弘燕見帝或時不冠至汲黯帝不冠不見也帝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淮南王將反憚黯未敢發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是之謂隱然虎豹在山之勢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二

十

魏

韓延壽守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于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

忍欺給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二

二

魏

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愧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勉勵以意告卿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慰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新

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韓韶為蕞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笈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即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嘆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時表紹以公族為濮陽長

葉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嘆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可以吾與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

周瑜見友於孫策、弟權以兄奉之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能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顧雍為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嘆服之每飲晏左右嘗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

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不疑人多諫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無傷也

顧協少清介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衣寺卿蔡子度欲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都督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

從姪兗州刺史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榮亦不同爾受罪每見殺藩猶從到門輒詔之教未至宅數百步便屏儀衛

宋武皇好狎侮群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僮僕射劉秀之為老慙顏師伯為老鰥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群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方以方嚴不狎武帝晏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二

魏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有所寬貸聰輒持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欽手累遷直閣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人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亮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齊常山王齊主沈湏憂形于色齊主覺之謂曰

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淫拜齊主亦悲傷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湏益甚或于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極諫齊主大怒遷怒其友王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于象中杖晞二十齊主聞之乃得不死晞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苦諫絕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疾謂曰弩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演乃為強飯晞由是得免齊主藥黷之遊適于宗戚唯至常山第則不道而去以太子不似已欲廢之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

太史令傳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初無所覺須臾僧怒僧俗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繫輒碎

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蘇良嗣高宗時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恠竹江南薛上苑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二

七

魏

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二事皆人臣所難史猶謂當世以少學恨之何邪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與昌宗雙陸則天曰睹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絕袍為對睹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昌宗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又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李日知在官不行播捷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

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播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捺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玄宗嘗賜酺三日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帝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于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回紇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辭憚趙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二

小

魏

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路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楊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畫造之者清談終日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

愧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家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從騎馭百數省帑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于漢之楊震晉之山濤云

建中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洎渦口不敢進德宗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上

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李廣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室門簾蔽甚潛度廣狹以麤竹織簾將以贈之三携至門終不敢遣而去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宰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

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曰承嗣傲狠不恭郭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于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侯王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

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上

固不違也
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晏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中乃屬目於景畧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韋交居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騎名馬雖庶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款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橫暴蕃雖伺竊鼠偷必殺無赦蕃落深憚之

李師古跋扈悍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經車子一乘亦值千緡使者到門未敢遽送于宅門候伺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綾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憲宗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帝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帝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力排之嘗作原道篇行于世後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十一

柳公綽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薰公綽駐馬校殺之明日入對憲宗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回鶻遣梅錄李昌以馬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及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但遣牙將單騎迎勞于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昌戒其下無得侵

援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服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厚禮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回鶻使者入貢縱兵暴掠州縣不敢詰李載義至鎮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羅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二

使者畏服不敢犯令

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

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張顥徐溫專制軍政私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于梁顥遣其黨殺王集將吏於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必不肯為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眾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王弟隆演稱留後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于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包拯知開封府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歛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笈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閹節不到有閹羅包老

程顥為鄆縣簿縣有稅官以賄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其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勢窮必殺人顥笈曰人之無良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十五 教

盜以去

宋時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易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等三人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慶以參政雄飛曰殺人而得官不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

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死其子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時雄飛已入泰大政矣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蕭軒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方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即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十六 教

官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官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

陳選督學南畿以身示範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巡行不居府嘗宿於學官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諦視絃管俎豆洋洋翼翼也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撻箠之威即與皂不施而士習為之肅然時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至戒其下悉屏儀衛其風節如此

楊都御史繼宗性鯁直言動磊落天順初起進士為

刑部主事即獄中重囚時予食飲櫛沐曰此曹皆天民雖罪當死亦宜善視蘇活之以王忠肅薦知嘉興獨携一蒼頭書一篋以往署中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恤災豪奸斂迹良善帖安有孔御史者挾威凌有司酷虐民多死者繼宗不忍榜通衢募死者自詣府孔聞避旁郡去勢人子署縣篆竊帑金莫敢問繼宗收治之追其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之曰盜有失主今為誰繼宗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十七

臣有方索賂繼宗直與之菱藕曆日內臣曰我安所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若好布絹繼宗曰諾則出牒取庫金入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令他日得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滿九載嘉興治行聞天下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去盡革諸司和市鎮守內臣橫索日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鎮守兄在司禮時於上前言浙撫使楊繼宗之橫也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大閱懼噤伏地不敢起得不害內艱歸一敝篋自隨起復進食都御史巡

撫順天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之民成化末疏忤旨謫副使弘治末復都御史巡雲南卒於官

傳珪為大宗伯時李東陽壻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過郎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咎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十八

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冠天叙山西人與喬白巖同鄉軀體碩頤眼微近視武宗在南京時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天叙佯為不見直至堂上不起坐立語呼為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

差人無可柰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

陳獻章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乎我必辱之於塗及見不覺自失獻章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慙而去

睢陽縣學生孫清幼孤盡孝母沒未塋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之而得生者又沐陽縣學生沈麒以知府劉祥縣丞利儉為賊所擄奮不顧身直入賊營開陳利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害願以身代賊為之感悟釋與之

聞莊簡公淵字靜夫鄞人少而莊飭正德中舉進士官刑部主事時逆瑾大放悖以失囚召諸郎吏頓辱之同舍郎蒲伏謁失措淵蹠、自如瑾顧太息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之

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張甚其妻從行裝五絲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

亦歛威去後歷官南京右都御史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瑞以為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為約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逮訊褫職又有一御史為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司於民事尤閼切為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為大宴樂雨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履頓絕往時城杜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靜處而已

外史曰歷稽往事漢相田千秋匈奴笑之宋相司馬光遠人戒無生邊事金人入汴命宣索蔡太師京家姬入洛傳命軍中毋驚動司馬太師光宅此所謂夷

狄不如諸夏之亡也黃巢兵入閩焚蕩室廬至莆曰黃璞居曰此儒者家戒命戒炬紹興三年度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陷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度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此所謂盜賊之門仁義出焉者也然而人亦當勉其所以服夷狄盜賊者矣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二

二十一

學古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三

防微杜漸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周宣王立戲樊侯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天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墮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學古

周姜后賢而有德宣王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求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之樂色而忘德也夫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事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蚤朝晏退卒成中興之業

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

也夫名以制義、以出禮、以體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和也圭瓚之命兄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記其所命名之言云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我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什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三

且不相况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東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京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况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罹跋扈將軍之禍

宣帝思報大將軍霍光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

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變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先是茂陵徐福見霍氏權太盛請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霍氏敗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及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曲突徙薪無恩澤樵頭爛額為上客耶向者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矣向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猶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帝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元帝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

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性情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消陰氣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象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三

四

書

和帝幸長安詔實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自古無人臣稱萬歲之禮議者乃止會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永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雖有隱謀裨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收末則難思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

後宜因大變改正愆失以塞天意

魏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晏謂司徒高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剪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躬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不可瀆也臧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群司鞠理獄訟令饑民就食北方

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三

五

書

唐魏王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大開館舍門庭如市月給踰於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今魏王新出閭闔示以禮帝從之帝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微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帝遽遣泰歸第太宗語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

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韓非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唏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王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椒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含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夫一漆器一象箸而國以不服天下以不足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如此

貞觀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魏徵上疏極言曰昔陛下觀古通用編

卷二十一

大

方

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慾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索駿馬訪怪珍昔漢文却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追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無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

采狗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禮重君子恭而遠之輕褻小人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遠之莫見其是則不間而疎昵小人疎君子而欲致治臣未之聞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而望下朴素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在貞觀之初求士若渴比來由心所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夫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可損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疎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之初無田獵畢弋之好比來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出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之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裏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政、治道常若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三

七

方

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
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諫疎遠者畏威不言積
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之初頻年
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扶老携幼來往數年卒無
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
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留不遣
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繼屬於屢逋子背望於道
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未能如前日之帖泰此
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今旱暵之災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遠被邦國凶醜之孽起於較下正陛下恐懼憂勤之
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為
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
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面目與君相見哉
王曾奉命入殿廡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
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幼年太
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
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遂不敢去
仁宗立群臣議太后臨朝儀王曾請如蔡邕所述東

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
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
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
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
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
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

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
即昌言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
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
貴妃古無是事執中矍然而罷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范祖禹除右諫議大夫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
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
愛身又三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曰乳
媪之說忝聞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
事之戒尋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
所及言之愈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
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宣仁太后崩中外洵々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復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即置之理懲一人以警群愚則恬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焚其草龍大淵曾覲怙寵擅權周必大極論其奸黜為浙東福建總管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既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

給事中卓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時諸王在官中

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言於上曰官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官中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今天下上咲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宣宗皇帝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微行何足慮充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自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王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

尉亦變服入群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
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
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皇明策要記我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常置鐵牌
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
宣德中尚存英廟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按祖宗
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樹立紅牌
上大書八字官員人等說謊者斬戒內臣牌即此類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三
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繫尤重故示以
木刻而以鐵鑄不置外朝而置宮門可窺聖祖
意矣而不圖適犯權璫所忌也聖明在上此牌宜復
置宦官專恣之禍決湏救得一半

孝宗即位初耕籍田禮畢晏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
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
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邪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
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
論偉之

李夢陽應詔上疏曰臣竊伏觀陛下真明君英主

也法祖宗敬天地飭躬勵勤延問若不及然而治化
不決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
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譬之身也欲身
之安莫若去其病而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若使
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
三而不之祛也又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
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又奚不利也又奚不令終而全安也
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三
奏惟陛下矜察焉一曰元氣之病元氣之病何也
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
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吻
咄不出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
曲自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
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襲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此
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腹心之病何也攻之則
難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

病也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
今倉廩庫錢穀之要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
為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耶例不可廢每處置
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
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有
司摘發其姦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金曰是必
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
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姦尚有嚴心今其姦
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憚乎昔人有
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三 十車
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 陛下何憚而
不為也此腹心之病也一曰兵害兵害者何也臣以
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所以弱枝也
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五軍帶甲控
弦者數十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
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十二團
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
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
馬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前也一旦而艱狼若

此何也它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匿現
在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弱出而
應點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
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
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
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
陰狡狼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
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
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憚而不為寒心
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三 十車
耶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歛奪而民貧又貪墨
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困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
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
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
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竄一且棄父母捐親戚背鄉
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逃
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
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
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

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倍矣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臣故曰貪墨在位思不下流者此也三曰畿民之害臣復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求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投獻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己有乃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外蕭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而動搖基本乎昔魯廐焚孔子但曰傷人乎益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引妨廢本業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老者轉而死塗泥過半矣是賤人而貴馬也此畿民之害也一曰匱乏之漸匱乏之

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又若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兵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不足始有屯運之例矣屯運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部太倉銀尚有七十餘萬而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執非造寺者也動必以鉅萬計諂曰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若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餓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而鞭笞乎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之且

死也今既死而愈於壞餒難禁則彼亦何所不至耶
以臣之愚竊計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
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移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
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兼職筐歲至太倉有紅
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
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日相聞
也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
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俟緩急之變所謂安不忘危
有備而無患者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祿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
自天命之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是以古之英君
寧捐百萬之費而新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今乞
官者官乞蔭者蔭其父者蔭其子其祖者蔭其
孫何也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然者既陟其
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
賞不足以誡貪緣鑽刺之風行而廉恥名節之士寡
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

辱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
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舛
與玩為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
舜為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
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
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
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
其親叢者犯人王禮擅搶掠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
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而陛下赦之以為無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則臣未聞有罪
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
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
古之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
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
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
為弛法令之漸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
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
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觀見梁

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
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可考者
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
圯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
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
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與出入食
珍衣錦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道妙又其
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於下邊報未捷倉
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三
何不遂一試之能設一醺嘆一法使天變息而嗷
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
臣之所以悲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
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皇親
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為皇親與
國至戚不宜有間今顧以禮防之者政以保全而使
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
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
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怙勢網利

賊民叢怨且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
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焦
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亟慎其禮防則所以
厚張氏者至矣
武宗不豫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
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
子先嘗之至於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
所以鎮危疑備非常也近日 聖躬偶感誠無足過
慮但臣子愛君之誠及國家防微之道非關門備禮一
學古通用編卷二十三
疏恭問起居便可塞責耳伏望 陛下仰思宗社重
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經筵
科道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
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
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則
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於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
中及外關節脉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
外不測之變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
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按此疏

愛君慮變之意最為忠篤已上俱君德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踈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與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暱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群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吳越文穆王錢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武肅王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火

之

李迪賈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註疏異皆不與主文奏乞牧試王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畧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出邊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龐穎公為開封府判官獨奏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學古通用編

卷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閣校勘亦落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

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寵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成化時內侍覃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國家之患莫大於內批二字如韓侂冑謀去趙汝愚問計劉玠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劉德秀為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未幾內批罷朱熹矣又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冑皇后楊氏素怨侂冑因

史彌遠懷中出御史筆批云韓侂冑久握國柄輕放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於玉津園夫侂冑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我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叅覆然後奉旨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却憂一事胥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於此以告之憂國者

為吏最忌作俑自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和帝詔大官省之我朝各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椹梓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制之歲進貢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為常熟害其為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嘆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嘆曰君謨士人

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興厲階且至壞人品已上俱士行

晉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安用之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

突厥遣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互市且許發兵送淵入關淵受書擇馬之善者市其半或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

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不貪且不以為急故耳淵使劉文静詣突厥請兵私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害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以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騎之外無所用之

突厥默啜自則天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實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三

二十七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為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愈謂之五斗米道士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為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寢起於北方觀其拜足知其宗矣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為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奪以逞亂其可不蚤辦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至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

屬邑盡驅之死地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衆而反則劉
幹之於仇賊是也此風日熾殆未易察有能上體國
禁之嚴下矜愚民之蔽不急不怠銷患於未形人心良
有司也已上兵政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四

知人不易

松陵

呂

輯

鬻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
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新
序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
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
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
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
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
嘗君遂巡避席有愧顏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
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而思降乃得
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
人也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
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真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曰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善為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脉搖毒藥傳肌膚間而名聞於諸侯

秦王齮攻趙廉頗堅壁不出趙王怒數讓之應侯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

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兄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齮為裨將全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時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

學古通月編 卷二十四

四

諸葛亮伐魏使叅軍馬謖督諸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叅軍事至敗乃服昭烈知人

李平為劉璋護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先主疾病平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平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

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叅軍孫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廢平為民徙梓潼郡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卿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舉古通月編 卷二十四

五

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敦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恢子豐俱見畿既退畿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誤及豐死而冲為郡守卒繼父業

正始中夏侯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傳報、不受荀彧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

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心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手

魏司馬昭辟魏舒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為皎厲之事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頗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常賑其匱乏舒亦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

七

七

安可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經對策弁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為下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人莫能決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偏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々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辨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々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魏主聞南安王植貪暴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覺亦抵罪太后謂群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

七

七

太宗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淺與之無思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勣為疊州都督勣受詔不至

家而去太子即位以勅為左僕射入見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等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勅之一言勅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勅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勅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勅為忠託以幼孫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婁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學古通月編卷二十四

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德宗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但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杞以私隙殺楊炎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至大禍不然亂何由弭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覆問難即起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李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學古通月編卷二十四
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赦也

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慶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沆言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內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明肅太后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汚狼藉卿等聞否王魯對曰頗聞之太后曰既聞不劾何也曾曰方外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

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則所損大矣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為福建路轉運使曾曰絳猾吏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秩呂夷簡俛首曰耿亦可惜也王不喻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訪絳所為校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豈料端公賜問若某尤為其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極不法事耿大喜留校自隨耿于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洎至閩中盡發校所陳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於耿于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請耿淮南副使如夷簡之料

英宗之世王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長

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韓琦知相州神宗詔令赴闕朝覲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帝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時遂欲留之琦堅請行陛辭日帝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帝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足帝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非宰相器

王安石行青苗法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蘇以方命殛其工以象恭流弼薰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

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司馬光復差役之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僱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楊時應蔡京之聘游酢稱秦檜之才愚曰此程門立雪二大賢事今又加以胡安國信酢之言力稱檜賢於張浚諸公可見洛黨諸人一片忠厚心腸難說全無誤處

學古適用編

卷二十四

十三

起居郎王居正先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

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帝召直學士院蔡密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胡安國嘗聞游辭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安國奏勝非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十甲
不可用帝為罷都督之命改燕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以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之不報後竟坐檜

罷官

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于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元世祖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十五
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鑑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為行省都事基建議以為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請於朝丞相受方

氏賂淮招安授方國珍以官乃馭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未幾行省復起基用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安之基曰吾平生念方國珍張士誠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乎姑待之

解學士縉少穎有奇才永樂中上手筆所信任大臣者十人名命各疏優劣于下方十人多善縉、具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十六

以質對於尚書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憂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儔曰雖有寸長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于用刑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慧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倫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儉之心既奏上授皇太子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嘗問逮文中所用諸人對曰此往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

臣既君子而量不弘汝王文學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縉既獄死仁宗出所疏示學士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臨川聶大年者見王文端直所題畫有十年不忘之語識其後曰使公以十年不忘一畫之心盡心求賢天下豈屢遺賢也哉直見不為憾大年病且死賦詩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遣人持詣之直覽詩泣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以大年之才得救用當時必有以名世傳後蓋恨其未及薦也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十七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西涯不去蓋孝宗大漸時召劉晦庵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庵去木齋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于不可言寧不有負先帝之托故文正之不去有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

楊文襄公一清生而隱官類寺人學博才雄善機變濟務尤暢曉遼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及好汲引人、皆已顧揚薦之世往、以一

清私門生故吏通賂遺為疑唐翰林順之曰世以多
欲病公然孰知公廉介者故人餽寶珠千受之客方
退分賜立盡門生有以貧婦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
金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
也羅修撰洪先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孰知其方介者
先君賓其塾又門生為武選八年出守郡不虞其抑
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又三轉備兵徐州不虞其淹
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公卒先君承訃泣連日曰公
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夫為天下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十八

學古適用編

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於一介不通可矣
胡荏肅公松曰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
里問其遺言往事叅以他日睹記蓋法然悲焉嗟夫
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情又蔽於先入亦
何惑乎賢哲之蒙猜詆也其大節在讀書好古篤信
躬行孝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為己任跡其
執禮守正不諂不回三為令尹數被折辱而魯弗悔
易也至遭被知遇日夜敷納聲竭忠慮大者如專聖
學明聖敬既即如輿地圖叙論兵樞民政或素海防

法儲要僻殫心力也使當時百執事有味乎其言
交相修飭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至使主上憂勞
南北赤子若此耶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
孤遂見媚嫉譁然攻之亦過矣今之世有官為太宰
身都上相而野無腴畝家乏百金蕭然敝宅澹然如
為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于
媚忌竊以為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謂一
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之右者此天下之公心其後
乃至訶禁操切自其意見識趣之不同為並時在位
學古適用編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十九

學古適用編

所誤則有之所謂要嬰不知仲尼命也
唐公順之恬淡不樂仕進而視民瘡痍又若病瘵切
身救援如不及嘗自謂當年少一窳武子之愚蓋自
况也時倭奴起雲流血東南而趙文華者故嚴分宜
客也視師海上公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
不可趙乃首薦公起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公奮然曰
一月不平請拏將官三月不平請拏郎中將至浙賊
聞而遁後又屢破賊歷陞食都巡撫焦弱侯曰應德
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詬病嘗觀易之否以包

承小人為大人吉甚且包羞不辭唐梁公師德周旋
女主之朝豈誠戀、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
日虞淵之功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
始倭躡姑蘇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
俱生此其志何如可以經、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
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
押卿曲之常人耳